四庫全書

薈要

【集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第集
十部
册

Z121.5
CH1
85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书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93

欽定四庫全書卷八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內制集第五

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生日禮物口宣 九月五日

卿位峻樞庭望崇舊老屬誕期之斯及顧寵數以宜優體乃眷懷膺茲蕃錫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慿正時布王春而茲始寶隣敦契講信聘以交修方履新陽益綏多福其於祝詠罔罄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騎都尉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吳中復供備庫使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宋孟孫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八十六 集部 六至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皇帝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閤下歲律更新春陽啓達因履端之叶吉敦永好以申歡載惟慈懿之和方集壽康之祉更希善攝用副遐悰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護軍廣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呂景初洛苑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户張利一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賜知頴州徐宗況進奉賀冗國公主出降銀絹馬等勅書

勅徐宗況省所進奉賀冗國公主出降絹五百疋事具悉詩稱王姬之下嫁國著嘉禮而有儀惟臣職之聿修備物容而叙慶誠勤所至歎尚良深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

勅沈造省所進奉銀珠稱米一十石計一百黃絹袋事具悉汝職守軍符政兼民穡樂此有秋之實擇其嘉穀之英式陳常貢之儀彌體恪官之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開啟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 十二月十日

伏以璇霄黙運推四序以循行玉歷更新集萬靈而交會俾清琳宇延格高真薦茲精一之誠祈乃純厖之祉旌綿福祚均及含生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閤酒果口宣 十二月十日

卿等歲律更端隣歡交聘載馳使傳方及國郊宜推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瓊林苑開啟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青詞 十二月十二日

伏以四時成歲嘉庶藁之咸新百福自天荷衆真之冥

貺俾開靈囿恭講仙科恢實祚之延長錫壽康之遐永是惟降鑒享乃克誠

瓊林苑開啟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黙表

伏以荷天地之鴻休席祖宗之丕業載惟勵翼敢怠憂勤屬歲律之更端冀時禧之茂集俾嚴禁禦祇率舊章庶通芬潔之誠仰格清真之馭伏冀錫齡斯永降福孔多保邦祚於無窮均物生而咸被

啟聖院齋殿內權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今告遷

赴普安院重徹隆福兩殿奉安祝文

伏以雨水為災殿塗增緝亦既新於叢構庶來復於真遊爰揆靈辰冀茲安妥緬惟慈佑丕鑒乃誠

皇帝親詣啟聖禪院告遷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赴

普安院奉安祝文

嚮者因霖災之為沴飭殿構以增新涓穀旦之惟良奉

神遊而還止載深感慕躬薦芬馨式慰孝思冀茲臨格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

宣

卿等奉將隣好來會歲元載推一作惟一作寵眷之私宜極珍豐之品俾頒嘉味式侑宴歡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天行有度運三統以環周歲德所臨從百神而拱列載涓穀旦薦此令芳惟陰鑒之享誠委時祥而昭佑

班荊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十四日

卿等歷紀歲元聘交隣好載馳使傳方及國門宜頒宴犒一作推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駝詔

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駝共一百頭足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奬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

否書指不多及

賜夏國主賻大藏經詔 十二月 日

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為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疋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貢嘉祐四年正旦使次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聿來祕文為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四年正旦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詔 嘉祐三年正月十七日

勅孫沔省所上表伏蒙聖慈差使臣賫到誥勅各一道授臣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并賜對衣金帶鞍轡馬錢五百貫文不敢恭受伏乞特改差臣知一小郡或依例除一官致仕陳乞事具悉卿蔚有敏材膺予簡任外分邊寄嘗著於恩威入贊國機早參於帷幄風猷甚美寵遇既優適當擇帥之初方鑒用謀之失是惟慎舉實允僉諧豈宜圖自便之私而罔體眷懷之意顧茲重地難久曠官往祇成命之行當略好謙之節所讓宜不允依前降指揮疾速發赴本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集禧觀奉神殿開啟謝雪道場青詞

近以温陽干時雨雪愆候載惟寡薄敢罄精純明靈孔昭嘉應斯獲兆豐年而有望消癘氣於未形惟物蒙休以時申報巽清真之來格期福貺之永依

自京至雄州已來撫問契丹告哀人使口宣 正月十九日

卿祇戒軺軒載馳隣訃顧道塗之甚邈惟涉履之斯勤俾宣思言式慰良苦

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茶藥口宣 正月十九日

卿式將隣聘來告國哀屬春候之尚寒顧驛塗之攸邈俾頒品劑用示眷懷

沿路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赴闕茶藥口宣 正月十九日

勑蕭福延卿夙駕使輶遽傳國邸屬餘寒之在候想馳驛之為勞俾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景靈宮雅飾元天大聖后聖容并侍從等開啟預告道場青詞正月二十日

伏以珍宇邃嚴奉真靈而有素玉容清穆謹修祓以惟時爰按仙科俾伸虔告載瞻道蔭宜鑒沖誠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二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閣下承遣使車特貽緘翰不意凶變太皇太后上僊載惟契好久睦仁鄰聞此訃音但增感愴姪皇帝負荷至重追慕所深冀節哀情用遵禮制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林牙懷德軍節度使蕭福延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四日

卿等夙持信聘來講鄰歡及彊候以惟初屬暄和之方盛宜加撫慰式示眷懷

賜給事中參知政事曾公亮生日詔二月二十五日

卿蔚有時望參于柄臣惟倚注之所深在眷顧之尤異屬茲誕日宜爾壽期膺此寵頒頗體予至意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户部郎中知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三月三日

勑胡宿省所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具悉朕欲斯民足衣食知禮讓而竊攘爭鬬之獄猶滋欲吾吏慎刑罰盡情僞而傳予輕重之文不一卿以儒學之職總評讞之繁克勤其官曾不留事實副予意惟時可嘉若乃使天下圄圉空虛而風流篤厚是亦論思獻納者之志其勉助我以共臻焉仍依奏宣付史館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賜判大理寺陳太素并權少卿楊開及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勑書三月三日

勑陳太素省知審刑院胡宿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二

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刑
獄之重一成而不遷比類之微可疑者甚衆汝好學而敏涖
官以勤夫俾天下之無冤幾刑錯而不用此朕翼翼布慕之
所未及而爾孜孜厥職之所不忘者也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崽州賜契丹遺留使副茶藥口宣　三月二十八日
卿等夙馳使傳來達信函載惟涉履之勤當此暄和之
候宜加頒賚式示眷懷
　　瀛州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四月七日
卿等既成聘好方即歸塗再惟將命之勞宜有犒勤之
錫俾伸宴飲用示眷私
　　班荊館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四月七日
卿等使軺復命郊館餞行惟茲良潔之英薦以甘馨之
實用伸恩錫當體眷懷
　　十六日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
宣　四月十七日
卿等夙奉信函方休賓館惟此醇甘之品用推寵賚之
恩聊佇宴歡以伸優遇
　　賜知舒州齊廓進新茶并知廣德軍浦延熙進先
春茶勅書
勅齊廓省所進奉新茶一銀合合重五十兩緋羅夾複全
事具悉百物茂生取新為貴羣方修職効貢以時汝守土
有方事上惟恪閱茲來獻用體勤誠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勅書
勅高易簡省所進奉乾元節絹五百疋事具悉汝夙以敏材
膺于柬寄及此奉觴之節載陳任土之儀能因物以達誠
見事君之甚恪省閱于再歎嘉不忘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班荊館賜契丹告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夙將隣訃方屆國門載惟衝涉之勤宜有宴休之錫
俾伸頒賚用示眷優
　　開寶寺福勝院開啟道場於乾元節日支散絮綿
并設大會齋一中齋文
伏以正陽旅月方及於嘉時萬壽齊天式標於令節啟

真乘之祕藏集淨侶於法筵仰惟慈妙之仁茂委純厖之祉永隆丕筭均福羣倫

東太一宮開啟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四日

伏以寂然妙道推善應以無方瞻彼高靈薦精誠而必達届此長贏之候是惟茂育之時爰稽玉笈之真文載潔雲壇之淨醮冀敷昭鑒來集純禧固壽歷之延昌溥蒼黔而均祐

賜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李昭亮乞移判河南府事具悉朕惟魏洛之重皆為別都將率所居難於屢易卿以中外勤勞之績有撫綏捍禦之材自膺寄任之雄方厚倚毗之意遽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張堯佐乞知西京不允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八十六　十三

賜宰臣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解重任不允批答五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夫知其人之為賢任則勿貳事其君而有道去不可輕此古之臣主之明舉措必慎所以收功於一時而垂法於後世也卿夙有時望為予柄臣自復秉於國鈞僅三周於歲序若乃進退賢否誅賞罪功每於聽納之間敢忘虛己顧彼搢紳之論負廑異辭方期有成以副予意而乃過形謙損思避台衡豈寡德弗明於用

才而不盡將多言害正致厥位之難安苟異於斯夫何引讓矧卿忠信之節足以叶予之一心材謀之優可以斷予之大事茲所束注寧煩諭言所請宜不允

就驛賜契丹遺留使副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口宣五月十八日

卿等馳軺來止將命有儀顧茲館憩之初宜其燕私之用俾伸優錫式示眷懷

通商茶法詔嘉祐四年二月四日

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規利乖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一作繁厥刑重誅情所不忍使田閭不安其業商賈不通于行呼若茲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憫心惻然念此久矣問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歎然願弛榷法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

嘉覽于再猶若慊然又於歲輸栽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刻去禁條俾通商賈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實明刑用戒狂謬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文忠集卷八十六

文忠集卷八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內制集第六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嘉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卿夙將信聘方止中塗惟茲藥錄之良加之一作于茗品之美特伸頒一作恩賚式示眷懷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同日

卿肅將聘幣來及壽觴載嘉道路之勤宜有頒宣之寵仍伸撫勞當體眷優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同日

卿將命寶隣講歡壽節屬此暄和之候載惟涉履之勤宜頒品劑之良式示眷懷之意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同日

卿夙副聘軺來陳壽祝顧川塗之攸邇屬氣節之方和俾頒飲餌之精式助宣調之理

端午帖子

皇帝閤六首

其一

天容清永晝風色秀含薰五日逢佳節千齡奉聖君

其二

綵索盤中結楊梅粽裹紅宮闈九重樂風俗萬方同

其三

寶典標靈日明離正午方五行當火德萬壽續天長

其四

歲時令節多休宴風俗靈辰重祓禳肅穆皇居百神衛滌邪寧待浴蘭湯

其五

香菰黏米著佳名古俗相傳豈足矜天子明堂遵月令

舍桃初薦黍新登

其六

聖主憂勤致治平仁風惠澤被羣生自然四海歸文德

何用靈符號辟兵

皇后閤五首

其一

簫館覆桑桑新絲引更長紉為五色縷續壽獻君王

其二

槐綠陰初合榴繁豔欲然翠筒傳角黍嘉節慶年年

其三

烟含玉樹風生細日永宮花漏出遲深殿未嘗知暑氣

水精簟拂砌琉璃

其四

玉壺冰彩瑩寒光避暑宸遊樂未央采艾不須禳毒沴

塗椒自已馥清香

其五

蘭芽擢秀迎風紫槿蘂繁開照日紅嘉節相望傳有舊

深宮行樂自無窮

温成閤四首

其一

香泰筒為粽靈苗艾作人芳音邈已遠節物自常新

其二

珠箔涼颸入金壺晝刻長鸞臺塵不動銷盡故時香

其三

聞説仙家事杳微世傳真偽豈能知遥思海上三山樂

寧記人間五日時

其四

雲散風流歲月遷君恩曾不減當年非因掩面留遺愛

自為難忘窈窕賢

夫人閤五首

其一

冰壺凝皓彩水殿漾輕漣繡蘭誇新巧縈絲喜續年

其二

黄金仙杏粉赤玉海榴房共闢今朝勝盈襜百草香

其三

光風細細飄香轉綠葉陰陰霞檻涼雲物鮮明時節麗
水精宮殿侍君王

其四

蓬萊仙閬彩雲中端日午一作欣逢歲歲同皎潔霜紈空
詠扇深沉玉宇自生風

其五

古今風俗記佳辰樂事深宮日日新巧女金盤絲五色
皇家玉歷壽千春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
皇帝閤下乾陽正月紀茲載誕之辰隣聘修歡貺以千
齡之祝書言既縟禮幣兼豐感荅之私敷陳罔罄今彰
聖軍節度使蕭供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
皇帝閤下壽節屆期隣歡惇契仍導柔慈之旨過伸延
祝之言兼厚物容用增刻著顒希侍次達此悰誠今左
監門衛上將軍耶律侃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甫臨誕日來講隣歡載惟將命之嚴宜有勞勤之
錫俾伸寵賚式示眷嘉

天齊仁聖帝廟開啟祈祥迎福催生金籙道場密
詞 三月二十日

伏以高穹降慶方垂佑於邦家彌月告期用薦誠於科
籙冀衆真之昭鑒臻百順以儲休

廣聖宮開啟催生道場點表 三月二十日

伏以帶韜迎祥慶禖祠之叶應潔壇修薦致精懇以冥
祈俾因鱗瑞以通誠仰冀靈真之報福

內中福寧殿開啟天祺節道場青詞 三月二十日

伏以候臨初燠節紀嘉名肅嚴祕殿之居降集清真之
馭薦之馨必報以善祥豈惟敷佑於耿躬蕆翼均休於
庶品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祺節道場青詞 同日

伏以薰風應候瑞節紀時按琳簡之真文嚴紫庭之邃
宇衆靈來格寘感交通嘉召乃羣生蒙茲百福載傾虔意
鑒此明誠

後苑親稼殿開建鎮星祈福道場青詞 二月二十日

伏以祠祺叶應彌月告祥肅依科錄以薦誠仰冀照臨
之降鑒錫之祉福佑以休保 一作寧惟集慶於邦家永延
鴻於基緒

萬壽觀開啟求嗣保安道場青詞

伏以廟社降祥宮庭叶慶載涓吉旦交薦明誠期仰格
於清真俾敷延於祉福永昌基祚遐企靈休

景靈宮天興殿開啟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伏以誕彌叶慶蠲潔修誠嚴秘殿於靈宮誦真文於藥
簡通此芯芬 一作芳之薦祓其災害之虞仰冀昭回丕符
鑒祐

護國顯應公廟開啟保安催生道場青詞

伏以正陽旅月載育開祥式因靈宇之嚴交薦精衷之
潔仰冀衆真之貺敷昭百順之休永祚皇圖實希道蔭

賜新除行刑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
劉沆讓恩命不允詔 四月五日

卿嚮以宰弼之崇屢形懇避居留之任因用均勞而休
風謁然嘉問時至方深眷倚遽閱奏封顧惟陪輔之邦
俾遂便安之請增之美秩優我舊臣豈祇循於故常蓋
以示夫褒寵膺受之際逡巡以辭雖言匪飾文見於能
讓而令行已出難矣復還其體余懷往祇新命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御筵燕
卿等聘函時達使傳言旋昌茲炎燠之辰涉此川塗之
邈宜申宴錫式示眷懷

撫問口宣 四月十三日

賜中書門下戒僭奢詔 五月四日

勑中書門下朕纘承丕基撫有方夏謂教之不可以家至而行之每務於身先惟是儉勤敢忘勉勵期與羣庶臻于富康而人殆久安驕於佚欲物豐太盛耗以浮虛苟奉養以自私忘僭奢之為戾士民交黷貴賤靡分惟其彊力之能無復等威之制考於著令雖有舊章顧在攸司鮮聞用法民遂安於常習弊罔革以滋深紀綱既紊於度程風俗以至於流蕩俾朕有欲治之意不能副余之誠心而民多自陷之愚未免煩余之訓導夫令信由於貴始下化先於上行眷予一二之臣其率庶工而警職俾爾多方之衆勿踰常憲一作法以干刑庶漸革於侈風以共趨於治路凡居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妾媵之數其令中外臣庶遵守前後條詔如有違犯仰御史臺及開封府糾察聞奏其諸路州軍即委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寮及逐處長吏施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悉

西太一宮續催生道場密詞 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吉月迎祥靈祺叶應爰即清真之宇虔修科式之儀冀祓滌於害災俾敷昭於福應載昌儲慶永佑基圖

東太一宮開啟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珍館邃嚴格真靈而來宅明誠蠲潔薦馨苾以交修導迎百順之祥及此長贏之序伏願保圖綿固壽歷延長永敷佑於邦家溥均休於品庶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宮等處諸神表 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清廟有嚴仲冬正序乃先時祭躬講禮文賴真靈之集休俾容典之成舉仰膺佳貺彌勵丹衷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諸寺院表 同日

伏以宗廟之嚴祭祀惟重矧茲合食之義尤為盛禮之文乃顧耿躬克成大饗實繄貺祐用膺菲誠

內中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露香表 同日

伏以月正仲冬禮成大饗所以序昭穆之位格祖宗之靈荷清穹之降休俾盛典之獲舉敢伸昭謝冀達精衷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諸寺院神御表 同日

伏以茲者祇率孝心躬修合祭潔精誠而是薦蒙顧享之來臨惟慈聖之降休俾毗沖之成禮敢忘勵翼永荷基圖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永安陵等處表 同日

伏以恭承先烈獲守慶基式因冬物之有成載肅廟容而合食上緊丕貺克展孝思是惟感慕之誠益勵祗寅之志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泰山廟等處表 同日

伏以茲者因歲物之冬成講祭容而時舉豆籩有序禮樂交修顧惟耿躬克遵盛典實賴明靈之佑敢忘報貺之誠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茶藥口宣 六月二十五日

卿祇膺召節方屆都畿載惟道路之勤屬此炎薰之候宜頒良劑式示眷懷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生料口宣 同日

卿出膺邊寄入恪覲容顧就館以云初方奉圭而來見宜頒餼勞式示眷懷

除宋庠制 加恩進封

門下盡其志以饗親因而餕惠爵于朝而示衆所以褒功考祭典而可稽著國章而有舊制乃樞機之任惟余鼎鼐之臣飭事齊莊宣力左右方此慶行之始宜推寵數之隆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群牧制置使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八百户食實封二千九百户宋庠履行清純器識深茂夙有佳譽蔚為名臣文足以為國華學足以謀王體入則登于三事

時秉一德以協恭出處不更其守屢四體而盡瘁夙夜匪懈其勞屬盛禮之有成廣推恩而自近按夫輿地特啟於新封加以寵名蓋遵於故事惟是便蕃之錫式伸眷倚之懷於戲君子者邦之基大臣者民之表撝紳之望所屬老成德業之隆豈煩多訓服我休命往惟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鴈門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充樞密使特封莒國公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散官勳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制 加恩

門下朕卜吉孟冬躬薦清廟祖考來格貺以百福之多慶賜遂行均于四海之廣惟予將相之任是謂股肱之良宜擇剛辰誕揚休命忠果守正佐運翊戴功臣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五百户食實封三千四百户李昭亮志尚純愨資識敏明世蒙舊德

之餘早邁重熙之盛備于器使奮厥材猷好學詩書知將率之為體兼推威信撫士卒以克和入則有宿衛之勤出則著扞城之效寄之方面屢守於要藩班乃政條頗一作頻聞於佳譽乃眷別都之重實司留鑰之嚴擁節秉鈞並享崇高之貴治戎撫俗兼資鎮靜之材茲惟圖任之艱方屬倚毗之意是用因需恩之浹洽推異數之便蕃廣乃疏封增其真户仍疇美績褒以嘉名於戲秉德不回所以見始終之操好謙自守乃能居寵祿之榮汝其欽哉膺此優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充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四百户仍賜推誠保德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梁適制 特授特進加恩

門下王者嚴其宗廟饗必及其時盡其誠心祭則受其福朕躬執圭瓚率諸臣工因百物之成冬格列聖而合

食嘉與有位之衆均茲錫祉之繁矧惟槐鼎之舊臣實
繫國家之大體宜優新命以告外庭推誠保德忠亮翊
戴功臣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
夫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户食實封一
千五百户梁適世胄之華早躋仕路藝文自奮繼踐辭
科進階顯榮亟被奬擢優游侍從之列嘗奉於清閒出
入中外之勤實勞於夙夜既贊樞府遂登宰司啟沃之
謀話言猶在進退之際禮遇兼隆自歷藩垣頗更歲月
近惟大鹵實宿勁兵俾分節制之權以為方面之重撫
茲雅俗藉爾敏材屬熙事之有成均慶恩而方洽是用
叙陟崇階之貴兼增食户之多推茲寵章蓋率舊典於
戲執忠信之一節所以事君守富貴而不驕乃能終吉
是惟素學寧假訓辭往服茂恩當體予意可特授特進
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充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
邑七百户功臣勳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許懷德制 加恩

門下賞以懋功俾有能之知勸祭之為澤思在位以成
均嘉盛禮之斯成務推恩而惟廣矧乃著明之哲是為
心膂之臣宜示優隆式揚誕告衛聖忠果雄勇翊戴功
臣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内觀察處置等
使特進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婺州諸軍事行婺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户
食實封一千二百户許懷德勁勇之質蓋稟天姿忠厚
之良自為國器少有四方之志出逢千載之辰蘊其材
謀能自奮勵訓我士卒號令之信甚明為予爪牙介胄
之色難犯爰採軍中之譽俾分閫一作閫外之權遂膺施
節之榮專董貔貅之旅宿衛宮禁周旋歲時宣力甚勤
有知無不為之節盡瘁後已加老而益壯之心誠未耗
於精明豈但矜於嬰鑠屬受釐之均慶方浹宇以蒙休
載推圖舊之懷式叙疇勞之典益其封食録乃功庸於

戲享爵祿之崇高荷寵靈之優渥挺金石不渝之操茲惟事上之誠知富貴克守之難用保有終之吉勉矣來効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婺州諸軍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衛聖忠果雄勇宣力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翼祖皇帝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翼祖簡恭睿德皇帝伏以皇天眷命興德造邦始基之功實自積累獲嗣丕烈敢忘翼勵孟冬吉月歲事既成合祭以時舉茲禮典惟是備物將以誠慤之心神其歆之大武棨毛剛鬣粢盛鄉合籩豆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高祖妣簡恭睿德皇后尹氏伏以彤管有煒內德茂焉清廟載嚴合食為重十月惟吉備物有容威靈來臨昭穆序配薦以誠潔神其顧思謹以一元大武棨毛剛鬣粢盛鄉合籩豆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高祖妣簡恭睿德皇后劉氏配尚饗

真宗皇帝冊文

備物式旌虔心尚饗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因時致享克展於孝思已祭受釐大均於慶澤乃眷耆明之哲實予體貌之臣肅臨事之有容既交神而蒙眖宜推異數以示眷懷雖嘉好謙曷止成命所讓宜不允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縕純和端慤之誠富敏贍通明之學惟時舊德實我柄臣當祀事之有成廣慶恩而方洽疇其封爵錫以號名茲為寵章蓋舉常典無煩避讓其往欽承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批答口宣

熙事既成方大均於祭澤寵章所異宜首及於樞臣當即往膺勿煩沖讓

賜樞密使宋庠并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文彦博加恩告敕口宣

朕以饗親致孝餕惠均恩宜有寵章以褒舊德往欽新命當體眷懷

閤門賜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告敕口宣

尉為賢王陪我祀事既膺福眖宜被寵靈往體予懷祇服新命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合食祖考以昭孝推恩宗族以展親所以厚人倫明教愛卿以近屬肅然在庭能盡志以修容不違禮而終事方慶典之均洽宜寵章之所先好謙之懷雖可嘉尚已出之命其往欽承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擢秀宗英作屏王室從我祠事釐其齊明因餕惠之均恩示推仁而睦族避讓之節固已識於沖懷敦諭既

勤宜往祇於成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

批答

朕因時孟冬薦嘗清廟蒙祖考之來貺均慶賜以推行乃眷宗藩宜優寵數蓋克遵於舊典何過自於撝謙其欽訓言往服休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

斷來章批答

朕親款太宮致饗列聖蒙神貺其百福思慶及於多方乃眷宗藩宜優異數惟是便蕃之錫式推敦睦之仁嘉乃沖懷形於懇避禮有常節無為過恭命之已行難或中止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宗支之賢陪廟祀之重均茲慶典遽述讓誠命出祇受勿復固辭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宗支之近參閟祀之嚴爰疇乃勞優以異數宜思已行理難中止所宜祇受以副予懷

文忠集卷八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內制集第七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勅詔

朕因孟冬之吉辰饗太宮而合食膺受神貺推行慶恩眷惟同德之臣方處居留之任宜優異數少示眷懷既敷告於外庭其往祇於休命

內中福寧殿開啟祫享預告道場青詞　十月十九日

伏以宗廟之嚴祫祭為重乃卜孟冬之吉躬修合食之儀仰企上靈冥孚陰佑俾克成於盛禮冀永錫於純禧式展孝思用膺神貺

在外五嶽四瀆四海并諸神廟等處謝祫享禮畢道場齋文　十一月一日

伏以柔明之範瞻厚德而已遐感慕之思託洪慈而申薦載嚴寶殿恭啟貝函惟淨福之是資冀靈游之永祐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啟孝明皇后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真覺之慈應物溥示於能仁孝思之感以時式臨於諱日俾延淨侶交奏梵功冀承勝利之因永獲冥深之祐

賜西南蕃蠻人張光現等勅書　十一月三日

汝世守邊疆遠輸忠順時修職貢附達款誠載嘉勤恪之心宜示褒奬之錫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省具表之夫知人之明可謂難矣而任賢之術茲豈易哉若乃聽之不聰信之不篤施設之方未盡弗極其材遲速之効有時莫能少待則被其任者實亦艱歟卿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深遠大之業朕虛已以聽推心仰成至於一二之臣是惟同德下逮衆多之論曾靡聞然方將甄叙賢愚修明法度務究本根而更治不求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茲乃予意奈何中道而將止夫亦奚

託以為辭矧上下既交寧有不通之志而君臣相遇豈為易得之時當體余懷勉安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祫享銀絹等勅書

朕卜吉孟冬合食清廟禮樂交舉臣工畢從嘉守土之修官咸以時而來助各以其物粲然在庭載省勤誠良深歎尚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

十一月十四日

上所優禮之異或事思所訪則有老成俾時之式瞻以為人望故禮雖七十猶有不得謝者焉卿懿文高行有君子之風清節令問為當世所重閱書祕殿日侍清閒進讀經筵坐論道德固非有官司之責筋力之勞宜思少安副我眷待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真宗皇帝御容等殿

今已了當扶請御容入本殿奉安祝文 十一月十四日

此爾名山斯為福地翼然寶構式奉威靈繕完既新考卜惟吉鑒茲懇至永以妥安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聖祖及真宗御容等殿

今已了當乞請御容入本殿奉安青詞 十一月十四日

伏以靈峰甚峻仙宇載嚴爰考吉辰奉寧真聖式伸祇告昭鑒乃誠

賜相州觀察使劉從廣進奉乾元節馬詔

御蔚有敏材膺于寄任遠瞻壽節効乃誠勤在庭之獻

肅陳事上之忠可見省閱之際嘉歎不忘

賜觀文殿大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知定州龐籍乞退不允詔

勅龐籍省所劄子奏以年齒衰殘自去年七月後累奉表及劄子輸瀝懇誠尋蒙差知定州亦曾面告祗乞一年許賜請老歸第伏望早賜差人承替得遂前懇事具悉夫難進易退雖士節之甚美而尚賢優老亦朝家之所先故禮稱引年而有不得謝卿以儁德為時舊臣東於予衷任以方面材猷甚壯視聽方彊矧夫邊候無虞民事尤簡固可以偃息藩屏養頤精神而遽慕昔賢願還官政雖止足之意誠可尚於高懷而眷遇之深難遽從於來請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陪祀畤勞啟封加命再形懇讓深識沖懷顧定志之弗移宜承命而毋忽

西太一宮開啟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青詞十一月二

伏以萬物堅成樂歲功之斯就四時迭運荷乾施之無窮爰即靈場載啟科式薦以芬芳之潔通於杳默之神伏願威鑒昭臨福禧穰集固穹隆之壽歷延綿永之皇圖下逮羣生咸均餘祐

萬壽觀寧華殿開啟温成皇后忌辰道場青詞十一

月二十九日

伏以妙道無方推乎善應清真昭格通以明誠追內則之有儀謁餘芳而未遂式臨諱日俾按醮科爰即琳宮肅延羽士冀資冥福永助仙遊

閤門賜許懷德張茂實告敕口宣

卿素稱忠勇備著勞能俾更旄節之榮仍董貔貅之旅往膺寵命其體眷懷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

卿精深之學足以待問清懿之望足以鎮浮嚮從守藩念遠賢之在外來侍經席冀開于於未聞惟道德之所資非舊耆而誰處雖引年之制禮固有常而愛老之心予寧敢怠所宜勉近醫藥輔安精神期臻壽康以副虛佇所乞宜不允

月六日

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赴闕生料口宣十二月九日

卿遠趨召節方屆都城惟茲餼品之豐式舉褒章之舊往祇寵錫式體眷懷

班荊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九日

卿等歲元茲始隣好時修載馳使傳之勞方次都門之近宜伸頒錫式示眷懷

正月五日賜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夙將信聘來結隣歡方伸宴飫一作飲之豐式示眷懷之意芳醪嘉實宜厚寵頒

賜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讓恩命不允詔十二月十五日

卿蔚有材武稱於周行早罄忠力膺予寄任自分齊鉞屢易名邦俾更節制之權入總禁嚴之旅扞城宿衛皆汝職焉載閱來章雖嘉讓節趨祇成命宜體眷懷所讓宜不允

內中福寧殿開啟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新陽叶律肇正於歲端嘉節紀時蓋遵於國典載嚴祕殿遐企上真薦茲蠲潔之誠杳達清宴之應冀承靈貺永祐皇圖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元符肇貺先聖是膺紀為令節之名著乃仙科之式用嚴禁密恭薦芬蘂真馭之昭臨貺嘉祥而茂集基圖永固動植均休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依舊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十二月五日

省表具之卿拔從行伍之微董我師徒之衆嘉爾勞舊優之寵榮乃恩功効之未彰能形避讓之沖懇已行之命其往欽承事上之忠無或怠忽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駝詔

舟車之所至仁恩一作慈溥及順天地以發生妾等忝備掖庭獲瞻黼座順三微之首月祝萬壽於無疆而王正首歲玉歷頒春眷惟繼世之忠克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倾輸良深歎奬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閥下歲端更始順陽律以布和信聘時修講隣歡而增固閱書言之勤好加篚幣之腆豐感戢所深述宣

罔既今懷化軍節度使耶律敵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達皇太后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閥下玉歷頒時寶隣交聘兼馳使駙別柱信函載傳慈諗之言益固講修之好顒希侍次達此悰誠今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寧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賜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等奬諭詔十二月九日

勅劉敞省所進祫享詩事具悉祫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瓚永惟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禮樂之盛昭乎一作于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為頌歎之美覽奏論宏博辭章爛然敷訓告以代予言是惟其職發揄揚而稱上德聊見餘才省閱已還嘉尚良切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賜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錢象先等奬諭詔十二月九日

勅象先省所進祫享詩事具悉祫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瓚永惟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禮樂之盛昭乎一作于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為頌歎之美覽奏論純以詩自名為衆所服況乃詠祖宗之功德述禮樂之聲容宜被朱絃以薦清廟載拔來獻深用歎嘉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奬諭書十二月十七日

勅王慶民省所奏準密院劄子節文以臣撰成麟府二州絹圖一面并序目二冊詣闕上進事具悉古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後可以策勝敗之筭運奇正之謀爾以材武之資有明敏之識自膺東寄出守邊封而能周知山川險易之形歷覽亭障屯防之要列為凡目粲爾一作可條陳不惟指掌於披圖足以因時而制變遽茲來上深體乃忠省閱以還歎嘉曷已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集英殿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奉先禪院慶基殿奉安祝文

伏以祖烈昭宣威神緬邈顧祠庭之夙敞崇寶構以載

新葺即妥安永伸一作申嚴奉
奉先禪院法堂上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
赴內中奉安祝文
伏以早嚴寶殿以佇神游今奉威靈即安清禁仰惟鑒
格歆此精衷
景靈宮奉真殿開啟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佛經
都功德疏語
伏以威神在天奉真遊而時格覺慈宣化敷慧福以無
窮追諱日之甫臨演祕言而申薦永繄仁佑式慰孝衷
景靈宮奉真殿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
德疏語
伏以琳宮嚴敞奉真駁以來臨寶笈飛華演靈篇而甚
祕式屆遏音之日載深濡露之懷遐薦福因永資道蔭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
德疏語
伏以春露既濡孝思罔極即仙庭之祕邃誦金爾之精
微仰冀清真永資遐福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
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
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
恩勿持堅讓
賜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田況乞致仕不允批答
嘉祐五年正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德量足以容衆材識足以濟時尉然君子

之風綽有大臣之體自嬰疾恙求解樞機朕心惻然深以為惜乃惟書殿之清職自非耆哲而弗居俾從優游以便頤養所期福善之理當蒙勿藥之休還來輔予以盡賢業遽形引謝良異眷懷所乞宜不允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 正月二十四日

門下朕稽有國之彝章著皇女之稱謂取其主以同姓所以見王體之尊必也錫之美名所以彰禮命之寵載涓吉日敷告在庭皇第九女岐嶷之姿有生知之異稟柔順之質得天性之自然方嚴保傅之規以養肅雍之德俾遵舊典褒以徽章嘉乃妙齡盛哉儀服考僉言而惟允非予意之敢私於戲隆仁恩以厚親茲惟教愛習圖史而循法緊乃夙成祗若訓言往膺渙渥一作命可封福安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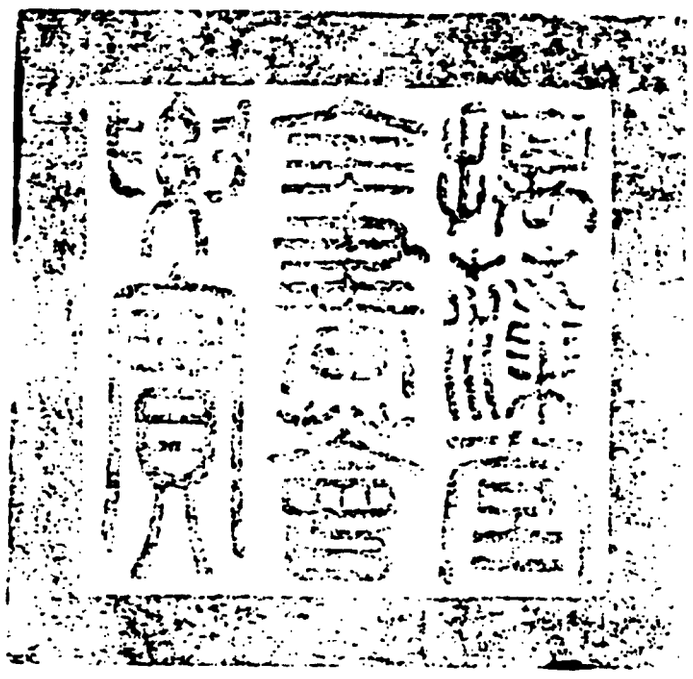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 同日

門下詩紀王姬之盛車服之制甚嚴漢優帝女之儀湯沐之封並列蓋敦國體匪曰親私惟始被於寵章常推

澤於嘉號載稽成憲誕告外庭皇第十女寶婺分暉仙源襲慶天姿異稟溫而有儀姆教不煩生而知善方居妙歲蔚有令猷朕仰承燕翼之謀茲膺一作膺茲蕃衍之祉俾新禮命式示褒榮於戲寵秩既崇在乎有德名稱甚美享乃多休祇服茂恩勿忘明訓可封慶壽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 正月二十六日

妾等言正陽旅月式符誕聖之期令節稱觴共獻無疆之壽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法堯聰睿躬禹儉勤孚德浸於黎元至仁同於覆載舟車所及聲教咸均罄茲率土之濱共効南山之祝妾等欣逢嘉會魯獲侍嚴宸敢望清光恭陳善頌無任歌時樂聖歡呼激切之至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布旦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卷八十九至九十一

集部

文忠集卷八十九至九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八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內制集第八

乾元節謝內中露香表 嘉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伏以清穹眷佑皇緒丕隆方陽月之正時屬誕辰而著節仰瞻霄極薦此芬馨冀膺敷錫之祥永保延鴻之慶

乾元節謝內中真宗皇帝表 同日

伏以佳名著節載誕紀辰永惟涼眇之躬獲荷顯休之業動遵聖訓期保慶基怵惕之懷孝思罔極

乾元節謝內中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章

惠皇太后表 同日

伏以天陽正候壽節紀時深惟載育之恩緬慕至慈之德敢忘冀勵期保延鴻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乞解罷第一表不

允批答 正月二十九日

省表具之朕惟一二左右之臣出納樞機之命必有同

德為時老成卿貳厚器宏材優識敏風力甚勁晚而不衰議論有稽言而必中朕所體貌民之具瞻豈宜退狥謙沖自厭繁務盡瘁事國矧惟素懷推心仰成當體予意所乞宜不允

除文彥博易鎮判大名府制 二月十五日

門下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為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藩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屬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彥博器閎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惟宜自奮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裨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首當柄用賢愚式序舉百職以咸修綱紀甚明贊萬機而至悉自一北字無懇避鈞衡之任出司管鑰之嚴遽此逾時蔚然休問眷言邦哲實簡于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勁兵所宿實資總制之權雅俗惟淳無賴撫綏之政於戲興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師尹之望顧我舊

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祇服休命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國公行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保平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留守司事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五百户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檢校太保判定州制 二月十五日

門下嚴師律以宣威是為將率之事謀王體而坐論必屬廊廟之臣惟二柄之是兼蓋一時之首選顧於寄任宜副倚毗爰告外庭式揚休命具官李昭亮資質純厚器識通明世有勳庸蔚為舊德家傳韜畧濟以美材爰自壯齡早膺奬擢訓齊士伍號令信於恩威宿衛朝廷勤勞著於夙夜屢被蕃宣之寄實資鎮撫之才惟留鑰之別都乃宿兵之重地歲時滋久矍望益嘉眷言中山還爾舊治是用易以將旄之寵增其帝傅之崇於戲宣

北顧之憂惟我老成之倚往踐厥位時惟欽哉可特授

檢校太傅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兗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泰寧軍節度使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判定州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功臣散官勲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端懿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制 同日

門下至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用兵之要在先擇於將臣禮樂詩書必資於學智信嚴勇又兼以仁是惟難才豈不慎選用諏一作擇剛日敷告外庭具官李端懿器質宏深資識敏茂地聯近戚無富貴之驕世濟美材躬儒素之行學從壯歲綽有令名學問足以與謀忠信可以事上而能克勵名節靡皇寧安每思報國以有為嘗請治民而自効比州之政稱最東土之人甚思惟留務之是居顧歷時而頗久俾加褒進爰考僉同是用寵以節旄委之蕃翰於戲為政而先無擾所以靖民除戎以戒不虞是宜有素緊乃通明之器副予東任之懷往惟欽哉膺此休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刑部尚書充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乞罷不允詔 二月十八日

卿以敏識精學參贊萬務儁德茂行表儀百僚而思慮之勞偶嬰疾恙藥石之効聞比康平嘉謀話言日以虚佇封章屢上引避甚堅豈未體於眷懷而每煩於開諭宜專輔養以副倚毗所乞宜不允

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李端懿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同日

卿聯國懿戚惟時美材久居留使之權俾委將旄之任載嘉沖挹思避寵榮宜體眷懷無煩牢讓

閤門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李端懿告勅口宣 同日

卿世胄聯華資材甚茂早膺器使頗著聲猷俾進總於中樞式增榮於戚里所宜祇服以體眷懷

賜新除工部尚書知泰州張方平陳讓不允詔三月十六日

省表具之卿事君一心憂國百慮簡拔寒俊而多得遺才慎重賞刑而惟恐過舉蔚然德業方厚倚毗而綱憲之司異同興論或事非大體或言涉難明因其掎摭於至微益見始終之無過雖閉廣言路務在兼容而進退大臣豈當緣此所宜篤卿自信之志成朕不惑之明渙然無疑來復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省四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宰臣富弼第二表乞退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四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四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五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五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五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五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六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六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五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七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七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六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八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八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七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九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九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八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十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十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九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十一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十一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十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十二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十二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十一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十三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十三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十二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十四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十四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十三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十五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十五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十四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十六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十六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十五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十七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十七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十六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十八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十八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十七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十九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十九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十八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二十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二十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十九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二十一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二十一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十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二十二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二十二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十一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二十三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二十三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十二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二十四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二十四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十三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二十五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二十五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十四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二十六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二十六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十五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二十七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二十七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十六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二十八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二十八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十七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二十九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二十九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十八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三十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三十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十九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三十一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三十一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十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三十二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三十二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十一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三十三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三十三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十二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三十四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三十四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十三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三十五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三十五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十四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三十六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三十六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十五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三十七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三十七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十六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三十八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三十八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十七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三十九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三十九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十八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十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四十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十九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十一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四十一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十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十二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四十二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十一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十三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四十三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十二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十四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四十四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十三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十五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四十五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十四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十六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四十六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十五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十七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四十七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十六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十八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四十八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十七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十九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四十九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十八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五十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五十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十九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五十一表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賜宰臣富弼第五十一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為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五十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

然知朕任賢而勿貳也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富弼
賜樞密副使張昪生日詔 一作口宣
五月九日
卿以業履之清優任樞機之密勿余所禮遇時之具瞻
爰俾誕長俾加慶賜
賜荆湖北路救濟飢民知州獎諭勅書 五月二十七日
夫修人事所以禦天災安吾民豈不在良吏爾學優從
政職任治人因凶歲之疫飢體詔書之隱惻既免懼於
殍饉仍不夭於札瘥再惟敏事之材深得邮荒之禮第
課來上予心所嘉宜有褒章以旌善績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彦博
進奉謝祫享加恩詔 六月十七日
詩云君子邦之基記曰大臣民之表予所寵異禮宜優
隆乃因祭福之均恩首效駿良而來獻載惟誠恪深用
歎嘉
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梁適進奉謝恩馬詔 六月十七日
卿惟時舊德為國將臣推恩典以既優俾家庭之增寵
乃輸良貢以効誠勤省閱以還歎嘉彌切
大鹵之雄中權為重時有舊老秉于予衷寵之旌鉞之
榮委以蕃宣之寄效駿良而來獻將誠慤之甚勤省覽
已還歎嘉曷已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定州龐籍進奉謝恩馬詔 六月十七日
書殿之職號為清優舊德之臣所宜寵異乃求駿足以
副勤誠皆非貴物之心實體事君之節省閱于再歎嘉
不忘
賜虔州觀察使定州路副都部署劉渙進奉謝恩
馬詔 同日

國家慎選材武委之事權優其寵榮所以責効厚其頒
予所以養廉乃因物以達誠見事上之惟恪省閱于再
歎嘉不忘
賜定國軍節度使梁適進奉謝恩馬詔
卿惟時舊德為國將臣推恩典以既優俾家庭之增寵
乃輸良貢以効誠勤省閱以還歎嘉彌切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祫享禮畢勅書 六月十七日

朕以孟冬卜吉大祭伸虔惟熙事之既成實庶邦之共慶載披來貢深見輸忠省閱以還歎嘉良切

賜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吳奎乞知青州不允詔 七月二十一日

卿強學博覽足以通古今嘉謀讜言足以承顧問朝夕獻納余有望焉委之劇煩嬰以事任懋乃賢業宜有施於朝廷奮乎壯猷豈暇便於鄉里其安爾職深體眷懷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畧安撫使判延州程戡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八月八日

省表具之迺者卿數上封章懇辭樞要兼引年而為請思還政以自頤眷惟耆舊之英誠久劇繁之任俾增書殿之職仍參講席之聯是曰清優豈忘顧遇而進見之際聰明未衰迺遷使領之華往重邊陲之寄予意所屬僉言允諧雖沖尚之可嘉惟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知建昌軍楊儀進奉銀珠稻米勅書 八月十六日

勸力農而務本惟汝之官登嘉穀以告豐乃時之瑞粢然良實來効貢囊載惟修職之勤式緩憂民之意省閱于再歎尚不忘

賜右諫議大夫知梓州呂居簡進奉乾元節無量壽佛一燈勅書 同日

賜新除翰林學士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蔡襄上表乞依舊知泉州不允詔 八月十五日

卿學通古今足以備獻納政適寬猛足以臨劇煩而得材之難顧常勞於選任則居外茲久寧自逸於便安是宜勉旃來服新命綽有餘力夫何徵疾之辭居然寵名固為榮養之樂其毋必讓當體至懷

賜屯田員外郎王公衮奬諭勅書

嚮者長人之官備盜不謹害我命吏驚茲遠民汝於斯時能奮厥効督捕甚急饋餉有方致茲兇徒卒就擒戮第功來上覆實不虛載嘉勤勞深用褒歎

東太一宮立冬祝文 九月二十四日

四時適序萬物堅藏嘉歲事之有成緊神休之是賴承茲靈貺報以吉蠲惟冀享誠益數多祐

延福宮性智殿開啟皇后生辰道場齋文 同日

伏以坤德流徽式臨於誕日貝文宣妙恭仰於巨慈載嚴祕邃之庭駢集清修之侶冀資壽福時啟靈場伏願毫相分光法雲假蔭懇茲勝利永保遐齡

延福宮性智殿開啟皇后生辰道場密詞 九月二十六日

伏以寒律正時適臨於良月曾汾誕慶爰紀於嘉辰夙清祕殿之嚴並集祇園之侶冀因勝利延錫禧休 一作祥

永輔坤儀益隆壽祝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九日圻攢祭文 同日

體哀悰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十八日起靈祭文 同日

儀物既備川塗甚夷往即佳城卜茲吉日靈其顧享副此哀懷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二十日下事祭文 同日

惟靈稟德甚茂享年不遐余心所哀邺典斯備往即安宅享茲克誠

撫問襲封使向傳式詔 同日

塋之為禮古所重焉方將事以在塗顧勞心於祇役眷賴之意不忘于懷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祔塋隨護宗懿已下勅書 同日

日月惟吉川塗匪遐顧襄事之有期嘉送終之盡禮勞勤備至眷矚良深

撫問尚宮沈氏勅書 同日

輔旌就道霜露戒時載惟將護之勞無怠祇勤之意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管勾修墳并沿路巡檢道路及管勾一行靈擧程頓排辦等朝臣使臣内臣等

勅書

卜吉趨時送終備物顧風霜之方厲念事役之為勞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批答省表具之夫宰相之事非可以歲月考而一二數也其在朝廷選賢任能而各得其職下俾民俗遷善遠罪而不知其然至於法度修紀綱正然後相與慎守而安行之以臻于治此朕所以虚心一意日有望於卿者也今事有緒而卿辭焉豈朕德之不明將顧時之不可中道而止夫何謂哉俾予獲用材不盡之譏而卿涉苟安自便之計予所不取卿其勉焉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斷來章

批答

省表具之卿博通古今之學深達治亂之原德業之隆名稱甚盛朕方虚已而任不愧知人之明而自秉鈞衡宣勞夙夜惟是小大之政損益施設惟卿之為罔罪賞功進退能否惟卿之聽時有異論豈無多言一切屏之惟卿之信若乃恭已南面庶幾輔予享其成功登于至治亦惟卿之圖其三者人君之所難予罔敢忽其一者在卿之不止庶克有成而無名屢辭實所難諭卿其體茲至意究乃素懷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忠集卷九十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啟四六集第一

謝賜章服表 同王素 慶歷三年九月

臣某等今月日準閤門告報奉聖旨來日改賜章服者
諫院謝賜章服表以來未有能効不敢即受乞
臣等尋以列狀具言供職以來未有能効不敢即受乞
賜停寢明日朝于垂拱退立簾下俟命不報方共彷徨
未知進退而閤門吏已迫臣等入對及見于延和有司
贊使俯伏受命臣等不勝惶恐趨出以辭伏蒙遣中使
宣諭云出自宸衷並不因臣僚薦舉不得辭讓臣等知
君命甚寵不可必讓因退而拜受俯伏之際竦動羣臣
伏惟陛下聖德仁慈優容臣下凡有上殿者多因事陳
述自乞章服故陛下不因臣等奏事之時特令賜見又
宣明命告以出自宸衷蓋不欲使臣等雷同儌倖之流
而為外人譏議乃知陛下愛惜臣等至於如此臣等愛
君憂國之勤自宜如何伏惟天地之恩無物可稱欲伸

報謝惟有至誠今陛下以一章服賜臣等尚不欲令外
人所非伏況陛下上承社稷之重下制元元休戚之命
舉動得失所繫者大則臣等固當事無大小一一規正
致陛下纖過小失不見於外然後可以稱臣等報君之
心如陛下所以愛惜臣等之意臣等無任

辭台試知制誥劄子 慶歷三年十二月

臣今早準中書傳指揮令臣到聚廳處尋問得有聖旨
令臣就試伏念臣自忝諫垣言事無狀日月未久恩渥
已頻凡朝廷任用非人僥倖干進在於臣職皆所當言
豈有自為僥倖以冒榮寵其台試指揮伏乞特賜追寢
取進止

辭台試知制誥狀 同前

臣今日準中書台臣聞有聖語令臣就試已曾略具劄
子辭免退而循省未止憂驚伏念臣本乏才能豈堪任
用誤蒙聖奬擢在諫垣竊自思維無以論報但竭愚慮
知無不為凡姦邪在朝僥倖求進多以激訐沽名未察

臣心紛然議誚臣亦自省忠國之節特惟陛下知之而可畏之言何由悉辨但誓不敢干進庶幾久乃自明今若驟覃寵榮越次升用則是譏議者謂臣向之所為果是沽激本非為國而去惡但務傾人而進身不惟使今後朝廷擢用忠言之臣不以自明而取信兼恐小人見此說伏況臣供職已來日月未久幸值陛下切於求理言者得進既速則各務奔趨一長其風遂成媮獘蓋上干於國體非止徇於臣私況臣供職未久言効無聞方今百度未修四夷多事言者正當以失職坐黜豈可以

亡狀遽遷其官試之命必望特賜追寢緣臣早來為中書催台舍卒之際論述未詳謹再具狀奏聞

辭直除知制誥狀 同前

今月六日準中書台臣試尋曾具劄子并奏狀辭免今日忽聞已有聖旨更不台試直除知制誥者伏以聖恩優異至寵至榮臣所以敢茲懇請者蓋以上繫朝廷任人之體非專臣子飾讓之私唯冀聖明察臣悃愊竊以朝廷進用臣下患忠邪不分欲辨忠邪須叅情偽今一

辭直除知制誥狀 同前

昨以準中書劄子為臣累辭恩命奉聖旨不得辭讓者伏以臣之事君有誠無飾若理必當受則豈敢虛辭上煩聖聰自陷矯詐蓋臣所陳述者上繫朝廷事體非獨專狥臣私如臣之愚本以言事者速進則偽言者誘以

爭趨今若辭讓而不獲則僞讓者終於得進損之又損不如不辭臣猥以非材已在言責若陛下欲擢臣以責効則今所居之職自足展効但患無能若以寵典為賞勞又無可賞伏況此來恩命特出聖心臣子至榮人所願得苟非深思熟慮理須避讓豈敢固自稽遲以干典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至懇所除詰勅早賜追還

舉呂溱自代狀　同前

準先降勅節文應兩省臺官尚書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官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閤門投下方得入謝者

右臣伏見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蘇州呂溱首登辭科素有文學不肖碌碌以希例進請補外郡躬勤政事今藩州治狀為兩浙第一臣嘗與溱同在館閣聞其論議服其度量材美甚衆非臣所如擢以代臣庶允公議謹具狀奏舉以聞

謝知制誥表　同前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為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胎聖謨一作謀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為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慎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夷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又一作大鞏敏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

命難止尚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尤於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為超擢不徒揮翰以為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 閼 慶歷四年八月

謝奨諭編次三朝故事表 慶歷四年九月

臣修言今月二十八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前奉詔編次三朝故事成上進訖特賜奨諭者聖后當天孝循先志嘉與左右奉為大法成編上聞懼不稱旨蒙詔温諭以榮以悸臣某 中謝 臣聞藝祖造邦翕受駿命文綏武服震讋萬方十七年間大業以定神宗享御睿謀獨斷照姦以察用賢以誠政清法明夷夏安樂章聖紹衣上下錯國既安玉帛走於庭犀草橐於庫刑賞有典禮樂有經草木人靈罔懷歡喜恭惟皇帝陛下以甚

盛之德位久大之業日旰坐朝昧爽思道置器安處納民大中尚惟一祖二宗之遠謨有百世無疆之丕訓君臣所以固附天人所以調諧法令所以必行邦國所以從乂天垂日皎布在方冊爰詔近侍採摭要實秘在大府用禆聖政蓋守成念夫至艱孝者先乎善繼睿心遠紹振古與偕臣親被上音適終論次慮失煩簡隕越待罪聖度無貸錫以褒言誓捐微軀仰荷鴻覆瞻望宸扆無任激切

謝賜慶歷五年歷日表

伏以聖人在上天地節陰陽和一日十二辰五星二十八舍皆安次而行四時八風六律二十四氣各應時而至臣愚幸同萬物俱被長育而得與草木自別使知寒暑之期臣某 中謝 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天縱多能向因萬幾之餘親考上元之歷以授百職以同萬方而臣官任轉輸兼司按察若乃加正朔於四海頒政教於明堂陛下總其要而舉其大端至於經時節勸農

桑候豐凶勤畜積順時令察姦非則臣敢不守其職而行其小者庶無失業以答洪恩

滁州謝上表　慶歷五年十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上訖者謗讒始作大喧羣口而可驚誣罔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列職尚叨於清近為邦仍竊於安閑祇荷恩榮惟知感涕臣某中謝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存一妹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生纔七歲臣娶無著龜前知之識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為在人情難棄於路隅緣臣妹遂養於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況晟於臣宗已隔再從而張非已出因謂無嫌乃一作仍未及笄遽令出適然其既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里間不幸其人自為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為非意以至究窮於資產固已吹析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羅織過奚追深文蓋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寃枉然臣自蒙賡奬嘗列諫垣論議多及於貴權指目不勝於怨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苟令讒巧之愈多是速傾危於不保必欲為臣明辨莫若付於獄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閑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穽之危機雖臣善自為謀所欲不過如此斯蓋尊號皇帝陛下推天地之賜廓日月之明知臣幸逢主聖而敢危言憫臣不顧身微而當衆怨始終愛惜委曲保全臣雖木石之心頑實知君父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訓上體寬仁永堅不轉之心更勵匪躬之節

賀章獻明肅章懿二皇后祔廟表　慶歷五年十月

臣修言伏覩十月九日赦書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祔廟禮畢者大孝發於宸衷刑于四海休氣蒸乎美澤睿及萬方華夏歡呼人一作神祇咸一作感悅臣某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自天生德繼聖垂衣率勤儉以在躬推仁恩而浹物動稽先訓謙弗自專奉二后之慈靈永

懷罔極詢百執之公議所據有經然後肅清廟以載嚴由閟宮而升祔上儀交舉大慶咸均孝思永奉於烝嘗懿範有光於典策臣守藩地近一作遠受國恩深欣盛事之親逢與蒼生而共樂

賀祔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右臣伏以廟容祔室一人式奉於孝思方物充庭萬國率從於奔走前件物堅剛挺質粹美稱珍勉修邦貢之儀用罄臣忠之節

謝賜慶歷六年歷日表

祇膺寵錫伏積兢榮臣某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愛人育物精意奉天日用而百姓不知聖德與四時合序是以星辰順軌日月清明陰陽和風雨節恭己南面授人以時屬此歲端大頒玉歷臣職在守土愧無他能謹守詔條其敢失墜

謝賜慶歷七年歷日表

臣修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慶歷七年歷日一本者天序方周王正肇建凡爾守邦之吏皆蒙頒歷之恩匪以為私蓋遵奏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不言而四時行有作而萬物覩而乃考覽氣象精窮天人著為玉歷之文以叶明堂之政舟車所至正朔咸加雖被謫以窮居亦以時而受賜臣敢不虔遵聖訓順布民時上副欽治之心少逃曠官之責一作咎

慰申王薨表 慶歷七年五月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五月二十三日以皇叔申王薨逝文德文薨皇帝幸後苑舉哀挂服者伏以申王德文位崇王爵地重宗藩遽背明時奄然殂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仁親九族孝治萬方成服發哀恩隆禮備臣忝居侍從遠守詔條不獲躬詣闕庭以伸奠慰臣無任哀感之至

賀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表 慶歷七年七月

臣修言伏覩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者一人致

孝式表於奉先三后在天並垂於鴻佑人靈交感華夏歡呼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撫重熙之運親執玉幣禮天地之神祇時奉烝嘗報祖宗之功德乃眷別京之重載崇原廟之儀衣冠出遊仰稽於故事郡國嘗幸俾得以奉祠實隆廣孝之風以著不刊之典臣猥叨辭職方守郡條瞻盛禮以阻陪效歡聲而徒切

謝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表慶歷

訓辭深厚恩典優隆祇服以還戰兢無錯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世用行與時違過蒙奬擢之私忝居侍從之列坐尸厚祿安處善邦當見帝以親郊莫陪嚴祀洎受釐而均慶亦被寵光進爵賜勳即封加戶併茲榮數及遞無功敢不退自省循益思砥礪上答乾坤之造更堅犬馬之誠

賀平貝州表慶歷八年閏正月

伏聞閏月一日攻下貝州殺到妖賊王則者盜孽竊興人一作神祇共忿果憑睿算悉殄兇徒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一作克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驅脅一作脅士衆閉守城闉既遠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畧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即大戮悖慢者警而肅恪一作恪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欣聞德音

揚州謝上表慶歷八年二月

臣修言準樞密院遞到詰勅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貶所脱身遽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仍叙進於官聯被渥以優撫心增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厲匪躬之節誤蒙奬拔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多結

於怨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時之衆嫉者易為力謂事之陰昧者易為誣上一作幸緊天聽之聰終辨獄辭之濫苟此寃之獲雪雖永棄以猶甘而況得善地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姦讒不効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為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寃情行賞必思於有勸致茲恩典施及懦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頴州謝上表 皇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臣脩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頴州軍州事臣已於三月十三日赴上訖者規求安閑坐享榮祿雖大君之德曲示含容而為臣之心豈自遑處臣某中謝伏念臣材能淺薄性識昏蒙偶自弱齡粗知學古謂忠義可以事國名節可以榮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進未有纖毫之益已不容於怨仇退未知補報之方遽先罹於哀病神與明而並耗風乘氣以交攻睛瞳雖存白黑纔辨蓋積憂而自損信處世之多危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造化陶鈞高明覆載閔其孤拙未即棄捐付以善邦俾從私便所冀療治有驗瞻視復完則及物之仁荷更生之大賜使身不廢猶後效之可圖

謝轉禮部郎中表 皇祐元年四月

臣某言蒙恩授臣禮部郎中知制誥依舊知頴州者恩出非常榮逾始望人以臣為寵臣以喜為憂伏念臣自小無能惟知嗜學常慕古人而自遺遇聖明驟蒙奬拔急於報國遂欲忘軀結怨仇者皆可畏之人所違忤者悉當權之士既將行已又欲進身惟二者之難兼雖至愚而必達況臣粗知用捨頗識廉隅故其自被讒誣迨於降黜當舉朝沸議未嘗以寸牘而自明及累歲謫居不敢以半辭而自理其後再經寬赦移鎮要藩曾未逾年遽求小郡蓋臣知難當之

衆怒尚未甘心思苟免之善謀惟宜退迹則臣於榮進豈敢僥求此蓋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不忘舊物曲軫睿慈謂臣貶職之人悉皆牽復憫臣無名之罪久未雪除故推叙進之文特示甄收之意然臣近於去歲早已改官建此便蕃豈宜叨竊欲固讓則有嫌疑之避欲遽受則懷忝冒之慙進退之間凌兢失措惟當盡節上報深恩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皇祐元年八月

臣修言今月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誥勅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潁州者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某中謝

臣伏見前世材賢一作賢材之士身結主知勳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迨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見其效去之無足可思矧固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沮仇疾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效命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為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南京謝上表 皇祐二年七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訖者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營並集臣某中謝

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造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

事廚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為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謝明堂覃恩轉官加勲表 皇祐二年十月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誥勅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尚書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依前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及放朝謝者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倖亦與褒升臣某中謝伏念臣材庸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

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不知慚此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儉修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貽致精禋躬臨路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限以官守講議制禮不預議郎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之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隨翟閽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獨辭踏厚跼高但撫躬而無措

文忠集卷九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二

謝賜對衣狀 至和元年六月

右臣伏以粹然玉色方覲於清光貢以身章遽蒙於寵賜授受之際兢懼交相伏念臣材靡及中器非周用講光華之在旦荷榮祿以逾涯非惟罪謗之多罹實亦禍罰之並至苟存遺體僅續餘生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覆燾之恩幽微必及名從廬次復以官聯當陛見之

云初陳箚衣而有煥飾躬增耀愈彰不稱之譏處物雖愚猶識謝生之所臣無任

辭翰林學士奏 至和元年九月

臣今日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翰林學士所降勅告臣未敢祇受竊以內制之職選用非輕臣以庸虛繆塵侍從歲月雖久能効無聞居外任不歷煩難在朝廷未有補益見居學士之職已甚厚顏豈敢更希榮進況臣屯

寒之迹憂患所侵齒髮凋殘心志衰耗嚮侍老母久纏疾恙尋丁憂制僅有餘生累歲以來學業荒廢詔詰之任尤非所當欲望聖慈察臣衰拙所有恩命特賜寢停臣無任

謝宣召入翰林狀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搢紳竦歎以為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一作詞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惕慚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鬻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脩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 同前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禁林促召彌峻於近班慈澤逾涯復叨於蕃錫退循昧陋曷稱睟榮伏念臣素乏藝文久塵清近神都繁浩常懼於曠官內署凝嚴遽叨於厠職便蕃曲被兢慄方深豈謂載厚寀慈式垂寵賚兼金錫帶榮踰廊落之名在笥頒衣媿甚曳婁之刺輟以內閑之駿飾精寶校之光俯耀微軀仰慚殊渥庸何疇補但誓縻捐臣無任

乞洪州劄子 嘉祐二年

臣去冬曾有奏陳乞差知洪州一次尋以差入貢院無由再述懇私伏念臣本以庸愚叨塵恩寵一入禁署迨

今三年進無補於朝廷退自迫於衰病眼目昏暗脚膝行步頗艱右臂疼痛舉動費力雖翰苑事無繁劇聖恩曲賜優容然非養病尸居之地兼臣鄉里在吉州昨於丁憂持服時歸葬亡母荒迷之中庶事未備本期服闋還朝上告聖慈乞一近鄉州郡貴得俸祿因便營緝而自叨禁職荏苒歲時貪寵忘親此又人子之責也所以夙夜彷徨不能自止欲望聖慈憫臣衰朽察臣戀迫特許差知洪州一次取進止

辭侍讀學士劄子　嘉祐三年三月

臣準閤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兼侍讀學士臣伏見侍讀之職最為清近自祖宗以來尤所慎選居其職者常不過一兩人今經筵之臣一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可謂多矣臣以愚謬忝厠翰林又兼史職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尚書禮部刋修唐書然則在臣不謂無兼職而經筵又不關人忽沐聖慈特此除授蓋以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比來外人議者皆云講筵侍從人多無坐處矣每見有除此職者則云學士俸薄朝廷與添請俸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聖朝慎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況臣材識淺薄自少以來粗習辭章過蒙進擢俾塵禁署中年衰病常憂廢職至於講說經義博聞强記矧復非臣所長今耆舊之臣經術之士並侍講讀者足以備顧問承清光欲望聖慈矜臣不材自知俾免冒榮之誚所有告勅不敢祇受取進止

再辭侍讀學士狀　嘉祐三年三月　五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過蒙奬擢禁署為一時清選既已忝竊經筵況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為朝廷惜清職遂為冗員況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敢陳瞽說乞免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几所推恩便為成例在上者稍欲裁減則

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既皆習慣因謂所得為當然積少成多有加無損遂至不勝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患此而臣為陛下學士職號論思豈有目覩時弊心知可患無所獻納而又自身蹈之今既已陳述若又不自踐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為矯偽之人此臣所以恐迫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聞伏俟勑旨

辭開封府劄子　嘉祐三年六月

臣伏聞內出詰勑各一道付閤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效以伸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顏今者曲蒙聖慈悞加選用豈可苟避繁劇輒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一作狀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勑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修唐書已見次第所以盤桓欲俟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造委以治煩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彊竊慮廣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修唐書不過三五月可以畢手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別差人轉成稽滯只委臣了畢則恐無暇及之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材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二劄子　嘉祐四年正月

臣輒有愚懇上干聖聰出於至誠不敢緣飾臣本以愚懦別無材能過蒙恩私列在侍從初無補報之效每以尸素為慚昨者忽被選差俾權京尹臣雖知材力淺薄衰病侵陵當此浩穰實難辦濟直以忝厠翰苑迨今數年所職清閒過享優逸一旦遽蒙煩使不可再辭亦欲勉強年歲之間少陳筋力之效苟無曠敗乞一外州不意眼目舊疾遽然發動蓋自供職以來旦旦常於燈燭

下省讀文字及簽書發遣自早至夜率以為常全藉眼力而臣舊患已及十年兩目眊然中外具見近一兩月來暗昏疼痛屢在假告不無廢事人雖未責臣豈自安臣自前累曾陳乞江西差遣一任欲乞檢會臣前後陳乞依蔡襄例除臣洪州一次俾解繁劇以養衰殘伏望聖慈特賜矜允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三狀

右臣近蠲懇私自陳衰病願罷權尹乞一外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臣以庸繆過叨奬擢不能陳力輒欲辭勞當被刑誅敢期詔諭理宜祗惕明訓勉勵疲駑而敢再干天聽固自愚執者蓋臣有不得已也臣舊患兩目於今十年近日以來發作一作動尤甚眵淚浸澁睛瞳眊昏視物稍多其痛如割欲頻請假告則浩穰之地豈自遑安欲竭力枝梧則疾患內攻有難勉彊夙夜憂畏不知所為欲望聖慈憫臣衰殘察臣愚拙許解繁劇假一遠外之州俾之待罪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

陳乞伏候勅旨

乞洪州第四劄子

臣近兩曾陳乞差知洪州一任未蒙恩許蓋以臣衰病不支難當任使素心所切苟欲便私非敢自圖外州以就優逸臣年雖五十三歲鬚髮皓然兩目昏暗自丁憂服闋便患脚膝近又風氣攻注左臂疼痛舉動艱難一身四肢不病者有幾以此貪冒榮祿無處劇繁實知難濟矧自權行府事以來三致臺諫上言兩煩朝廷起獄其他碌碌常事亦無分寸可稱蓋其資材本自庸虛加以精神日漸耗竭處之清職則論議謀猷無一可取擢以煩使又心力疲憊自訴不能上賴聖慈憐憫雖未欲遽棄於外而臣自處實所難安伏見侍從之班交相出入昨呂溱劉敞並請補外不三數歲今悉名歸況如臣者留之無所補去之無所惜者哉欲望聖慈矜臣此志乞一外任差遣得以養理衰殘誓於餘年少圖報效今取進止

辭轉給事中劄子 嘉祐四年二月

臣近曾陳乞外任差遣伏蒙聖慈許臣解罷府事兼授臣給事中臣本以庸虛誤蒙奬任不能陳力況未及朞遽以衰病自求罷去理當黜責以勵不才豈宜非時濫被恩賞況臣權府之初已蒙加以兼職到今才及半年所有恩命乞賜停寢只許令臣歸院供職所貴少安疲病今取進止

再辭轉給事中劄子 同前

臣近準閤門告報蒙恩授臣給事中臣等曾瀝懇乞賜寢停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授告勑者臣本庸材蒙陛下擢在翰苑言語侍從既無所納以伸報效任以煩使又自陳疲病許以不能然則如臣久冒寵榮果堪何用上賴聖君優容未加黜責豈可授命之日已蒙加職不久罷去又復轉官此臣所以懇懼徊徨不敢即受也臣竊見前知府呂公弼差知益州授樞密直學士及公弼辭免不行徙領郡牧遂却只依舊充龍圖閣直學士王素蔡襄並因方面之寄乃遷職是則罷府供職京師者不當別有遷轉此近例也臣非敢飾僞上煩聖聰直以恩寵頻併理當辭避欲望聖慈察臣無所堪用矜臣能自揣量俾寢新恩免貽羣議令取進止

舉呂公著自代狀 同前

臣伏見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出自相門躬履儒行學贍文富器深識遠而靜默寡欲有古君子之風用之朝廷可抑浮俗置在左右必為名臣非惟臣所不如實當今難得之士臣今舉以自代

進新修唐書表 嘉祐五年七月戊戌為提舉編修曾公亮作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册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

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代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
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
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
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論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
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
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偁
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以
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通

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刊修官翰林學士臣
歐陽脩端明殿學士臣宋祁與編脩官知制誥臣范鎮
臣王疇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
郎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
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
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草有因立傳紀
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
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

無任輸懼戰汗屏營之至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嘉祐五年七月庚子

臣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禮部侍郎令臣授告勑者臣
伏思聖恩所及必以臣近進唐書了畢凡與脩書官並
均霑澤竊緣臣與他脩書官不同檢會宋祁范鎮到局
各及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
並各十年已上內列傳一百五十卷並是宋祁一面刊
脩一部書中三分居二范鎮王疇呂夏卿劉羲叟並從
初置局便編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蓋自
置局已十年後書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續殘零刊撰紀
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今來一例受
賞臣實愧心無臣自嘉祐二年蒙恩轉諫議大夫三年
蒙恩加龍圖閣學士四年蒙恩轉給事中到今方及一
年豈可又加一作以無功濫賞臣不敢虛飾辭讓煩黷朝
廷理有不安實難自默欲望聖慈特寢新命令取進止

再辭轉禮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被詔書一道以臣乞寢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事伏念臣出自孤寒累蒙奬擢職忝學士官至給事中前後所授恩命不少豈敢頻於此際過飾僞辭取好讓之虛名為有識之所誚實以臣撫心內愧不敢自欺蓋以唐書置局已十餘年纂錄垂就臣最後至接續分撰卷數不多用功最少不敢與從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勞人一例受賞所陳情實皆有據依不敢過言冀為可信敢謂特煩詔諭前例所無上體聖恩便合祗受而臣迫於懇悃實所難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若以臣雖無功效不欲獨遺欲望聖慈稍加裁損或於階勳食邑一有所霑俾臣得不過分足以為榮臣若自欺不言則冒寵雖多為愧愈甚臣不勝激切戰懼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勑旨

賀壽星表 至和三年二月誤雖在此

臣某等言天雖不言事以象見保祐聖德其祉無疆臣某等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勞勤儉之志躬自發憤而以仁慈寬厚之惠愛養元元下洎萬邦小大諸物咸欲各正性命而畢安其生上天降監宜有以報庶寅之夕星見南方占考天文福在人主惟天去人不遠如此災祥在德可不戒哉臣等忝備詞臣無所裨補惟願清心屏欲以隆南山之固而享夫一有字無疆之休

乞洪州第五劄子 嘉祐五年七月

臣猥以庸虛過蒙奬擢久列侍從詎無補報年齒老大疾病侵陵聽重目昏聰明並耗髮白手顫精力俱衰無以父母墳塋遠在江外未有得力子弟照管誠心迫切臣自三四年來累曾陳乞一外任差遣中間緣奉勑刊修唐書未見次第所以盤桓歲月不敢再三堅請今來唐書已得了當欲望聖慈差臣知洪州一次所冀退養衰一作疎拙無便私塋取進止

乞洪州第六狀 嘉祐五年秩月

右臣近瀝懇私上干睿聽以臣年衰多病父母墳墓在遠無人照管乞一次江西差遣至今未蒙恩旨臣以病

攻於外（一作外）事迫於中（一作内）既不自安實難緘默將期得請不避煩言重念臣不幸少孤先父遠葬鄉里在吉州之吉水昨臣丁母憂日又扶護歸葬然臣方在憂禍故事力有所不周臣但仰天長號撫心自誓祇期服闋便乞一江西差遣庶幾近便營緝至於種植松栢置田招客蓋造屋宇刻立碑碣之類事難倉猝冀於一二年間勉力可就當是時鄉人父老親族故舊環列墓次並聞臣言自臣除服還朝皆引領望臣歸踐前約而臣遷延荏苒一住七年是臣欺罔幽明貪戀（一作其）榮祿食言不信罪莫大焉無臣稟賦奇薄衰羸多病兩目昏暗已踰十年近又兩耳重聽如物閉塞前患左臂疼痛舉動無力今年以來又患右手指節拘攣至於鬚鬢蕭颯（一作條）久已皤然臣自視形容如此不惟不宜濫廁賢材英俊之士出入朝廷以取笑於搢紳之列實慮早衰易殞恐遂不得一償素志以為終身之恨臣自數年以來雖累曾陳乞而懇誠不至天聽未回亦嚮欲伺候唐書了畢今者幸已成書上奏其餘所領並是尋常職務別無朝廷差委勾當未了事件臣是敢懇述愚衷備盡微瑣伏念臣本乏材能初無階援特蒙睿奬拔自常流置在侍從殆今十有七年矣訖無補報孤負恩榮伏望聖慈察臣心志凋零形骸朽悴閔臣昔當少壯銳意立朝今而衰退一至於此哀臣情實迫切乞賜檢會數年以來前後陳乞特許與除知洪州一次臣雖疲憊猶能遵奉詔條修舉常職誓殫犬馬之力上酬天地之仁臣無任

佪徨激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洪州第七狀（同前）

右臣奉被今月二十一日詔書一道以臣陳乞江西差遣宜不允者伏念臣早以孤賤誤玷恩榮而生稟拙艱動罹謗咎往自河北斥守滁陽在外十年遂至白首頃除憂制還奉內朝幸蒙聖恩收以桑榆置之翰苑凡今仕宦光寵孰不樂在朝廷職任清優顧亦無出禁近臣豈不思嚮之流落引領欲（一作願）還而乃却蹈風波自投

遠外此之愚計豈近人情蓋以臣事迫心危有不得已
凡諸懇悃嘗具剖陳不敢煩言況已罄盡再念臣遭遇
明聖過被恩私犬馬無知猶能報効而臣性既踈簡識
非明敏少以專學而自愚不能趨世以濟務效當求實
而安事虛名才貴適時而一無可用至於上所詢訪時
有論議亦碌碌隨衆人未嘗有所建言縱令有之亦不
足采惟有文字繆為流俗過稱而自供職禁庭殆今七
載屬中外無事文書甚簡不過月赴四五直飽食甘寢
亦何關於事存之又奚補於時將何以上煩睿慈曲示
止撰青詞齋文一兩通只此為臣所能是臣事業去之
聞近日兩制臣寮多求外任彼皆材業有素年齒方彊
又無事於外方可以且留供職惟臣材無可用年又漸
衰外有私營冀償夙素欲望聖慈畀之一郡使其志畢
願從若天幸餘齡未填溝壑則遺簪舊物尚或冀於見
收而疲馬君軒豈不知於有戀臣無任祈恩激切之至

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勑旨

辭侍讀學士狀 嘉祐五年九月

右臣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學士者竊以學士
不宜兼侍讀臣於前歲已具陳論當時蒙恩遂許辭免
在於今日豈宜復授得非以方今經筵闕人而臣在學
士中適當次補聖恩優異不忍獨遺臣以衰殘久塵禁
署已兼龍圖閣學士而在院學士多未有兼職況臣前
已有言理宜自踐欲乞許臣只兼舊職其經筵闕侍讀
別賜除人所有誥勑臣不敢祗受今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表 嘉祐五年十一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
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驟驚
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謝竊以樞要之
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賛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
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體一作之重輕苟非其材所
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

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濶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厝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禁署建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為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謝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官充樞密副使尋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右樞虛府克位宜求於雋賢多士盈庭誤選乃先於庸妄既牢辭之靡獲徒冒寵而為憂臣某中謝伏念臣少本賤愚初無志慮

為小人之事力不勝於負薪程有司之文學止期於干祿過被仁恩之樂育早從英俊之並遊遂叨侍從之流久玷論思之地方時求治殆無補於毫分一作分毫顧質早衰況漸凋於齒髮但思藏縮敢望甄陞矧惟贊萬事之機必也極一時之選豈容濫得猥以備員當命令之始誠徒負貪榮之媿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憐樸直之無他謂疲羸之可勉俾承闕思其位庶免於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國

辭參知政事表 嘉祐六年八月

職參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榮所被跼蹐難安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乏材能徒緣幸會列於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毫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誤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

俾之贊貳宜擇材賢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收誤奬之恩
廣衆諮之訪憫疲駑之已試備見無庸求俊乂於在廷
擢之不次俾獲安於舊職冀免速於罪辜報効之誠殞
糜後已

謝參知政事表

贊貳國鈞參聞廟論謂宜不次而選冀得非常之材迺
以敉遷俾之承之誤恩過被訴讓靡從臣某中謝伏念
臣少迫賤貧偶勤學問儒者博而寡要況匪多聞文章
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遘亨嘉之會驟蒙奬拔一作擢
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逮今踰紀玷出納樞機之任
初之可稱幸先殫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引去敢期睿
眷俾與政機優以寵章進其爵秩望非意及榮與憂并
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俊
乂以濟治康謂臣既朴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愚而懦
尚可策其疲駑猥以備員遂茲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
自勉不強惟殫犬馬之勞上答乾坤之造

辭明堂加恩表 嘉祐七年九月

祭之為惠雖澤貴乎均而賞不因功則士無以勸既難
安於兢愧敢自避於黷煩臣某中謝伏念臣性本頑愚
學無師法才不適當世之用識不通治古之原誤蒙聖
知擢自平進俾參國論幸有纊而得施坐耗歲時訖無
稱而取誚方懼素餐之責敢懷濫得之心屬宗祀之有
嚴奉精禋之致孝陪一二大臣之後既竊窺於盛儀獻千
萬歲壽之觴獲共慶於成禮然而賜之胙餕蒙福已多
加以寵榮在臣豈稱伏望尊號皇帝陛下田高明之聽
察懇至之誠推一人有慶之恩賜先於幽遠憫小器易
盈之量俾免於覆顛特收渙汗之行仰冀曲全之造

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 嘉祐八年正月

右臣去月二十七日伏蒙聖慈召赴天章閣觀太宗真
宗御集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以金花牋字遂賜
宴於羣玉殿臣本出寒儒遭逢盛旦誤被奬擢參贊鈞
衡陛下憂勤萬幾德被四海邊鄙不聳年穀順成民物

慰閑聖心怡豫臣於此際既得以尸素偷安而又獲親侍清光便蕃恩錫一時之盛事千載之難遇臣不勝至榮至幸謹課成台赴天章閣寶文閣觀祖宗御集賜飛白羣玉殿賜宴五言八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瀆宸嚴無任惶恐戰汗屏營之至

謝覃恩轉户部侍郎表 嘉祐八年英宗登極四月上

皇明繼照如日之昇睿澤霶流溥天咸被時惟朽懦亦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虛僅知學問識不周於往行一作時用材莫建於中人方其壯年喜論時事名聲濫得掊謗咎以偕來榮寵踰涯蹈憂危而亦至晚被先朝之誤奬俾陪二府之後塵居無補於休明方自期於引避遽號弓而結恨雖殞體以何追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乾剛嗣承天統當茂業繼文之始乃歡謳歸啟之初宗社獲安人神洽一作合慶矧惟新之號令方無間於幽遐顧於茲時其敢獨異俯從祇受但益凌兢敢不勉勵衰殘感遇今昔更竭疲駑之效庶伸塵露之微

謝皇太后表

嗣聖當天法重離而正位鴻恩浹物均萬國以同休遂容尸素之臣猥被優隆之渥臣某中謝伏念臣名雖學古性實迂儒徒誦習於典墳靡該通於今古爰從束髮遭會明時蒙先帝之誤知與羣英而並進紫樞黃閤叨陪論道之司白首丹心徒有報君之志屬綴衣之揚命奉主鬯以承祧方推慶賜之行遽荷便蕃之寵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元厚載母道居尊惟茲聽覽之初務霈汪洋之澤臣敢不勉修職業上副憂勤送往事居忘身盡節庶展消埃之效少酬覆燾之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九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啟四六集第三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 治平元年閏五月

若驚況被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仰黷高明惟知跼蹐臣某中謝伏念臣性姿庸近識局昏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重之難徒以荷先君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報但虞填壑之有時弓劒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屬皇明繼照聖治惟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駑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莫無功之爵賞非惟愚慮所不敢及顧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甫茲彌年再以增秩方命書之始下駭羣聽以生疑此臣所以剖瀝肺肝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悃愊一作迫假以矜寬雖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幸或於

聽卑特叹渙汗之恩以息諠譁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衰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此者伏蒙聖恩特除臣吏部侍郎依舊居職臣早來獲對天顏雖略具陳述退而循省未盡懇誠伏念臣本以常材誤蒙任使問其所職則皆朝廷之大事較其成効則無尺寸之可稱外惟碌碌以隨人內則區區而自守當陛下聖政惟新之始勵精求治之時雖天度包容

未加斥罷而臣心自揣常負驚憂豈謂宜黜而升當責而賞非惟臣自知不可顧於物論其謂如何況自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均慶之典臣已首叨遷秩今來恩命實出非常在臣之愚難以自處欲望聖慈矜察特賜寢停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令於後殿告謝臣與趙槩等遂詣垂拱殿門請對欲再具敷陳續奉聖旨須管便受告勑臣以聖駕已起君命甚嚴惶惑之間不知所措雖已受告勑尋於延和殿得對已曾瀝懇備述聖恩非次義實難安蓋以無功受賞者衆以為非若竊事為功則罪又大矣伏以陛下承先帝已定之命入繼大統此天人之意也而即位之始偶因過哀致違和裕既而勿藥有喜聖躬清寧蓋由宗社神靈顯此異事欲彰皇天眷祐陛下使不由人力而致康復而臣今乃貪以為功坐獲厚賞此臣所謂於義難安者也至於陛下未親庶政之間中外幸得無事此有宋百年四聖相繼威德在人顧臣等輩有何施設過蒙睿奬以此疇勞況臣猥以庸材參聞國政上所賞罰臣職奉行若羣臣之間有功狀不明迹涉僥倖尚當裁抑以絶濫恩而臣乃自貪寵榮以速議論此臣所以區區不能自已也故聖恩雖極優異而臣不免屢瀆天聽一作聽伏乞早回聖斷追寢成命俾臣獲安常分以息羣言今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入内高品陳日新至中書傳宣令
臣繫新除官臣尋與曾公亮等具劄子奏乞候來日覆
奏伏緣此來恩命出於非常臣與韓琦等進退惶懼夙
夜思維雖君恩至優違則有咎然事體所繫義有難安
所恃者睿聖聰明必察臣等懇誠之至聖心寬恕不以
臣等屢黷為煩欲望天慈省閱臣等前後所陳事理曲
加裁擇特賜寢停於此四方旱災百姓嗷嗷之際是臣
等合被責之時免濫受非次之賞則臣不勝幸甚臣誠
迫意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俟誅戮今取進止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渙渥備瀝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為黷重乎
令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祇受以還驚（一作旋）惶失節臣某
中謝
伏念臣學不通於元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
以為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衆人久
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貳而屬大横啓兆嗣統膺期
方初政之清明思百度之脩理内量謗薄實憂以聖而

青愚矧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數
屢加當單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久復
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
謂才難於求備思悦使以忘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
榮踰於望表亦寵與其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答乾坤
之造

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本期盡瘁事不能者止亦貴自知
敢傾悃愊之誠仰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由
寒素偶踐科場祇希干禄以養親敢慕逢時而見用蓋
以腐儒章句之學豈堪王佐之材童子雕篆之文固異
賢人之事而誤蒙睿奬俾貳宰司詎無豪髮之可稱常
懼滿盈之必覆加以年齡迫於衰晚氣血損於憂傷惟
兩目之舊昏自去秋而漸劇精明暗謁瞻視茫洋冬春
以來職業多廢當聖君求治之始是羣臣宣力之時自
嗟犬馬之微生遽先疲乏惟恃乾坤之大度曲賜含容

雖未責於曠官亦難安於尸祿與其坐待於彈劾豈如自乞於哀憐伏望推天地之恩回日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矯誣許辭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療以求痊尚冀昏瞳之復明會圖後効而論報

第一劄子

臣所有誠懇昨日獲對便坐已具敷述蓋臣自去年八月喪一女子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來久患眼疾又為老年全服涼藥不得自深冬已來氣暈昏澁視物艱難接此春旱陽氣上攻遂至大段妨事然臣愚心祇欲俟壽聖節隨班上壽一展臣子之誠以為榮幸然後懇求罷去所以勉彊遷延至今緣此是臣私故瑣屑雖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難委曲盡載表章所以先具奏陳冀蒙省察臣以非才過蒙任用使其聰明彊健猶懼不能稱職況此衰病何以堪處昨日雖面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臣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今已具表陳乞伏望聖慈哀許今罷官亦難安於尸祿與其坐待於彈劾豈如自乞於哀憐伏望推天地之恩回日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矯誣許辭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療以求痊尚冀昏瞳之復明會圖後効而論報

第二劄子　正月二十六日上三劄二十九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天甚仁而溥愛人有欲而必從苟膺聽之未回由懇誠之不至敢干斧鉞再瀝肺肝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經材非適用徒以遭逢享會進冒寵榮一玷機衡五遷歲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圖撫運嗣統當天覽決萬事則堯舜之聰明愛養羣生則禹湯之勤儉賢材並進聖治惟新臣於此時得與大政何脩何飾而可以稱職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為已慚廊廟之訏謨既無遠略惟有簿書之瑣屑雖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難委曲盡載表章所以先具奏陳冀蒙省察臣以非才過蒙任用使其聰明彊健猶懼不能稱職況此衰病何以堪處昨日雖面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臣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今已具表陳乞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聽少軫皇慈念臣日侍晃旒察臣心非木石祿位者人情之所顧惜孰肯妄辭筋骸者物理之有盛衰不能無乏哀其可憫寬以不誅俾詣得

請之恩當識謝生之所

第二劄子

臣受國厚恩叨與機政材識庸下不能有所補報上賴聖君含垢未即斥去而又不思勉彊竭力以脩職業輒以衰疾自陳欲圖安便重煩聖念特降中使傳宣賜以訓誨丁寧切至而又頒然未即聽從在臣之罪可誅者非一臣以方具表陳乞理當闔門俟命不得進見闕庭面陳悃愊臣聞自古君臣去就之際與今不同蓋昔之公卿解職便歸田里其朝居君側暮已絶於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君亦難其臣之去然猶去者相繼今則不然凡辭職任者皆不去祿仕或優游侍從之班或出守藩要之地豈為避寵辭榮乃是免勞就逸實人臣之僥倖也況如臣者尸祿終日無勞可均實以兩目俱昏是十年舊疾自去秋發動日益昏澁看讀文字艱難憂慮職事曠廢有悞國家所以敢布懇誠乞憐君父冀一閒僻處將養三二年或目復清明却乞一邊遠繁難處展效乃是臣自為僥倖之計與辭榮避寵者不同欲望聖慈不以為難早賜恩許令取進止

第三表　正月二十九日上　二月二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臣聞事君以忠信為本立朝以進退為難惟不自疑者能取信於上苟無大過庶幾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今臣遇聰明之聖主固不自疑荷好庇之寬仁幸無大過是以敢因疾病直露情誠而封章屢陳俞旨未賜臣竊謂日月之明無不照豈不諒臣之乃心得非天地之恩有所憐未忍許臣之遽去在臣自揣何以克堪豈合更此多言上煩宸聽所難遂默蓋切懇私臣某

中謝　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常之任日詣進見則蒙眷待之優隆退接同寮則絶纖毫之間隙自可安然樂職亦復何所憂危況千載一遇者盛時之難逢高秩厚祿者常情之貪得苟非迫於衰病豈敢固自欺誣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愚款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

哀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賜其如請恕以苟安則臣刮膜祛昏尚冀清明之來復捐軀殞命終圖報效於餘生

為雨水為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　治平二年八月

臣某言臣聞任非其人則官必曠職時多闕政則天為降災惟譴答之有歸難僥倖於獨免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遭逢盛明擢貳宰司與聞國論不能叶宣上德輔導至和頻年已來害氣交作春饑已甚饉疫相望秋潦暴興覆溺無數下致生民之愁苦上貽聖主之焦勞臣獨何心安於厥位舉朝廷之典法便合黜幽賴覆幬之寬仁尚容自劾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造俯察愚忠俾解政機推行憲罰以塞上穹之降責以警庶位之脩官然後別選雋賢俾居參輔益圖更化之術上副求治之心自然人神以和災異咸弭不惟臣適其分亦俾國無屈刑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災再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陰沴干時聖心軫慮明詔一下羣臣震惶況居任責之司敢為幸免之計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自膺眷命光紹丕基摠覽萬幾之繁講求三代之治旰不遑食勵文王之小心行之以勤郎伯禹之盛德固已生民受賜品彙蒙休宜各至和以來嘉應而善氣未效時災荐臻惟天聰明異不虛出示人警戒咎必有歸所以三事之臣連章避懟況臣最為濫竊尤玷寵榮方平日以尸居不知引分及敗官而宜罰其敢逃刑伏惟皇帝陛下俯抑至慈深思大譴退其不肖以為脩政之先不以空文庶得應天之實

再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上二十七日批答不允

臣聞忠以事上雖見義而必為力有不能則知難而當止是惟臣子進退之分實繫國家利害之機則其居也敢懷竊位之安其去也豈止全身之計輒殫拙訥上瀆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孤平一作單學不通方識非慮遠徒以遭逢先帝誤被聖知擢自諸生俾參大政伏遇皇帝陛下膺期出震繼統當天方聖政之惟新思羣材而並濟臈以衰遲之朽質久當機要以妨賢有守經泥古之愚無應變適時之用考於外論早合黜幽伏蒙皇帝陛下廓大度以兼容謂衆惡者一作之必察特加庇覆俾獲保全固當勉勵疲駑誓圖報效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兩目眊昏積年舊苦中消渴涸新歲所加精液銷澌志與神而並耗草膚朘削氣將力以俱殫臣若猶彊殘骸竊貪厚祿坐取敗官之責上累知人之明苟以此致興於人言則乃是可畏之公議異夫誣謗難復主張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陳悃迫一作惱伏

望皇帝陛下曲回睿眷俯察愚忠念其獲親日月之光頗歷歲時之久居常碌碌曾莫異於片言一有紛紛遂獨當於衆怒尚乏周身之智豈堪為國之謀因其自訴於病衰幸俾獲逃於罪戾退之散地得盡餘齡則臣永荷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

乞出第一劄子

臣昨日獲對便坐輒述懇私乞解政事之任緣臣疾患累日氣血虛乏頭目昏眩不能久立不能久侍天顏悉

陳悃愊伏自濮園之議既興言事之臣荒唐不學妄執
違經非禮無稽之說耻於不用不勝其忿遂厚誣朝廷
借以（一作臣）為名因乃（一作以）肆言訕上指臣為姦邪首議
之人陛下至聖至明洞見中書與兩制所議本末察臣
無罪曲賜保全而呂誨等附下罔上語言悖慢無復君
臣之禮以至斥黷母后非毀詔書等事陛下皆屈意含
容不加顯戮止於罷退而已及詔定濮王典禮不如誨
等所誣既又詔謗朝堂諭以本末由是中外釋然凡素
為誨等誣誑衒惑之人皆識朝廷本意但恨曉諭之晚
今則是非已正曲直已分臣所被誣亦已獲雪然則更
何所辨豈合有言而臣義有不得已者蓋以執政之臣
天下之所瞻望朝廷以為重輕若其名譽烜赫非止一
人之榮乃是朝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毀辱非止一人之
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後小人用事宰
相李石為其所惡乃遣盜殺之不中而斷石馬尾石遂
求罷文宗雖知石賢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罷石為荊南
節度使蓋顧國體當爾也今臣固無李石可惜之賢而
其所被毀辱者何止斷馬尾而已呂誨等連章累疏惡
言醜詆陛下為臣愛惜留中而不出誨等自寫章疏宣
布中外今閭巷之人皆能傳誦雖誨等急於賣直取名
肆其誣罔不暇惜國體而自為傳播如臣者豈合強顏
忍耻猶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貪以為榮者
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豈得已哉使臣無疾病猶
當懇（一作白）引去況臣不幸適值自春來痟渴不止昨
伏望陛下特賜除臣近京一郡俾養衰殘則臣未死之
日面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聖恩憫恤為之惻然
間誓當別圖報効今取進止

第二表　三月二十八日上　四月三日批答不允

臣近貢封章願還政事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臣
聞愚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大仁博愛而無私未嘗
違物敢殫懇悃再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識非精
器能甚淺稟生奇薄自少嘗履於艱虞雖處困窮所守

粗知於名節而自早蒙擢用思奮猷為不善自謀遂致怨仇之積罔知避禍屢觸陷阱之機先皇帝深察孤忠悉排羣議甄收奬進終始保全以致晚年致之二府念初無於報効徒久玷於恩榮建逢神聖之嗣興顧已歲時之三易問其職業曾無補於毫分聽於諠譁則不勝於詆辱猶彊厎殘之質坐懷寵祿之貪昔古作云高位之疾顛何況千人之所指繼以恙疴之苦薾然氣血之衰藥石之功既難求於速効機政之地豈宜久於曠官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危懇謂獻納訏謨之任已無益於明時而沮傷憔悴之餘寔難安於久處許其引避寬以優容儻後來因此以得賢則臣去猶為於有補苟未填於溝壑誓終竭於消埃

第二劄子

臣近再述懇誠上干天聽乞解重任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丁寧訓誨未賜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逢聖主誤被奬知陛下急於求治取信輔弼言無不從臣於此

時不謂不得君不謂不得位而智識駑下初無補報既不能建明大義鎮遏羣言又不能和會衆心叶于一德遂致浮詞異論中外諠譁惟務含胡無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苟於無事以此養成羣小誣謗聖朝上則煩黷睿聰下則自取身辱雖陛下閔臣拙直衆怒獨當察臣暗愚不識陷穽然臣拙於謀身不堪任用已驗如此可黜不疑陛下聖度寬仁曲加保庇以為簪履舊物不忍一旦棄捐然臣夙夜彷徨不能安於自處者蓋以朝廷輕重繫在大臣若大臣望重則朝廷尊大臣望輕則朝廷不重大臣望輕猶為不可何況惡言醜詆毀辱百端今豺狼當路姦邪在朝之語下傳閭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望輕而已陛下有臣如此豈不為朝廷之辱哉雖陛下至聖至明察臣無過臣能自信無愧於心而中外之人不可家至而戶曉百辟之瞻望衆人之譏誚臣亦何顏以處之與其負慚俛首以見搢紳孰若乞身遠去少避指目是則聖恩許臣解罷俾臣稍獲便安乃

是臣居位也以榮為辱其去也以黜為升惟望天慈曲
從人欲今臣已上第二表伏望聖慈曲從人欲除臣蔡
亳一州差遣

第三表 四月初四日上 初七日批答不允斷來章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除一蔡亳州差遣已三上表及
兩具劄子陳述伏蒙聖慈累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臣
竊伏思惟臣之披瀝肝血祈天請命之懇其說甚詳而
其誠至矣陛下每降答諭丁寧奬最所以過賜優待臣
之恩禮亦已至矣而臣不能仰遵聖訓力疾就職而猶
更哀鳴上煩天聽者蓋臣義不獲已與近日韓琦曾公
亮胡宿等從容於進退者事體不同也臣以非才被任
違時忤衆自招謗怒不容其身今上自朝廷下至閭閻
巷陌遠洎四海外及夷狄皆能傳呂誨等章疏矣其罔
誣醜詆之語莫不能道之矣而臣以顧惜國體既不當
更與誨等辨正便合引避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
議乃為合理昔漢世大臣有被誣以罪者例不對理陳
寃蓋其人或遂廢黜或被刑誅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

有論議喧沸不自辨明而頑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處臣者何位任臣者何事所繫事體者如何而誨等詆臣者何語臣其可安處此位者乎昨濮園之議自手詔告示中外後凡中書論議本末邪正及誨等加誣詆訕之惡名既不能自辨若又不識廉耻頑如木石遂安其位陛下謂有臣如此其可當國家之大任乎此臣所以夙夜思維誨等詆臣者諛佞希榮寵耳故惟有懇辭重任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然則陛下聖恩一許臣罷去是為臣辨誣謗全名節其賜臣者多矣厚於賜以高秩重祿萬萬也臣幸蒙陛下知奬久矣臣之心迹聖鑒昭然洞見表裏此臣不當復言臣所謂辨誣謗全名節者為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戶曉者爾蓋非早自引去無以塞誣謗臣者之口也夫爵祿朝廷所以寵臣下也使身心安泰名譽光顯者居之則不勝其榮也若毀辱媿耻憤悶憂鬱者居之適足為苦耳伏望聖慈察臣哀切懇迫之誠不以臣比從容於進退者特許臣解罷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劄子釐述懇私更不敢重疊叙陳上煩天聽臣以非才誤膺奬任存之既無所惜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罷去此乃陛下至仁至慈憐臣衰殘不忍遽一作遂便棄捐務欲退人以禮今臣表章劄子各已三上伏蒙三降批答丁寧訓勗未即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連恩禮已足伏乞出自宸斷早賜恩許除臣一外任差遣

第五劄子

臣昨日獲對威顏備陳懇迫而言意拙訥不能感動愚誠雖切天聽未回夙夜省循莫遑安處臣本庸材不足比數然而職所任者國政身所繫者國體而遭罹誣枉毀辱百端既不自辨明便當引去加以年齒凋耗疾病

侵凌豈可勉彊衰殘不知廉耻此臣所以披肝瀝血干
冒誅夷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識駑下過蒙陛下奬
用固當奮發事業粗立功名上報君恩次雪身辱然臣
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無一言建明一事可採以前日
之碌碌如此可知後日之無所為也若終於尸祿偷安
苟貪榮寵不惟上辜委遇實亦自負初心蓋材力短長
固有不能勉彊若進退名節尚可自擇前世人主之待
其臣也事非一端或高其行義不奪其志或許其閑退
伏望聖慈察臣悃愊特許臣所乞則臣未盡之年尚知
論報令取進止

辭覃恩轉左丞表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登極二月上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尚書左丞依前參知
政事加階食邑食實封及賜功臣者澤施無外雖務極
於汪洋寵至若驚實難安於啟處敢傾拙訥上黷高明
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早由平進一經之學乃自
守之迂儒十駕其駑終不堪於遠用徒以旦暮千載遭
逢兩朝擢貳鈞衡坐淹歲月國恩未報但虞填壑以遺
羞金鉉已成豈謂攀胡之莫及幸遇皇帝陛下重離繼
照正統當天萬物覩而咸忻大號渙其均慶致茲孱朽
亦玷光華然夫位高而疾顛者是亦其勢然器滿而必
覆者蓋由於量過敢忘戒懼誠迫懇私伏望皇帝陛下
特軫睿慈俯矜愚守當萬幾之新政收厚賞於無功則
臣雖蒲柳之易一作已衰尚冀涓埃於後效

謝覃恩轉左丞表

臣某言云云大慶均行霈流而某甚渥鴻恩曲被俯僂以
無容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質迂愚器能淺陋言不足以
備典謨之奧學不足以通治亂之原徒以早荷兩朝之
誤知拔自孤生而奬用疲駑雖一作難勉訖無補於毫分
歲月屢遷猶坐貪於寵祿方懼黜幽之典敢希冒進之
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惟新聖政繼離明而
大照推乾施以無偏致此妄庸首露渙汗臣敢不退思

警懼益勵衰疲感風雲際會之難依日月光華之末少
圖後効冀盡夙心

文忠集卷九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啟四六集第四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治平四年二月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為御史所彈臣即時於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召入中書供職令竊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員政府橫被汙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傳聞不可家至而戶曉欲望聖慈鮮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顯示多方取進止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為墓官蔣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未蒙降出施行臣夙夕思維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為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臣若無之豈得含胡隱忍不乞一作與辨明伏況陛下聖政惟

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不疑為辨曲直而臣身為近臣忝列政府今之奇所誣臣之事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寃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寃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可舍胡不為臣辨明也大抵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昧之事貴於難明易為誣汙然而欲以無根之謗絕無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慈特選公正之臣為臣辨理先賜詰問之奇所言是臣閨門內事之奇所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敗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之奇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為期量力而行有不能而則止敢黷蓋高之聽瀝陳至悃之誠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羈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並羣英

之遊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奬用叨貳機衡幸四海之無虞得容尸素荷三聖之殊遇特察孤忠坐貪寵祿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齡嚮晚百疾交侵四體癱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眊瞀幾不辨於驅驪項自去秋累陳愚款先皇帝惻然垂閔慰以恩言許至新年俾解重任萬乘之仙遊忽遠孤臣之素願莫從方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胥悅中外晏安顧無避事之嫌敢遂乞身之請伏望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懦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器之難用置之閒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從於物性犬馬之報尚識於主恩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為墓官蔣之奇誣奏陰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究明辨虛實伏緣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欲望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既解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根究臣竊慮朝廷未明虛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已別具表章伏

乞早賜施行

神宗御札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 付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內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横為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自非遭遇聖明特為窮究則當為冤死之鬼然事出曖昧上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上內省於心必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詔涕泗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文忠集 卷九十三 四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為蔣之奇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據其所指推究虛實伏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為之大惡人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四方之人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吊鏤後有鈇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死生其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奇得於何人其人所說有何事更不得徒說虛辭直具所說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文忠集 卷九十三 五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煩黷天聽為彭思永蔣之奇誣奏臣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

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說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死生則必須審問所說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言況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却不指定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游辭無所的確蓋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說出所說人姓名後朝廷推鞫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至公推究別證虛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須所說人姓名思永之奇無所指說必以朝廷拒諫為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說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絶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足為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為報國之効凡於親舊不敢有纖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為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為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別虛實明其誣罔使後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為臣辨明反碌碌隨衆騰口搖舌蔣之奇專用怨仇人飛語便以虛為實上惑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據思永既云無實狀則知虛妄可知之奇則飾游辭謂風聞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虛實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為大臣

者終日恐懼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怒飛語騰出可以搖動朝廷則正人端士不立足矣以此言之則思永之奇專用風聞惑亂聖聰為耳目之官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明案節圓備方可行刑之奇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可含胡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為分別令事理窮盡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虛則之奇安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奇之言使事虛不罪之奇不足以雪臣之冤枉臣非敢固惜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冤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自當行法豈容臣自引退若虛則幸望朝廷辨別分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虛實故當乞解權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詰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乞不留中降出施行

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歷中擢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身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讎適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疎族不同居姪晟於守官處一作所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為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獄窮勘並無實狀事得辨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眾其陰私事雖已辨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惟趙槩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為臣窮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効尤欲望朝廷特加裁察若以蔣之奇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辨臣冤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盡理推窮辨正

再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辨正杜門俟命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奇則但云得自彭思永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睃一作鵠一作眛之言若此便欲加

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府橫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為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國以身當怨不狥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中傷而以忠取禍之奇乃以虛為實欺天罔上及至朝廷詰問則辭窮理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亦自言曖一作藹昧無實狀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各自乞罷去若臣果有實狀何故自言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見思永之奇專欲以曖一作藹昧之事惑亂聖聰使臣不能自辨冀望朝廷更不辨明便以風聞行法況聖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碎首吁天號冤仰訴于闕庭必不能含胡而自止當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號冤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虛受將不得已而為之期於以死必辨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切之至取進止

神宗御札三月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污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為言者污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令中外知其虛妄勑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橫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為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興當

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機政之繁內有孝思感慕之戚於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陛下曉夕在懷為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內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慙懼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閤門祗候入見冀面天顏別陳血懇次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

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滿則招損實存至戒之言敢再瀆於懇私輒自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重任之難智不周身下而履危機之地既不能於阿狥故多積於怨仇謗怒之興紛紜靡一所恃者聖君在上公道方行雖構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明聽察天鑒孔昭既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臣不陷大惡得為完人今亂國之讒已蒙於遠屏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

乞罷政事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

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已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

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為欽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與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為幸民況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為臺官一作臣察誣臣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而況上達君父之聽汚黷朝廷驚駭中外事雖起於誣

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風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伏況當陛下即政之初日有軍國萬機之繁乃以人口不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懷親批詰問再三窮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寃獲雪人疑盡釋夫辨枉直雪幽寃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祇此二事臣自修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寬至仁必以此事是臣察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頻然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於位祇如前日所為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為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況臣一二年來累為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支骨

立顧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伏望聖慈憫臣之志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特許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第二劄子

臣近者屢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夕俟命跼蹐靡遑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一臣聞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心悦豫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耻為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怒毀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為言事者攻擊以臣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静而臣亦未嘗少安則臣之小取人望者以其為衆人所服故使處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為衆人所怒動必為衆人所怨讒謗忌嫉叢集於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咎者

孤危辨正誣罔使臣不罹枉横得為完人臣於此時不自引去是不知進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勲舊德社稷之臣一有間隙尚或罹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其勤則勞一作功未著於毫髮詢於衆則怨毁已積於丘山所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緣思永等誣臣以大惡之名於義不可虚受若不辨於今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蓋事不獲已而為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來言事者固已耻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為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為臣寒心顧臣何以自處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縮如此則臣大寃已雪既彰新政之清明孤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其忿必無疑而安處別不為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惟乞出自

一作於　睿斷早賜允俞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殞越懇誠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不知引避而寵祿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既多謗讒一作譖大作衆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既已深察一有臣字而哀憐之矣臣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於天聽而陛下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去而無疑矣然而聖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罷爾蓋自思永等遠竄牓朝堂告示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搖朝廷矣今臣自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關若賜允俞是陛下出臣於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冤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殞骨糜軀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必已蒙省覽臣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黷睿聽惟乞聖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政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臣幾日朝參者臣近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聽合被罪誅乃蒙睿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轉官資仍假善邦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衰晚之年猶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聖造曲賜記錄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歡呼伏緣自二十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殿日參假冀面天顏別披血懇次

辭刑部尚書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勅各一道授臣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竊重任雖策勵駑蹇訖無補報而荏苒歲月漸迫衰殘所以屢

陳危懇之誠上干宸造者正以願避寵榮冀全衰朽而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官資臣竊尋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罕有若臣之優者況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月恩典頻仍無功之賞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知所措而名器所假人言謂何欲望聖慈憫臣孤拙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竭駑鈍强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羣臣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進伏候勑旨

亳州謝上表 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奉身

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祇荷寵靈惟知戰慄臣某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釐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陰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為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於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罔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踈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鬱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靦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咎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謝賜仁宗御集表　治平四年　月

臣某言伏準御藥院告報伏蒙聖慈賜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倬彼雲章方聯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恩頒臣某中謝恭惟仁宗皇帝睿哲聰明寬仁恭儉每虛心而訪道務嚮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者之謂聖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紹丕圖善繼先志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英考序述而成編昭如三光並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近輔而莫獲敢期睿眷尚及愚臣寵異羣邦光生蓽室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當聖歌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為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貽況災疾之所纏顧筋力之難強輒披悃愊自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容章句之學竊與機政之司逮更二府之繁蓋亦八年之久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世浮沉默爾以為阿狗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當繼逢時事之方艱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賴至仁脫臣於鮫鰐垂涎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晚暮未盡之年齡豈臣能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既懇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風霜所迫鬢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渴涸眼目眊昏去秋以來所苦增劇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黑白繞辨顧形骸之若此尸寵祿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俾返田廬白首明時幸遭垂衣之治酣歌聖化願追擊壤之民雖居畎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第一劄子

臣輒瀝一作有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奬擢一作擢用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作事可稱無言一作言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讒喧騰衆口風波陷穽一作檻阱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得從外補臣於此時遂乞守亳一作乞守亳社蓋以去頴最近便於私營及入辭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頴脩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允許臣自到亳以來殆將暮歲一作歲、暮舊苦痟渴蓋已三年腰腳細瘦惟存皮骨行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猶多妨廢坐尸厚祿益所難安然臣嚮者不敢啓言而

今乃輒茲有請者蓋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其進退之際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子之私誠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伏旒扆之前縷陳悃愊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仕名目就近於賴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賜開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

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弃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為慚恨何可勝陳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一作封章瀝陳血懇乞一致仕名目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賜允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禮經而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不得去者

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難一槩（一作致）其或上智高才元勲舊德用捨去就繫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為非也若中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去之亦無可思其用捨不為得失去就不繫輕重其人苟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尚而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為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尚有一節可取故人君推樂賢養士之心務欲奬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一作方）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輒竊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某是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摧辱而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

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尚賴君父之仁奬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一作允）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黷睿慈臣今三請雖未忍弃捐之意曲煩再諭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尚冀終蒙

於開可臣某（申謝）伏念臣稟生至陋力學不強徒以略誦仁義之言粗知廉耻之節早緣一藝擢自諸生智非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敢謀身惟枉尋直尺之不為故圓鑿方枘而難合以至被侵凌於羣小遭詆毀之百端而臣忍辱強顏踰時歷歲蓋思責任之方重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蒙寬恩獲保孤拙脱於死地優以便藩既無效於勤勞徒坐尸於寵禄加以艱危備歷憂忠已多老將疾以俱來形與神而俱瘁昔而

少健黔驢之技已殫今也病衰駑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而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久不敢為於妄舉蓋幸冀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察臣既非狷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其朽憊賜以哀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櫪擁腫盡爾天年斥鷃逍遥遂其物性幸克成於素志惟仰賴於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懇上干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聖恩一作慈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祇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謬遭遇三朝誤被奬擢叨塵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一作補於毫分積為怨仇則不勝於詬詈雖忠邪善惡上則難逃聖鑒之明毀譽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省己自信不疑其

數過厚於臣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伏望聖慈憫臣衰殘哀臣懇迫特賜允臣累表所乞俾以本官致仕一作政歸老田閭一作廬則臣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今取進止

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尚茲再黷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

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効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露乞身之請願諧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祇服訓辭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祇服訓辭惟知感涕而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愊仰奠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還頼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祿賜尚能遇樵夫而談道宣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此聯一作談王道揮賜金似衍二字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劄子披述懇誠上干宸造乞一致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寧恩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耗欲於未填溝壑之間自為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一作膽冀蒙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遽得痟渴四肢瘦削脚膝尤甚行步拜起乘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目昏暗多年舊疾氣暈侵蝕積日轉深視瞻恍惚一作恍恍數步之外不辨人物至於公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見比來臣僚多因疾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往稍復康安一作寧臣伏自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之罰福過災生亦欲量分知止辭去官禄庶於晚暮之年少免災疾之苦又臣所患眼目一作疾自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未止惟恐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於未廢之前獲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尚竊美名臣之愚慮所希實止於此臣遭遇明聖過蒙知奬其孤危蹇

拙之迹荷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効遽迫病衰天心仁憫必垂矜惻臣不敢避煩言屢黷之罪今已再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五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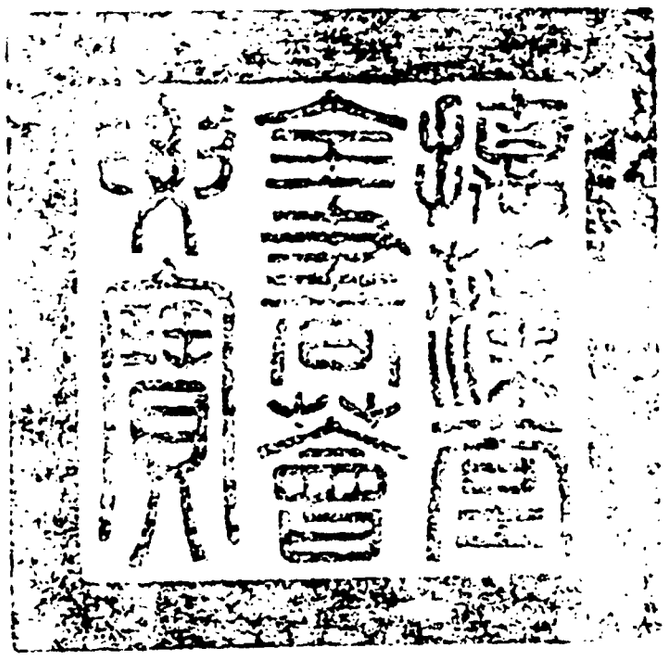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幾原情尚冀於矜從臣某中謝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學遭逢享會玷竊寵靈祿利已豐乃辭臣力息私未報輒欲便身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陋僅存將盡之餘齡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骸衰颯疾病侵凌顧難戀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語其此志又若可哀自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慈惻隱聖度優容謂駑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著簪至賤閔舊物而不忘固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夏秋交際痾瘝日增弱脛零丁惟存骨立昏瞳眊瞀常若冥行既未知瘥損之期終

當廢去而苟遂退休之懇尚竊美名是敢更殫悃愊之私冀動高明之聽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日月照臨之光少寬屢黷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　熙寧元年閏月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末之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迫衰病自懼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寬慈俯哀誠悃既恕其屢黷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詔書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為脚膝乘騎鞍馬艱難憂慮非時別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瘥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

蹇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軀煩君父含容養育之私臣無任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四
五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九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五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令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詔勅各一道蒙恩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惻六降詔書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患脚膝乘騎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時別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痊安冀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轉官資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痟渴衆所具知肌體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脚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所有詰勅臣未敢祗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

取進止

第二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為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已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昏耗方瀝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丁寧訓諭未賜俞允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臣乞退休而得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請矯激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寬仁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顏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勉強猶當陳述義理必冀獲辭以免清議之責況臣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忍廢退且令苟祿養疾於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慙豈敢更望遷進況亳州於近邦之中尤為善地前後曾任兩府臣寮如陳執中宋庠皆得養疾於此者甚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臣且守舊任更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薄効豈無犬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勅臣不敢祗受見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第三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便受勅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恩許解重任俾守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渥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祗受豈合固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止者緣臣久患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辭再黷方且乞更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彊而不圖遽被遷擢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蹇薄羈危不能上副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蓋

臣若進而祗受則有連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之罪然比於矯詐邀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當逃大罪而就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血不敢避煩言屢黷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脚前奏已具陳述不敢虛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舊任便於將理所有勑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命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氷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優異訓諭丁寧便當祗命而行豈合上煩睿聽罪宜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已者伏念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茲遷擢義迫難安所以懇祈辭

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懇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尚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所以不避煩言屢黷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殘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免青州差遣若得祗守舊官而往庶幾可免矯激邀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悃愊一作迫特許免臣轉官恩命繳納近降誥勑所有青州差勑臣見別候指揮今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 熙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赴上訖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綏東土之人祗荷寵靈徒知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踈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朝之奬擢久

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項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瘡殘惟孤拙之無堪蹈艱危一作厓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為寵者臣以為憂是敢輒殫悃愊之誠累黷高明之聽迫於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并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靦顏而祗受而況全齊舊壤負海奧區民俗富完而鑒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牧錄寧煩勤思夙夜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　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霧流推行於大慶祇膺寵數伏切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繼文興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羣生涵泳於至和乃考舊章聿

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九州之人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其誰敢後六卿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殿條位拘守土執豆籩而祇役罔獲施勞逮煇翟之儉餘濛均惠無功受賞莫遑俯偃之辭盡瘁事君惟誓靡捐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內侍省西頭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祇命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為榮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贊萬機之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饉隣東土之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閔扶攜而轉徙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委曲煩訓諭倫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寵臣敢不恪官自警祇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之迹俾民受賜上寬明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今月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祗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生輝臣某中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共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册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　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聰一作聽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寵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聖恩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關守誤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既不獲辭便當策勵砥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晚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健一作忘腰脚舊苦拜起艱難兩目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持日虞曠敗負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頼閒一差遣以便私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知壽州一次冀一作庶就閭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書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默再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睛瞳氣暈侵蝕幾盡脚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勉彊苟殘日虞曠敗況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衰遲又復如此理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蓋臣昨在亳州累陳此懇伏蒙

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未敢別有陳請祇欲求淮頼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祿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伏望睿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俵秋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為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感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奬知寵祿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錙取息於民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譁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當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

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脚膝細瘻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却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黽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勅告臣未敢祇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賫賜臣告勅除臣

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祇受今輒再瀝尼懇上干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足以偷安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彊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頼間小郡未賜允俞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為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脚枯瘦行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次交割却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敢期於疾病一作告中忽被睿恩有此差遣一選作不惟寵命優異非臣敢當蕪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頼間移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難久闕人伏乞別選用人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 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祇受尋已具辭免仍乞一淮頼間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進止

同前 附馮供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差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勑各一道兼傳宣撫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病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一無二字祇候提點刑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別聽朝旨次欲望聖慈矜察早賜允俞令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一作二十日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宜祇

受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器使寵
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嚮蒙聖念許解
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一作爵）厚祿非為養
病之資竊位素餐難又偷安以處所以決謀休致累上
封章陛下尚以（一作念）簪履之微曲憐舊物不忍遽棄屢
賜安存既又徙（一作賜）以東州薦委兵民之任然而雖名
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
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慢蓋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
齒日以衰暮筋力知不復完與其臨事而后辭不若量
分而先止故於（一作自）去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一作
稍）遷於淮頼得漸近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
之命超轉（一作遷）貴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一作遇）衰殘尚
非所受而況實難勉強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
乞致仕殆今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
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
之難過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頼

一州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
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大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略安
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訓丁寧
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之用人臣
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以知其大節
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為寵則必使不犯清議之所
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
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為榮或其義有不安所以容其自
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
媿義有難安敢更竭此（一作敢不更竭）懇誠必期哀許伏念臣
妄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
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為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第然後
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一作以）心志已衰筋
力難彊則義當知止不可貪榮溺此臣所以不待年及

累乞退休而睿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跧伏閑處偷安竊祿譬諸已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已此乃粗為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便超兵部尚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一無南字）院使辭淮南一州則領淄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猶或少恕若其每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之未言顧臣何以自處此臣（一無此字）所謂心懷自媿義有難安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尚合貎辭恩寵況臣疾病積有歲年已具奏陳累（一作屢）干聽覽臣亦竊聞議者以臣脚膝（一作腰脚）未至着床枕（一作第）眼目猶可分人物便謂尚堪驅策致此誤蒙選任殊不知臣心志已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老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辜屢罹憂患蓋以不通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之衰疾識慮昏眊（一作耗）舉事乖違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悴已衰之軀持昏眊乖違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國之計如後患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苟得臣（一作蓋已）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取非於清議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之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則當君父旰宵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偽之飾特賜允臣屢請追還新命（一作授）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　熙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勅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二

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孤平一作貧粗親文藝遭逢育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況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黷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厄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昔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況臣久苦於病衰早歲

已陳於悃愊敢茲再黷仰冀哀憐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奬因時竊位嘗俾贊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戇動觸機危每煩君父之保全不殞終身一作始終之名節嚮由災疾願謝軒裳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祿復歲序之三遷間被誤恩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之寬閑俾殘軀之養息而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舊苦增劇中消渴涸注若漏危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瞳氣暈幾廢視瞻心識昏耗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廊大度以蕪容而廢職曠官實為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閈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為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依鴻造

又劄子

臣輒瀝懇私上干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蒙

恩許解政事即曽乞一近頼州差遣庶得漸謀歸者上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明年遂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上表章四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為煩黷遂且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尚書安撫淄青一路既不獲懇辭遂免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事多曠廢甫及一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頼異便於歸老未得請間尋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尪益加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瀆血懇上煩天聽伏蒙睿慈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所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年幸值歲物豐成民一作盜訟稀少坐尸厚祿足以偷安臣上戴陛下父母天地之恩未知論報之所而身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渴下淋晝夜不止脚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跛拜艱難加以眼目昏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念臣昏衰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祿之

榮無容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欲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 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遘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奬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私恩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遥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鴈去來固不為於多少魚鼈上下皆自適於飛潜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

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宮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遥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為榮幸曷可勝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重伏讀感涕臣自熙寧元年初有陳乞迨今四年之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干冒天慈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加誅譴曲為優容八被詔音一作答丁寧慰譬此天地父母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述古之為臣不必伏於床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彊則自宜知止而不可貪榮此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蓋自守亳迨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床枕廢支體耳此臣不能自已者也

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歷事三朝最為舊物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去之太早耳然臣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同恩禮優幸不為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臣常事臣竊見實錄所載太宗時有太常少卿孔承恭者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詔書褒奬以敦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早去為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風俗自為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紆聽覽果若致仕優幸不為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為非而反為朝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幸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為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 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

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蓍龜

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之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為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閭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靦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啟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

狗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即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 熙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勅告伏蒙聖恩除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臣某中謝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遘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齡晚暮疾病侵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惘惘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曲蒙於開可仍超加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而蔥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一作重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搢紳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履之賤微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

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萬國駿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尚蒙天慈曲加記錄特賜詔名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淫愆累年近蒙聖恩許以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脚膝細瘦行履拜跪艱難伏況祠事恭虔出於彊力而臣迫此疾苦不獲祗赴名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愛憐之恩臣不勝惶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啟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祗於嚴名被恩言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臣某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仁聖聰明憂勤慈儉遂羣生而涵育臻至治於和平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即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以職而各

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百五十疋米麵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篳門增耀亦霑慶賜之優祗受以還兢營失措臣某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之舊章時舉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羣卿百司潔豆籩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寬假之深仁方居畎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霆書賜名不遑祗命而趨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

度推以至慈念簪履之雖微猶為於舊物閔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　續添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啟辰正宁陳儀允昭於嘉會庶邦脩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三壤所宜九賦攸出備諸宰旅實纖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獻庶誠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前件物出於繭稅載厥仙經疏密有程甘馨可采以時述職庶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干冕宸造臣無任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干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心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盛明自結主知叅預國政讜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蒙聖恩賜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名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以聞

文忠集卷九十五

宋　歐陽脩　撰

表奏書啟四六集第六

上胥學士　偃　啓　天聖六年

某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字之寵者榮於衮章而況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雌黃並出以末塗之佁儗說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能令重於太霄是宜殫重趼宿舂之勞九鼎髦端或倚可使逸於懷漫剌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伏惟某官稟粹天英抽華道秘虹蜺遠映拂霄堮而垂光黼敔搞文絢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域以踐優奭奭之聲軼前良而通美琅琅其璞瑞昭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翔階木特起掎袂於羣英之彀頏幷乎千齡之辰列坐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若若懷綬宛轉於一綸翹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何恭祖以纚幘而馳稱垂腰佩刀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雙武之皮第連最以推高責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持牘綿几以十篇而奏文禪衣曲裾暮名大臺之對尚方給札霈灑鴻都之毫雖西嶽者冊書之藏是開乎仙室而東壁者文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為顯化之階式是育材之地爰膺麗正之選首被集仙之名白蟫芸簡以生香茲馬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轂解嘲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下觀項緣泛駕之求亟發違行之訟恥從吏對出檢猾商謂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履名教之中樂坦照乎清襟旋闕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尚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楗江之清郡摽軍壁之上游犬吠之警無譁賈室之繁甚富足以坐棠聽訟閑閤凝神秀野頒春過衙皐而倦目清言捉麈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以蒼生而待起望之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出遊帝已嗟於見晚

行奉一封之傳入隨二節之趨見堂堂之姿送之迄目對顒顒之表威不違顏登涉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雲芬潤者漱其清芬仰龍光者思其一作於末照英風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妄庸盍希品目伏念某社樗樠槁膏棗鈍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晞髮華旦徒跂於清流措足英纏終慙於遠到自遭家之不造早遂一作違生於百憂茹歎之音悲存乎手澤動明之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庾信以流離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祫筋甚蹇乏朽木之先容無一錢而為地旁睨而論都邑則被傖父之訶頑鈍以取世資但聽斲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困窮塗一昨竊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麾至猥并雅拜匪儀失於盤辟甘觸聞而引去但飲墨以蒙羞胆潭濵而養痾寓身茲久弔湘纍而感賦此語迷招當樹之末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濵之下久以望風是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諸公之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睟表遽捧雄篇恣探賞籍籍之芳塵自遠偶叨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濵而養痾寓身茲久弔湘纍而感賦此語迷招當樹之末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濵之下久以望風是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諸公之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睟表遽捧雄篇恣探賞

胥學士答啟

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為贅者恭以某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貽謀克隆堂室傾羣言之妙旨深達淵源伏一作服膺聖域以惟勤策足俊躔而迴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奇發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叨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睟表遽捧雄篇恣探賞

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道德高義溥於雲天
飛染適麗以盈箱彫繢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
止一章賛沈賦之碣星豈惟數句固將備西嶽之玉府
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畏雖亨衢自至
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

謝胥學士啟

近贄無音仰塵紬几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奬帚無庸愧
藏家而自享重言外奬千尺牘以必珍始繼窮而匣開
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疎陰加震
疊竊以昔者魯衮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月更乎坐
評自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為榮獲江左
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訓
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緌鳴玉之彥蘭墓金
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
寒素之目毋容謦咳之音兎墨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
犀談對客發荆州一日之逅有煥私藏因為殊遇某倥

蒙惟儁操撿弗支之沃若之軒髦有尾兮之長醜顧右
臂而為殫早歎蘭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殫化爰以自
童髮之交剪浴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懼隳門素冠乎
枝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錐之願一昨與
偕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名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閭
貶於素論箋衍槃於祭劒委末路而弗振與清涂而自
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儒效騷人之鬱伊慕漳濱之
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宜遠慚於孫
賦奚辨麗而可紀徒骫骳以興譏何弗避於詆訶輒外
彰於嗤鄙踸踔短韻迨無取於繫轅盧胡見貽乃自珍
於乾璞所期用覆醬瓿譬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
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芜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
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恭後堂
執經飫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宴容親三雅之歡執如意
以指譚務車轂而推引嘖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
飛沈眄睞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俾十倍

而增榮示一嗤而為美當黯閻之多暇枉虞筆以搞文
縟旨星稠襞牋雲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陽齒牙之
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閻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
入耳謹當納藏行褚歸耀當閭襲以十綈為天下之至
寶脫復一讀解體中之不安貴洛紙而爭傳與吳刀而
共布隱思所及頂踵奚勝

謝國學解元啓 天順七年

右修啓伏覩解文濫膺名薦肄三合雅方列於曹筵旅
百在庭遽陪於方貢惟遴東之彌眾叨首舉以為榮飾
讓無從循涯有溢竊以姬庭講治務多士之思皇漢席
遴一作優賢以得人而為盛然皆謹能書而上獻始揚進
造之名隨計吏而與偕乃署秀廣之等一適謂之有德
九變選乎知言所以樂育羣材並賚郁乎之化潤色鴻
業協暢炳然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道而況均講藝
昭五帝之遺文辟廱環流聳三宮而對峙自京師而首
善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丕彝垂之來葉皇上握褒文而

統理坐法宮以垂精並舉豐規丕揚先烈恢迓衡之至
治攬入彀之羣雄躬孝武招徠之勤紹永嘉敦樸之舉
取之數路並用文武以兼通託之百朋思講天人之相
與並申辨論之法持為孝秀之問責土著以占名謹一作
詳鄉評之清議一郡國之眾咸一作或使得以應書百孝
廉之羣皆勸令其趨駕固以厚一馬乘軺之聘光東帛
貢園之招張羅挂雲盡取於逸翮傾崑取琰無復於遺
珍超掁古以無前契千齡而猶是而復詔大胥之掌版
登遊倅於上庠謹從事以新書先考言而明試才可嘉
於辨麗擇之妍詞言析理以精詳求於閎論當此三道
使無諱以著于篇對有百人盡揮毫欲善其事自非行
能高妙業履優殊闚覽乎九家之流合漱乎六藝之潤
講乎高誼而已久識必研幾施之當世而可行言皆詣
理則何以當重圍之樹棘並列於名聞佩後席之容刀
得趨於臺試如脩者天機甚淺俗韻素寡譽未徹於一
舉器不賈於當世瑣尾成乎長醜寒素本乎後門撫頑

鈍以無庸常拙艱而茹歎首戴蒲而服業早失先疇書
剖楹而發函僅存手澤毀瓦居慚於志或作求食不龜安
可以得封勉為佔畢以呻吟動取戲儒之詒病睎髮光
華之旦徒慶於逢辰策足英雄之躔奚能於遠到嘗因
續食於縣次獲陪待詔於公車對策無為終以空言而
罷雅拜非禮幾坐舉者之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氣而
都盡諦窮極於反袂鎩羽嗟其觸隅學揣摩而不成反
嗤於丘婞旁離騷而發詠幾吊於湘纍志銷落以埋沈
迹零丁而孤苦項自脫身僑籍著錄師黌學狗曲以見
譏肄鱣堂而卒業入梁茲久敢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
成殆以傖荒而見隔對合鯖而記食躐訛履以倦遊會
深詔之急賢俾命鄉而論士靡慚銜鬻之技上充跐弛
之求輒以復來勉茲再鼓當翰場之斯闢接儁軌以並
馳禿千兎之毫筆不停而爭綴舉連帷之袂袍何白以
大紛曾是鯫生最當前列躑躅燥吻舌不下以喬然剔
孤旻詞思彌枯而兀若率有枚生之累句僅同睢苑作一
范之後成日佇報聞陰圖引去夫何濫吹之曲誤中程
文之規用冠譽髦越陞上級屏間誤墨本無望於成蠅
竈下焦桐豈有思於為器玷茲褒采實駭羣倫顧揚粃
以增羞在冠鼇而曷稱再循竊據實用靦顏此蓋伏遇
某官表燭羣倫丹青上化雌黃在口捉麈尾而不休剪
拂長鳴託旌一作旋端而可逝因興民於三物務推轂於
諸生致此妄庸及於甄采敢不仰銜提奬益勵進修磨
鈆鈍以為銛策蹇步而睎驥哆分箕舌已簸糠而在前
沛乎鴻毛使培風而直上用於知己答乃初心過此以
還未知所措

謝進士及第啟　天聖八年

楓宸矱濩方贊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第竊
顧無庸一作用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祇服寵靈實增震悸
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異人文
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辭開孝秀
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彥樂育人材

講求精祲之原潤色帝王（一作皇）之美卓為往範垂照來
今丕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治若古
敷猷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壁水
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萊而講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
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嚴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旁
午諭上意之丁寧復詔策於廉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
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翹首羣英天下嚮風而咸靡建
計車之偕上首方貢以前陳委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
覆校鑴筆署乎重棘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
而明試森陳奏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
未止自匪該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謁乎徽猷識宇包
乎賢業寢明寢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
而不遺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
聯俊乂以服官陪英雄而入轂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
素淪樹樗甚乎液檛膏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竦誚扣
悃命儒問天（一作尺）忍以不知終然憯學加以素鍾舛運

生邁百罹自剪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逐耕夫而衣
襏早去先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末路佁儗
後塵借譽羣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
根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寘陪貢廣於百郡每與
計偕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憸踸踔數此隻奇撫
骨嗟乎淪鋪卷迹甘於藏密然而良裘學治惜先芬而
懼隳毋髮垂星感親闇之思養未及衰於駒齒勉自奮
於駑筋乘下澤以去鄉棄裂繻而為誓車騎之甚都之
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連衡仰攀於俊軌橋門掎（一作倚）
袂獲覩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
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銜鬻之上書蓋逾千數之
衆逮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同嬰圄之去寘僅有存者
而不遺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
聯俊乂以服官陪英雄而入轂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
素淪樹樗甚乎液檛膏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竦誚扣
悃命儒問天（一作尺）忍以不知終然憯學加以素鍾舛運
顧（一作故）惟庸妄首玷甄陞獲名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
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
究轉之綏誘誘其誨載聆郁穆之言浸雲澤以芬流沐
天光之下燭竊慚鈆鈍嘗厠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乎

第一之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答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粳短褐小嗟遠用以奚勝弓發矢鉤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閽坐狄百戟森庭就列瞻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墻怳訝鈞庭之夢遊驟覺幹魂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瀆睿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尚賴蔪旒之過聽薦求箕斗之虛名謂簸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籍之良厚重違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有因此蓋某官闡繹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光華之治表燭薦修之倫膺上心之東求主斯文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彌勤先為之容俾朽株之見用致茲孱瑣及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遵修士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鎔金鈞泥尚依陶者之力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啓　天聖八年

右某啓云云坐狄啓扉並集千人之俊賜袍在笥驟紆一采之綸矧惟最爾之軀仍玷衰然之首仰膺渥渙伏積震惶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必慎乎命鄉之選漢開數路而求士乃盛乎得人之稱用能暢郁乎之文一變而至道飾炳然之化三代以同風闡是齊明之猷允屬神靈之旦國家景炎興運赤伏膺圖敷四葉以重光式九圍而用乂銷鋒偃草外愜乎靈威卷領垂衣坐朝乎夷憬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清崇庠序以興文飾弓旌而招俊革歌弦宴咸預於計偕游棘樹圍載嚴於籍奏敞中楹而親試署異等以精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為一時之清選夫何幺一作側陋前玷寵光如某者業履空踈才猷散戾門緒本乎寒素人品幾乎下中竊逢待旦之盛期寖被右文之上化激昂稚節策發蒙襟漫雞白以樹碑偶能於童戲炙簡青而嗜學常訪於師嚴徒有志於雕蟲僅不成於刻鵠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撑犁枚臯屬文徒率成於散敖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貢版齋行常從於末荐佩刀脫去尋觸於報聞何天幸之聿臻講賢

書之荐降溫乎事舉猥以名聞洪惟聖治之光華蔚有俊才而還集並進乎千篇之牘精覽於百斤之衡曾是孤生絶企殊級豈期庸鄙偶中科程採乎一日之長冠乃諸生之列既行能之無取加世胄以非高踖踔後塵迹靡參於俊軌雖黃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底下之才擢居第一之選顧揣叢之在列誠揚粃以貽譏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鑠金豈非思致異才揖怒蛙而茲始將招駿足假死骨以為先則何以靡遺謨溥之姿偶首清明之舉再省循而是懼實獎擢一作拔之有因斯蓋伏遇某官黼皴斯文丹青至化嘉猷屢進務推轂以為先賢路一開使騰夷而有始敢不仰銜恩遇進勵操修循士則以為勤佩官箴而有守在鈞以播既由陶者之為摩頂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圖

代謝唐簽判俞啓　天聖八年第一甲

伏自某人飛策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奮乎鴻軒方訝崔知之晚一木為乎大廈豈無燕賀之私屬被責於吏訶方罷歸於士伍瞿公之門有大署意欲謝交秖康之性不便書寖而成懶屏居田里遂隔音徽豈謂某官俯示存臨過敦禮意迺金迺玉堅乎久而不渝如璧如珪問以音而厚賜服勞謙而自牧若飲醇而醉人恭佩恩勤敢忘寢寐伏況以英英之善譽丁晏晏之休辰德行中乎妙科諮謀參乎大府運籌帷幄豈足盡於上才垂光虹蜺固莫量於逸致內惟衰退但積欣愉

答李秀才啓

脩再拜天錫友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輶首得所賜書教一筒開闔數四歡喜無量逃虛既久驟聞足音以跫然迷魂若招頓歸常幹而來些惜乎一失交臂之舊一作樂再見回星之周薰歌燼銷壤斷土絶昔人以三月不見尚或嗟於生鄙羣居久離則弗能於無過況孤矇之有素邈師友以斯疏妍皮裹骨而益癡獨學面墻而奚嚮薰濡弗及寡一作孤陋已增豈意此音猥來

入耳美乎（此四字一作人且美美）溢雲紙以摛思揆春華而發藻厚乎養鳥誤奏咸池之和豁若覩天驟發醢雞之覆茲焉馬匠（一作五）者之規矩誓訂漳濱之模楷承平居之無俚方枕塊以罹憂不見齒而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等時以孝聞願思肖構之不忘無使過哀而至毀而況天錫標（一作振）絶俗之儁軌包大賢之茂器學兼九變辨雕（一作智刻）萬物竊伏一鄉之評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試方策見枉有司薦紳寃咩道路譁鑠且夫好惡之異古今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堯大樂猶見非於墨子撫絃在乎流水難矣賞音珍髮鬻於九成誰其識寶使懷道而委莽動直士之肝衡然而泰先否而後傾禍爲福之所伏鷙鳥將擊先卑而飛流川久壅其決孰禦一（作必在）願養高而全道容中藏而竢時掩乎十仞以韜光逐水（一作策又作末）先至者騏之能豈與駑爭路斯皆雅量之素蘊誠非兩好之溢言其之妄庸本無似肖誤蒙甄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樸而示人

擢遂見収齒衆氓入賓至璞使之見遺我華登科前賢所以媿讓循涯已溢覘目無容江關複重音問睽阻時既昏而將暮人在陰而鮮歡逖懷英俊之並遊恨無羽翮而飛肉冀綏吉履之福以迎來譽之光紙盡筆窮辭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簡啓天聖九年三月）

某啓此者竊吹（一作玷）下科濫巾（一作升）大府懷樞之嘉（一作喜）容外見迫感於逮親負薪之足力不彊靡遑於媿讓在業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況上邦英俊之躔大相熒煌之座幕中諸彦泛泛蓮池之賓門下並遊一一蘭臺之衆（一作聚）勉策駑筋之緩仰陪席聘之珍問祈招而不知因慚諮訪奉南陽之坐嘯曷有籌謀賴乎天幸之來續於賢者之躅睨伐柯而取則獲企前規告舊政以乞靈得師餘矱已積想風之慕彌增竊杅之懷俟燋墨以戒辰即齎行而首路傾依（一作系）之至談悉非終

謝人投贄啓

伏蒙某人寵貽妙製薰枉長牋欽玩懿辭懽銘丹臆恭以某人機神遼茂識理淹和徽名籍布於士鄉睟表梃生於王國言章絢美搴六藝之英麗一作精奇思緒縕華漱五河之芳潤揆茲逸軌冠乃烝髦今國家崇柬駿珍寤求孝秀下細文於方國騰賁帛於立園而某人夙縕瑰材褒膺温詔占磐鴻而啓緜俟革鹿以送賓顧以某體質頑踈聲猷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參簡俊之求承版謁以見臨袖瑶華而伸貺仰衡清眷荷褒裒以奚勝載抃蒙襟念英瓊而局報欽降至棭數染奚周所示盛編輒敢留借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獵纓拜賜刮目披文紙奪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奥知言九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令然而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為至寶而自慕幅巾於衡巷乘下澤於鄉閭晦立園之卷高輕鴈縴而堅卧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談嗟律魁之獨棄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効菩薩之坐家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邈為方外之遊隔乃一作此俗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奨題因隱几之閑居抽吮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矇為鼷鼠而抉機僅成輕發養鷄鶂而奏曲徒使眩悲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淡美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花映草之評内惟棗鈍之姿奚稱褒褒之寵去天尺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蔑聞作一階於絶調未遑賡報徒用靦慙

上隨州錢相公惟演啓明道二年初惟演以使相判河南府後落平章事以

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

此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屢能於自脱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檄以云初屬擁旄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為民豐四哺之年市息三丸之盜行郊憩樹絶無兩造之辭託乘載賀

惟奉百金之宴而況西河幕府最盛於文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豈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憐秘懶之無能容禰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卧以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為吏之勞託德已深遊藩未幾既而持山國之瑞節改戎乘而啓行荆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鄴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恩相公以奕葉之勳極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羣言互興

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辯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究動靜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卹瑕疵挺松筠之心不變霜雪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臣豈無一言之悟主侯聞來復以慶終尊願無以理而自明當要既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之心未知報恩之所

謝校勘啓 景祐元年用王文康公薦入館

五

而為閨況乃西崑册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摠羣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祿對青黎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蟫而辨蠹如脩者器惟庸妄族本羈單雖出

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浸潤聲明之代優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飲版以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兀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内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為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

柄臣之薦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言而善擇顧無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鼷鼠之有五能盡於是矣鈆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庸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閽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恣窺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奬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閔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 肅惠詩啓 景祐二年秋時公自館閣謁告視妹家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即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咏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一作正歌三夏使者再辭及於皇華然後拜賦是則施於貴賤各有所當脩賤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當藩屏之任德爵之

夷陵上運使啓 景祐三年

脩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螻蟻之微生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過竊三鍾而就養猶足為榮獲在公庭是為天幸伏以運使郎中懿猷經遠茂業康時當一面之利權竦百城之威譽凡居屬部皆仰餘輝顧此孤生最為沉迹時蒙眄睞曲賜拊存安其惶懼之心慰乃危疑之慮敢不銘之肌骨佩思紀以無忘策其筋骸盡疲驅而為報將謀就道即遂公趨瞻企門閎忻愉

罔既

謝朱推官啓

某啟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束髮州里絶無一日之評彫嬰王畿竊階羣俊之後加以識非遠到才不及中惟至治之方隆顧上官之並恪薦辟之不失職咸盡其能庶祝之各有司悉共爾位豈伊下列遂敢奸官因忿躁之使然奮狂愚而不顧惡訐為直仲尼之所深譏盡言拒人武子之猶不免在於庸妄宜抵譴訶尚賴至仁特加寬議投之遐僻使自省思猶寸祿以事親守一同而庶邑有民與社足為政以効勤退食自公敢忘心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靦顏伏遇某官式佐郡符屈臨賓席煊赫天下方想於風猷從容幕中暫為於府望是惟孱昧得庶光華然而從事有便宜之權縣吏本徒勞之迹負弩而隨伍伯當備前驅折腰以揖上官敢羞飲板況茲異懦素本孤危犯忘於時竄身無所棄翦道上過者踐之搖尾穽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哀其顦朴賜以存憐削去常儀自敢高議猥罔介使先辱長緘過形溢美之辭曲盡至勤之意片言之辱榮於儀父之褒一顧所臨增其大呂之律徒益捲謙之盛美豈宜鄙陋之敢當歲律已殘寒威方肅更祈珍攝以副傾依

回王舍人　兗臣　啓　景祐四年

伏審某官光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之治蔚聲名之為盛何前後之相望蓋以高文大冊之所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之才至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諭必盡於丁寧盛德有容兼資於粉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伏惟某官識際天人學通今古而自親膺聖擇第中甲科聞乎風采而天下悚一作聳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若乃從容禁署潤色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淪於民髓文章之盛交映於國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度之素蘊考於羣議而猶稽豈惟愚瞽私獨稱贊某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踰時未能補過省孤危之已甚惟藏縮以為宜豈望龍

光之末輝希咳唾之餘潤匪期齒論猶錄疎頑先以珍函越於常禮遺簪已棄尚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如温律之來煦幽憂併釋榮感兼深瞻望門閾無任飛越

謝李秀才贄見啓 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為邑既陋且窮詩稱荊蠻以比戎狄鬻遊宦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不通頑然囚拘誰與為偶孤陋之誚古人所憂今者上蒙寬仁徙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方將沐而薰之自與人齒秀才首迂玉趾贄以長牋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啓紙粲然詞章蓋夫逃於虛空聞足音而尚喜友於賢者況邦士之所推願斤簿領沈迷之勞以從閒燕仁義之樂區區之意言豈足殫

回穀城狀令啓

某啓此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鄙文曲加榮奬伏以某官以文飾吏學古任官講事勸功脩舊起廢示之典一作曲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又將貽於來者足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優顧爾訥辭矧非善叙已然之諾將止以奚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豈能逃於衆誚但慮玷於清猷慙愧之誠敷陳罔釐

上執政謝館職啓 康定二年十二月因崇文總目成書自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

修啓今月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説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一作卜醫禁呪神仙黄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為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讐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説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問一作閎博之彦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籠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崇奬一作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書自娱凡在兹選得非茂歟

修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罪譴竄之荊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於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効奏御之日亮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靦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顓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啓 慶歷三年三月自滑倅召知諫院四月答此啓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凋弊之民方仰思於惠煦撫綏之術況舊著於政謠猥以下僚獲陳大府近膺朝命俾擢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日祈聰睿哀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從即依仁而有幸凡云瞻企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邇伏惟上為邦國倍保興居

回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 宗諒 謝賜龜紫啓 慶歷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生為中丞李宗閔為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庶位半乎朱藍然被之則負器藝兼名實者惟一人所貴恭惟知府待制歷諫局以蹇正聞領麾守以惠養及臨邊鎮靜訓士精研歲功遽成時議頗鬱果褒三品之麗特煥五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衆多展慶未皇麾毫為贈載仰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 慶歷三年十二月

此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祇荷寵靈不任戰懼伏念某學非逮古材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偶四方之多事雖聖聰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閭慮空勞未聞愚者之得方虞官謗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塵于華選代言禁掖己愧才難兼職諫垣猶當責重補報不可以淺則憂愧

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過採庸虛嘗形奬飾致茲忝冒驟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上酬天造次答已知懇惱之誠數宣昌謹

上提刑司封啓　慶歷五年冬此後皆滁州作

伏念自臨貶所屢辱誨音霜雪方嚴見不彫之雅操蕙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冀勝感佩某人學通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謨慰甚高之議論六條頒政早欽善最之奇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隆冬式序保履惟和瞻企禱祈交于誠素

回校理郎學士　必啓　慶歷五年冬

伏審名試榮庭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遂辱飛牋伏惟某人性稟生知材惟秀出學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終辭富典謨煥發文章之雅頌一作雅爾然茂器謁著休聲惟上相之知人務薦賢而報國況此圖書之府素為後彦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茲焉養士以取公輔之材豪英既登朝野共慶顧茲淪謫敢謂記存已懷欣抃

之誠又積感銘之懇惠於溢詞匪可殫陳

回河北安撫王胄龔啓

右脩啟此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使職寵光甚渥輿論僉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蘊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里如在於目前帷幄坐籌百勝無窮於術內是宜聽之前膝副乃沃心遂寬北顧之憂行正中權之任敢期眷與尚顧衰殘辱誨問以彌勤積感銘之徒切傾瞻企詠蕪集悰靈

回賈狀元　黯啓　慶歷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行久著於鄉書聲素馳於文囿果先羣彦榮中甲科英雄入於彀中衆稱妙選風采傾一作駭乎天下爭仰餘光蓋以擢才之難近世為重趨好尚而成俗則文章坐變其風繫利害於斯民則公輔常由此出一賢既進援茅皆可以彙征一士以一作已旌勸善不勞於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治朝臻此盛事方深竊忭遽辱惠音顧惟棄置之餘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

叙但切一作慘惶

回賀楊翰林察啓同前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陞禁署伏惟慶慰恭以某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純粹邈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東注顯昂之眷亟由星掖入踐鑾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即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勲德光於昜鬯宴繫縉紳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守陋邦遥聞美拜迹宜藏密非敢怠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慶歷六年九月

昨者解官河外竄迹淮壖顧乃孤危便於藏縮雖瞻依之甚久在訊侯以闕脩某人天稟中和材惟周洽漂然風操早肅於朝倫蔚若謀猷實裨於聖治自輟從於侍從暫臨總於劇繁足食彊兵雖並資於經畫先機別事誠有繫於安危況成績之已彰佇褒功之不次時炎燠若天宇泰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東之啓慶歷七年九月

伏審肅奉寵靈峻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待罪之人方自思於藏密遂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榮函可勝愧色伏惟某官懿文經國敏識造微學探姬孔之淵源世濟皐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凜風憲以載嚴造膝清華上寵乃顧之沃心賴仁言之甚博遂膺簡注升著清華上寵乃顧之憂聊假有餘之力作時霖雨當均及於疲民秉國大鈞實久顒於羣望涼秋之謝嚴律將凝冀為邦朝善綏福履

賀文參政彦博啓慶歷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懿文為大國之光華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東適符賽弼之祥輿頌載喧久渴為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羣材運誠衡之輕重調和元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正台袞以代

天工列功勲而銘廟器符為元志一作德以重熙朝某幸在陶鎔惟知慶抃商秋式序歲物方成伏請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回賀集賢韓學士絳啓慶歷七年十月

伏承被召試文升華儒館伏惟歡慶伏以某人天麟異稟廟璉至珍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英躔高步羣俊聳一作以望風雄彀籠材妙選稱為得士果膺帝東入耀書林給札揮毫聳如墻而駭目奏篇稱善喧貴紙以傳都惟秘府之育賢乃熙朝之盛美優游歲課豈鉛槧之是專選取國材實棟梁之此出蔚然茂業奚測遠塗方懷抃躍之私遽辱置郵之問仰銜隆眷徒切悃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傾瞻感頌交集悰霊

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昨者太保還政王朝榮歸故里輟留齋舫云止恤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譴一作讁逃虛易喜蓋人迹之罕逢道孤為歡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為位貌之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天寒感慰所一作攸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懷組鄉閭雖暫伸於夙尚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惟期善衛襟靈以迎休寵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

右修啓此者特蒙惠顧遠辱誨言副以雄編俾之試目通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一作元講於仁義之餘深得風騷之旨雜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識高山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無堪方幸退藏而自屏敢期時彥不我鄙遺諭之累幅之勤貺以百篇之富四面之宮並奏驟聽於鏗鍠三歎之音有餘豈窮於杳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海鳥之驚魂媲之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為永好惟期十襲之藏感幸之誠敷陳罔既

回和州通判啓

日睽風表瞻有歲時邈絶奉於聲塵蓋率奔於事役幸

茲隣郡首辱誨言締繆旨之勤隆若清徽之晤挹政修闕決難久滯於材猷臺彥飛英即入承於光寵更希珍攝以副禱祈

謝黃巖李主簿啓

伏念為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辜燕集文酒勝處動渴清狂亦惟愛忘未棄疎外猥蒙流問但喜拜嘉某官力學多文射策得儁材高積棘甚賤非翔鳳之所棲杞梓惟材宜大廈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温少寒勾稽之餘

蕃神為最益期勤懋庸迓升揚

回陳殿丞啓

伏念睽濶英猷貿遷時籥寘身窮僻方便於自藏惠問周隆遽承於曲顧欽雅材之高妙揣華譽以分揚貳政藩宣諒難於滯俊飛綏臺閣行被於寵遷歲律斯回陽和將布善綏嘉願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啓　慶歷八年正月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蘊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之選翱翔逮周素蘊内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中樞屬邊寇之肆狂伏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蕩平還居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鼎鼐洽羣生咸遂之和凡被陶鎔皆知抃頌矧居庶列實倍常情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九十六　宋　歐陽脩　撰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七

與晏相公殊書皇祐元年知潁州日

伏惟相公閣下動止萬福脩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奬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脩啓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論才較藝則無任激切

答胡秀才書當是從官在朝時

下或衒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寖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為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耻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慙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為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為戒利公家而忘已効此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作一眚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為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嘉祐五年十一月

右脩啓伏奉制命特授依前官充樞密副使者聞命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脩稟生孤苦賦性拙疎才不足以適時少本無於遠志早迫逮親之禄學為應用之文而自叨塵侍從之聯荏苒歲月之積初無實効少補明時中被謗讒固多憂而速老素非強力加病困以成衰白首禁林厚顏時彦方欲自請江湖之上漸謀田畝之歸屢瀆危誠未蒙恩許敢希聖選登貳樞庭夙夕內循俯仰惟懼已形慙奏期必寢俾伏望昭文相公借以閔憐察其悃迫幸因對見特為開陳俾逐牢辭庶安常分謹奉狀披聞

又謝兩府書同前

此者叨膺聖選俾貳樞庭渙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脩學非臻輿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賸仕抱孤忠而自許顧獨立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嘗嗟其異懦有志當世徒自悶於衰遲雖策厲之愈勤信技能之奚取久尸厚禄進無補於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縮敢期誤寵繆及匪才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叶贊大猷翊宣元化為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品第堅一節力勉

不能上酬聰睿之知次答陶鎔之賜

謝參政與兩府書嘉祐六年閏八月

寵兼憂而並至恩與責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伏念脩稟生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才學陋無適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奬擢既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謨待罪樞庭顧無分一作功而可錄備員政府用累日以叙升豈惟致寇之虞奚逭曠官之誚此蓋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庶政之交脩必

羣材之博取誤加品目俾玷光靈雖冥拙之無知豈忘感勵苟疲駑之可策尚冀消塵鄙訥之誠敷陳罔罄

回池州呂侍讀湻謝到任書嘉祐八年春

伏承祇奉明恩已臨善治雖未充於士望聊有漸於復享深慮危心君子固嘗多難處窮與否昔賢因以知人矧遠器之莫量佇華塗之歸踐過承謙挹曲損諭言感悃之誠敷宣罔既春和在候福履增休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嘉祐八年四月

叨膺渙渥叙進官聯祇荷恩榮豈任戰懼伏念某識非周物學不逮人蒙先帝之誤知自諸生而奬擢久塵侍從蔑著聲猷不圖衰病之齡進備政機之貳幸又安於無事容戈位以素餐未知報國之方遽結遺弓之恨屬皇明之繼照均慶萬邦發大號以維新推恩一切致茲濫及莫獲懇辭內省庸虛實虞顛覆此蓋某官為時元老協德一心言成華袞之文志樂菁莪之育素加品目遂至叨踰方懷感勵之私遽辱誨存之枉佩銘悚愧交集襟靈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嘉祐八年四月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遑馳賀特辱貽函伏惟留守太師相公望重縉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外之重輕弛張有宜無將相之文武蔚為元老柬在先朝雖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義而斷恩勉屈於至情脩方與蒼生同茲引領遽煩誨諭但極感

悰

回富相公 辭樞密使書 嘉祐八年五月

此者伏審光膺制命登贊國機渙號始行羣情胥悅伏惟樞密相公搢紳舊德社稷元勳維石巖然朝廷以為輕重長城隱若中外繫其安危嚮由執禮以居憂重於至性之難奪聖君仄席而勞想樞庭虛位以待賢自聞召節之來歸故雖行路而相慶矧惟庸昧早辱知憐幸陪副貳之聯得企光塵之末賴庇冀逃於罪戾望賜有過於蒼黽敢謂謙撝例貽誨翰罔知承命但極感悰

又回富相公謝書同前

伏承顯奉制書茂膺寵數伏惟歡慶伏惟樞密太師相公學優孔孟道協皐夔屏于萬邦申伯之兼文武秉乎一德仲山之不剛柔嘉謀早著於先朝時望久隆於巖石屬嗣聖繼明之始乃宵衣講治之初首速元臣來還宰席三接之際罄心以安出納樞機雖為於要任調和鼎鼐當正於鴻鈞始塞輿談實非私論敢期謙眷曲示

回鄭獬辭錢公輔二舍人謝新除書 嘉祐八年八月

伏承顯奉制恩陞華禁掖允膺聖選式協輿談朝廷之體尊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藹一鄉之佳譽掩衆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清閒果被僉俞並司典訓竦萬方之視聽追三代之文章遂陞榮塗益奮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忭之私遽辱謙撝特貽誨翰感銘之素數敘奚殫

回皇子 神宗 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 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書峻膺寵數伏惟驩慶竊以命官有秩正上下之等威制禮緣情以親疎而隆殺惟是國家之舊典蓋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識稟誠明學窮原本篤於樂善因天性之自然舉必有儀秉君子之常德地崇家嗣望著宗英兼陞將相之榮顯被山川之錫有光典

冊幺叶朝僉豈謂仁私曲貽誨翰感銘之素敷述奚殫

與安撫密學啓

伏自安撫密學顯奉寵靈出分寄任邉旟被德蔚興襦袴之謡宸眷倚材隱若金湯之固實藉威名之重即疇勳績之華入踐廊廟之崇以副搢紳之望祁寒在候福履凝休瞻頌傾虔罔殫庸鄙

賀延州程太尉戡加節度使再任啓　治平元年

伏審賜節中宸建侯鉅屏伏惟慶慰恭惟太尉閣下剛明稟哲純一端誠嘉猷夙著於本朝偉望尤先於舊德又嚴巖廊之用屢淹藩翰之居惟鬻陜之一方苦干戈而累屢一作歲用兵之後疲傷尤急於撫綏難信之盟黜宜先於經制是膺帝眷寔允朝僉大纛高牙雖暫煩於節度鴻鈞元鼎行即俟於登庸乃公議之久然匪私情之獨禱春陽式序幕府肇開伏惟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　治平元年五月

祇膺渙渥交積兢慚伏念某學問不強顓蒙自守流離當世而寡合幸會先朝之誤知拔自衆人俾參國論而屬承祧嗣慶布治惟新以聖主無責愚臣方懷惕懼假小人而乘大器豈不隮顛故當成命之初行屢竭愚誠而必請而君恩至篤天聽莫回此蓋某官借以餘光致茲冒寵仍貽誨翰曲賜褒揚感佩之私數陳罔既

回賴王書　治平元年六月

右脩啓伏承顯膺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宇量閎深機神敏悟玉質非由於追琢天姿自發於純明德盛地尊乃王家之屏衛色温言厲為宗籍之表儀顧惟爵秩之崇實繫朝廷之體真王錫號蓋遵有國之彝章寵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輿議豈期謙挹曲示誨函感戢之私欣瞻併集

賀賴王書　同前

右某啓伏承顯頒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純茂凝安温仁秉哲濟之學問而以廣其業領大宗高而能

守以謙蔚然德譽之隆式是宗藩之列遂膺典册進位真王胙之土以建邦實資親屏爵於朝而示衆蓋匪私恩方寵命之初行聽僉言而惟允莫遑伸慶徒積忻瞻

回宋相公辭除司空致仕書　治平元年十二月

右脩啓伏承顯奉制書入膺召節（一作節召）遂諧歸政之請兼陞論道之崇伏惟慶慰司空相公道覺天民學臻聖域兩朝碩望文武兼資四海具瞻擯紳取法雖欲優游於進退實繫輕重於朝廷初政之日新方任人而圖舊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彌隆終於惟志之重違難徇輿情之所惜聳高風以勵媮俗介眉壽而膺百祥若賢若愚以榮以祝況惟庸懦早荷知憐方深欣頌之私遽辱誨存之厚感銘之至敷叙莫周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　治平二年二月

右某啓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公道無文武功著鼎彝言行搢紳之表儀出入朝廷之輕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徽章遂趨

召節介圭來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即正弼諧之任實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焉依敢謂謙撝特貽恩方寵命之初行聽僉言而惟允莫遑伸慶徒積忻瞻誨翰感銘之至忻抃交深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　治平二年四月

右脩啓竊承顯奉制恩荐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侍中嵩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覲晃旒之邃喜聞履舃之聲從容話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者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為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實舛以無由積感悰而徒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　同前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膺制命首贊樞庭伏惟某官業茂兩朝望崇百辟嚮自入親法座欣體貌於元勳出撫西師藉威名於獷俗然而籌謀當出於帷幄根本固在於

朝廷果茲煖席之未遑已被追鋒之迅召揚庭誕告方
喜動於朝紳仄席來儀固渴聞於嘉話竊承謨挹尚欲
逡巡敢謂不遺亦貽善誨即期前賀但切感銘

回杭州蔡端明讓謝到任書 治平二年十月

右脩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諧禮上伏惟歡慶某官剛毅
體仁粹明廸哲直道信於中外高風凜乎搢紳項煩持
橐之清資蓋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蓄素蘊以未施
偃息于藩邊沖懷而自遠雖重違於誠請實深鬱於輿
情諒煖席之未遑即追鋒而迅召遂登大用顧匪私言
寒律向嚴神襟善衊瞻凝感著交集悰靈

回吳侍郎奎辭副樞書 治平二年二月

右脩伏承顯奉制恩寵陞樞近伏惟某官材兼文武業
茂皐夔左右惟幄之謀謨出入朝廷之輕重自丁至戚
暫解繁機執喪禮以過哀雖君命而難奪祥琴甫御召
節甚嚴尚少鬱於登庸姑復還於舊物光輔一人之新
政式副四海之具瞻敢謂謙撝曲貽誨翰方屬卧漳之
告莫伸賀廈之誠感抃之私敷陳罔既

回諫院傳龍圖卞攀違書 治平四年三月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
邱山近蒙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
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
諫院龍圖舍人深閎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
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遑叙違銘之肌膚
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數道奚周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 治平四年

脩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積兢慚伏念
脩學知行已而智不周身才匪適時而任參大政用過
其量危而必顛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昨以怨
仇並作讒謗交興蓋逢堯舜之聰明方與夔龍而左右
講新至治銷伏狂邪而市虎之言雖驚於衆聽投豺之
惡遽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辜實荷更生之大賜今
者特蒙睿眷深察孤忠樂土近藩已曲從於私欲清資

顯秩仍過竊於寵靈捨衰疲勉強之勞就空曠逍遥之
適然而坐忘補報歎心存而願違却視風波猶寢驚而
夢噩顧獲全身而至此豈非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
銘肌骨載念脩以至愚之朴陋蹈可畏之危機徇物從
時既昧自容之計拂衣遠去又無先見之明惟貪得於
暮年致以身而取辱而識雖不早悔尚可追至於緝風
雨之敝廬治松菊之三徑少假歲年之項即為田畝之
人固將追野老而行歌永陶聖化恃仁人之在上必保
餘生尚有斯誠猶煩再造炎歎方盛機務至繁上為廟
朝精調寢膳瞻依之懇敷述奚周

回賴州通判楊虞部書

脩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實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
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杞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
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款急
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衰朽得此
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為樂須
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贊書治平四年六月

右脩啓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顧惟庸妄早乏聲猷
才非經濟之謀位玷光華之寵進陪國論無補於休明
動觸禍機可嗤於朴戇賴聖神之燭理獲終始以保全
許解要權俾逃重責仍分善地以養衰齡留守龍圖侍
郎清德鎮浮純誠接物曲敦故舊不我鄙遺遠形誨奬
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時久薄軌為金石之交因歲大
寒方見松筠之色凜然高誼可激愉風永佩恩私但銘
肌骨晤言未遂遽暑方隆更冀珍調以符瞻詠

回寶文呂內翰溱書治平四年九月

右脩啓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升華內閣仰惟
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忠誠無
孔光之慎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已朝
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仄
席之求凡在搢紳皆同抃慶況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

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閒成懶顧與世而益踈豈無
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問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
虞方歎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
數陳奚既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樞密使呂太傅公弼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顯膺寵典登進樞庭成命始行輿言僉允
伏惟某官存誠直諒蹈道中和學臻三代之英世濟八
人之美論思獻納已多補益之勤謨明弼諧久韞經綸
之業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尚虛黃閣之居姑正紫樞之
位坐籌帷幄方資制勝之謀正席釣台始慰具瞻之望
顧惟衰朽早辱知憐惟與蒼黔同深慶忭

賀韓相公琦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州書

治平四年冬

右脩啓伏審榮被恩俞勉從懇請極便蕃之寵命均休
逸於名邦伏惟司徒侍中誠明發揮德業久大三朝顧
遇百辟表儀挺金石之純誠當國家之大事上所取信
有疑決於元龜民之具瞻為望重於九鼎屬聖神之嗣
統方毗倚於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確難奪爰併推於異
數用顯答於元勳孰不秉旄詎有兼持於雙節昔嘗衣
錦今而盛服於九章極古今儒者之至榮保進退君子
之全德顧惟庸懦久辱知憐聆誕告之頒行極私誠之
竊抃隆寒戒候大施啓行伏惟上為廟朝精調寢膳一作

賀青州吳資政奎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光被制恩出臨藩服斯民之幸將蒙豈弟
之仁有識所嗟共惜忠賢之去伏惟資政侍郎智周物
表性自誠明學窮仁義之本原識達古今之治亂匪躬
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回進退一德方聖神之嗣統賴
耆哲以倚衡送往事居其勤亦至沃心造膝為益已多
毅然君子之剛卓爾大臣之節信於中外明若丹青雖
就逸均勞暫待殿邦之重而用人圖舊諒難煖席之安
顧惟衰退之蹤終託光輝之末隆寒戒候大施啓行上

爲廟朝精調寢膳

回陳州王密學陶賀冬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亨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生以此茲謂履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稟純誠識窮至蘊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猷蔚有嘉言之話暫遂偃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思即膺圖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顧慙衰朽方卜退藏自期田畝一作里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交集悰靈

回諫院吴舍人充書熙寧元年二月

右脩啓伏承光奉制恩入司書命得人為一作之盛輿頌同欣伏惟某官器稟純明道探淵蘊清名峻望獨映於一時碩學高文素推於羣彦果被上心之柬進膺寵命之華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文章追三代之風號令警四方之聽允歸鴻筆增重本朝顧惟衰朽之退藏方與搢紳而竊抃豈期謙眷特枉誨函感服之私敷言罔既

與開封知府呂内翰 公著書熙寧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輟從邇列暫領陪藩竊顧愚矇獲茲庇賴載惟孤拙每荷優容積於佩德之誠無異遺民之愛恭惟入趨宸扆榮署天畿仰匪日以政成即疇賢而柄用始茲歎潦宜乃高明伏惟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回王先輩安國謝賜及第書熙寧元年

某啓伏審先輩顯承嚴召明試雄文立若堵墻駭筆端之灑落程之衡石留帝覽以稱嗟遂膺賜第之榮式副求賢之意講明仁義之興久以充中發揮德業之光實從茲始凡居交舊孰不欣愉惟眷不忘惠音斯及其為銘佩難罄敷宣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熙寧二年夏

右脩啓伏念東秦僻處在海一涯全魏相望瀕風千里特枉惠音之問實惟眷與之私兼承鎮撫之餘克集休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皐夔為百辟之表儀首三朝之勲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入勤勞實

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遑燠席之安屬北州大震之災加仍歲浮饑之後流亡殍踣民未復於故居招輯綏來上方倚於元老豈不少煩於思慮夫何暇顧於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契敦道義覺出常情辱上為邦家精調寢餧即還大用均福羣黎最爾孤生但同輿頌

回宮教丘寺丞書 熙寧三年六月

右脩啓不聆嘉話忽已再暮晚節無堪久思歸於南畝上恩未忍猶復委於東州但謀屏迹以深藏敢冀時髦之枉顧遠貽誨問實慰病衰示之進退之方勵以始終之節愛人不苟知君子之用心服義甚高俾懦夫之有立仰銜眷與徒極佩銘載嗟疾恙之攻薰以年齡之迫雖請纓自効豈不竊慕於功名而伏櫪已疲第恐難勝於鞭策未期披款徒以傾馳暑伏方炎襟靈善衛區區之懇敷布奚殫

回李舍人壽朋書 熙寧三年冬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膺寵命入直禁垣臺閣登賢擢紳共慶舍人器涵閎遠德蘊純深講仁義之淵源極天人之精祲備言語侍從之列承清閒顧問之榮時望蔚然輿談久屬果被上心之東進司書命之嚴惟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煥三代之文章雷動風行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顧惟衰病之餘敢辱眷勤之貺遽先惠問益認撝謙感服欣愉數陳罔既

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啓 熙寧四年春

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誠明稟粹精祲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扆果被往詣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搢紳中外益崇嚴石之瞻寤寐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為邦國精調寢興欣抃之誠敘陳罔既

致仕謝兩府書

某啓此者獲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以推恩內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賤幸會千齡之期學業素荒早接俊遊之末謀謨無取晚陪國論之餘訖於報効之蔑聞徒蹈危機之可畏而年齡遲暮疾病侵攻乃以難強之筋骸坐尸踰分之榮禄自陳懇悃頗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賜其開可奉身而去悵負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心而自愧此蓋伏

遇某官權衡萬物佐佑三朝思輔治於和平務敦行於仁厚不遺故舊期俗革於媮風過借寵光俾民知於愛老致茲渙渥併及衰殘已自屏於明時惟永藏於大賜

代辭胥學士啓 已下續添

某聞駕蹇之材雖謝終戀於故軒韔頡之羽方歸尚懷於廣廈何則物由時制質以願遺瞻後來以不遑豈卑飛而自適矧在最靈之品優叨再造之仁拘文憲以難踰捨藩墻而輕去翩如秋蒂臨一水以將歸霽若晨霞與孤舟而遂往恩渥山積感緒絲梦竊念某材實懦庸識惟黯淺謬倫生於人壤猥獲邁幸於王塗弓治傳家未耜遵業當畎畝牢之誚樂聞詩禮之言逮過弱齡粗堅苦節且親闈就養官路隨方西走巴賓南浮江漣登稽山而訪古學謝前良歷劒阪以刊銘文慙往哲何嘗不跂清徽於朝闕詠鴻藻於聖門丈席是依寸晷惟競僅偕童刻之枝終無老成之風性既愚而不移齒及壯而自惕幸邁當陽求士上哲持衡勉趨翰墨之場濫齒孝

廉之舉袍紛紛而若雪志凜凜以懷霜鑒本無私敢逃於蚩鄙科非有備遽荷於甄收玷妙簡以惟精撫微生而何幸洎春闈之較藝叨雲陛以策名山木呈材自選掄而為器冶金効用荷鎔造以成功進匪時來幸由恩假自此從風宦牒授任選臺俾外掌於司刑尋參榮於軍幕幸涖熙熙之壤姑隨典典之趨若乃民命所矜在一成而致慎憲條具設知五聽之惟難允非幹明曷副欽恤而某身專吏局世匪法家衆斗之制斯嚴肇聞甲

令碌鼠之能素寡舉乏片言矧乎人有刻木之嫌口擅鑠金之利或行如點虜或巧過騰猿居多納履之防願奉酌泉之戒事機匪一識局難周惟曠弛之是憂在憲章而可懼弱羽未沉於泥滓福星聚列於珠躔幸遇某官京輔移轅軍牙涖政金鼇虛署久稽上笏之榮銀兔分符寔重專車之任撫治綱之大振使訟牒以寖銷茂草鞠莪甘棠蔽坐不謂斗筲之役載依旌棨之門榮立府庭恪奉條教卿雲之蔭雖廣潤及於纖荆冬日之愛至高惠先於一物降包荒之大體示含垢之深仁賜以雍容優其顏色嘗與言於麈柄許獻技於鈴齋曲矜寔寔之軀過損循循之誘重念某襟靈不爽道藝非優自竊吹於秀科頗空食於官舍嘗欲温故於案几之暇勵力於歲月之餘冀少益於顓愚庶上裨於尊遇而寡聞自任扞格奚勝學圃遂荒整一經而不治文緒難繹懼彌日而無成露狂猶以居多默聰明而為甚斷無他技動乏所長徒祇事於麾旄固無施於塵露豈謂伏蒙某官恢山數之量納菲葑之言回掩疵瑕薦加題品褒采一介靡遺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過衆人之過舉空踈之器爰定品於優長飾闇弱之姿將類能於開敏矜其拙効嘉乃妄庸上辱哲明曲形表薦且俾預官聯於轂下參留使於民間苟檢操之有渝引簡書而共守所念名編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厠金墓復叨居於始賞恩踰素望理邁常均永懷骨肉之私寧止捐軀之報方幸輝光末運使節少留願旅翮之有依適諧棲集何飛蓬之易轉遽至飄離俄及戍期倏辭藩岳結課幾聞於最賦省躬幸免於常刑初服有光優慈是賴而自解曹符而退處終歲律以寓居荷眷待以特殊沐露濡之至澤越後筵之禮分接右席之賓儀置酒梁園幾逢於美景觀容相圃屢奉於清歡給舳艫以備行假輿輦而補乏士林增耀民巷改觀今則已揆良辰將還舊華建樂郊而去德戀大幕以銷魂行當閑優詔於塗中候歸艎於日下瀛洲秘局式瞻侍從之班温樹近司永託陶鎔之

造願趨槐府獲效蓬心攬涕叙誠隕首誓報卑情無任

代人辭官狀

温辭甫及渥命駢臻竊用退思匪遑祇受伏念某本以孤官託於盛時專室之性甚愚外廷之游粗足寅緣聖奬寵濫朝榮屬潛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學鬻之講道無所發明旋預政機益承恩紀欽績圖而布慶亞司會以名官隘薄奚勝深懼覆於公餗毫分未報自愧食於土毛而乃曲被宸慈驟隆禮秩既褒異於邦爵復登貳於天官震悸來并靦墨無措已陳卑府之奏冀息鄉校之譏方聽俞音尚希舊貫伏望某官軫念庸識鑒諒危衷享其所宜勿使其進冒誠有所訴特示於保全獲追寢於恩章實有依於德蔭

上李學士啓二首

某猥策草茅之愚近膺寒素之日沿宦牒而便道許以過家入里門而下趨遂茲稅鞅想孤生之弱植早自困於無津竊希上國之並游偶以諸生而著録久殫鑽於

雅聚本格於清流某官躅履起迎一顧增價借以左右之譽視如子姓之親辱謝公之齒牙憐其未立經平子之題目時不敢更一作不敢更非遂憑外奬之華獲致榮階之漸仰銜殊遇陰誓銘藏至於當便坐而執經對諸公而肅筆聞麈尾之餘論入於耳而不忘得師門之一言書諸紳而故在越流離於下國悵洵遠於崇閎在陰鮮歡歲崢嶸而倏盡一作忽逝虚既久音聲咳而不聞逖仰墮

鱣之庭豈勝疲馬之戀

同前

某啓伏自學士被渥帝宸躋榮史局當貢躍魚之懇諒塵隱几之觀然而偃宣父之風草蒂一作帶何勝於餘煖望長安之日葵心愈屬於愛輝計六氣之順調降百祥而穰簡恭以學士星奎禀粹玉鎮凝華敏學兼該復一變而歸乎道美文鼓動導元氣而滂其和白丁千載以親逢出協五靈而瑞聖當天下之第一履大名而久居

妥屬國家盛紀無疆之休慎求良史之實仰惟峻望允
彼僉諧入聚石渠之書坐擅鴻都之筆畢聖人之能事
曲暢大猷約春秋而謹元修明舊法乙其處者三月上
覽以忘疲勒成書於一家官藏而永祕益注帝心之東
行聞柄用之求推相如之文章坐朝而當大冊取公孫
之儒雅作相以繩羣臣豈伊紬繹之勤可滯久賢之業
竊揆妄庸之質永懷棲底之心緹律已窮凝寒方凜冀
保和儷之妙益迎福履之綏逖跂門墻畢情不任

右四六四篇散在諸本之中胥學士啓專敘獻官非
公甚明令加以代字辭官啓初似為晏元獻作徐考

官職則又不然或是他人之文李學士二篇據蔡康
祖跋云王銍性之搜求文忠公遺文已多其復於家
藏李邯鄲錄遺中得此啓狀按公天聖八年登科淑
已為史館檢討尋遷直集賢院於公為先進逮景祐
三年公貶夷陵淑在翰林以書附遞問五代史公異
辭答之則初第或曾投啓但公後來奏疏極口詆淑

令第一啓乃有沿牒過家并子姓師門等語與公出
處交際殊不相應吉綿本既已收入姑存之

回頴州呂侍讀遠迎狀 熙寧三年

右某啓某此者誤恩擢任嗟瘡痏之不堪危懇力辭蒙
睿慈之垂憫許從易地俾養衰齡方趨便道之行適遂
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瞻款之尚遥若話言
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與頴州呂侍讀賀冬狀 同前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佑德宜君
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望宣風撫
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佇升於近密屬迎
長之屆旦當受祉於無疆頌詠傾勤敷宣罔既謹奉狀
賀伏惟照察謹狀

右公熙寧三年改知蔡州與呂正獻公二狀今載呂
公五州録公當典數郡凡應用之文如頒歷恤刑賀
正賀冬歲歲皆當上表而集中纔見一二至於監司

鄰郡往復書啓亦僅有之按蘇丞相跋公帖在書簡第二卷謂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以見託然則公委人代作者固多此二狀未知出公手與否姑存之

謝張先輦啓明道前吉綿本文海皆有之

早者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為贈者承命之辱拜賜甚嘉亟淪心而玩辭殆驚魂之去體伏以秀才即先輩象輿稟異廟璉凝姿服懿行以弸中騰藉華而冒獵取菁英之妙自叨一日之雅已服百人之豪方育賢而在阿久俟時而跼足第一鄉之品推月旦之美評游遠遊聖門而入其閫洞除天人之交塞藝圃而漱其芳諸公之門有名卿之躅履而乃過存庸妾之品曲借交游之光采箕斗之虛名靡責其實謂糠粃之無用偶置于前特遺夢草之餘妍搞焉陽春之雅曲加華衮之一字寵示榮褒驚珍髮於九戎委之非所矧復警辭於駿峭格鋒生挫萬物以揮毫入無間而抽秘蕩蕩默默而

滿坑滿谷雅韻迭揚郁郁紛紛而非霧非煙文華炳發屬苦中於清聖方卧歎於酸痟條駭無因而至前不辭為之而彊起病醒都釋馳若清風之襲人紬繹並輝永訂至珍之藏衍顧迫持於歸鞅慚弗獲於披風恭佩之私談非終悉

回發運主客啓見文海及仕塗必用

伏審顯膺寵命榮總使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猷經世問望光朝資敏議以通微竭精誠而濟務自居漕職克邁官能九年之一作儲已豐於茂最三載考績遽被於陟明重膺東注之求奚測厚騰之勢幸依便部致辱誨函銘佩欣祈并交悰悃

與辛郎中啓慶歷二年冬倅滑州見緘啓新範

右某此者得請便親署官近郡始臨舊府邈想清風依聽訟之甘棠餘音疑可愛步飛觴之月榭遺址尚存其如邉鄙多虞公私並乏簿書期會常苦紛紜罇俎笑談豈如疇昔方茲感誠疑愧遽辱誨存顧冬律之嚴凝喜天

和之保嗇佇膺茂渥以副企翹

與呂轉運啓 見緘啓新範

伏審顯奉宸恩入趨天闕方欣庇賴遽失於馬依仍沐
揚謙特貽於嘉問某人珪玉茂德棟幹上材謁清望於
朝端東乃心於帝眷列城按俗謳美政於民謡會課及
期走旌賢之召節鬱去思而雖甚諒峻陟以非遥冬序
方凝神襟善嗇傾祈禱戀交集感悰

答運使啓 見緘啓新範

伏審榮膺帝渥出領漕權方懷竊托之誠遽辱誨存之
惠某人廟廷重器國棟上材茂績謁於朝端嘉猷均於
宸柬果被僉諧之命實資富庶之謨攬轡有初已風行
於列郡追鋒訊疑召即柄用於本朝矧託公庥但深久
禱

賀新發運啓 見緘啓新範

伏審榮抱使權已諧禮上猥居屬郡竊庇公庥方深欣
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經時

久妙柬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疇懿績亟被陟明投
刃皆虚豈足煩於餘地暮年入報行別遷於寵靈屬此
春和冀綏福履欣依禱頌倍萬常情

與李吉州寬啓 慶歷五年冬初到滁州 見緘啓新範

伏念待罪山城絶迹人事敢期音誨屢以顧存飲疑風
義以甚高若話言之方晤坐麾千里矧茂最之已深入
覲四門佇寵光之休被冬凝在候福履惟寧瞻詠感銘
倍為誠素

別紙附

人至辱書為誨承臨郡之暇體況甚休鄉郡多幸得賢
侯為立學舍蒙索鄙文竊喜載名廡下遂不敢辭筆語
庶幾惡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萬加愛

與許發運啓 慶歷六年滁州 見緘啓新範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於轍迹邈詹風采缺馳問於興
居恭惟按省之餘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佇於
宏材漕最淹賢況已升於美績即期迅用以奮遠圖企

頌之私縷言非罄

又（慶歷六年春滁州見緘啓新範）

伏念睽異風徽屢更年律河壖阻邈常辱郵音淮郡僻荒亦蒙誨問荷顧存之至厚慰艱拙以茲多此者伏審某人榮被恩俞近移使節望行舟而非遠伸良覿以未涯惟賢業之素彰謁勲勤而夙著佇從公議別寵寵光豈此漕輸可淹傑俊春陽方盛福履惟休感詠詹依交集誠悃

上李端明狀（見緘啓新範）

伏審遠驅旌旆已及郊圻和氣所充與民謳而先浹餘塵可望欣馬首之獲詹即遂攀迎交深祝詠某不任激切依歸之至

回知郡賀冬狀（見緘啓新範）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綏之吉順陽和來復之時即迓寵光以符善禱敢祈隆顧先辱惠音荷慰誨之尤多積感銘而但切

與楊太傅狀（見緘啓新範）

右某伏念畫圻雖邇講德未由幸時接於誨音良若披於緇采夫何定瑣辱此記憐春序已暄神襟善蕃佇膺茂渥以副傾祈

答李寺丞狀（見緘啓新範）

早欽秀望忽枉榮緘以州部之相望加門閭之最舊過形來問但切中藏

答王供奉狀（見緘啓新範）

乍間清緻兩蒙芳訊審諶車之伊始欣妙畫以惟和即奉渥恩以符瞻禱

與鄰郡官狀（見緘啓新範）

伏念封圻甚密官守有常雖傾企德之勤尚阻披風之便承屢形於謙顧常曲示於誨言冬序方凝陽和將動伏惟爲國自重以副瞻祈

答賀赴闕狀（見緘啓新範）

近蒙朝旨召赴闕庭方澄懇以致辭敢辱書而為賀仰

承詔疑眷但切悚惶

謝真州知郡見緘啓新範

伏念幸守陋邦獲鄰善壤側聽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方渴仰於風徽遽先貽於誨問某人材雄通敏器蘊宏深撫俗班條綽聞於餘裕陟明陞最行被於殊恩方此春陽冀綏福履禱祈感詠言述非周

謝劉真州見緘啓新範

幸鄰善壤日軌政聲雖談笑之靡親辱誨言之屢及少浣簪翅之懇奚勝感愧之私行因溢路之謠入被中臺之召清和始屆寢寐增休縷縷之誠一一奚既

右張先輩啓公所作無疑四六集偶失編入餘得之仕塗必用緘啓新範者皆京師舊本也或出公手或人代作其說與蘇丞相跋語同

文忠集卷九十六

文忠集卷九十七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一

諫院

論按察官吏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一作部二等處又只主一作具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一作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抹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

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材顯有不
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別無奇
効亦不玫瞶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
于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
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
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至治只勞朝廷精選二
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一作劄子）同前

臣風聞吳賊令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難
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為禦備
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一作望）通好便生懈怠
萬一西賊驟出忽兵擊吾弛惰則立見敗事乞速詔邊
臣密諭與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各使先知絶
其顧望早為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謂（一作料）朝廷此
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因此便無討賊之
志仍乞便因詔諭示以激厲之言云朝廷以吳賊罪大
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以外有爾輩在邊必望
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
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
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束勸厲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
以來未聞以賞罰號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
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同前

臣竊知吳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臣須索
排備（一作比）次第甚廣及聞纔至欲賜御筵管領臣知吳
賊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
若欲如此則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庶可商量
令若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以（一作謂）我為怯
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臣順（一作能得）
其心則待議定之後稍加禮數（一作待）亦未為遲仍須杜漸
防微常為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成先虧國體其元昊
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

抑挫而臣服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臣服則免至虛虧事分取進止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　慶歷二年

臣近見丁憂人如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營求起復已為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為太常博士覲在揚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奬勵天下而禮法一隳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察累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頹俗以身為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一作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忠孝知貪冒祿利為何鄙若朝廷伏望陛下刊無轉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又在陝西倫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況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關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況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北人見在涼甸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刊無轉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

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令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互述所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止

論罷鄭戩四路都署劄子 同前

臣伏覩勑除鄭戩知永興軍仍無陝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為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為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効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已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

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遥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為關中之重其任既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一作體皆順處置合宜令取進止

論淩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 慶歷五年

右臣今日竊聞淩景陽召試館職外議皆以為非臣聞聖主之以風化勵天下不能家至戶到但進一善人則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懼用功至簡其益極多苟賞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伏況自國家祖宗以來崇建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侍從之臣宰輔之器皆從此出其選非輕如淩景陽者粗親文學本實凡庸近又聞與在京酒店户孫氏結婚推此一節其他可知物論喧然共以為醜此豈足以當國家優待賢材之選又聞夏有章魏廷堅等亦皆得旨將試館職此二人者皆有贓污著在刑書此尤不可玷辱朝化其淩景陽令已就試乞不與館職有章廷堅乞更不召試竊以累年以來風教廢壞士無廉耻之節官多冒濫之稱當其積習因循則不以為怪如欲澄清治化則宜革此風臣謂黜此三人則天下士人當脩名節臣職在諫諍忝司耳目採是非之公論合具實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景陽轉一官知和州有章廷堅罷試景陽集賢晏公舉有章故相陳公舉廷堅兩制連狀舉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 同前

右臣近曾上言為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按察昨日竊覩降勅下諸路轉運使司令無按察使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為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議一作廷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令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贓失

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需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無按察使不材者既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効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既無力以賑救調斂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絶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為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況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為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無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無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改更雖數號令雖為令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

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一有（務字）也天下之利也不徒略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　同前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汚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草數（一作四）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

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秪命諸路轉運使就無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贓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為轉運使

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萬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鬭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之吏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鬭也轉運無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為甚高（為甚高三字一作迂）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為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斂繁重全由官吏為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

姓而刻剥老繆之吏恣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絶去搔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為害深於贓吏

國家之法除贓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

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羣下下字一作不逞共行誅剥吏無貧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

三曰内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為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弃一作多作空文若外邉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

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一作競爭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為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求治逐一四字一作是求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暮月民受其賜方今朝廷雖有愛一作憂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缺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謡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暮月民即一作必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同前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遑事無大小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讒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狥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才智之臣無由展効

亦恐忠義之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者 者字亦作之人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一作只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令又造此詩語搖惑羣情若不止之則令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起其漸則扇惑羣小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搆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勅出賞錢官爵購捉是時上欲更改朝政小人不便造作言語動搖及勅榜出自此遂絕

文忠集卷九十七

文忠集卷九十八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二

諫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慶歷三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揚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黄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草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横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為鑑國家自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為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横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為臣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

能禦之（一作制禦）若不多為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
臣尚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
處置竊以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
責宰輔早為辟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
列以備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未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賊
以復父讎仍許令乘驛隨逐（一作處）指射兵士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已
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不赦
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
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
使自相疑貳壞散完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盜賊漸與王倫合勢則完徒
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有能
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奬可使賊心自疑徒
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
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箅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
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奬所貴完黨懷疑不肯招
延無賴之人以為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完賊已遍劫江
淮深慮趕趁（一作追趕）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
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預
先等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致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人
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者乞
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萬口懽呼
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
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
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

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説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一有居字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總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材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叶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賢路如允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尚未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取進止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　同前

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探得昊賊點集兵馬伏緣

昨來張延壽議和之際尚有朝廷未許事節深慮狂賊因忿出兵即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都部署明鎬雖是材臣未諳戰陣副部署趙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結沽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擢至將帥前在延州遂至敗誤雖行責降不及暮年却授兵權全無報効其人少壯尚不堪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戰鬬一旦臨事必誤國家臣聞將者國之司命今陛下安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無一戰將只有趙振老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寒心苟有誤事憂在朝廷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即乞罷歸散秩別委將臣竊以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蓄養病將之處西北二虜為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事敗誤悔恐不及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事之人取進止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兖鋒漸熾撲滅漸難皆由

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
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弛緩終未留
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警駭倉皇旋發兵馬終不思
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剪撲則其殺害
人民為患已廣如更未能剪撲使其據城邑則禍患不
細矣臣數日前已有奏論只是條列招捉王倫一火事
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鄧州諸處強賊甚多今後亦須
禁絶其端不可更令頻有臣欲乞陛下特勅兩府大臣
議定經制臣亦有短見數事備列如後

一臣竊見一作知王倫所過楚泰等州知縣縣尉巡檢
等並不鬬敵却赴王倫茶酒致被奪却衣甲蓋由
法令不峻無所畏禀官吏見一作知朝廷寬仁必不
深罪而賊黨兇虐時下可懼寧是畏賊不畏朝法
臣今欲乞凡王倫所過州縣奪却衣甲處官吏並
與追官勒停其巡檢仍先除名令白身從軍自効
俟賊破日却議叙用仍令後用此為例

一外處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只管在城巡檢若賊入
城不能擒捕則設之何用臣欲乞應有不能禦備致賊
人入城打劫不尋時鬬敵致全火走透者知州亦特勒
停都監監押除名白身從軍自効能獲賊則議叙用

一臣見諸處有賊多是自京師別差使臣兵馬捉殺
則本地分元置都監巡檢縣尉等設之何用每有
此小盜賊不獲又無深責稍似強賊則別差人捉
殺如此可以推避因循臣欲乞若朝廷別差人捉
獲則本地分巡檢縣尉仍坐全不獲賊之罪及從
初不切收捕致走透他處及潰散後別地分巡檢
縣尉捉獲者元出賊處官吏不得與破全火批書

一竊見諸處縣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往
不能捉賊虛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銓司詳議選擇
法其一作若見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委諸路按
察使先次舉奏替換

一臣竊見自來所差巡檢兵士多不能捕賊反與州縣為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選募使臣令使臣自選募兵卒不拘廂禁軍令所在州軍指名抽射仍重立賞罰之法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 同前

臣昨日竊聞勅除太常博士馬端為監察御史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端為性險巧本非正人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為人子不能以禮法防其家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母被刑理合衆羞負恨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為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況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正人端士（一作端人正士）如仇讎惟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不知而紳（一作轍）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耳此一事尚敢欺罔（一作惑）人主其餘讒毀忠良以是為非之說其可信乎其馬端乞伏追寢成命蘇紳受詔舉此醜惡之人罔上欺下亦乞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為人主侍從取進止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祖宗時猶有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一作不）決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秘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一作例）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祕

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同前

臣竊聞近日為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為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博採善

謀以求衆助豈可聾瞽羣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擾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人欲為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尤一作元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秘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

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祕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為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內朝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恢復舊制欲乞凡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

未得實者並許詰兩府請問庶知審實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遣
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
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敵縱使
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
介之隙而輒萌妄計妄有請求竊以敵人之性進退不
常遇強則服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為弱
知我可一作易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
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為功別有
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為朝廷寒心
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北敵狂計
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
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
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一有然字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
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
北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
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遽防處置未敢張皇
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
務脩完此最為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
人最為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
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
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
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
路最為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
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
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
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
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一有使字秋風漸勁虜騎一作隊有
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
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

必謂羣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為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内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一作乞伏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邦丹別無辭說苟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算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　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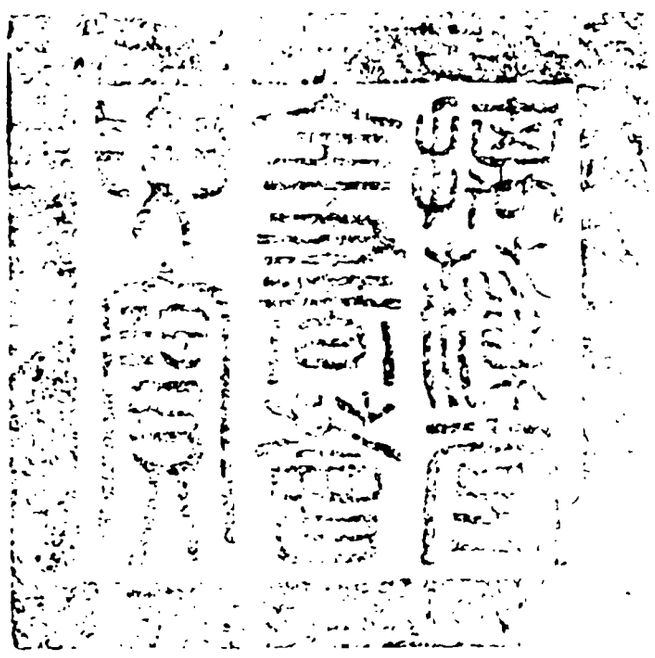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不虞方今為國

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内虚朝廷勢弱萬一有事一作事有萬一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致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内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契丹忽興窺伺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凌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

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為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齎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一作取侮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為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為易得乎為難得乎為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尋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又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一作伎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為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為階級之制每萬人為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

之卒而遽遷次補至於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
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説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
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於外新置之兵便制
其始稍增舊給不勿一作使大優常役其力不令驕
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
兵此之為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賊
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
聞伏候勅旨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布旦
謄録監生臣謝 焞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九至一百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九十九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三

諫院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　慶歷三年

右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為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維一作竊見朝廷以郭承祐為鎮定州總管事關利害臣職當言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細一作深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一作人非付以重一作要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一作差不當人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一有矣字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一作者臣亦常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一作肯求之耳今不肯勞心一無二字選一作揀擇越一作次而用一有而字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一作悔後又復然

至如葛懷敏項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一有則字）別未有人難為換易（一無此四字）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一作須有）人用臣謂（二字一作且）今日任（一作用）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如（一無如字）承祐者凡庸（一無二字）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項在澶州只令（一有營字）築（一有州字）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一作道）臣謂朝廷（一作天下）非不知承祐非材議者不過曰例當敘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耳方今黠（一作醜）虜狂謀禍端已兆中外之士（一無二字）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北方人皆獻言願早為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者劉六符之（一作暫）來（一有使二字）朝廷忍恥就議蓋謂河朔無可自（一作無可）恃難與速（一作爭）爭須知屈意苟和少寬禍患令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一無二字）精意（一作選）將臣先為禦（一作預）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一作用）小人之日也（一無也字）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閒慢職秩若欲錄其勤（一作勳）舊

優其戚里之恩閤官厚祿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為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同前

臣風（一作竊）聞朝旨（一作廷）欲以殿中丞任顓管領元昊遣來一行人等（一本此十字只作管待西人）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一無此四字）不（一作未）肯稱臣（一有又字）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一作少）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一無此九字）朝廷既（一作必）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一無入字）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一作如）見朝廷威怒未息（一作回）事勢（一作意）未削則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一本此十二字只作莫測必有斬使出兵之慮拘囚在館之憂使）其偶得生歸自為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為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一作論事恐益）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為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

少朝廷只差（一作以）一班行（一有人字）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一無次字）來者漸（一作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一本彼作令賊）字轉自强我轉自弱（一有矣字）況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一作夷）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騁强辭以圖相勝若能（一無能字）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一作廟謀）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一本其字下廿一字止作宜罷館待而北於前次更可減損）至於監視饋犒（一作館待）傳道語言一了（一作幹）事班行足（一作可）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一本無此十字雖）尊寵（一無寵字）來人厚加禮遇（一本人字下四字作而不從其請則）元昊不免出兵（一無此二字）攻寇（一有邊字）逞（一作肆）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體（一作國）不若急脩（一作速嚴）邊備以圖勝算（一作廟勝）取進止（三字一作陛下留意）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　同前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

是何等語便當拒絶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庶尚不肯妄呼人為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此口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慢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以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元率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元率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為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同前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以上一作伏見）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一無下字）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為陛

下深思極（一作遠）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云云（一作紛紛）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一作抱）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一無此三字）講和之後（一有不過欲字）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一作訓兵選將）以為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一有料字）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一作廢弛）為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一作稱）臣（一有而字）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一作必）攬通和之事以為已功過有邀求遂興兵甲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一作衆）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一有祖宗舊制）大事必須廷集（一作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興兵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四字一作所言無可採）自用廟謀（一有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二字一作請）於使人未至之前（一有先字）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一有惟陛下裁幸無下九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同前

右臣伏自（一作見）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

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令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則一有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一作足一作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一作戰一作是北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算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一作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同前

臣竊聞昊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一作令字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為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

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還防須為準備其僞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出（一作出不意以）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虧害以為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耻如之蓋元昊已與中國二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一有必字）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為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服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絶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還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絶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遺其拒絶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為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為謀以求勝算取進止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　同前

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知是（一作果）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費半由官吏壞之今三司自為閙錢累於東南剗刷及以穀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無藏鏹故淮甸近歲號為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逐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豈任且十萬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之為害不細往年李定王達（一作韙）皆刻剥疲民進奉至今南方嗟怨況今年江淮王倫大（三字一作警如諸路自）困窘尤要撫存而紹寧欺罔朝廷妄有進獻伏乞特降指揮下別路選差一精強官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苟涉欺妄乞賜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伏乞聖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邺外方防禦姦吏刻剥之意取進止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邦丹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挂心凡在機宜合慎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忘忽慮患依舊因循令西賊議和事連北敵中間屢牒邊郡來問西事了與未了令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苟失為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語音訛謬又其為性靜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常與議凡關機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敏應卒一作變無窮令抃既不可預告以言則將何以應卒苟一疎脫取笑四夷其孫抃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抃人情尚執守一作前議即乞別令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往貴不誤事且彼國君臣頗為強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雪前耻雖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議取進止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同前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邊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為宣撫使令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為衆所推伏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脩於閨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輟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取進止

文忠集卷九十九

文忠集卷一百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四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 慶歷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絕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廟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慮遠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却弛慢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甸橫行千里旁若無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都下而王倫已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毒遍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之字一作皆有）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後居兩府者了無擘畫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至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劫州縣橫行肆毒更甚王倫依前外處無兵又自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內惡賊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姦不比王倫偶起之賊縱使官兵追及亦未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兩府進呈文字之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便為廟謀上寬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人盡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弃別奪民間生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此度賊雖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為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 同前

臣近為張海等賊勢猖狂曾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州

縣置兵為備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其餘三事
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賦
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
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掩擾次第不
小本要為州縣禦賊之備又一旦王倫張海等相繼而
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軍數千
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則
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
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
兵弓手皆不一作無堪一作堪使用一作者所以張皇掾擾空有為
備之名而無為備之用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
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
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
則須採臣所陳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
誤事臣請試言西京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郟州知州王
昌運老病腰腳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

之內州政大壞臨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
依亦是七十餘歲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為通判
三四度來看臣每度問臣云中書有一個王參政名甚
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
賊乎今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東退者鄧州
知州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
如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
盜賊便敢如此者蓋為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
乞按察冗濫之官者蓋為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
於無事之時先為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
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
繆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敢以身當怨之過也今天
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
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澄汰蓋避百
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
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

伏望聖明（慈）作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
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為搔擾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
按官吏況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
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頓以遣使為難願陛下力主而
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盜賊事宜劄子 同前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為見天下空虛全無
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草先興而盜賊
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頹法（政）作
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
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無聞搢紳之內憂
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
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
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獻苦獻言之人又見自
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
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
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
州鮮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
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為朝廷無
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
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
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
張師錫為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
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
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
皆為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
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為樂以危為
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猷寇之意見言事者
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
陛下語及賊事憂形於色及退見宰輔閒暇從容天下
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一有賊數不少想其為害
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

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勑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為備禦及一作仍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以來羣臣上言者皆為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為國計者寧嚴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撰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慶歷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姦憸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一作謀夕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為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用一作取一本有之事二字人主因之薄一本作薄之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內一作置之內制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作無字外官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材望正人堪充右更無姦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 同前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一作倒罚綱紀大隳二十四年一作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跡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

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不（一作不）敢指（一作發）擿及其疾病
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又見陛下自
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一作日）又
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
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徧不發揚上（一作正）賴陛下
始終保全未污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
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
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別撿自來宰相致
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耻
便（一作更）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
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遍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
者未常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贓愚騃子
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其子弟
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　同前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
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
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絶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
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斷僕
不得奏薦班行勑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
人表宗等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
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況肯為陛
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為大臣先壞
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
之則近降勑旨今後又廢有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
體但狥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勑前奈何授官
在降勑後凡出命令本為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勑衝前
勑今表宗等雖曾得旨而未受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
釐革夷簡不能止絶而恣其倖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勑
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表宗等伏乞特追
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
為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止絶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同前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夷内安百姓致（一作使）得二方交搆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網紀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謬況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當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一作擬）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患攣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一作疏）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少（一作須）防作偽或恐漏泄於體尤為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説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為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絶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羣臣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 同前

右臣等伏覩慶歷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國朝將帥有威名勲業者尋訪子孫録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下則不可失信況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一作擇）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而失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内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為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

隣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將家亦乞遍行一作加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遣上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況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論李淑姦邪劄子　同前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為疎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遠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為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

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為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為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為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為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取進止

再論李淑劄子　同前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章求一作乞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

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為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為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未（一作未必）肯行若不自退則（一作別）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為得計不肯後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為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取進止

論慎出詔令劄子（同前）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真宗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內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者許諫官論列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褒美陝西轉運使下咸風聞咸在陝西為買百姓青苗及轉般大麥此兩事大與西人為（一作為西人）患逃移却人戶（一無此三字極多至今西人怨謗不已賴吳遵路減得轉般一事人獲稍寧今所降詔書兩人一時（一作例）褒美善惡不分無所激勸使陝西人見者必謂朝廷咫尺絕不邮念西人不知西事誤下詔書美此與民為害之人必轉生怨謗臣竊料朝廷必因遣臣奏舉咸等能積糧儲故賜（一作此）獎諭蓋失於採訪不知咸處置乖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謗之因欲乞今後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勵羣臣今後薦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既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遂待下咸為材（一作能）吏別有任用却致敗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文忠集卷一百一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五

諫院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朝廷近自河東移李昭亮為鎮定高陽三路都部署竊以北戎險詐必與國家為患北面之事常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為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為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為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關都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別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

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只如
今秋用郭承祐於鎮定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
常一作康德輿為鈐轄關却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
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令數月何曾用意求
人一旦昌言奏來又遣昭亮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尚
如此不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
故臣謂朝議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
下至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

材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為慟哭臣思
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為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
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於擇
賢而逸於任使令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來何
復可得臣累曾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曾言
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公選不
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伏望聖慈
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仍早講求選

將之法若大將能卒然而得即乞於沿邊州軍選擇州
將近下資淺人中庶乎易得昨北使姓名稍進數日中
外之士已共憂疑幸其未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
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為社稷之計深
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禦賊四事劄子同前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
多乞朝廷早為禦備凡為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一人
前後獻言者甚衆皆為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為大臣
者又無擘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海已南新

遭王倫之後今自京以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貌山等劫
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夔峽荊湖各奏蠻賊
皆數百人辰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餘火滑州又聞强
賊三十餘人燒却一作劫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
人劫却椹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
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倫賊之

後繼以飢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愈（一作更）多而乾象變差譴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盡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於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臣聞兩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仁聖寬慈大臣偶免重責而尤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為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事別有何術可為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竊聞州郡置兵富弼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事者議論甚多伏乞合聚羣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極多容臣續具一二（一作條）奏取進止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同前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二字一作者）而君臣相得（五字一作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之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二字一作者）而君臣相得（五字一作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之難逢之會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伏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一作以）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一作用此二果有何能）此二人所報

陛下果有何能一作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絶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今一作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始終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 同前

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却煩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令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悃愊懼其污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兩制舉非人者皆為且就資例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至所舉非人者皆為且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考惟擇才堪者為之況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一有者字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僞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取進止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為臺官關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資一作舊例又未見議復裏行臣竊嘆奠方今一有大臣二字事無大小皆知其孰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得三丞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倭一作弟子鄭州來者朝中傳

以為笑其臺憲非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廣之（一作廣其路）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以為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礙況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為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戚（一作舊）舉既非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繆例責其惟才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取進止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 同前

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勘罪重（一作嚴）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劫劫軍資甲仗庫蓋為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已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於縣廳（一作廨）恣其劫掠其李正已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劫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已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致使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興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洎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令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取進止

再論陳洎等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為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違慢詔書並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洎等合

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揮自合行遣令諸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別不至大段生事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內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勑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頓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今若自廢詔書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一作信則更無凜畏必効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尚或借人行法況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草葉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効徐議復資亦便過之術也尚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曾行遣轉運蓋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按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內官吏如鼂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一作洎等部內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捨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為例是則朝廷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大臣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資一作員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取進止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原其來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為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蓋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為恥者假之既不

足為重得者又不足為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
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
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禄況設官之
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
為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一作嬓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
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者
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冊所業又非絶出而惟務
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
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內丘良孫近雖押出
而林槩已有召一作得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
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
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省舉館職
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
人仍乞別定館閣合存員數以草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蔭子弟入館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布旦
謄錄監生臣謝　焞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二至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二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六

諫院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畧陝西劄子 慶歷三年

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況等歸闕昨來琦等奉命巡邊本為西賊議和未決防其攻寇要為禦備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況各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廷不須怯畏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致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方未決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況事無急切何必召歸其召韓琦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如何取進止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同前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一作以到關風聞賊意雖肯稱臣一有受字冊字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僞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為國一有誤字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為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實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一有已字許二十萬到一作則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朝謀勝一作神算惟以金帛告人則邊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嗜欲無厭引之轉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絕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番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一作以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為利甚博況鹽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一作損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為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為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為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衂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契丹連謀而偽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為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

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一有中國二字）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五字一作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日贓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贓污事發內葛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覩去年朝廷命賈昌朝等減省天下冗費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后宮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蓋謂調度至多公私已乏故陛下以身先天下自行減刻（一作省）要供軍費凡為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苦困之中取其膏血陛下憂勞之際減自聖躬如此得之宜作如何使用今乃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贍養求食婦人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口并營造工作私家冗用之類暈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即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尚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望早賜勘鞫正行國典竊慮議者為宗古等方任邊陲宜從寬貸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漢超等蓋漢超能捍寇戎不為邊患功大過小理可優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効而先已踰違不一（無踰不二字）法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寬假之患（一作惠）而此三人不法（一作已）各如此若更寬之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思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陰養壯士招延布衣利啗敵人賞勞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問其出入可恣所為或其性本闊略偶不點檢誤用於

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慢減刻宴
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已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軽有
何可贖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斷則邊臣知
元昊常在則一無則字可以常為不法臣恐猰窳弄兵事無
了日今取進止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大過劄子同前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
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
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三字一作近者傳聞
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
杻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
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
不肯用心朝廷本為墓官上言滕宗諒支用錢多未明
虛實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早
止絶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臣憂懼解體之際突
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為陛下耳目之

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
亦聞田況在慶州日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
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況又遍作書告
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
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
嗟搔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
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勘得
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
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今日遂非致
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
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
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搔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
速令結絶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勾追之
意無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
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次一作度奏狀并與大
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況是陛下侍從之臣素

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
今取進止

再論燕度鞫獄枝蔓劄子 同前

臣昨日風聞燕度勘滕宗諒事枝蔓張皇邊陲搔動曾有論奏乞降詔旨安諭邊臣今日又聞度輒行文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邊事因依不知燕度實敢如此否若實有之深可驚駭竊以韓琦是陛下 右二字大臣繫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茲無故意外侵陵乃是輕慢

朝廷舞文弄法 弄文舞法 臣每見前後險薄小人多為此態得一刑獄勘鞫踴躍以為奇貨務為深刻之事以邀強幹之名自謂陷人若多則進身必速所以虛張聲勢肆意羅織今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諒使過公用錢因何劾問大臣議邊事顯是節外生事正違推勘勅條況樞密使是輔弼之任宣撫使將君命而行本藉重臣特行鎮撫今若無故遣一獄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為邊鄙所輕為大臣而作事者反畏小人所制故燕度論於國體便合坐以深刑責其俗吏亦自違於條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尚被侵陵則以下將帥無辜遭其枝蔓者不少據其如此作事此獄必無平允其滕宗諒一宗刑獄狀 一作伏 乞別選差官取勘結絕其燕度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遣取進止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 同前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為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眾亦聞狄青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不過失於檢點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為患必至侵邊謹備過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 一作三兩人而已 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

將青等為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為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鞫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一作要籍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論體量官吏酷虐劄子 同前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亂作一作作亂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偏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稟行不得漏泄所貴別不生事取進止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 同前

臣竊聞京西賊盜日近轉多在處縱橫不知火數所患者素無禦備不易枝梧然獨幸賊雖猖狂未有謀畫若使其得一曉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人民開官庫之物以賑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為黨與況今大臣不肯行國法州縣不復畏朝廷官吏尚皆公然迎奉疲民易悅豈有不從若兗徒漸多而不暴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為國家憂矣以此思之賊衆雖多尚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卒未可圖臣前因王倫賊時曾有起請十餘事內一件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算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優一作重與酬奬所貴兗黨懷疑不納無賴之人以為謀主當時議者頗以為然伏乞採臣此

意速降指揮與杜杞令所在張榜使賊聞知所貴投賊之人懷疑不納但無謀主尚可剪除取進止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同前

臣伏見昨張海等賊勢初盛之時（一有言字）京西未有得力官吏遂自朝廷差臺官蔡棗催督（一作監催）捉殺後來已別選杜杞充京西轉運使委以一路之事無近日差出兵馬甚多分為頭項不少部分（一作內）進退須要統一指蹤（一作縱）號令不可二三竊慮杜杞蔡棗不相叶同各出異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一有故字）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

論江淮官吏劄子同前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棗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一作為）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一有故字）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

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鼎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一作盡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鼎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二

文忠集卷一百三

奏議第七

諫院

論捕賊賞罰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橫王倫張海等所過州縣縣尉巡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避者有被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可使之人則必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勵苟或未能者猶須懸賞以待之何況有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法自出身以來兩任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三年之內大小賊盜獲四十餘火內雖小盜數多其如強劫羣賊亦不為少據於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纖細之文執尋常之例謂其所獲雖為全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尉能捉賊之多亦無如區法

又聞法次任吉水縣尉使其縣民結為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盜賊民甚便之法為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法弊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旌賞其區法偶與臣相識因得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申者何可勝數竊以盜賊是方今急患縣尉是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常合留意之事臣輒有起請事件具畫一如後

一選人區法捕賊之効甚多但為有司拘守細碎之以為便利即乞須行伍保之法於天下

文忠集　卷一百三　三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官稱着黃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敗為患如何既敗之後不誅家族況小人作事亦須先計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

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一作會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至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已延賊飲宴宿於縣廳恣其刼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為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竞勢從此轉強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寬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説婦人女子之仁尚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李正已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迂懦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孰已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力行之取進止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同前

臣近為光化軍遭韓綱酷虐致得兵士作亂曾薦國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軍日軍民愛畏乞却令依舊知軍不蒙朝廷施行近聞光化軍兵民官吏列狀奏乞李允知軍正與臣等所言符合臣等職在諫諍事無大小只要上益朝廷下叶物議今來所薦李允臣皆不識其面但採訪得此人實有吏才在光化日甚有惠政當此軍城一作賊燒刼之後此人必可撫綏令朝廷只見臣等薦論未賜深信既是本軍陳乞可以不疑朝廷前來失選良吏致因韓綱屠虐軍城令又不能別選良吏撫綏殘破致使軍民自乞一舊知軍若又不與則臣恐軍民怨怒變亂復生其李允伏乞依光化軍民所請却令知軍取進止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為酷虐兵士致兵士等作亂攻刼州縣驚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之患而又不畏法棄城遁走其罪狀顯著便合誅夷朝廷慎

於用刑尚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法則依法無正法則原情今韓綱所犯法有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當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亂但其棄城而走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器械韓綱手下自有六十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器甲既不能盡力禦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將手下兵士津送全家上船便棄牌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亂起自綱身臨難逃身而不死國方令盜賊可憂之除若使天下州縣皆効韓綱見賊便走則在處城池皆為賊有陛下州縣誰肯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綱之一死理在不疑一有然字外人但見拖延多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好行姑息漸有息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過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即不知一作今後孤寒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韓綱伏望聖慈出於睿斷早賜依法施行取進止

論乞賑救饑民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近降大雪雖是將來豐熟之兆然即日一作目陝西饑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遺棄小兒不少只聞朝旨令那移近邊兵馬及於有官米處出糶此外未聞別行賑救此急在旦夕不可遲回其遺棄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邮仍聞京西東大雪不止毀折桑柘不少竊慮向去絲蠶稅賦無所出致貧民起為盜賊亦乞特降指揮體量臣竊見國史書祖宗朝每

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亦隨多少賑邮或蠲免稅租蓋以所放者少不損國用又察民疾苦微細不遺所以國恩流布民不怨嗟不必須待災傷廣濶方行賑救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厭頻推恩惠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取進止

論救賑雪後饑民劄子 同前

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饑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貧弱

之民可知矣蓋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旋營口食一日不營求則頓至之絶今大雪已及十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求雖中人亦乏絶矣況小民哉雪於農民雖為利澤然農畝之利遠及春夏細民所苦急在目前日夕以來民之凍死者漸多未聞官司有所賑救欲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臣遍録民間貧凍不能自存者量散口食并各於有官場柴炭草處就近支散救其將死之命至於諸營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卹以示聖恩所散不多所利者衆仍令兩府條件應有軍士在外辛苦及民人支移稅賦殘零輸送鄆辛等處並與擘畫早加存卹若使成兵愁苦道路怨嗟飢凍之尸列於京邑則大雪之澤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同前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非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近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一無道字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一作宜於戒懼常合脩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寄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

自有道得其道則大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二三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稍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揩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一作頃見太平州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

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除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一作明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同前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氷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頗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一作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議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奇矣然名分攸

不可太過其他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開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 同前

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脩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為無木植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絕其根本使民無以為生至於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為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剥疲民為國斂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蓋脩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驟罹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無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

四十萬株竊慮他郡盡皆効此伏乞早賜指揮禁絕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漸次邪容準備其澶州人戶經伐桑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稅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內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方田均稅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賦稅已送三司商量施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稅者多是不知均定一作稅之術或嚴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姦民欺隱或官吏誅求稅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日有秘書丞孫琳與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沼州肥鄉縣與鄆溶均稅初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並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戶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當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時因聞此事遂略行體

問隣近州軍大率稅賦失陷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
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臣寮上言均稅事竊慮未得千步
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職官郭咨為崇儀副
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一有取進止字

奏議第八

諫院

宋 歐陽脩 撰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慶歷四年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張子奭
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
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絕少
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一作賞
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
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
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
曰賞勞後行祠部為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
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
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況范祥
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令

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為此僥倖令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令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為晉相一旦除節度使十五人為將而人皆服其精令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令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

豈有勞者終身行賞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援擢自可不次人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為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況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論救賑江淮饑民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饑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瘴死雞犬不存之處九一作春農失業民庶嗷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聽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躁踐之後人户不安生業倫賊纔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已來省司屢於南方斂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剥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饑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一有害字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為一作謂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一作困時宜速賜一作施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庶可以悦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

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 同前

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尚習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選擢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遞互相推並不建明

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內出手詔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効今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默後以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二虜交侵一也三路儲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効二也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專管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取進止

論葬荊王劄子 同前

臣伏覩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荊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

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為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為姦爾今若盡節一作減仍有其字浮費及絕其侵盜而使用物不廣一作多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臣不知所一作有可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

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費浮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一作未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為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令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與亦未能辨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為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為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為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為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

節力所易為他時豐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為便者也荊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便後時取進止

論葬荊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同前

臣風聞已有聖旨荊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蓋為議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縣官吏不得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苟絕此四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令欲乞

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己贓論仍乞

選字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己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禁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論燕王子乞良乞未加恩劄子 同前

臣伏見昨燕王初薨其子乞良於苫塊中便答書題仍不稱孤子不落官銜令問卷民家猶能檢按書儀粗知喪禮而乞良為國宗屬全然不曉人事京師士流間傳

說為笑有玷聖朝又聞燕王諸子皆失教訓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湯藥纔至父死便乞家財管勾居喪之禮亦無哀戚臣伏見近降詔勑約束補蔭子弟須是一作令習一無習字試經業蓋謂訓誘臣寮子弟欲為臣下立家至於宗室之親號為藩屏全不訓誨使其不知禮義不及民間之子而不孝之聲流聞中外其乞良等過失伏慮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別行責罰只乞不緣燕王薨謝別加恩典且與裁抑令其知過俟其向後改悔遷善方與加恩仍乞明以此意戒諭近一作所貴其餘宗室聞之各思嚮善不使外人非笑玷辱皇風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唵厮囉劄子 同前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抗等奉使北朝皆有事宜為一無為字彼國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北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

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令和議垂就禍胎已(以一作)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令韓琦余靖親見二方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為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為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誠一作)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絶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為福後策可為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馳一作)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為名亦可拒絶令通和之事為中國之患大為二方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一作報)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

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絶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人通謀共困中國無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噍厮囉摩訶瞎訶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噍厮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為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為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為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

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一有理字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

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竊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為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令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為舉子

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一作進）考者不至疲勞（一作倦）濫選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為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過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人三卷）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迹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草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

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論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不致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粗有學問理識不致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秖令試策要

在南省精選若省牓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考矣
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
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為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
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於令式謹具狀奏聞
論臣寮不和劄子 同前
臣伏覩方今夷狄外彊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
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

臣寮未能為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世事以寬聖懷
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狥私意以
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訾傳布道塗飾已短以
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
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
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
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
草茲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為小

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筭以康時難取進舍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 慶歷四年
臣伏見近差薛紳為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
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 似一作昔日差人更有
不如紳者亦不足怪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
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薛紳所以人
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邈替却 却字無一無字 見宗簡令用薛紳
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未喻也平時無事公私上下

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 以一作凝 凝庶謹不
為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祿偷安而朝廷可以不
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未敗誤今天下事勢豈
比嚮時盜賊縱橫而州郡無備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
賦役繁興而人戶凋耗雖有出人之材尚恐不能了事
豈可尚循舊例依次用人 一作撥入 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
除未肯脫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須且依例
除轉運以此思之若省判須令 一作合 作轉運則弊在差

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無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為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為利甚大則失人為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取進止

詳定貢舉條狀一作議科場奏狀 慶歷四年

初范仲淹等欲復古勸學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脩右正言孫甫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湜九人同上此奏其文則出公手元在外制集今移入此卷

臣等準勅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一作責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覆名實有司求一作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一作人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故為學制一作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一作設法下之所趨也今先一有舉字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一無此字程式一作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試一作於記誦矣一本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至此下所謂盡人之材者也在此下故為先策論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肆一作新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貫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一作為盡人之材者一無此字也其一有它字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一無此九字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一作填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為二字一作為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一作業取材不遺一有為治之本也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文忠集卷一百四

謹案卷一百三第九頁前五行只是僅能潰散刊本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本潰訛遺據唐宋文醇改
第九頁前六行已近訛却據唐宋文醇改
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謝煟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五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九

諫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　慶歷四年

臣嘗患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一作動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緜安撫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為轉運令專了蠻事王緜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一作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為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

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一作觀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荆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禀朝命耻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為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一有臣字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耻未忍抽回即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訖即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同前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鬬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宥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李花腳等數十一作大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蜑為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鼎師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一有時字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捉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一作病暑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衂則彼勢復堅不惟為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

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
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
楊畋等伏乞且降勅書奬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
厚賞令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絶少其餘盡是
枉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
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説此意諭與楊畋其
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同前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
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軸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
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止可招
攜卒難翦撲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令深入而攻
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
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
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
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
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
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為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
餘山民莫徭之類亦皆自起而為盜竊聞常寧一縣殆
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
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
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徭驚惶至此以此而
言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
須先得黃鄧昨邵飾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
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腳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
指前事為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
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
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
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
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
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布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
正蠻叛者得一圖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類使安耕織

而歲輸皮粟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
擊之不已則其為害愈深況漸近夏暑南方燁濕士卒
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太急則潭郴全邵諸寨
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
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
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
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
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慶歷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
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
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
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
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
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
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
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
患大將無權令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
之意不足無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
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屢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
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
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
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一作特
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
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
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
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
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
也臣又聞水洛之成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
令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
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
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

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
難處置者也臣謂令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
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滄城水洛本有所禀
非是擅為後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滄見利堅執意在
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滄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
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恵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
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滄曰汝違大將
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

青使赦汝責汝卒一作辦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
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脩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令
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踈失則是汝挾
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
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
見其可蓋罪滄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
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滄荀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近為脩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
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為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
滄等因致驚撓周詢却乞將帶滄等往彼以此足驗劉
滄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為利而不欲廢
之非滄守之不可然滄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
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滄尚慮議者
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
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

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滄被移矣如
此則於洙無損於滄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
其利若曲為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
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
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
政盡是文臣遮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令滄與洙爭而滄
實有功劾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滄則沿邊武臣盡鼓怨
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

功効者絶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為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番族一作部恐他人不能綏撫一有番部二字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輯番部一無此二字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　同前

臣伏覩朝廷近為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一作内挾私徇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堯臣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歷内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為陳留橋損害舟船特令脩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令吕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糾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讟先朝聖政謹按日歷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為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為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即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一作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讟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強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迫乏碎細刻剥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

用一作人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小橋事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一作人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為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為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惠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為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

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令後小人一作臣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係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同前

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為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狥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

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一作者無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別造過愆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取進止四月庚戌王礪

寵御史授大常博士通判鄧州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同前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三字一作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為提刑者

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邵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基管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乎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一作待）提刑體量然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為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己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一有（只字）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令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令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開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為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令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勑其（三字一作取）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令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同前

臣伏覩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

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為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為休民息力若歲般輦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為敵國指元昊為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爭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斤北虜更一作又一作要二三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為患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慶歷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脩築城壘强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為國之害不細今若縱

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為孤壘其一作而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況西賊議和事連北敵令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況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內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興邊臣為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為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為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吳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說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鹽利以惑聖聽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五

文忠集卷一百六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典兵戎體均一作同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文倍於中書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議祖宗之制一作世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為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隳廢惟用人吏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惟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猶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實効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為報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

允臣所請一作奏乞下兩府重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叅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一作舉主者足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為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一作可集事不必邊任并閤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

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同前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為不服一作安亳州水土死一作無死字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一作來還內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寃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讐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算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

謂處置特垂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謂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計其必無弃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同前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為檢匣抑塞言事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北虜使十年不為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為有司所抑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採但未知奏狀內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內言有策可使契丹十年不為害此一事是朝廷當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採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寃獄不當劄子同前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為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為妻自持刃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一作將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為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一作之冤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一作殘

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寃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寃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踈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

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內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為臣寮論奏一作奏劾陛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群言逐去左右中外之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近日外面虛傳云郤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以方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勘劾依法行遣今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尚為優幸若更遲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各為過惡無以戒勸承用從來

跡漸一作甚多彰露內廷之事臣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伏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弭物論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七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一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慶歷四年八月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杜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一有彼字被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一作寧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一作過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一作與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懼近日致仕者漸一作甚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一作何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 慶歷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為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勑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競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閣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競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偏一作長競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驁且馳驁盡係一作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驁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勑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一作重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二字一作而任之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勑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勑則頓一作徒一作狥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笑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

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勑文首引國書為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来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一作審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勑意亦一作本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来臣寮指以為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免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勑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一作撮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劉三嘏事狀　慶歷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来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筭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

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来歸我
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
有思慮以謂納之別恐引惹臣請略陳納之却之二端
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朝邊
臣為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
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
既自絶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
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
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
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
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暇是契丹貴臣秉節鉞
奏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
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
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来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絶
蹤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為辭此其可納三
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
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暇果在
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
其可納四也彼既窮来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
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来心欲南向之人盡絶其
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為三暇報仇於中國又終不
能固契丹之信此為誤計其失尤多且三暇在中國則
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
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
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
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暇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
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睿斷不惑群言取進止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一作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慶歷五年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
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一作慈
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

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一作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一作職雖在外事不盡一作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一作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一作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一有者字則難難字一作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一作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行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一有者字臣請試辨辨字一作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益行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

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一作無私以此公一作正言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一無此字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夫攫得名位則可行故好一作行權之臣必貪一有名字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一有至如二字一有至字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懇讓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一有但字見

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一作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作一行事六字一作欲其作事乃特一無此字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授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二字一作其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二字一作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一無此字仲淹深一作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一無此字不敢自出意見但多一無此字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八字一作蒙陛下堅意委任遇事而近更無推避弼等朝廷常一作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遠盟而動其書國二字一作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一作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八字一作力思雪恥沿一作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一作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一作于外此臣所一有以字為陛下惜之一無此字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一無此字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一作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方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一無此二字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

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常思君一作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一有而字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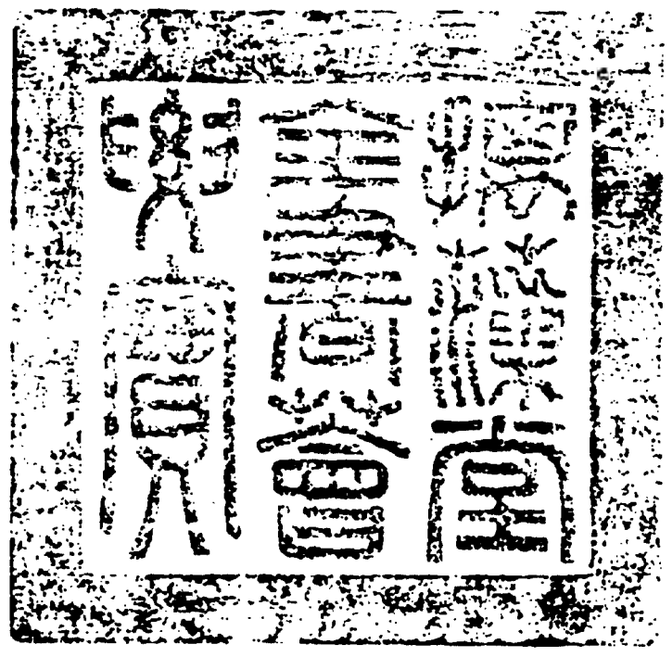
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藏當時真本也一作疑是後来公所改定如以水落為洛之類及其餘文意皆不若一作為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責蓋用綿本及李燾長編今真蹟元用貴國按慶歷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仁宗命王拱辰草荅書云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文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彼此用之公此奏後改為責耳

文忠集卷一百七

謹案卷一百五第十二頁前二行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刊本誣訛誤據別本改

卷一百七第九頁後六行可以辨也別本作可見其不為朋黨也

第十一頁後五行而猶遲緩自疑刊本疑訛遇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謝　焞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八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二

銓部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　至和元年六月判流内銓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

一無者字且字一作却　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覷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一有餘字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未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

乞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令取進止 依奏并下三班審官並依此

翰苑

論臣察奏帶指使差遣劄子 至和元年九月兼三班院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除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察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乆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来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重遠臣察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察奏帶隨行指使之人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為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絶僥倖今取進止

論史館日歷狀 嘉祐四年 誤寘于此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没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察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記 作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 作一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 排作以月日 作日月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 取作書也加以日歷時政

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一有於字廢墜矣一無此字臣竊聞一作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

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一作分明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録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一作記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一作惰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施

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請駕不幸温成廟劄子 至和二年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疎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温成

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疎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温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為自去年追册温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及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温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温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為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至和二年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一有多字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后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

改過不恡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綱紀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一作皆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

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
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
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
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
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
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
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
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
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
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
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
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修河第一狀 同前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察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
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
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
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
比年以來興役勤一作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
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一作初既已倉惶群議一搖
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
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
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一有軍字官吏催驅急若
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
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
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
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
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
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
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
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
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
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八九數年以來人稍

尚（一作尚）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一作者）幾瘡痍未欽物力未完（一作元）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魯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為（一無為字）於災旱（一作旱歲）於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一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絲障（一作湮）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一作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之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壅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一作流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而發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一作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慮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一作荒）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

道可復乞候一作俟豐年餘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雕印文字劄子　至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板尤多蓋為不曾條約書舖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為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契丹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為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絶書舖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舖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貳伯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絶者今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九

奏議第十三

翰苑

宋　歐陽修　撰

論使臣差遣劄子　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

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自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內自借職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併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內增四百九員殿侍猶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損已為大晚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祿矣臣今略舉入仕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釐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令當政大臣早賜擘畫所貴不為將

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宮殿侍年深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書表宅案等別無恩例只自慶歷八年籍立年限上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仕之源最為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勾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依慶歷八年密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諳熟委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為利便

一百司人吏舊来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候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或侥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勾當者情願就班行之類臣今乞一切止絶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述濫官略陳此二事如允臣所請乞下三班院與勾當臣寮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取進止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　至和二年

右臣近曾上言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準勅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紀綱隳頹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已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奬之功營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壯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来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

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功作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即多圖酬奬恩澤一作廣得功料大即圖酬奬恩澤多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黷威靈要其所歸止為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為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置一作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為之臣實痛惜臣因準勑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槩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為能臣竊見累年天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是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譴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

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及字一作止外其未修者宜速寢停況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為勞績其奉先寺乞勑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當坐之處近聞為無一作未有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所陛下尊為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蓋為將良材美木俯徇狗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進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一作必盡焚除且天戒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遠小人一聽一作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修河第二狀　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一作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患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壟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一（一作之）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就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一（一作流乎）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壟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壟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壟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一作復）決然則京東橫壟兩河故道（一無二字）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

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一作決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一有所字不能必則一作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梢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一有而字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為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一有者字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一有則字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一作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一作北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淀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

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
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
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修河第三狀 一作論六塔河 至和三年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
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
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
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
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
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
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
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
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
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
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
必 一作雖 大而其害未至 一作止 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

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
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
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
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 一作無 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
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
辨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
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
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眾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
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 一作害 愈大
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
也且事欲 一作貴 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
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
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
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
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

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周弊河流注溢又汶高流行梗一作難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

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汶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一作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

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愚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愚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愚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倖愚惑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

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狄青劄子 至和三年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一作不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一作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一作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一作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輦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偏及於人但

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宜自一作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一作後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容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一作息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月餘青罷樞密知陳州

文忠集卷一百十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四

翰苑

論水災疏 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滂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犇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一作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嗣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

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祖宗之重亦所以絶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一有漢字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来陛下服藥於內一無二字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一無十字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為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為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

一作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覩一作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　同前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滲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維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

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將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為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吕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

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讁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讁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

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為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一作用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

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溥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 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申為雨水滲浸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墻壁摧塌乞行修整尋一無尋字魯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緝但聞行路之人咨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宮稟外觀當見二壇浸在水中四

神門及闕庭齋宮屋宇並各倒側摧圮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橫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墻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圖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觀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見有數人兵士在彼扈水問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扈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咎

罰豈輕陛下仁聖寬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為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決洩脚出積水築起四面垣墻不使路人車馬往来褻瀆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 差知禮院王起三司判官王繹

乞添上殿班劄子 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無得進見今聖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魯一作能得上殿奏事今雖邊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閒頤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君父動經年一作半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一有臣字今欲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察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閤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過及細碎閒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勑旨其後上殿添一班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一作狀一作論某人交結宦官嘉祐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一作觀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論一作漸以沸騰蓋緣一作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緣飾姦言好一作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一作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一作納之

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一作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為是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小人譽之（一作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一作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一作與宜）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一作宮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自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一作所稱信）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論（一作議）早（一作速）

罷昌朝還其舊鎮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同前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奬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修業昨来國學開封府并鑰廳進士得解人中四字一作內三百餘人是瑗一作皆是胡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一無自字是朝廷一有之字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册書之以為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於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為可惜也一作誠可惜矣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一作兼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勑旨

薦布衣蘇洵狀嘉祐五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優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一作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録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　嘉祐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一作淳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　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為學者師法庶幾內修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為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召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一作為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再乞召陳烈劄子　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為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為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一有也字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為況聖恩優異褒責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為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學之名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一作其於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媮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

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恩況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薦王安石吕公著劄子　至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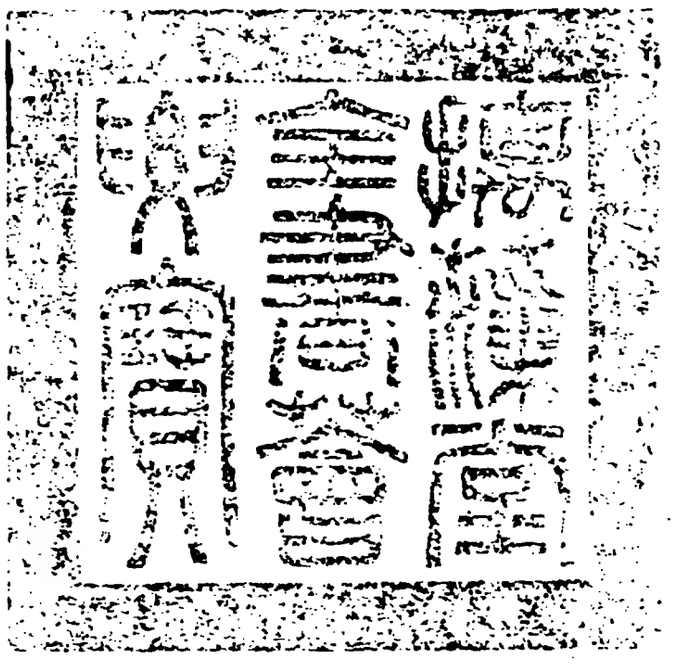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顔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一作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為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為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徵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為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来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

乞留中
遂不出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偽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獎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累次保明安

撫臣寮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母年八十無禄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邊遠官立之家居則患禄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侍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褒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奬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閱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乞著為永式其張立之如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一至一百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文忠集卷一百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五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 嘉祐二年四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来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者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大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欽錢一作三一作二百千雇倩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挾共一作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偽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蘊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

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奬之意自為姦偽以至於此甚可歎也謂一作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偽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寬監門之責重巡捕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搜撿則慮成擁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臣及清幹京朝官巡捕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為勞績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若搜撿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奬其巡捕官除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庶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為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弊源一作厚弊如允臣所奏乞立定巡捕官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牓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論保明一無明字舉人行實一作劄子同前

臣伏覩近降勑命更定科場條制內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能免小過微累皆為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事狀如事親不孝行止踰濫冒哀匿服鬬犯刑責及雖有蔭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苟犯其一並不得收試如違必一作並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今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

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自尊重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為辭自南北

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一作阻下同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耻懷耻蓄怒何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温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為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為中國之辱又使契丹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他求則為後患何可涯哉今北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北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為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使人告以如約直候

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選皇子疏一作書 嘉祐二年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與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

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録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悦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内也不止宦官宫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顔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内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内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虚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讐劄子　嘉祐二年九月兼判祕閣祕書省

臣近準勑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闕者書名件用崇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酬校了以黄絹裝褫正副二本收附

準備御覽內中取索一作借本閣尋具畫一合行事件聞奏令取進止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

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一作尤所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謐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一無矣而家三字計者宜於此時一作亦宜及今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一作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為王者之訓

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文書草稾尚有編録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録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為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来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帙號為學士院草録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睽如本行人吏不盡時編録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為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請令後乞内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内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内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内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為恩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内降或為府司後行或為宫院姨嬤或為内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於再三而干求者一無三字内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宫豎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絶臣今一無此字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内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絶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今取進止

論梁舉直事封回内降劄子　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勘內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內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恃干求內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著為信令今梁舉直累煩詆聽干求不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勑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庇小臣抗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舉直欲受過於其身寧彰陛下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令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內降者其元犯本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為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為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內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連進納令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　嘉祐三年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為差內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追作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為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今取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　嘉祐四年春

臣勘會府界矧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户經府
披訴稱被人夫開掘墳墓斫伐桑棗拆拽舍屋等事尋
差兵曹叅軍張稚圭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里有餘
計三料開掘却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三所草庵
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五所舍屋四
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體問得村民所
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孫骨肉環坐守之
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甚貧一作貧甚者用火燒
焚向空撒棄其庄宅屋宇累世安居旦夕毀拆全家露
坐寃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
橫屍暴骨殃及幽明可為憫傷可為驚駭兼體問得所
開新河有害無利其萬勝斗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
水盡入白溝河所以年年決溢今又刱開新河亦入白
溝是則三道減水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
新河深六尺至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
仰水勢難行臣今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
計會都水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苟如臣所
說不虛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掘却移夫役修整舊河其
元獻利見開河之人本為自圖功賞及從初檢計壕寨
官吏蒙昧朝廷不言有墳墓宅舍桑棗在所開地内情
理難恕欲乞下開封府取勘一作會其獻利之人與壕寨
等並行決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兼慰生人
今取進止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 嘉祐四年

臣伏以上元放燈不出典禮蓋因前世習俗所傳陛下
二字一作皆以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為嬉游若乃
時歲豐和一作時豐歲和人物康富以為樂事亦是人情今自
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
損不少新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
府日閱公事内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為貧寒
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
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為

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蝕之災（一無二字）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一作和）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是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今取進止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嘉祐四年三月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一作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一無二字）為士者常（一作當下同）貴名節以自（一無此字）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一作外議）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與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魯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一作間言）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

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一作愉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脩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強敵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四字一作天下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媒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一無二字至明察見諸臣本以一無此字忘身徇國非為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一作至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

朝一作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有所不為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一作無本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

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
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
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
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
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
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
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
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文忠集卷一百十二

奏議第十六

翰苑

乞與尹構一官狀 嘉祐四年

宋 歐陽修 撰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為
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
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
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
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
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為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構百端
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冤枉特
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
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
歲惸然無依實可嗟憫伏見將來祫享大禮在近羣臣
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録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

子一官庶霑寸禄以免饑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丁寶臣狀 同前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一作稅丁寶臣前任知端州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叙理監當方智高攻劫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棄逃如一作奠聞當時獨寶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曾闢敵朝廷以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伏遇祫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官資就移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 嘉祐四年

臣近準勑為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關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為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為得人若以為有可信有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為恥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制只命學士一員專舉況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為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

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許懷德狀 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讓恩命表一道撰批答臣勘會昨來許懷德祫享加恩自合兩表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停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閤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引叙前來祫享加恩乞併寢二命蓋懷德以祫享例加恩命為輕所以更無表讓却於今來表內因帶叙陳其前來恩制久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遠慢君命閤門無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況懷德身是將臣職典禁衛敢此遠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答臣未敢撰辭乞下所司勘劾懷德正以典刑庶肅朝綱以戒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再論許懷德狀 同前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羣臣偏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為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祫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為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為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強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為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興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為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

陳大概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況如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一無二字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絶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一作患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一作初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一作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一作使之人既一無此字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一作用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一無此字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一無二字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

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絕商旅此其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偏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箕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入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鬻鈔箕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箕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箕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監牧劄子　嘉祐五年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察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秖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刱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

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蕃滋今何以得馬之耗減既詳究其根源兼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一有者字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一作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一作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一作惟今之河東一有路字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閒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

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為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善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為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一作國馬之制

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失其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伏覩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將有更革臣以謂監牧之設

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其弊亦衆若止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刱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請詔相度官一人同臣躬按左右廂監牧凡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温凉亦有便否鄉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詳究根源旁采衆議然後以此日臣察奏請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汧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寖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為改更以上乃通鑑長編所載與集本頗異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 同前

右臣偎以庸虚過蒙奬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為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為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為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沉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 一作姿識敏明 文采爛然論議蠭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繆舉臣甘伏朝

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免進五代史狀 同前

右臣準中書劄子為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史

草付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他能

少急養親遂學干禄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竊於科

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於筆削舊

史褒貶前世著為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

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閒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

緝而外方難得文字撿閱所以銓次未成昨自還朝便

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

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仍

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於文治之朝不為多士所誚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

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

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

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絶漢興

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

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

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

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

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大宗時始詔名儒撰

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

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

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

悋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

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

為悋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

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

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

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令取進止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

庶人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隣里聞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遽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禄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隣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

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
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
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
勸人脩德行一有而字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
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
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
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遊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
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

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
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
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
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
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
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
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歷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
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

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
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一有籍字京師者多而
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
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一作人止取京
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
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
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
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

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
脩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一作
在於敦本教學之意而脩其實事給以糇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
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一作謹察其有過無行
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
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
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一作士修其行非為
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媮薄之

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文忠集卷一百十三

奏議第十七

樞府

宋 歐陽修 撰

論均稅劄子 嘉祐五年

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户虛驚所伐桑棗尚不為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為難行而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户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一作則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

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
在管催數内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户却別一無此字生立稅
數配之此非朝廷本一作之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
州諸縣一有於字見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
名無納及一有夫字開閣將行一無二字兩項遠年稅數並係祥
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並攤與見今
人户又聞以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鹻帶鹹
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一無此字殖地並一例均
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
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一無此字禁只令據鹽斤兩
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
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分者亦
均攤與稅又不知使一無此字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
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一作地謂所均稅悉便於民
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
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為國斂怨

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為救其失哉欲
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
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
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
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 嘉祐六年

臣前為學士日兼充史館脩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本
入内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檢討
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關送本院令修撰官躬親對
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緣本院元有脩撰官三員
後來孫抃及臣相次別蒙差任今止有胡宿一員其未
經對讀一有國史二字卷數尚多竊慮寫下多日闕官校對久
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三兩員同共對讀
早令了當況檢討官檢閱本朝故事亦是本職仍乞不
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 嘉祐六年

臣為學士日奏充羣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
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一有更字為未見得牧地善惡多
少難為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遽蒙
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
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帳舊
管一作舊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為民間
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户
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搔擾而已
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為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
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
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
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
擘畫申奏其已為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
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為
搔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
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令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
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
闕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
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
雖未責臣豈一作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維願竭愚慮苟有
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
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
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
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
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
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有言事二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
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
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
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
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

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有之字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一有陳字而畏人知者

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二字一作呂誨一有新進二字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一有來字復今三人

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戚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一無十字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

取進止

政府進

舉劉攽呂惠卿充館職劄子 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攽辭學優贍履行修一作清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真州軍事推官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繆參聞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攽呂惠卿欲望聖慈俾充

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 嘉祐八年

臣近準勑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為宜今却先引行事官於壇下作堦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垂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

今據祀儀四時及三一作土王五帝上辛祈穀春分祀九
宮朝日高禖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宮貴神季秋
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
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
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贊唱生踈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
廷近年新製祭祀器服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
傳行事之際於禮繆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
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
事之意今取進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
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
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
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
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
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録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
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
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
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
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隅
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
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
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
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
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
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
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一無此字所長而各隨其多
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
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
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
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
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

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一無此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

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禰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一無二字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一作能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

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禄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乞奬用孫沔劄子 治平二年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為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歷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户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

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彊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奬用庶於擇一作人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英宗實録所載文但於孫沔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禦備作朝廷禦備

謹案卷一百十一第四頁後二行況此畫像之來
疑求字之譌
卷一百十二第十頁後三行内則岐嶷涅槃刊本
嶷訛嶷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百十四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十四

奏議第十八

政府

宋　歐陽修　撰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一無此字）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

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裂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

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歷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斃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鴟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一無此字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歷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彊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一無二字景德二年盟契丹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一作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一作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一無此字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歷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戛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嘗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算係纍諒祚君臣獻

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一作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虜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篠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歷禦邊之備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一無此字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眾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

將相為謀不重一作密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以謀
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
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
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
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
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一無四十八字凡用兵之形勢
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
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一無此字定大計凡山川道
里蕃漢步騎出入之一無此字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
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
於諒祚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
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
利罷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
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
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
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一有其字知中國之彊
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所
言者大略如此爾一無此字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
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
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
爾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諒祚為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
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
出施行臣竊見慶歷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輒寇無
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
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為痛心今者諒
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閒掃蕩俱盡而兩
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
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
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
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

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閒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一無二字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

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歷之初矣近者韓琦魯將慶歷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為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厚顏何以自處

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一無二字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 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

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

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一作而 一作奬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一作列如別奏一作劄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賜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一有聖字意今取進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同前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奬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奬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公相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

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凡五七次科場未有第三等者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為校勘未是正館職四年後升為校理始是正館職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為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一有之字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奬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為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奬成之不止十得

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 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為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

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達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青州進

劄子 熙寧三年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為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慈一作聽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一作數則積壓一作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朴催驅官錢免積久一作欠作失陷

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為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為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一作必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

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令取進止

言青苗第二劄子 同前

臣近曾奏為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內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戶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戶送納若又俵散秋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數別候朝廷指揮去後一作詔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戶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為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户户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為惠政一作濟尚有說焉一作可說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簉麥成熟人户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户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一無八字早降指揮令取進止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 嘉祐二年

臣等勘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浙提點刑獄伏見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該贍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資望不淺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一次如後不如舉狀臣等甘當朝典今取進止六月日

右公在翰苑時薦宋敏求奏劄得之汪逵既云臣等則非獨薦或公自草或止預名不可知也

文忠集卷一百十四

文忠集卷一百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畫一起請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擘畫粮草合有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一臣伏詳勅旨本為河東民力困乏差臣擘畫利害竊慮朝廷之意因而掻擾臣今欲乞特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官吏及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筵席

一臣準勅計置擘畫河東一路經久利害竊緣河東地分闊遠山川險絶竊慮僻遠之處不能偏至又緣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内有久諳彼處民情事體者或在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臣今欲乞暫差勾當

一臣所授勅只是與轉運司計置擘畫邊上粮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户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畫時應副仍乞指揮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並令畫時應副

一臣伏見國家自兵興以來言事之人多陳利害竊慮有前後上文字人内有陳河東一路事宜所言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書樞密院檢尋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參驗利害可否回日聞奏

一臣準勅除擘畫粮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當事件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目付臣施行取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軍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曾隨韓琦奉使陝西

近差充涇原路參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允臣所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免晉絳等州人户遠請鹽鹽牒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鹽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遥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前項事理

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勒抑監催須令前去免使麥麨農忙之際虛勞百姓遠路艱辛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奏聞仍請具已施行公文疾速入馬遞回報當所不管遲延住滯者

同前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鹽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遥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當所雖已牒晉絳慈隰等四州請詳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抑勒監催須令前去竊慮百姓已到解池及前去未遠令欲牒解州安邑知縣請詳前項事理如是請鹽百姓見在彼處請就近告示逐人如依舊送納鹽錢情願不往三門請鹽者各令歸本縣仍希已施行公文回報當所者

相度併縣牒

當所體量得潞州八縣內屯留黎城壺關三縣地居僻遠戶口凋零全少詞訟盜賊逐縣虛占令佐及諸色公人色役令欲擘畫將三縣併省分割入隣近縣分可以寬減民役兼省吏員須議差官相度利害者右具如前令欲牒上黨縣鄜主簿請詳上項事理躬親遍往屯留等縣相度地里遠近接連疆畔就近可以分割併省利

害務令人户穩便仍具可以分併地里畫成紙圖及取索逐縣見在户口賦稅見役諸色公人數目畫一開坐連申無致鹵莽者

同前奏狀

右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州界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户口主客二千七百餘户地里人户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四縣内榆社縣主客一千七十二户其餘遼山縣主客五百六十九户平城縣主客六百一十八户和順縣主客四百五十九户各不及一鎮人烟及潞州管内八縣亦有似此地里絶近人户全少處虚立縣名枉占官吏每縣曹司弓手手力觧子之類各近伯人外别有供應本州廳子客司承符散從及本村里正户長耆長壯丁色役人户凋零差役繁重以臣相度可以將帶就近分割併省庶使減省官吏寬紓民役緣臣時暫經過竊慮不盡民間利害已密牒知遼州國子博士盖平上黨縣主簿鄔

唐等審細相度可與不可分併利害臣今前去所過州縣除邊防要切縣分外其餘地里迫窄人户凋零絶然小縣有可以分割併省者並欲隨近選差幹敏之官密切先行相度可與不可分割利害候臣奉使回日别具條陳敷奏次

倚閣忻代州和糴米奏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節文臣寮上言勘會忻代二州秉外分配博糴觧斗共玖萬餘石即今催納方及二分今來已是五月粒食踴貴之際民間觧斗甚是難得欲乞朝廷特賜愍許將已支絹帛及大鐵錢合納米粟特與倚閣候將來秋成一併送納奉聖旨令臣與河東轉運司同共相度施行者臣尋至忻代二州取索逐州元分配錢絹次第及見納見欠白米一宗文字看詳元是富弼起請為去年河東秋大熟乞朝廷輟邪錢銀絹廣謀糧草三司遂支雜州絹二十萬疋與河東内代州分配到五萬疋並是在京及并晉等州比及旋旋般來往復拖

延直至冬末春初方行俵散至今年五月分配纔畢已是麥熟夏稅起納民間豈復更有白米輸官其絹五萬疋并本州舊有絹三千餘疋共博糴白米九萬五千二百餘石州縣從春至夏枷棒催驅只納到四萬餘石見欠五萬四千餘石本州為催納不前遂申轉運司乞令將陽年陳米減價折納雖有此擘畫亦並無人送納蓋為過時無可收糴其忻州差配名目尤多去年一年內除稅賦和糴沿邊送納外配銀送納見錢收買肉羊羊皮數目不少又有酒務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白酵分配人户令納清醋價錢又有轉運司先配絹三千疋博糴諸色斛米除此多般科配已催納了足外方到一項大鐵錢絹博糴白米是今來臣察起請乞行倚閣者其鐵錢絹元拋配博糴白米肆萬餘石因轉運司自見人民不易先減一半外尚有二萬八千四百餘石後為送納不前運司又已與倚閣一半候秋熟併納外有一萬餘石係見行催納臣遂取索本倉受納日歷點檢逐日全無人户送納亦為過時無可收糴兼兩州百姓累經並在潞州相去絕遠不及計會商量兼勘會二州人粮見在忻州約支二年有餘代州亦約支一年半不至闕備又前去秋熟日月不遠臣已一面出牓及牒本州令倚閣候至秋熟一併送納施行訖謹具狀奏聞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

右臣準中書批送下二狀河東都轉運司準康定元年九月十四日勅節文河東路强壯應見充正副指揮使內雖係第一至第三等户者州縣更不得輪次別差色役竊緣義勇指揮使各是鄉村第一第二等力及有家活産業人户今来一年之內只是一季上番多在本家管勾農業兼當司體量得正副指揮使等俱是上等人户揀充最屬侥倖其餘等第人户丁數稍多亦是一般點充義勇祇應仍更不免州縣差役所有軍員已是優便仍更依條免放州縣色役頗見影庇却鄉縣重難差

役却差下等義勇人户充州縣重難里正或衙前等差役計其勞逸深為不便欲乞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處義勇正副指揮使乞依其餘義勇體例各依等第户例輪次差定州縣色役庶得均濟臣勘會河東一路鄉兵除係籍强壯不勾追教閱外所有剌手背義勇見管七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教閱州縣因而諸雜役使常於秋冬邊地支移稅賦和糴遠納之時復有上番之役凡一家三兩丁者一人上州教閱一人供送一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輸納稅租所存但有衰老或有全無倚托者廢業忘家不勝其苦其間惟有正副指揮使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户却獨得免差役是下等人户常有勞役最豪富者獨得寬優義自兵事已来州縣差役頻併素來力及之户累世勤儉積畜只於三五年重疊差役例各減耗貧虛逃亡破敗而州郡事多差役難減往往將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户小處差稍有家活客户充役勾當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使豈容獨免兼自差管轄義勇以來已避免却數年色役當衆人苦於勞耗之際獨獲寬優之幸已多兼臣累過州軍體問得逐處義勇指揮使等家業例皆物力不減人丁又多若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均濟稍寬已困之民其都轉運司起請伏乞朝廷特賜允許施行今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米光濬狀

右臣伏自準勅計置河東沿邊粮草所過州軍遍見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絶難得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岢嵐軍使米光濬年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岢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昨代州寧化各為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岢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界光濬應機拒守故獨岢嵐得不侵却地土亦不張皇臣自過本軍體問

軍民備得其實伏覩近降宣命指揮差李偉替令赴闕
切以邊鄙常患難材苟得其人豈宜屢易兼自有移替
宣命軍民並各眾狀舉留其米光濬臣今同罪保舉再
任苟嵐如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防軍政但有一事敗
悞並甘連坐今欲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米光濬斬決逃軍乞免勘狀

右臣訪聞苟嵐軍昨於四月中捉獲逃走萬勝長行張
貴虎翼張貴李德等三人並係禁兵本軍勘正法司檢
用編勅禁軍料錢滿五百文逃走捕捉獲者處斬訖奏
其張貴等並依法處斬訖本路轉運司檢會先降令勅
春夏不行斬刑合決重杖處死糾駁本軍不合斬斷見
差嵐州團練判官劉述取勘苟嵐軍便米光濬等竊緣
苟嵐軍地接西北二虜正是秋冬大屯軍馬之處若管
軍將率斬一逃軍却遣勘罰則無由統眾漸啟兵驕況
重杖與處斬俱是死刑無所失入運司守令勅糺按雖
執常科兵官以軍令斬人亦是常事況米光濬等勘成

公案亦不過得違制失入刑名論情定罪所犯至輕沮
將率以長兵驕其損不細伏乞朝廷只作訪聞此事特
降聖旨與免勘劾所貴沿邊將率知朝廷委遇之恩盡
心効用兵戎畏肅不致驕恣生事謹具狀奏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

右臣伏見河東路轉運司近準三司從京支撥得銀十
萬兩於本路州軍配賣見錢臣體問得此銀本非運司
因關之陳乞忽自省司特行支撥蓋是朝廷優恤三路
軍須不足特此輟賜助濟用度以舒疲民又慮朝廷訪
聞今年河東二麥大熟欲使將此銀十萬兩乘時收糴
軍儲有以見聖心憂念邊防寬卹民力臣昨因至寧化
軍有百姓衆狀經臣馬前陳訴為配銀數多臣遂取索
本軍人户物力次第及前後配欵數目看詳本軍人户
全少城郭主客十等共三十四户內五等已上只十五
户其餘六等已下貧弱之家共有一十九户去年共配
銀三百兩數月枷棒催驅方能了納今年所配一千兩

比常年三倍是致百姓送納不前衆狀詞訴又緣寧化軍屯兵不多本軍自有納便鹽錢及諸雜課利見錢不致闕用本軍地寒民不種麥又無夏糴倉當其軍用未闕民間難得錢時可惜虛困民力臣已牒本軍且令配賣五百兩其餘別候朝旨尚慮河東一路州軍極有見今未至闕錢及地高不種二麥無可收糴去處不宜一例急斂橫困疲民臣今欲乞聖慈特下本路轉運司令將已分銀十萬兩除見今闕錢州軍及二麥大熟合行收糴處依數配賣其餘見不闕錢及不糴夏麥處且只配一半候闕錢不得已即漸漸分配所貴少舒民力上副陛下憂民念邊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銅利牒

當所據澤州進士閻玠司法狀軍萬願等狀並為河東鼓鑄鐵錢盜鑄者不少竊見絳州稷山垣曲縣三處皆有銅鑛欲乞遍往銅鑛處密切詢訪採取烹煉鼓鑄錢幣者當所檢尋古跡翼城縣有唐錢坊一在縣東十五里翔皋山下又有唐王城治在縣北平城三十六里又有曹公治在縣東南七十五里又有廢銅窟在縣西三十里稷山縣甘祚鄉有銅治村絳縣有唐古銅治在縣南五十里含山谷內垣曲縣有錢坊在縣西北九十二里程子村銅源監內自唐以來絳州舊曾鼓鑄銅錢鑪冶古跡見在其廢已久山澤銅鑛產育必多無訪知絳州人戶多私採鑄貨賣銅器近年錢幣闕乏以來亦曾有人獻言乞尋銅鑛烹鑄前後差官尋訪多是不曉事體張皇驚擾私鑄之家避犯禁之罪不肯指引採取又鑛銅側近民居懼見官中興置爐冶各相敝固並稱無銅所差官員又不盡心多方求訪遂使銅寶不能興發須議專委通幹之官密切求訪者右具如前欲牒絳州管界巡檢孫借職仰細詳前項事理只作界內巡警名目遍至四縣多設方畧先且誘賺得民間私賣銅器一兩件然後詢求出鑛之家及細問烹煉之法須使姦民不能隱蔽或須要私鑄之人指引烹煉即設權宜許

其免罪或別加酬奬務要求出銅寶不為民間藏閉候見次第密具公文回申無至張皇悞事者

再乞減配銀狀

右臣近為三司拋降銀一十萬兩與河東諸州軍配賣臣尋體量得河東諸州軍錢糧各有準備見今不至闕乏民間即日難得見錢遂曾具狀論奏且欲配賣一半乞朝廷特降指揮與都轉運司後來聞有朝旨只與減得些小價錢其諸州軍百姓累經臣告訴並稱銀價雖然不高各為見錢難以變轉伏緣河東州軍昨來只是澤潞兩州二麥大熟晉絳并汾石隰等處係種麥地分並只熟及三五分其秋稼尋遭夏旱垂欲焦死近方得雨只可救得四五分見今物價甚高民間窘急無異凶歲況配賣銀絹乃是緩急不得已之事今諸州軍幸各錢粮不闕不必非時抑配重擾人民只可留之以備緩急若已知縣官實為闕乏則勵力供納自不怨嗟以理論之其銀盡可罷配又緣都轉運司已俵與州軍故臣

且乞只配一半日近臣不住見百姓以配銀為苦已牒諸州軍且令先配一半其餘聽候朝旨比欲候臣到闕更自論請竊慮臣離河東後轉運司依舊催促盡令俵配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仍乞檢會臣前後奏狀早降朝旨

再舉米光濬狀

右臣近曾同罪奏舉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米光濬再任岢嵐軍使竊知朝廷為光濬病患曾加體量臣昨往岢嵐親見光濬絶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酒暫曾不安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撫軍民況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止隔界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臣嘗見朝廷選擇邊將比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難得而任使俟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米光濬於武臣之中不易多得在岢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替去別得差遣必與今任輕重一般與其移易往

來不若責之久任況知光濬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
狥光濬之私蓋為邊防之計其米光濬伏望聖慈特加
奬擢與優轉一官且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喚如朝
廷遷官及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事有所敗悞臣並甘
同罪

論礬務利害狀

臣昨準三司牒繳連錄到晉州博賣生熟礬始末一宗
事理及備錄中書批狀牒臣候到河東與施昌言等同
共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未到河東間施昌言等已一
面先具相度申奏訖尋又準中書劄子送下施昌言等
奏狀付臣奉聖旨更切相度具經久利害聞奏者臣看
詳都轉運司狀內元牒晉州通判殿中丞榮諶相度事
節似有未便遂牒并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就晉州計
會榮諶取索一宗文字子細議定經久利害尋據張日
用狀果與榮諶始初相度利害不同今具畫一如後

一晉州折博務元定年額錢一十六萬餘貫自來許
客人入中紬絹綵綿見錢茶貨等請生礬上京重
別煎煉後取便賣與通商路分客人後至景祐四
年三司為客旅並不入銀絹見錢只將茶貨入納
遂額定令客人每年於晉州折博務入納茶一十
萬斤在京榷貨務入納見錢五萬貫文自此杜昇
李慶等六戶管認上件年額錢茶等請生礬於京
師重煎貨賣

一慶歷元年河東都轉運司始於晉州官置鍋鑊自
煎熟礬一面勒杜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錢茶
博箅生礬一面將新煎熟礬別招客旅出賣是致
杜昇等六戶稱積壓礬貨出賣不行累年拖欠課
利有煩官司催督及引惹六戶詞訟不絕

一據榮諶元狀內聲說晉州起立煉礬重煎作明白
熟礬貨賣慶歷元年入到絲綿見錢五萬七千八
百餘貫并收在京入納見錢及晉州入到茶錢一
十一萬六千八百餘貫都收一十七萬四千六百

餘貫慶歷二年收絲絹綿錢四萬二千餘貫并錢
茶都收一十九萬五百餘貫慶歷三年收絲綿錢
四萬七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二十萬五千餘貫自
晉州置煉磬務後來比祖額各有增剩況自六家
撲斷後來景祐四年只賣過生磬五十五萬七千
餘斤寶元元年賣過生磬七十二萬二千餘斤寶
元二年賣過生磬三十五萬一千餘斤康定元年
賣過生磬三十六萬五千餘斤自慶歷元年起置
煉磬務重煎後來當年支賣生熟磬八十四萬九
千餘斤慶歷二年支賣生熟磬八十五萬五千餘
斤慶歷三年支賣生熟磬一百四萬六千餘斤比
附未煎已前逐年大有增剩今相度欲乞依已前
體例指揮在京榷貨務及本州折博務出牓告示
招召諸色客旅投狀在京入納見錢及取便於晉
潞等州入納茶貨金銀錢帛絲布斛斗更不限定
人數姓名斤兩多少取便依則例入折博箚請晉

州重煉熟磬無問得晉慈州生磬染雜色亦可以
生使並許依則例箚射與販更不拘定杜昇等六
戶認納年額錢茶仍乞指揮逐戶將煎磬鍋鑊家
事納官今後更不衷私重煎只令晉州煉磬務一
面重煎收辦課利
一據張日用狀與晉州通判榮殿丞將慶歷元年置
煎磬務後收到課利比對本州煎磬務止賣到折
撲見錢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三貫八百三十文在
京六戶納折到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八貫
八百五十文慶歷二年本務止賣到四萬二千一
十八貫一百一十文在京六戶收到一十四萬八
千四百八十六貫五十文慶歷三年本務收到四
萬七千二百三十三貫七百五十五文在京六戶
收到一十五萬八千二百四十五貫三百五十文
是煉磬務出賣得錢常少六戶入納數目常多遂
將三年置到煎磬務通比皆不過五萬貫及四萬

貫今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收到入絲課利錢一千九百五十九貫有零課利不敷惟是六户逐年納數常多若遂放令六户逐便必致大段虧少課利況今用兵之際若行寬法客人有利必歲額遂增今將三年止於五萬數目遂便止令官賣必恐大虧年計今乞廢罷晉州煉礬務一就令在京六户管認年額錢茶所貴經久通行逐年入得茶貨充備河東路并汾等十餘州軍支折和糴有備

不致悞闕

右謹具如前臣今將二司録到一宗始末文字子細看詳蓋由河東都轉運司改法官自煉礬出賣見一時之小利致經久之難行從初本為課額不敷遂定為錢茶十五萬數許六户管認即不當更自官賣與其爭利若官賣有利則六户便合除免年額臣今看詳榮諲張日用等二人狀内開説自官置煉礬務後來逐年所賣生熟礬折撲到見錢數目盖是榮諲從初將生熟兩色礬博賣到錢數衮合比筭便謂自起立煉礬務後來年額課利增盈遂欲罷六户筭請生礬舊額及榮諲再與張日用等子細將生熟兩色礬課利遞年比類其熟礬自慶歷元年只賣及五萬二年三年已只及四萬貫有零今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半年只賣及一千貫若將生礬貨利與熟礬衮合筭數則似有增盈若各别比較則熟礬賣錢全少又一年虧於一年今若依榮諲罷賣生熟礬即據近年課利虧減次第必慮向去無客筭請虧陷官中年額錢茶臣今相度欲乞官罷自煎熟礬出賣只令杜昇等六户依舊管認年額入納錢茶十五萬數將見今晉州已煎下熟礬并生礬相兼其六户本為官賣熟礬侵爭其利致其積壓貨賣不行今若官罷自賣則六户更難詞説如此則官中雖歲失三五萬貫自賣之利而於錢茶十五萬舊額却有準的不至虧陷必若不欲抑勒六户認額即乞未立定年額但選差清强官吏籍新一面博賣熟礬候三二年取一年為定額

益緣熟礬見已課利大虧若自新官賣必不能敷及遞年與生礬俱賣時常額免使監臨官吏枉遭決罰年計用度虛為指準於此二説伏乞朝廷裁擇施行

論西北事宜劄子

臣昨在河東聞防北事宜説者多端而少實其役兵動衆修城掘壕凡所興為則有蹤跡昨三月四月之間於北界地名大柳谷銀瓮口與蕃族相殺契丹累敗折却主將數人見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亦説者多同而不虛惟云夾山部落叛歸元昊契丹與西賊相攻又云西賊見在河灣會劄寨兵馬尤多或云二虜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説者雖多而以人情料之皆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甚謹益已與中國交爭則屈已事隣乃其常理二國自來未聞釁隙而忽納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為大敵但恐元昊黠羌不為此事以此言之不可信也契丹若寇邊鄙當先自河北不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不意則兵釁未成必未突然入吾險地是契丹必不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人通好國家過當許物已多今盟約垂成而忽借契丹數百里之路崎嶇勞師入吾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不攻河東此其不可信者也然北戎抄點人馬聲張已久今漸向秋必已聚集邊臣但見敵兵聚在界上不得不至驚疑惟在朝廷料敵制謀養威持重不為輕發使虜不可窺則得計矣其密為禦備次第臣今具管見畫一如後

一據今事宜不問契丹攻夾城與元昊但不過彼此自相攻耳然敵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為支準惟當持重以待未宜便若寇至而大集窮邊虛成自擾但訓兵練卒於并忻嵐憲屯結以俟太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屯嵐憲而應援岢嵐賊至則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等兵擊之此用兵之

法也如此則敵來不失應敵不來不至虛驚其代
州岢嵐但用去年防秋兵數可矣惟治器械擇將
帥此非倉卒可辦宜急為之具
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彼見逐處
弓弩無十數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為省司惜
筋膠支請不得縱支得即角短筋碎不堪使用久
無物料修治是致廢壞臣亦知京中筋膠角絶少
然若遍支與諸州軍即恐不及欲乞且只支與沿
邊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遣一員上京支
請便令自監修補其諸州木羽箭臣曾逐色用草
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弩射之或箭幹飛掉不至
或箭頭卷折不入甲此乃臨陣悞事之物十無一
二堪者惟舊竹箭雖翎損鏃生秀然射之亦能入
甲又數目不多亦乞委官揀點脩換
一代州知州康德輿老懦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乞
替却近知已差張亢然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
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別
選差人
一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内無三四人能幹而
曉事者伏乞早行替換仍乞於近日臣察準密院
劄子舉到堪充將領人内差充寨主監押
一岢嵐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壕淺須
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揮下河東邪打白草廂軍及
本軍係役兵士早併力脩葺臣曾兩狀奏乞米光
濬且令知軍益光濬已知彼中次第當事宜之際
若李綿乍到恐處事未盡合宜又綿必非岢嵐久
住之人其米光濬伏乞檢會臣前奏施行取進止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勑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州
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
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
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

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踏硬射親最為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為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親跳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常憂敗悞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與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稍勝諸路益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踈威勝軍兩指揮內一指揮絶然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益河東多將宣毅差在巡檢下及諸處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防河寨柵不

教閱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論麟州事宜劄子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間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劄子備録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馬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為四議一曰辨衆說二曰較存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為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為寨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為州邊户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地是尚能斥賊不過移得五七十里之近而棄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為實邊之本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為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遠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減兵添

堡之說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為河外數百邊户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廢則五寨勢亦難

存兀爾府州便為孤壘而自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河對岸為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氷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內郡盡為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歷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尚有七千五百人負糧又有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為益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

寧留一千人置一都巡檢其鎮川中堠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塞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塞之兵不失應援益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減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偽凡於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一州則其黨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內

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則素已知名況其官守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後効苟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為捍邊之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乞罷鐵錢劄子

臣淮中書劄子備録臣察四狀並為上言河東大小鐵錢事奉聖旨相度利害聞奏者臣尋至河東取索晉澤二州鑄錢監及諸州軍見使鐵錢數又將都轉運司供到慶歷三年一年都收支錢數約度用度多少及探問軍民用鐵錢便與不便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見在大小鐵錢數大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一十一萬七千貫足陌銅錢官本及淨利數目晉州大錢計用一萬十萬貫銅錢數見在官私行用

一大小鐵錢官本及淨利數目晉州大錢計用一萬七千八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二萬八千八百餘貫當二十七萬八千餘貫銅錢凡用一萬七千餘貫本得二十七萬餘貫利其利約一十五倍有餘晉州小錢計用四萬六千貫足陌銅錢官本鑄成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貫凡用四萬六千貫本得六萬八千餘貫淨利其利一倍有餘澤州大錢計用六千四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一萬六千餘貫省當一十六萬餘貫銅錢凡用六千四百餘貫本得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利其利二十三倍有餘澤州小錢計用九百八十一都轉運司一年支收錢數實收諸雜課利客便賣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四千餘貫凡用九百餘貫本得三千餘貫利其利兩倍

鹽礬斗秤夏秋稅出糴斛斗賣足帛絲綿銀進納
雜收等錢二百一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貫實支
係隨衣添支特支料錢旬設公使國忌獄空除神
地理脚錢買羊馬糧草客便招軍人户和糴本
雜支等錢一百九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四貫
右謹具如前臣今相度大小鐵錢其可廢者有五據都
轉運司慶歷三年一年支收實數比算實收二百一十
七萬二千餘貫支一百九十九萬八千餘貫是每歲
千餘貫剩數其大小鐵錢可以罷鑄一也小鐵錢將本
只將河東一路實收錢支遣自足外尚有一十七萬四
逐日共鑄不過四百貫文一歲不過鑄得十六萬貫内
利計算其利甚薄不過一倍略將鑄造工課約算兩監
除約六萬貫為官本外只獲淨利十萬貫若罷大錢而
只用小錢是一歲為十萬貫錢而壞銅錢舊法陷民刑
戮者不絶其大錢利既博至二十餘倍議者皆謂其利
厚於黄白術雖有死刑不能禁止臣昨在河東於提刑
司取索得犯私錢人數已五火自臣出界後又續供到
新捉獲二火是小錢利薄不足鑄大錢犯法者日漸多
皆可以罷鑄二也今開厚利之門而致人死法則誘愚
民以趍死若貸其死則犯者愈多急於捕察則良民一
例搔擾縱而緩禁則民不勝姦是深法不可緩法又不
可捕察又不可縱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可罷三也用
之既久幣輕物貴惟姦民盜鑄者獲利而良民與官中
常以高價市貴物是官私久遠害深其可罷四也臣勘
會河東十九州軍凡四十九處并新開沽酒務據轉運
司供到每月約收二萬貫有餘計一歲合得二十四五
萬貫又麟州元許入中七萬石斛豆昨来為入中數多
無處收貯見移於府州入中日近明鎬又減放馬軍歸
京是利入之數漸多用物之兵日減此其可罷五也今
見在官私鐵錢共不過六十萬數既未多罷之甚易況
河東一路二十二州軍贍廂禁兵共十二三萬略計所
闕不多不比陝西事體其大小鐵錢伏乞特罷鑄造行

用取進止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

河外粮草共一百一十九萬三千七百石束
粮三十四萬一千三百石
草八十五萬二千四百束
已上六月中旬見在馬料不在數

河外馬步葉軍一萬八千三百一十一人
馬軍二千一百三十六人馬一千四百五十三疋

粮一萬六百石
支本堡一年
草萬五千一百束
支本堡三箇月

粮一十四萬四千七百石
支本州三年
草二十二萬四千九百束
支本州一年

鎮川堡　一千二百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麟州　四千六十一人　臣今欲乞留二千人

南四府州界至黃河十七里

粮八千三百石
支百勝十箇月
草七千六百束
支百勝六箇月

清寨堡　一千七百七十七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粮一十三萬七千石
支一年一箇月
草五十萬一千束
支一年六箇月

府州　六千七百三十二人　臣與明鎬等共奏乞減一千人過河屯尚嵐軍

本州在清寨兵見過河於保德軍請此粮草不曾支動

粮七千五百石
支中候一年二箇月
草二萬四千五百束
支中候二年一箇月

百勝寨　一千二十六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中候寨　七百二十七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粮一萬三千八百石
支建寧六箇月
草一萬六千束
支建寧三箇月

建寧寨　二千七百八十八人　臣今欲乞留一千人置寨同巡檢員領之

南至黃河十七里

北至府州十七里

東至保德軍三百里

西至大川界

臣昨至河東體訪一路百姓貧弊勞擾本為河外麟府二州關少軍糧遂於近裏二十州軍遞相支配今來麟州見在兵馬糧可支三年府州見有一十三萬石不支糧米諸寨各有糧不少兼臣將慶歷三年轉運司拋配秋稅支移數目勘箕得今年博糴斛斗可以減放和糴可以不支過河如此則少紓民困大息怨嗟其科配減放次第今具畫一如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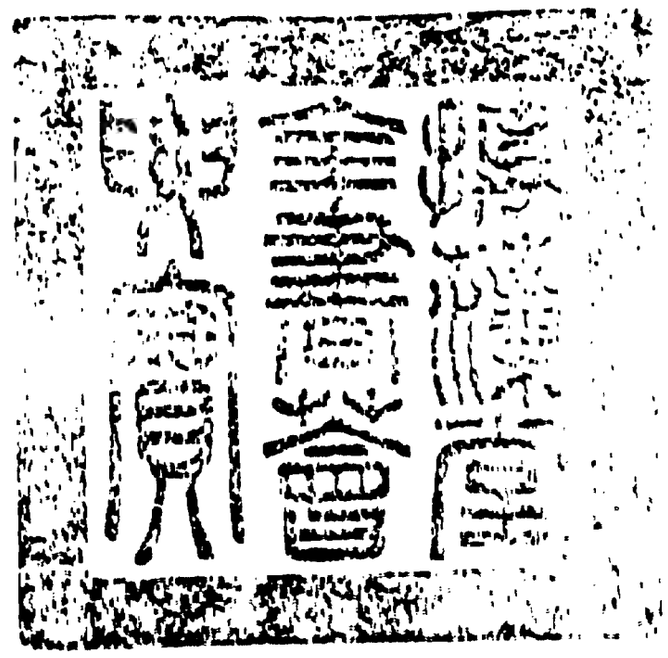
一河外麟州見有三年糧府州兵士見於河南保德軍請給府州見有不支糧一十三萬石

一去年并忻嵐憲石州岢嵐火山寧化保德等軍凡九處和糴斛斗共十四萬二千餘石支往河外麟府二州送納今來河外糧斛已多上件九州軍和糴只乞於保德軍送納

一去年并忻汾遼潞晉絳澤石隰慈等州威勝平定軍凡十三處博糴斛斗共一十七萬六千餘石往

保德軍送納今來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忻等九
州軍和糴十四萬石於保德軍納則此十三處博
糴可以減放
乞不配賣醋糖與人戶劄子
臣昨至忻州見百姓人戶經臣出頭怨嗟告訴為轉運
司將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俵配與人戶要清醋價錢
緣已配納了當臣方欲奏乞今後不得抑配續據石州
狀申本務見管醋糖六千餘石本州見取索在州及諸
縣坊郭鄉村酒戶第等及州縣色役公人姓名欲行俵
配次其糟每斗價錢二十五文足陌緣臣已離河東只
曾行移文字且令未得俵配別候指揮臣欲乞特降朝
旨下轉運司今後醋糟只許官務造醋沽賣及令百姓
取便買糟醞醋不得抑配人戶其糟所得之利不多但
虛為搔擾以歛怨嗟伏望聖慈特賜矜免其石州醋糟
尚慮本州已行俵配即乞特與減落一半價錢令漸次
送納

文忠集卷一百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瀠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雞肋編

文忠集卷一百十六

河東奉使奏草卷下

宋　歐陽修　撰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

臣見河東百姓科配最重者額定和糴糧草五百萬石往時所糴之物官支價直不虧百姓盡得茶絲見錢自兵興數年糧草之價數倍踴貴而官支價直十分無二三百姓每於邊上納米二斗用錢叁伯文而官支價錢三十内二十折得朽惡下色茶草價大約類此遂致百姓貧困逃移而州縣例不申舉其本戶二稅和糴不與開閣稅則戶長陪納和糴則村戶均攤已逃者既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臣至代州崞縣累據百姓陳狀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戶者尚納全村和糴舊額均配與見在人臣兼曾差大理寺丞史譚撿得嵐州平夷一縣已逃未撿人戶共四十一戶諸州似此者甚衆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清幹官三兩人於并代等十五州

軍係有和糴額處檢括已逃人戶其逐戶下二稅和糴
額定數目並與倚閣候招輯得人戶歸業各令依舊均
配仍許諸縣人戶見均攤着和糴及戶長陪納逃稅者
列狀自陳所貴重困之民免此重疊科配

請耕禁地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沿邊經久利害臣竊見河東之患
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斗以為
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

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
禁則沿邊乏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和博
斛豌支往沿邊人戶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賫金銀絹
銅錢等物就沿邊賫價私糴北界斛豌北界禁民以粟
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
鬬輒相斫射萬一興訟遂搆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
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
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
遂至乏食是我師饑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岢嵐
寧化火山四州軍沿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
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為蕃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
却二三十里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
侵經年未決岢嵐軍爭掘界壕賴米光濬多方力拒而
定是自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
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

耕則一二歲間北界斛豌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
惹之害我軍無饑飽在敵之害沿邊地有定主無爭界
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
大害而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盡耕之
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
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具
條陳取進止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臣昨至河東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為本縣酒稅課利錢舊額四千一百餘貫本縣不當驛路舊有兵士四指揮軍營在縣自慶歷三年三月內移起軍營往并州在縣只有居民百餘戶人煙既少客旅不來酒稅課利無由趁辦本軍亦曾申奏乞行減額省司下轉運司保明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一年比較重立租額只及二千八百餘貫亦曾差遼州知州孟濟定奪及轉運司保明申省司指揮勒本縣收趁課利不得減額臣勘會平定軍樂平縣最處孤僻若無軍營人戶絶少實難趁辦課利見今專副等逐月逐季逐年各有比較決責未嘗虛日及虛令監官殿降考第臣今欲乞特降勅旨下轉運司令自起却樂平縣軍營後來一年內所收課利立為租額與免舊額虛數所貴專副不至重疊被刑監官虛負殿罰取進止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

臣伏見麟州元是百姓沽酒自經事宜後來轉運司擘畫官自開沽臣昨令本州勘會一年自去年十二月開沽至今年六月用米麴本錢三千五百貫所收淨利只及一千八百貫然官私勞費不少自并嵐等州造麴千里般運又配百姓造酒黃米遠行輸納麟州自經賊馬後來人戶譎有三二百家又榷其沽酒之利市肆頓無營運居者各欲逃移今來麟州既不移廢則凡事却須葺理其沽酒之利官中所得不多而勞費甚大臣今欲乞令百姓依舊開沽所貴存養一州人戶漸成生業今取進止

舉孫直方奏狀

右臣伏見平定軍知樂平縣事著作佐郎孫直方進士及第為性明敏有吏材臣昨至河東備見直方治縣事善狀臣今保舉堪充大藩通判兼臣勘會代州通判李舜元到任已及二年三箇月有餘見今北面事宜代州最為要地尤藉得人伏乞就差孫直方充代州通判如後犯正入已贓及職事敗闕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

條列文武官材能荀子
臣昨奉勑差往河東體量得一路官吏才能善惡其間
文武官共二十五人各有所長堪備任使今具姓名條
列如後
一戰將八人緩急可以使喚
如京使孟元知兵書踈財善撫士然未經戰陣
內殿承制郝質沈厚有勇善用兵累經戰陣
北作坊使田朏有勇累戰有功
崇儀副使王吉臣已有論薦
禮賓副使張臣河西人有武勇智謀善戰
百勝寨主折繼長有勇好戰曾立功
攏鎮川堡陳愔順府州人有勇好戰
麟州兵馬都監田嶼有勇好戰
一武臣中材幹者四人
岢嵐軍使米光濬已曾薦舉
知保德軍劉承嗣
建寧寨主陳昭慕有勇好戰未曾經行陣
岢嵐軍五谷巡檢夏侯合
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
并州通判秘書丞張日用通曉民事
嵐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潔勤於吏事
寧化軍通判大理寺丞武陶勤幹
屯田員外郎麟州通判孫預清勤
保德軍通判贊善大夫吳中廉幹
一知縣令州縣職官中材幹可用者十人
著作佐郎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
代州崞縣令王旭
府州簽署判官公事史譚
絳州稷山縣令劉處中
潞州屯田縣令張曜縣尉王荀龍
大理寺丞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
知并州太谷縣張伯玉

大理寺丞知榆次縣吳天常

苻嵐軍嵐谷縣尉安吉

右謹具如前伏乞聖旨送中書樞密院紀録姓名差使
今取進止

舉劉義叟劄子

臣昨奉勑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義叟有純樸之
行為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
之際可與漢之歆向張衡郎顗之徒為比致之朝廷可
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今取
進止

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

右臣近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義叟學通天人禍福之際
如漢歆向張衡郎顗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備顧
問臣今有收得劉義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其辭章
精博學識該明論議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於當世然止
是義叟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不可窮屈其文

字一冊臣今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
採乞早賜召試謹具狀奏聞

論代州開壕事宜劄子

臣昨到代州見其城壁甚堅壕雖三重而地高無水惟一
面有城中棄水停聚其壕不足恃以為固然尚為三重
高下相連猶可以隔奔突近年有臣寮擘畫欲掘出重
岸通為一壕以臣相度若壕無水而通為一則坦為平
地不異無壕又工料極大去年大役鄉兵所開未及三
二分又治險為平非自固之計兼工大猝難了當虛勞
人力欲乞特賜止絶取進止

舉張旨代王凱劄子

臣昨至河東伏見西京作坊使王凱見在麟府路勾當
軍馬司公事此一職乃是河外將領其任非輕凱雖將
家姿性柔謹雖聞前後累經戰鬬而詢訪彼中衆議皆云
軍民將校不得其情衆口紛然莫能服衆臣亦累詢其

蘊畜絶無所長緩急邊防事宜必不能指揮諸將奮勇立功況其在彼將及二年伏見河東提點刑獄職方員外郎張旨為人有心力膽勇材幹可稱先在府州經第一次圍閉倉卒之際應變有謀至今府人思之不已兼諳知邊事曉達軍情臣今保舉堪充邊將任使欲乞特出聖恩與超換一近上使名令代王凱庶幾緩急可捍邊防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及邊事敗悞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止

論不才官吏狀

臣昨往河東一路所見官吏內有全然不任其職須至替移者今具姓名如後

一知澤州度支郎中直史館鮑亞之年老昏昧視聽不明行步艱澁本州職事全然不治昨轉運使劉

京至澤州決遣公人手分六十餘人兼信縱手分戶錢一千餘貫

折諸縣村學要益州學及斂掠人戶錢一千餘貫

充益造州學使用等事件甚多其人西京廣有

家活而昏病之年貪禄不止伏乞轉與一致仕官

一知汾州虞部郎中范尹年老昏昧不能撿束子弟在州販賣搔擾人民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憲州通判國子博士劉與年及七十行步艱難精神昏昧雖已得替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平定軍樂平縣監酒借職石貴本是軍中出職因捉賊不獲降充監當其人不識字又是獨員如乞

右謹具如前今取進止

乞罷刈白草劄子

臣昨至河東問得去年轉運司擘畫於諸州軍差兵士收刈白草數目雖多然其害不淺臣所過州軍皆稱白草為患蓋河東山嶮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坂並為人戶耕種惟荒閑草地去人絶遠兼又不多兵士收刈般擔地里闊遠工課不辦其兵士往往逃亡州縣遂差鄉

兵及村民配數般擔百姓避見遠般辛苦畧費又多遂只將稈草送納非次更成一種科配其納下真白草者支與軍人餵馬不及稈草又皆不樂及草場中不耐停留專副有損爛陪填之患兼虛占却雜役兵士諸處修補城壁諸般工役處處關人不便事多臣今略舉數事如後

一據遼州狀分析勘會在州及外縣寨專副楊最等下山白草共肆萬柒阡伍伯陸拾肆束內在州每月約支叁伯壹拾叁束及外縣寨每月約支壹伯肆拾餘束約得向去捌年零柒箇月支遣其上件山白草自去年八月已後至年終本州及外縣鎮差兵士并散從官步奏官承符手力諸色公人等入山收刈到逐旋般運赴場送納積疊收管其上件山白草若經今夏雨水必是大段損爛不堪經久存留委是詣實

一臣昨六月中旬內至保德軍閘得本處白草差百姓公人般擔至今尚未了疑其白草是去年秋間刈下積露田野必須損爛因探問得村外白草已並無其差配着擔草人戶却於請白草兵士處旋買納官每一馱子三百文省

一據岢嵐軍狀自八月二日起首至十月三日住止元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至放散日逃亡一百三十六人只有九百餘人入役收刈到草玖萬二千九百餘束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計七千三百七十二貫文若比算買草價錢每束及七十九文省

一平定軍元差宣教兵士刈草本軍為兵士辛苦逃亡及自縊者一月中四五十人遂放散兵士差兩縣村民往往只將稈草送納折州亦為刈下無人般擔配與百姓人戶亦多將稈草送納

右具如前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不能一一條列伏乞特降朝旨速令止絕緣臣昨七月初離汾州見轉運司已抽晉絳兵士稱於沿邊刈草窩恐即今已下手收

刈乞早降指揮放散況勘會本路一年秋稅和糴等草共五百餘萬束慶歷三年一年只支四百餘萬今年馬軍抽減歸京後馬數少於去年其稈草等數必不至闕少今取進止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

臣昨見河東人民疲弊道路怨嗟蓋自兵革一興調斂繁重今兵未能減用未能節但當卹其貧困稍得均平則民力粗寬怨嗟可息往時因為臣察起請將天下州縣城郭人戶分為十等差科當定戶之時繫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戶定為十等者有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戶為十等者有并客戶亦定十等者州縣大小貧富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就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斂河東諸州并州最大遼州最小并州客戶不入等第遼州盡入等第臣昨至遼州人戶累有詞狀遂牒本州據州狀稱撿估得第七等一戶高榮家業共直十四貫文省其人賣松明為活第五等一戶韓嗣家業二十七貫文第八等一戶韓祕家業九貫文第四等一戶開餅店為活日掠房錢六文其餘嵐憲等州岢嵐寧化等軍並係僻小凋殘之處其十等人戶內有賣水賣柴及孤老婦人不能自存者並一例科配臣勘會慶歷三年一年諸州軍科配惟并遼州火山軍三處第九第十兩等人戶免得配率若并州免得則他處豈可不免蓋由官吏臨時均配是致不均臣今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一槩將貧民下戶減放差配今具畫一如後

一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遼州最小縣郭浮客盡充等第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戶比類并州特與放免等第其岢嵐保德軍嵐忻等州亦有浮客充等第者緣彼處浮客當屯兵之地經營物力過於主戶尚堪差配遼州荒僻與近邊州郡不同乞特與放免

一臣體問得河北陝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其第九第十兩等人戶乞與免差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三等人戶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乞免蒿頭酒戶課利劄子

臣竊見河東買撲酒戶自兵興數年不計遠近並將月納課利支往邊上折納米粟近又轉運司擘畫將課利稍多者四十九處並已官自開沽其餘衙前百姓買撲者皆是利薄之處其衙前公人差遣重難百倍往日而酬奬場務有利處官已奪之其見今利薄場務又更有邊遠折納陪填之費兌欠課額破家業被鞭撲不堪其苦其百姓買撲者自兵興以來苦於支移輸納並無人肯承替有開沽五七年十年已上者家業已破酒務不開而空納課利民間謂之蒿頭供輸臣昨至忻州據百姓陳明狀稱元有蓋順天禧四年買撲酒務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陳明等蒿頭代納至今二十五年臣遂差嵉縣令王旭於忻代二州一一點檢酒戶見今開沽及即日正名身死人戶蒿頭代納者尋據王旭狀列一十八戶係正名身死什保人開沽送納十二戶係並無人開沽只是什保及干繫公人里正等陪納及什保人家破後來承買什保人產業戶下蒿頭代納臣略行勘會二州已有三十戶則諸州其數極多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官遍詣諸州點檢應有蒿頭供納者並與開閣放免係代保人開沽并正名買撲見開沽人並乞特與權免支移邊上三二年所貴利薄酒戶稍獲寬舒況今沿邊粮儲不至闕少

舉陸詢武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得西頭供奉官并代州駐泊都監米光濬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鈐轄王凱四方館使并代州鈐轄張亢内殿承制并代州都監郝質供備庫使并代州

都監田朏崇儀副使麟府路都監王吉等六狀各為進士陸詢武有材勇久在邊上累曾隨諸將戰鬬乞朝廷録用臣亦曾召詢武詢問其人曾應進士舉熟知邊事通習兵書善弓馬有膽勇伏乞朝廷特賜收録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令於邊防或内地多賊縣分展効如後本人犯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止

論舉官未行劄子

臣近曾有劄子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肯乞超換一近上使額替王凱勾當麟府路軍馬公事兼奏舉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堪充代州通判替李舜元各未蒙朝廷擢用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與國家生一大患只為知州通判非人不能早察軍情制於未亂朝廷以此可為鑑戒王凱在河外不得軍民之情及李舜元不曉邊郡事體臣所舉張肯孫直方並無僥倖但以臣忝在兩制奉朝命巡行邊郡所見官吏能否合有陳列兼臣並是同罪保舉伏望朝廷特加信納其張肯孫直方早與升擢移換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狠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東試不當況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始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為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啟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引以為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

始以為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
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為可罪若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
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啟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
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
趙牧等欲乞俟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之河北隣近依
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
降事疑 朝旨定逾時亦未為晚

文忠集卷一百十六

文忠集卷一百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

臣準勑差充河北轉運按察使伏見河北驕兵作過見
據保州招之未肯開門擊之未能速破諸將集於城下
而進退攻取未有定計臣今偶被奬擢俾當繁使至於
應副糧草軍需之類皆有司之常事臣雖竭力供職未
足以稱陛下用臣之意臣今欲乞每遇軍馬攻討招撫
應干保州事宜許臣與田況李昭亮等同共商量施行
庶幾愚慮有裨萬一如乞臣所奏乞特降聖旨劄子付
臣及乞劄與田況等令取進止

舉官劄子

臣近蒙聖恩擢備任使臣勘會本路州縣至多甲馬甚
衆比於三路最號繁難況今兵據保州河決德博虜人
對境未測事宜當此之時以臣非才驟當重責苟一敗

職所繫非輕須藉衆能庶可共濟臣今有奏舉下項官吏五人伏乞朝廷特賜勘會本路州縣闕員及有成資滿任闕處各與差除以備緩急勾當庶幾職務辦集不至敗悞今具姓名畫一如後

一前知長垣縣著作佐郎黃贊臣前任滑州通判日與贊縣境相隣熟聞其政治之迹本人近準勑移知大寧監竊知長垣縣係祇應北朝人使有例免得遠官臣今欲乞下審官院及開封府會問保明本官實曾祇應人使及合免遠官體例特除一河北路通判差遣

一權兗州掌書記龔鳴臣有詞學明於吏術歷官六考有舉主磨勘循資今又成一考見有舉主臣今欲乞檢會本人考第與舉主特改轉一京官除注河北路簽判知縣差遣

一新授舒州團練判官徐玉為性明敏有吏幹曉民政其人新授官未赴任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職官或知縣差遣

一太廟齋郎姜潛有文行通曉民間利病熟知河北事宜臣今欲乞特賜勘會本路州縣闕員及有成資用捉賊得功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縣尉差遣

一試國子四門助教李邊有膽勇材或本因白身効右謹具如前臣所奏舉黃贊等五人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不親教閱劄子

臣近準中書劄子節文河北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為預備仰不住遍行巡歷所到據城壁并烽火臺防城動使家事衣甲器械一一覷步仍躬親於教閱處試驗兵士鞍馬次第者臣偶以不才被此責任若乃詢究軍民之利害相度山川之險要幹運芻粟建易城寨以至按察將吏廉其否臧營辦工材督治器甲如此等事乃是朝廷密授臣經畧之職敢

不盡心至如躬親教閱此則主兵之官日行常事兼臣本司自有職事凡於軍政既不精專而又所至州軍一歲不過一兩次暫時按視難盡精詳縱欲處置改更未必皆當況主兵之權貴於統一侵官失職於理非便臣今欲乞除點撿城壁器甲並依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外所有轉運使提點刑獄司等躬親教閱一事乞更不施行如允臣所奏乞明降朝旨

乞許轉運司差兵士捉賊

當司準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令真定府路定州路高陽關部署司各行移文字與合行本路管轄軍馬州軍今後每遇勾抽係路分管轄軍馬倘見本屬部署司文字即得起發并劄付河北都轉運司亦仰依此指揮右謹具如前當司近因巡歷至邢州據趙州寧晉縣鄉兵部頭管用德狀及口稱緝得昨來北京走却壯城兵士強賊一十一人見在趙州贊皇縣窩藏乞差使臣兵士指引前去掩捕臣尋為本州及側近地方巡撿縣尉並在磁洺州會合見捉打劫武安縣賊人次側近應急別無巡撿使臣可差又緣近準上件樞密院劄子轉運司差撥兵士不得偶值宣撫使富弼到邢州遂具狀乞就差使臣兵士已差殿直高惟正帶兵甲前去掩捕次臣看詳近降樞密院劄子蓋為大段起發兵臣須候部署司勾抽不欲令他司侵主兵之權事要統一敢不遵行臣欲乞今後遇有強惡賊人之處巡撿縣尉地分遥遠未能救應中間許令轉運司於就近州軍勾撥兵士一二百人以來應急掩捕所貴不致透漏強惡賊人其餘大段起移兵馬即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指揮如允臣所奏乞降付本司及部署司施行

奏洺州盜賊事

今月十日準樞密院劄子邢州駐泊都監胡承澤奏近準樞密院劄子監逐大名府磁相邢洺州巡撿等捉殺賊盜者今有賊人徒伴殺併到軍賊頭劉貴首級并前後捉殺獲共七人外只有三兩人見已殺併散相度更

不消臣監逐收捉欲乞却歸邢州管勾本職公事候旨
奉聖旨令河北都轉運司相度指揮訖奏
右臣昨自到任累據北京邢洺磁等州節次申報軍賊
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數州之內驚劫人戶
掠奪遞馬并鄉村生馬騎乘倏忽往來不辨頭首姓名
及每火人數尋根問得元有殺巡檢縣尉軍賊劉貴一
火及近日大名府走却壯城兵士九人共兩火略知姓
名雖曾捉殺得數人然其餘黨昌熾愈甚或旋合火伴
或脅逐村人到處一二十人動成羣隊臣今月九日巡
歷到洺州南準本州巡檢走報稱有軍賊十四人打奪
臨洺界馬遞鋪同時又據磁州申武安縣軍賊二十人
入縣衙鬬敵傷着兵士及燒却草市當日又據權巡檢
殿直高惟正申邢州沙河縣九月一日有賊一火打劫
村民史秀至十一日臣離洺州至故城馬鋪又聞前面
馬鋪有賊四人白日騎馬帶甲羣行過往向東雞澤縣
賊勢如此交橫其巡檢縣尉等並各未見向前捉捕臣

雖已一面催促巡檢縣尉等及牒逐處併力掩捕及體
量巡檢縣尉內有畏懦不能捉賊者續乞替換行遣次
不委胡承澤妄有申奏只有三兩人未獲意欲速罷捉
賊差使兼臣魯台承澤問當口稱奉宣監捉本不令躬
親捉殺兼宣撫使富弼已權差供奉官武永孚內殿承
制魏辛等充邢洺五州軍捉賊方今盜賊勢雖未衰其
胡承澤臣已牒令却歸本任去訖
乞一面罷差兵士拽磨
右臣準中書劄子訪聞昨來石待舉擘畫酒務內令兵
士拽磨所貴省得草料轉運司尋依此遍下諸州軍施
行訖今仰立便指揮只依舊用驢子拽磨仍具因依聞
奏臣今撿取到元初一宗行遣公案勘會得慶歷三年
十一月九日轉運使張沔因巡歷到保州本州通判石
待舉擘畫申請乞更不差磨憔驢子只以廂軍兵士推
磨所有轉運使張沔尋依所申行下今來朝廷指揮仰
疾速止絕本司相度即日已是秋深磨憔踏麴罷多日

兼又保塞亂兵纔息若非時急行出上件指揮深慮扇惑小人別致引惹欲乞直俟來年將及踏麹之時只作本司一面行遣依舊却差驢子所貴不至張皇引惹謹具狀奏聞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右臣近巡歷至保州訪聞得部署李昭亮昨因保州開門後入城將雲翼第九兵士妻女分配與諸州軍軍員等本為是作亂兵士妻女配與軍營要行戒勵却於其中揀選軍人女子先自將入昭亮本家及手下兵士使臣通判官等遞相倣傚亦各私取歸家軍民傳聞道路喧沸其李昭亮等知臣覺察舉行遂却轉遞出外即日未知去處尋據定州通判馮博文狀陳首稱收得長行許秀女一人臣等勾到許秀女子小姐及元傳送兵士楊遂王在共三人已牒送真定府通判王鵬於本府置院推勘去訖謹具狀奏聞

乞不詰問劉渙斬人

臣近知吉州刺史劉渙新到保州因點撿軍資庫有虞侯張吉無禮及擅開金銀籠子不伏知州指揮已行處斬訖竊聞前轉運使張沔曾具奏聞深意朝廷別致疑惑況保州新經兵亂河北士卒素驕處置權宜難依常法伏乞朝廷更不詰問所貴不致引惹今取進止

訪問逐州利害牒

當司勘會轄下州軍縣鎮地里闊遠戶口財賦兵甲甚多逐處官吏所見公私利病竊慮當司巡歷未到之間無由一一詢訪須議專行公文者牒具如前事須牒某州候到仰遍牒在州及外縣鎮官員內有見得本路及本職務不便事件及民間弊病可以興利除害者並密具文字子細條列直赴當司投下以憑看詳可否

乞不令提刑司點撿賞給

臣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河北諸州軍將來所支廂禁軍賞給折支奉聖旨劄與轉運提點刑獄司疾速分頭遍行點撿續準宣頭節文今下河北轉運使副提點刑

獄朝臣使臣候到逐處將賞給物色若是估價尚高便仰重行估計其罰子宣頭並不得下司者臣伏詳朝旨本為賞給之物不可虧損軍人又緣士卒素驕亦須鎮靜故每于賞給文字多令不得下司者蓋慮張皇却生引惹今若只令轉運司點檢即可以因巡歷名目每到州軍自合點檢倉庫因便於軍資庫內點檢如此方可不至張皇其提刑司自來不管錢穀忽至州軍却入軍資庫點檢即兵士皆知朝廷畏懼軍人特令點檢如此却成引惹又慮諸州軍見自來提刑不管錢穀忽要入軍資庫不肯應副則須明言有朝旨點檢賞物又全違不下司之意有此事體不便伏乞朝廷專責轉運使一面點檢準備況臣累準朝旨指揮丁寧嚴切已各行下諸州軍及見巡歷因便點檢亦恐州軍數多南郊漸近遍到不得即乞密委本州通判等就點檢所貴不至張皇如允臣所奏乞明降聖旨指揮更不令提刑司點檢所貴別不張皇引惹取進止

保舉王果

右臣等伏見前知定州皇城使王果移知密州或聞朝議罪果昨攻保州之日傷中兵士數多及縱兵掠奪南關人戶財物所以降移差遣臣等體量得昨來保州兵士作亂之初便欲自南門突出賴果領兵力拒守得南關賊既不能奔突遂閉城門兼初閉門之時尚可斬關而入為諸將心不齊一致果不能獨進其兵士傷中人多蓋是果能得士死力奮勇爭先雖有中傷尋各完復其後累降招諭賊衆攢城投降亦因外兵攻圍示以必取賊知窮蹙方肯聽命果之力戰不為無助其南關人戶財物乃是招收兩指揮初作亂之時先自南關劫掠然後入城果到南關只令兵士於招收叛卒營內就其糧水兵士或得些小物色多是叛卒遺棄之物然東關人戶亦不免劫掠昨來保州城開之後兩關人戶皆有狀稱劫掠財物不少足明因亂被劫不獨南關蓋緣王果為性剛勇奮不顧身但務盡忠不恤毀譽若朝廷當

用兵伐叛之初罪先登効命之將使冒矢石中傷者被責而避賊不戰偶無傷中者得遷竊慮賞罰失中無以勸戒兼臣昨因巡歷至沿邊州軍訪聞軍民嗟憤皆以果當被賞而不意被責累經本司及宣撫司陳訴舉留伏望朝廷審察愛憎之言保全忠勇之士其王果伏乞特與清雪復一河北沿邊重地差遣所貴下叶軍民之議激勸將吏之心謹具狀奏聞

保明張景伯

準宣頭節文磁州奏據武安知縣張景伯申今月六日有軍賊約二十餘人入縣圍却縣城有守把兵士三十餘人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後便惚出往城西草市打刼劉簡家財物乞指揮收捉去訖奏聞事宜令河北都轉運司疾速體量詣實如是上件賊人會打刼縣城裏面人戶財物所有本縣官員仰依近降指揮取勘施行并下提刑司火急指揮應干繫地分都同巡檢使臣及捕盜官等仰立便部領兵甲弓手等會合捉殺須管敢獲所乞權差兵士百十人防護縣城即仰轉運司疾速相度差撥訖奏聞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先據磁州狀申今月六日有軍賊二十餘人入武安縣內打刼被知縣張景伯部領守把兵士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出往城西草市內打刼劉簡家財物粘逐前去值夜捉賊不獲乞差巡檢縣尉會合捉殺及乞於諸縣添差守把兵士及權差義勇防托當司尋遍牒都大捉賊徐夔及地分巡檢縣尉等分頭捉殺及牒磁州差兵士義勇量支器甲防守縣城相次據徐夔及沙河縣令甲斫到賊頭一箇及胡承澤申永年縣百姓殺頭二箇又據磁州申活捉到軍賊張最一人斫到徐木大趙二頭二箇其餘並是元被賊人驅虜去遞鋪兵士及百姓等並各詣逐處首身訖外即目磁洺之間別無賊盜當司體量得上件賊人元初於武安縣打刼被知縣張景伯與兵士三十餘人用命射中賊人致其潰散因此徐夔等接勢收捉斫殺方得

盡靜其武安縣吏難議更行取勘謹具狀奏聞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

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轉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令常用心體量轄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曩因北朝通和之後弛備多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隳廢朝廷悔鑑前弊故先慎擇官吏務欲修整頹綱昨準宣頭節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容庇不才因循不切糾舉却致臨事闕悞朝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尚虛驚軍情未帖相次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騎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承祐頃知澶州引惹修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曾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籍多端又為按察使張昷之奏論罷為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遷延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慎選承祐庸劣貪穢奴厮之材若以曾効僕使之勞不忍廢棄豈無閑處可畜養之況邢州北連鎮定控扼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戎鎮俗尤須擇吏萬一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廷顧惜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特賜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取進止

再奏郭承祐

臣昨覩朝廷差郭承祐知邢州已曾具劄子奏論乞別選差人至今未奉朝旨臣昨因進中書劄子權知成德自邢州經過見其城壁嚴整居人繁富不惟為朝廷惜此名藩重地兼痛惜一城軍民將罹其毒仍採問得邢州之民自聞朝廷差下郭承祐其上等人戶各訴免行戶及欲逃移他郡緣承祐久在河北其贓穢之狀人盡

知之竊恐朝廷未知民情不悅如此謹再具奏聞取進止

五保牒

當司檢會轄下諸州軍近年不住申報盜賊羣火極多盜緣盜賊必先須鄉村各有窩宿食窩藏之處及所得贓物常有轉賣寄附之家然後方能作賊所以自來每有羣盜驚劫及至官司捕捉又却分散不見蹤跡卒難尋覓盜為鄉村不相覺察致得姦盜之人到處便可容隱兼檢會淮戶令諸戶皆以隣聚相保以相檢察勿造非違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內之人有所行詣並語同保知雖然有此令文州縣多不舉行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問得舊來常有盜賊逃軍為患近歲黎陽衛縣各將鄉村之人五家結為一保自結保後來絶無逃軍賊盜公私簡靜其利甚博須議專有施行

右具如前當司相度隣聚相保之法是國家見行勅令於公私甚利然今既舉行若縣令非才不能制馭公人胥吏則勾追搔擾未見其利先為民害以此當司未欲

一槩遍行指揮今且於轄下諸縣揀選知縣縣令公明材幹可以差委者先次施行數內某官見知某縣事須實封專牒某官候到請詳前項事理施行當司所録去合保次第只是大綱若更有合從彼處民便別加增損事件亦請一面增損施行仍請先具如何施行次第公文供報無至張皇鹵莽者

乞推究李昭亮

淮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馮博文為陳首特放更不置院推勘如更有官員使臣等將帶却保州作過兵士人口往本家者並許陳首亦與放罪仰本處依前來體例配與軍員收養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昨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李昭亮身為大將不能統轄致得保州兵士作亂及朝廷累降勅牓屈法招誘叛卒方肯歸降既城開之後其李昭亮轉帖號令諸軍不得私取人口并財物却先將叛卒女口私入本家當司為見李昭亮忝為大將不恤國家憂

患幸此亂兵利其妻女當司職在按察理合舉行遂當面詢問李昭亮其人妄稱不曾收得及通判馮博文處亦有一人知臣覺察遂急送保州陳首當司爲要見得李昭亮處私取叛兵士女口歸着遂勾追馮博文處許秀女一人及轉送兵士等於真定府差官置院根勘本爲要李昭亮私取手下叛兵妻女歸着令滙中書劄子內上項聖旨指揮欲乞除馮博文特放更不推勘及其餘官員使臣等未發覺者並許陳首外其李昭亮身為大將不憂國家幸此亂兵私取妻女其情理不輕況已發覺無容自首伏乞許臣根勘見歸着奏取勅裁兼本司已牒推勘院令疏放馮博文處許小姐及催促根究李昭亮私取人等早行結絕未得斷遣繳送當司以憑看詳聞奏去訖伏緣當司職在按察今來若舉察轄下官吏未容根究便行疏放即按察之司是爲虛設今後官吏作過者無由糾舉伏乞朝廷特賜詳察謹具狀奏聞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爲禁軍

當司近牒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取索昨來保州分配作過兵士人數尋滙部署司公文分析到一宗分配諸州軍禁軍一百兵士人數內二千一百六十五人配諸州軍廂軍臣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勘會九十八人配諸州軍廂軍臣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勘會本軍分配係保州分配來兵士共九十人內八十人配禁軍武衛指揮十人配廂軍威邊保節指揮尋體問所配禁軍兵士八十人並是城中作過殺戮吏民刼奪財物汚辱良善靡所不爲其人等並各配禁軍指揮仍升得軍分其十人配廂軍者元在保州城外巡警閒城中兵亂遂投定州別不曾作過當分配之時却責以擅離地分降配諸處充廂軍仍體問其人等為見城中作過兵士却升得軍分亦累曾經知軍出頭有狀聲冤稱無過降作廂軍本軍不敢接狀然亦以其人等怨忿不敢差使功役只與閒慢處窠坐羈縻當司看詳部署司分配保州兵士之時升降之間顯是倒置今來通利軍威

邊等兵士被作過之人升得軍分事相形比不得無言
今若先其無事之時便與措置尚全大體若萬一漸形
怨忿別起事端至時難為鎮靜不免改更則轉更引惹
騎兵生事者
右具如前當司雖子細體問得上件降充威邊保節等
廂軍事節蓋慮引惹又不敢親喚本人取問分配因依
今録白部署司元牒分析到廂軍人數頭連在前欲乞
特降指揮下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分析元降配諸
處兵士允係是何指揮及坐何等過犯降配若會問得
與當司體問得事理不別即乞將降配廂軍人數只作
因南郊該恩赦却與升為禁軍所貴於事稍允伏乞早
降指揮
乞一面除放欠負
臣竊見自來每遇南郊赦勑除放天下欠負朝廷雖示
恩卹而有司未嘗奉行是致天下常有積年欠負累經
赦宥除放不得使破敗逃亡之人傳子至孫攤在親戚

干繫人等追擾陪填不勝其苦臣究其弊蓋為先降天
聖編勑內欠負官物該恩除放者須得諸州軍及轉運
司節次保明申奏送三司并理欠司定奪經歷官司既
多則往復問難拖延日月故每一次赦恩除放則未能
了當者蓋由關防太密經歷處多使赦宥之恩擁隔不
能及下而官司胥吏反為搔擾之資臣伏覩今年赦書
節文內所該欠負官物特與除放者若干項內若干項
並特與除放內一項即令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切
緣雖申奏下三司理欠司即不免往復問難拖延日月
使除放赦恩不時及下臣今欲乞除赦文內一項元措
定令保明申奏者依赦施行外若干項係赦恩特與除
放者並許轉運司子細勘會先行除放訖一面申三司
及理欠司乞行點撿如敢夾帶不合除放之人誤行除
放者其轉運司官吏並科違制之罪況三司轉運司俱
是掌錢穀之司其轉運司尤以聚斂為功只患刻剥大
過雖不經三司覆驗必不敢濫行除放如允臣所請乞

特降指揮下諸路申明赦文內令保明者並須申奏其餘特與除放者許轉運司除放訖申三司今具畫一如後

一應乾興年已前諸州軍帳內有椿管諸色欠負年深及累經界分登帶不見年代名件見無家業抵當及正身亡沒配流不在攤在妻男及干繫人處理索自來催納不行者不以有無侵欺盜用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今日已前諸色欠負官物并於干繫十保人處攤理元不顯侵欺盜用者或雖是侵欺盜用本家并干繫十保人內有委實見無抵當者並仰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當議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依赦文保明申奏

一應陝西河東諸般綱運般送衣甲器械等緣路死損却官驢騾并磨擦損折潰污及去失疋帛係剥納虧官錢元不是侵欺盜用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歷三年終已前諸道州府軍監人戶先因災傷支借過貸糧草斛斗除納外見在欠數目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歷三年已前諸處夏秋因災傷倚閣稅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今日已前幕職州縣官在任及未到任亡沒者如曾借過月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般啟倖隱陷稅租今日已前已根磨出累年積欠數目見行理納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羊綱死損虧折斤兩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
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川峽等州軍監并黃河在
京肆排岸稍工兵士牽駕綱船般運物色內有少
欠元無欺弊見尅折請受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
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處有水火損敗官物及綱船遭風水拋失不
一虛及賊偷盜勘會分明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

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共
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為一指揮外共贊併出九百三十
七人別為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
擘先具分擘團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
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
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為少闕材木未曾

修蓋營房仍未及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院劄子令
奏候朝旨以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
敢修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為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
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地支
撥一色新好材木修蓋到營一座即今將欲了手元指
定作驍武兵士各為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
住一間經夏暑雨存住不得為見官中修營分擘指揮
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修蓋全不曾催督只及
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
人已上處方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
十人已上以此不令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
武兵士已共力興工蓋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即恐
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
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
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已蓋了營屋者伏乞
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為一指揮於新蓋成

營内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

乞放牛皮膠鰾

臣累據轄下州軍狀申為叛造添修兵器乞牛皮筋角膠鰾物勘會本路見在常是全然闕絶民間雖有禁法合逐旋納官及點檢帳歷亦全無人户納到數目亦曾聞奏及申三司乞自京師支撥又為京師諸庫各稱亦是數少或累申奏不曾支得縱或支下亦數目不多應副使用不足其諸州軍又為上下催促造作甚嚴每於難得之中或時支得些小不暇東擇好弱兼更使用不足須至減料那融只且備數修叛僅能成器全不堪用今河北一路兵器萬數雖然不少而精好堪用之器十無一二臣究其弊蓋為皮角筋膠難得之故臣因勘會自來國家明有禁法民間筋角須盡納官河南膠鰾又不許過河北既有此禁便合民間更無兵器今河北見其數者更有不係義勇之家例有弓弩不少其筋角膠鰾從何而得能致弓弩如此之多以此見國家禁法未便只是禁得官中絶無民間不能禁止臣今有起請擘畫事件伏乞朝廷特賜詳度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庶得今後更不專仰朝廷輒那支撥而物料漸有兵器可精今具畫一如後

一未興兵以前舊制民間自死牛皮筋角並中賣入官量為三等支價錢其不及等者退還百姓及許客旅販賣官中置場收買當時公私却不闕少自兵興後來改法甚嚴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限半月赴官送納許人陳告隱藏者支賞自有此指揮後來人戶絶更不曾經官送納亦無人陳告隱藏者豈可二年之内舉河北牛馬全然不倒死以此足見改法之弊蓋其拋死牛馬已是下民之苦更不支得價錢令人戶白納及更令陪錢於官司使用了納又令盡底納官絶却民間使用以此民不

為便緣此等物各是民間要用之物陳告又支賞錢不多所以各相蔽蓋無由發露今年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之條民若不納官而中賣即是違禁之物以此收買不得臣今欲乞却依天聖編勑及前後舊條許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為三等支錢不及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如有及等皮角不一中官賣即許人陳告如此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獲濟用

一臣體量得河北私置弓弩並無河南過者膠鰾只是河北自有蓋滄州大海出魚不異南方及塘泊之中魚亦不少河北人民並能煎鰾出處只百十文一斤自來民間公行官司只是黃河北收過南界膠鰾收膠鰾州縣無人點檢禁絕民間取足使用但官中自禁耳臣今欲乞滄州及瀛保等州相度置場收買必然大段易得竊慮議者猶恐官既收買則民間公行買民間亦不曾禁北人從來不籍南界販鰾豈聞無弓使用以此言之不足疑也

右謹具如前所有牛皮筋角等臣只見得本路利害仍乞更下諸路轉運司相度利害取進止

乞展便雜斛斗限

當司近準三司牒為便糴斛斗仰依編勑至三月終住便更不展限者當司勘會沿邊軍儲事大累年斛斗入便不數慶歷元年只便到八十五萬二年只便到四十五萬三年只便到一百四萬今年方遇豐熟正是好行入便之時價例比去年大段低減兼每年客人雖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須待體探年歲豐儉及伺候官中價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間方始猛來入中今若只於三月盡頓然中止即邊儲大段闕悞況元拋四百餘萬斛斗即今全未糴得莫州元拋二十萬方糴到一萬二千有餘信安三十萬方便到四千有餘霸州一十九萬方

便到三千有餘其餘大約似此全未及數只指望四五月間趁逐入便若便及省司元拋數目只及四百萬石不得一年約支之數若頓然住却必見大段誤事者右謹具如前伏乞朝廷特賜詳酌體認河北軍馬糧儲事大兼累年便雜不前趁此年豐價賤之時且乞依常年便雜至五六月已來只便及省司元拋數目即止兼自有便雜已來年年展限客人以習慣其事皆廣爲計置直候依常年四五月方來入中今若只於三月止住即不惟全無入中致闕乏悞事兼恐賺悞客人向後無由入中伏乞特下三司許令且依當年體例候雜及元數別聽朝旨仍乞速降指揮

乞置御河催綱

臣伏見沿邊鎮定等十六州軍每年入中斛豆並支在京一色見錢自來不止全仰沿邊入中亦於近裏州軍計置斛斗從御河漕運輸邊所以軍儲不闕近年廢却御河運船不曾般運只藉沿邊入中加又京師近歲難得見錢客旅交鈔無價雖於沿邊多添價例終亦入中不前近裏州軍却合相兼計置然須先修運路俟漕運既行方敢近裏儲積今有擘畫事件一乞復置御河催綱二員一乞將見行三說新法地分與沿邊見錢雜州軍分爲兩番更互入中所貴漕運通流邊儲易備在京亦省費見錢之半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點撿本司帳歷係管御河堪好糧船一千八百隻見在只有三百餘隻內一千五百隻不知所在自來不曾點撿見差官二員根磨尋覓至今未見歸着其見在三百餘隻每年亦全不曾般運斛豆只是雜般虛名占使蓋由御河催綱廢罷後來綱運無人提轄致得綱梢偷減拌和濕爛損惡却饋邊之粟因此轉運司漸廢漕運之利殊不思若只仰沿邊入中則在京廣費見錢在京錢少則沿邊亦難入中兼昨本司近據廣信軍通判蔣賁擘畫求得江南配來船匠打造鏁拔船比舊船減省得物

料人工又可以封鑊不令偷拌已打成一隻甚見利便見今廣謀打造次臣今欲乞朝廷却復催綱二員一員依舊於大名府一員於乾寧軍漸用新船興行漕運之利

一勘會沿邊十六州軍元係見錢便糴外近裏大名府等七州軍近年已許客人三說入中然二法不可並行若兩處鈔價苦相爭即客人只就近裏入中蓋沿邊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裏客人販去中官若沿邊價高有利即近裏少人肯入以此二法並行未便臣今欲乞將見錢三說二法分為兩番一年於沿邊見錢入中則近裏權住三說次年於近裏行三說即沿邊權住見錢若近裏入中而權住沿邊斛斗無所往官中便糴必多若沿邊隔年一入則京師減費見錢之半不至滯却客鈔則沿邊入中亦必多矣若明立二法分番示信於客人則久遠不勞朝廷改法自可省得見錢邊備亦易計置然近裏沿御河州

軍用三說本要輸邊則須先修運路故先乞復置綱二員也

右謹具如前臣所乞復置催綱及糴便利害伏乞朝廷特賜裁度如允臣所請即更有約束條件候朝旨別具奏聞

乞催納放外稅物

臣等近覩赦書節文應今年係災傷處已經體量見欠稅物未得催理奏取指揮當司勘會本路一十二州軍各係水災人戶已委官體量到合放稅數具帳申奏其放外稅物並是見在苗畝上合納稅數若更行減放則姦倖之人枉有拖陷省稅及元計度軍儲失備已具狀奏聞乞將第四等已下人戶依赦取奏朝旨外第三等已上人戶放外合納稅物乞許依例催納至今未蒙指揮當司今再將合納合放稅數勘會合放稅數已及七十四萬餘石束貫外合納尚有四十餘萬若更行減放即恐無名虛放數多軍儲大段失備況今年河北大豐

熟三二十年未有如此豐歲其係災傷地分已盡數檢放外合納稅數若於豐歲更行除放即恐軍儲失備將來歲不常豐或小遇不熟及緩急關乏不免却煩科斂臣等今欲乞朝廷檢會本司前奏特降指揮其第三等已上人戶除已放外合納稅數乞依例催納外第四等已下人戶放外合納稅數仍乞與免支移折變只令納本色或見錢則優倖已多所貴赦恩下及貧民上戶不至僥倖兼即今輸納是時如允臣所請乞速降指揮令取進止

乞置弓弩都作院

當司勘會近曾擘畫乞於磁相州置都作院打造兵器已蒙朝廷依奏及差到監官等見催促磁相州葢造營房作院及抽揀工匠打造一色精好器械次切緣磁相二州只是鐵作院所有弓弩元未曾別有擘畫當司今相度得西山一帶所產弓弩良材甚多自來係相州盤陽務採斫應副諸處使用今欲乞就近於邢州置都作院一所專打造一色好弓弩久遠甚為利便蓋緣弓弩二物於兵器之中最難打造尤要精專至於熨膠披筋各有法度燥濕寒暑有日時製造遲速之間若一事不精遂不堪用兼亦不久易損壞見今諸州軍弓弩造作之時既皆草草造成不久尋復損壞又須從頭修換一番修換未了一番已却損壞即目諸州並不暇打造新弓弩只是終年修換舊者積壓無由了絕有打造成後不曾經使已修三五次者修換既頻轉不堪用虛費人功物料久遠悞事不細其弊如此葢由散在諸州打造工匠及監官皆不齊一本司亦難為點檢故也若蒙朝廷許置都作院即選得專一監官東擇精好工匠製定二料法式明立賞罰可以責成兼亦易為點檢者

右謹具如前所有磁相州鐵作院并今來起請弓弩都作院一就條例續奏乞賜指揮遵守施行次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乞再定奪減放應役人數

臣勘會轄下州軍使州院節級前後行并通引官客司書表司等並各於元定勅額人數外有影占上等人戶前轉運使張昷之等遂令諸州軍據元額合留人數外剩占之人並減放歸農雖減得人數不少其如當時逐州行遣不一或不問戶等高下從下名減放者或有於下名之中揀上等人戶影占之人減放者或有不問節級前後行只揀上等人戶減放者遂致減放之後不絕詞訟近累據減放公人等過狀却乞收叙又緣諸州減放事體不一若盡據減放之人却行收叙則顯違先降勅條額定之數若全不收敘則又有前行節級繫名多年堵難盡不收亦有州軍經減放往往輒已行收敘者臣等兼檢會日近雖有條貫前行不免里正然額外人多終是不便若額外手分無賄賂乞冤之倖則不可使今欲乞特降朝旨申明元定人數許本司遍取轄下州軍見管人數及已減放之人衆同依入事年月上名下次排連從上據勅額元定人數存留外截下額外之人不問戶第高下一時減放如此則年深上名却得收敘額外盡減又不違勅條內有州軍元定人數全少後來戶口增盈及公事委實繁多之處乞許本司差官定奪量與添人具數聞奏立定爲額庶絕詞訟兼可永久遵行取進止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

近又準中書劄子節文知保州劉渙奏欲乞朝廷相度沿邊州軍應係兩地供輸人戶比附一州軍內人戶量與減免州縣色役奉聖旨宣令轉運司勘會聞奏本司方行勘會相度次續再準三司牒伏乞朝廷指揮內有界河北兩地供輸衙前兩地人戶全放歸農只令輸納稅賦奉聖旨依所奏施行臣勘會沿邊界河以北百姓雖有兩地供輸虛名其稅賦已經太宗皇帝朝全放即

今只於北界納稅唯有差役則兩地共之今若全放界河北人戶差役即是稅賦差徭全不屬中國所管既不能賦役其民即久遠其地亦非中國之有此事所繫利害不輕又緣放免界河以北人戶歸農指揮元不曾降下本司相度只是朝廷下三司直降下沿邊施行已行之事雖失難追然昨來所放只是衙前客司第一等人戶差役所有以次戶第等諸般差遣竊慮人戶援例別有詞說及邊臣更有奏請乞不與施行其劉渙起請亦乞更不施行取進止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人色役

臣勘會本司近準三司牒為臣寮起請沿邊乞減放兩地供輸衙前及係自京支下官物並令三司差軍大將管押前去及係外州軍支撥者即令支下州軍差衙前人等管押赴逐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看詳臣寮所起請上項三節事理內減放兩地供輸衙前及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二事甚為不便其兩地供輸人減役一節本司累曾具不便利害奏聞近因程琳有奏已蒙朝廷行下却且依舊差役外有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一事蓋是元起請臣寮不見得本司逐時支移官物次第所以不詳利害切緣河北一路沿邊州軍每年所用絲綿紬絹見錢等數目不少並只出在瀛滄德博四州每遇邊上州軍少闕即本司於此四州支撥無有虛月若一一並令此四州衙前盡應副沿邊諸州軍即衙前人數有限官物般運長無虛月其四州本處亦各自有重難差遣要人差使若如此施行不待久遠只年歲間立見四州衙前破蕩盡及逃亡避役有悞緩急沿邊關絕要用之物般運不前況自去年河水決溢德博二州人戶災傷貧困及係災傷地分破敗場務甚多正是衙前人等困乏不易之時尤宜存恤臣今相度若令沿邊州軍各自般運則每年轉數不多若一切令此四州應副沿邊州軍則大為繁併臣今欲除自京支與沿邊綱運不多乞令自京差軍人將外

所有本路支般官物並令沿邊且依久來體例般運所貴各得均濟今取進止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

臣等勘會本司近爲諸州軍有人戶進納常平倉斛斗撿會到元降勑命内定到等第恩澤太優比省倉進納軍儲數目全然數少竊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蓋是國家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率人民權許兼并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急之用其常平倉乃餘力惠民之所及豈容兼并之家緣此僥倖恩澤兼慮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見得恩澤一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失權宜鬻爵之本意本司為見有此不便曾具狀申奏乞增應常平倉進納物數與省倉進納一般所貴杜絶僥倖兼不妨招誘進納軍儲具狀申奏多日至今未蒙降下指揮後來累準提刑司牒諸處漸有人戶進納常平斛斗蓋為恩澤僥倖所以人戶各來進納本司為已有申奏起請乞增數目見聽候朝旨已各牒逐處且令未得受納伺候朝廷降下指揮令再具畫一常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儲數目酬奬次第伏乞朝廷比類裁酌體認本司見止住人戶進納伺候勑旨次乞早降勑命指揮

乞條制催綱司

當司近準朝旨已差太子中舍賈熊充潮御河等催綱伏緣御河運路不修催綱職事久廢是致催綱兵梢因緣作過偷減官物遲滯行程所過州軍任意截撥舟船所經地分隨處折拽釘板因此於一千八百隻綱船内失却一千五百隻至今根究不見蹤由蓋因自來全闕關防不嚴條制而致茲積弊也今已蒙朝廷却置催綱所有合行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裁酌降下本司及提轄催綱司等處遵守施行所貴革絶自來綱運積弊

一自來綱船利於雜般多將未及年限攬船故意損壞及虛有申報退作雜般船既充雜船之後多是

妄稱不堪行運便行毀折或於沿河孤迥村落地分故意損壞靠閣便於本處折拽推堌枉破兵梢看守有至三四年者兵梢恣於村坊作過及偷賣釘板提轄催綱司元無拘轄無由點檢欲乞起今年已後打造到三百料糧船每二十隻爲一綱同用一字爲號并造年月刻於船梁額上用官火印記給與綱官梢工主管團成一綱後不得輒更分破所貴見得年限遠近不敢故意損壞及妄行

毀拆

一糧船每隻以三百料爲率逐船所用釘板小大名件既已一般欲乞令催綱司將三百料船所用釘板名件一一開坐雕爲印板每差梢工給帖之時頭連一本旋鑿釘板大小數目給與令據數交割主掌如遇損壞合行拆拽即却據元數釘板名件送納或有少數並勒梢工陪填如遇行運之次損壞不堪即仰申報本地分官司檢覆亦據元數拆收立報催綱司指揮因便舟船附帶令元主掌梢工於造船場依數交納出給收附仍令造船場納訖據數關報催綱司照會施行所有合退作雜般船者亦須依刻記造成年月先後資次撥充雜般不得隔蓦將新好船揀退仍每綱據少數却以新船撥填足數

一自來提轄司支撥綱船般載官物至逐處下卸了其空船便被沿路州軍取意截撥諸般不急使用因此積弊散失數多不能拘轄點檢今欲乞指揮沿河諸州軍不得專擅截撥遇有合般載官物並申提轄催綱官梢工候見提轄催綱等司文字支撥方得裝載行運如違各乞重行勘罪官員奏罰

一御河等水並無風波走射險阻其地里行程可以制定自來上下水空重船亦有程限但無關防點檢之法今欲乞委轉運司將通利軍下至潮河西盡順安軍地理遠近所至沿河州軍立爲程限牒

與提轄催綱司每遇轉運司有合般運斛斗拋撥下數目裝發糧船即令提轄司具裝發去處至下卸州軍除裝卸各給十日候外沿路地里指定行程帖與綱官捎工等及一面牒催綱司依程催促仍令提轄司預先將簿照會行程約度合到下卸地頭月日續便支撥或令回載官物或令轉載向下行運亦便牒與催綱司依程催促如是下卸後並無官物般載即仰乾寧大名兩處就近赴催綱司岸下繫泊祇候差撥所貴綱運無由散失住滯作弊

一所有帳籍文簿今欲乞令提轄催轄等司各置簿三道一置綱船都歷一道抄上都大舟船數目逐綱依字號隻數造成年月主捉捎工姓名開坐如有退撥充雜般及損壞拆拽及新收充填數目亦置裝發勾朱簿一扇具逐綱隻數綱官姓名裝卸官物數目月日依程限抄上催促候下卸了勾鎖了畢逐一關報照會一置修拆簿一扇每遇合修舟船即上簿拘管取索造船務修補日限上簿催促候修了勾鎖如合毀拆變轉即先具合拆數目上簿候拆了赴造船場納畢取到收附於催綱司呈驗開落勾銷仍於都歷上照會開落每遇轉運使巡歷並須子細點檢

右謹具如前當司起請催綱司條件只是規矩大綱更有合何事件乞令催綱司續次申舉其催促行程點檢官物拘轄新舊舟船及拆修除破等事並委催綱司專切管勾所有支撥舟船應副般運即申擬轄司總領仍令本路轉運司逐時點檢如有違慢並乞嚴行斷決其情理重者仍乞奏取勅裁所貴上下遵行久遠漕運通流不至悞事

文忠集卷一百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舉人臣廪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倓

雞林圖書

文忠集卷一百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

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

近準朝旨令於河北差兵士二千人往岢嵐軍修城本司尋曾奏乞於閒慢路分抽差今奉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如委實人數不足即仰抽差一千人者雖蒙朝廷許減一千人伏緣本路除祁瀛定雄霸等州見關修城兵士外近又節次據滄博州狀申為河水汎漲向着隄急乞差人夫兵士應副功役本司為轄下例各關人已牒滄州如河水大段汎漲令應急量差人夫功役博州即見於諸州軍剗刷例各無可抽差方欲奏聞乞朝廷於隣路抽差應副次今準朝旨令依前降指揮於近便州軍應急抽那臣非不知河東河北俱係邊防路分若本路實有兵數不少臣亦豈敢自私一路妄有占留只緣本路實為闕人處多今若朝廷須令差撥即將轄下

見役處罷役那往岢嵐縱河北事有闕悞緣臣已有奏請朝廷必未深罪其如於事有闕在臣之職不敢不言況今年黃河水勢不類常年即今五月已汎漲如此將來夏末秋初必大段漲溢本司方別具奏乞於京東西路差人次兼本路役兵多惟河上及修城西山採木等處各有人數河上既不可抽那若抽河北修城兵士與河東修城又兩地事體不異而西山採木蓋爲即今諸處分擘七百已上人禁軍別立指揮各要營房及敵棚樓子防城器用並是緊切不可闕用之物若不於逐處功役內抽人即轄下例各別無閒占之人可差伏乞朝廷更賜體卹且乞令河東路一面應副岢嵐功役謹具再奏聞

再奏

臣近準朝旨令本路差兵士一千人往岢嵐軍修城臣已再具劄子奏乞占留其本路黃河及修城採木緊切功役浩大及闕人次第已具前奏劄子臣伏詳朝廷指揮令於近便州軍應副剗刷勘會本路與河東近便惟有成德軍最近其路出土門經天威軍平定軍至并州又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鳶軍入洪谷方至岢嵐約一千五百餘里據明鎬元奏稱向去二十二箇月方了今縱河北差一千人往彼遠涉一千五百里山險到彼卒未了當將來冬月岢嵐苦寒役兵各須歸營歇泊令一千人往來三千里苦寒山路必致大段逃亡作賊況北虜縱有事宜必先河北河北重地莫如定州今定州所修

城池將元計工料及見役人數亦須五六年方了今若更抽減人往河東即河北完緝禦備全然弛廢況除定州外瀛雄祁霸等州修城處亦須向秋兼用强壯一二年內期可了當本司非不能張皇事體煩黷朝廷乞人盖以北方即今別無事宜一二年間幸可漸次了當今岢嵐修城功限比定州全小路分事宜緊慢又與河北不同亦未銷得遠涉三千里於緊切處抽人所有德博黃河今年水勢甚大於去年今春朝廷差到河上兵士

全少如去歲若旦夕逐州更有申報須至煩朝廷乞人
外所有諸處修城功役雖見闕人本司亦當斟量事體
緊慢只於本路漸次修葺惟乞朝廷體卹更不抽撥往
別路庶免本路闕悞其抽差一千人劄子臣亦未敢施
行取進止

乞選差文臣知定州

臣等伏見知定州李昭亮已抽赴闕見闕知州定州控
扼西山險要於河北三路最爲重地軍民政事邊鄙機
宜須藉通才方能辦集況即今北界見於界首興建寨
柵及於銀坊口侵占疆封處置之間或須應變鎮撫之
術尤要得人況河北比於陝西四路事體甚重今秦渭
延慶並用文臣伏乞朝廷特於文臣兩制已上選差一
員知定州或便兼部署或別差武臣充部署所貴委任
得人邊事有備取進止

乞預聞邊事

臣昨蒙朝廷選擢差充河北都轉運使之日授到付身

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才識轉運使二員密
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爲預備以臣非才誠不
當文武才識之目其如朝廷責任之意然而必欲密爲
經略熟圖利害則須外詳邊鄙之事內不爲朝廷所疑
竭慮盡心猶恐不副委寄撿會去年定州軍城寨爲北
朝於石臼子口侵入內界卓立鋪屋本寨爲地分不屬
沿邊安撫司遂依例申報轉運司無何安撫司並不勘
會不係地分便發怒妄奏軍城官吏不合申轉運司乞
行取勘又蒙朝廷更不照會便下轉運司詰問軍城官
吏賴本寨引執元降勑條分明臣與本寨主等偶免罪
譴其不屬安撫地分合申轉運司者尚如此其他沿邊
係安撫司地分固不得與聞矣昨來北虜於安肅軍北
欲移界摽南侵邊臣既承例不以事報轉運司臣心不
能安因以手書問知軍侍其濬濬亦不敢答又昨臣寮
有起請復支保州沿邊巡檢兵士口食者是臣本路本
司職事竊聞本爲小人上言不識事體乞不下轉運司

朝廷因此只下程琳一面相度臣竟不得與聞臣既親蒙密授經略之任使其圖利害為預備而外則邊防之事了不聞知内則不足為朝廷取信而本司職事亦不得與議平日無事之時尸禄而居尚當憂愧況聞近日邊鄙頻有事端飛狐界上興立城柵漸貯甲兵又於銀坊治谷以來壘石為城包侵南界大役人夫卓立堡寨竊慮嚮去沿邊別有事宜臣既授上件劄子内委任之意凡事不可不知兼臣體問得舊日邊上州軍事宜並申轉運司只自通和後漸廢臣今欲乞應係沿邊事宜自來申報安撫部署司者亦乞令逐州軍申報轉運司所貴稍得與聞邊事至於儲蓄糧草修城池器械亦量酌事體緊慢不至乖方其間愚慮或有所長更冀裨助萬一而少副委任之意如允臣所請乞明降指揮取進止

再奏

臣近曾奏為先授朝廷密旨令熟圖河北利害陰為預備然邊防事意元不與聞乞今後沿邊事宜並令申報轉運司至今未奉朝旨者臣伏以轉運使雖合專掌錢穀不與兵戎然河北事體不同他路故授之密旨常使經營況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已下其通判即是常參初入京朝官等臣被朝廷責任比沿邊知州通判故不為輕下至機宜司手分亦是轉運司所差並得盡聞機宜事臣之本司獨不得與且臣愚慮非欲侵邊臣之權攬事多管以招罪累蓋臣所職糧草錢帛蓄積之備其賦斂緩急須量邊事緊慢以至按察沿邊將吏能否亦要知其處事如何伏望朝廷細詳元降不下司劄子内事意及比類沿邊通判初入京朝官等許本司今後與聞邊事所有沿邊申到事宜即不得直便行遣文字苟有所見須令密具奏陳不得下司漏洩如此則本司得知邊事緩急凡於計置準備不至緊慢乖方而又愚見苟有所思亦得少裨萬一取進止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

臣伏見近日北朝於四望口起立寨柵及於銀坊治谷已來侵過南界壘石爲城寨等事竊以北朝叙立寨柵已違擔書然猶在彼界內可以佯爲不知不須緊問兼萬一中國却合有興修去處可以引彼爲詞以塞問難雖然如此亦當早爲預備便合於界首分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既造形理須杜漸其如朝廷選任非人從來以定州一路付與李昭亮其人昏懦而不曉事機雖有勾當事人並不能先詞探得起寨事端及已立了寨柵又不能預防侵界之患直至囚捉了巡邊指揮使湯則侵了銀坊以南邊地大興人夫壘立城寨至今終亦不能辨理彊界拒絶侵凌竊以北虜號爲犬戎自古畏強欺弱今若便示以怯不爭於初則必更引其貪心別有侵擾養成事體漸大而不與之爭則爲患不細爭之則必起事端惟在即今速爲處置據今事體不煩朝廷只委邊臣自可了當然湯則被囚之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至今侵界立寨等事但聞婉順止約彼既不聽亦別無謀臣近體問得往年雄州西北亦曾爲北朝侵界立數處鋪屋當時邊臣葛懷敏力以公牒往來爭辨折却鋪屋北人竟不敢爭況今來所侵南界百姓見耕種田中地界分明易爲理會今來已蒙朝廷差王德基知定州其人久在雄州頗諳邊事伏乞早降朝旨下邊臣速令止絶辨理地界早見分明兼軍城西北山路險絶銀坊等口皆可出兵我於此口扼其險要是中國必爭之地彼於今日侵得此一二十里則險固在彼而他日行兵是彼可以來我不可往之勢以此言之尤不比河東陽武天池等處侵地便因循不爭伏乞朝廷早賜指揮王德基如婉順止約不得即須力與論辨仍乞令檢會雄州安撫司等處往年曾拆却鋪屋行遣令依此相度施行所貴邊防不生他患取進止

乞差武衛人員

臣昨權成德軍日爲屯駐淄州武衛第六十六指揮兵士高林等乞替曾有劄子奏聞等蒙朝旨以京東一路所管武衛不少例各差在別路屯駐奉聖旨劄與臣詳

此照會者臣等作本府行遣備録聖旨告示本營知委
訖臣今勘會上件武衛兵士共六百三十一人並無正
轄官員只有權管副都頭四人並是往年曾在信安軍
作過之人及本營雖有正軍頭十將等八人亦並是曾
在信安軍作過之人部轄此六百人思歸之卒久遠深
不為便伏乞朝廷檢會早賜自京選差有心力能部轄
正副指揮使及逐都正都頭所貴可以部轄久遠別不
生事臣亦密體問得權管人員姓名因依今具如後

一人軍頭劉緒　三人右十將孫榮田榮蔡斌

已上四人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内軍頭及右十
將昨於慶歷三年十一月内準州帖準步軍司牒權
充第六十六指揮副都頭勾當並未曾正授查其人
等各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

一人軍頭韓鈞　十人左右十將四人左徐吉賀
進谷興段千三人右王清丁用楚興

已上八人亦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將虞候承局
昨於慶歷三年正月内授州帖差到於慶歷四年四
月授步軍司帖正充六十六指揮勾當亦係曾在信
安軍作過人數

右具如前所有上件武衛兵士高林等當京東武衛剌
面排定軍分之時獨此一指揮累次糾合陳詞今來準
密院劄子告示後雖不敢別有詞說然此一軍兵士已
是累日扇搖人數既多又無正管人員只令曾作過人
權管深為不便伏乞朝廷特賜允臣所奏早與差補有
心力正副指揮使及軍頭等部轄

乞住買羊

勘會河北自前不曾配買羊畜自西事已來分配於河
北收買竊見京師羊畜有備準三司指揮截住權場上
供羊綱於西路州軍牧放一萬六千餘口至冬深死却
五千餘口所有今年人戶配買羊已上京送納訖却僦
下權場羊綱在邢洺等州牧養竊慮冬深枉有死損臣
等相度剩數羊綱見在河北州軍牧養只以盡數上京

自可供用得足乞令
俱利仍乞今後京師羊少却於陝西依舊配買取進止

乞條制都作院

當司撿會近蒙朝廷依奏差到磁相二州都鐵作院監
當使臣二員各已赴任訖所有作院工匠營房葢造亦
已了畢當司見揀選轄下州軍內打造得兵器精好處
取樣及於本路軍器庫內揀選往時經使舊兵器內試
驗精利者取為樣及申三司於南北作坊撿會工課料
例及於轄下抽揀工匠令都作院依樣打造次伏緣本
路鐵炭出自磁相二州自來諸州軍不以遠近並於磁
相般請生鐵差占衙前枉費腳乘般於不出炭州軍廣
破官錢買炭變煉及散在逐州軍打造監官多不得人
加又當司巡歷地分闊遠每年內不過各到得一次往
往有不及到處難為點撿不惟虛破人工物料不少兼
更造成不精器械久遠有誤使用今來已蒙朝旨許置
都作院若制置得久遠不廢本路兵器必皆精好其利
甚博伏緣朋置事初合有諸般規式今具畫一如後伏
乞朝廷特賜勅命指揮所貴久遠官吏遵守施行

一都作院所造兵器其鬧雜不急名件欲乞並不得
打造只令打造一色切要使用之物箭頭甲葉槍
劒手刀等候打造成於本州軍內送納仍令別作
一項封樁專準備緩急支與合要州軍除許轉運
司支撥本州不得專擅使用所有其餘閒雜之物
及修補舊器械並令諸州軍量留工匠自造

一本路轉運提刑共四員欲乞每次季輪一員專至
都作院點撿將前季工課文字磨算造到兵器候
見數即依數點撿試驗內手刀及劒每一百口內
抽揀三二十口用甲葉或隨錢斫試鋼刃箭頭亦
於每一百箇內揀三二十箇安入箭幹用鐵甲硬
弓弩試射槍亦試驗鋼刃如是搶刀劒刃軟卷缺
及箭頭尖卷鐔折甲葉長闊厚薄不依斤重者並
勒專工匠等陪填打造及等第區分

一都作院逐作工課欲乞依本州作院起置工課文歷監官與本州知州通判都監依例簽押及旬呈如是一任內造到兵器經轉運提刑點檢並無揀退各得精好即乞據造成萬數批上歷子理爲勞績內本監官將見監一任理合入差遣得替優與先次點差如任內更有知州提刑轉運三人保舉即乞與轉官酬奬如逐季點檢揀退三分已上並晝時取勘奏乞重行朝典如知州通判都監候一年終如揀退三分已上亦乞等第責罰如揀退二分本監官乞許本司量罪勘罰如揀退不及分數即工匠干繫人等許點檢官員酌量勘斷

一河北一路諸州軍作院欲乞且令依舊內合行造作及合減罷者乞許當司相度施行候年歲間都作院打造兵器各及萬數可以應副諸處使用即將諸州軍作院工作及舊有監官處漸次減省

右謹具如前所有上件晝一事理更乞朝廷特賜詳酌

如得允當乞降勑命指揮下本司及磁相州都作院及提點刑獄司等處遵守施行

再乞放行皮角

臣近為兵興以來改法禁絶民間牛皮筋角等令人戶盡底直納入官因此却致官中關絶使用後來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禁法民若不納入官却於官場中賣即是違禁之物致人戶不敢赴場中賣乞却依天聖編勑及前後舊條許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為三等支錢其不及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獲濟用曾具利害劄子奏聞至今未奉朝旨臣近體問得河東路亦為禁止牛皮筋角已來關絶使用近已却依舊放行即今河東大段有牛皮筋角等使用甚為利便勘會本路合修兵器萬數不少自來累據諸州乞支物料本司只是牒逐處拘攔使用及申奏乞自京支撥檢會只自今年正月後諸州所少牛皮筋角等七萬一千餘

事件累次申省乞支撥及令逐處拘攔自死者使用據諸州軍所申即云無可拘攔乞行支撥及申奏乞支撥即準省牒又却令逐處拘攔空煩行遣文字繁多積壓下未修軍器萬數終是無由了當況今見行之法其弊易見禁民令盡納則絶無納者置場收買則民礙法不敢中賣兼河東近已放行甚見其利欲乞朝廷檢會臣前奏劄子特賜詳酌明降指揮許依舊法令人户將三等牛皮筋角入官中賣支與價錢及許收買客旅興販者其不中等者退還本主所貴公私各獲濟用不至時時紊煩朝省乞行支撥及不空費文移令逐處拘攔虚積壓下未修軍器久遠深為不便今取進止

奏北界爭地界

準密院劄子節文北界於銀坊城創修寨壘侵占南界奉聖旨令程琳河北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擘畫如何理占拆去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昨據定州軍城寨申銀坊城南邊安撫司施行自後雖知安撫司曾與北界公文往來至今未曾拆去寨子又緣自來安撫司邊機文字不曾關報當司不見得安撫司逐度說何事意如何占理及不知北界却以何詞為答今來已立寨子貯畜器甲及防城之人不少事勢已成竊恐難為追理蓋是邊臣從初失於違慢當其建寨未成之時不早爭占及建寨雖成未貯甲兵之際又不能拆去今已縱成其計却欲理會必須費力兼當司全不知北界與沿邊往復意度見行體問候見次第或有管見別具奏聞次謹具狀奏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朝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治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北人之性號為勁悍欺弱畏彊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為

拒絶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来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中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彊尚須勉强何況勢鈞力敵又違擯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强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强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掠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内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悦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怒矣又聞今春女貞渤海之類所以離叛攻劫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内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虚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彊虚張囚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僞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若能察其强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二方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

北朝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衂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揀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彼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譬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為憤志化墮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人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方勢非久相攻者

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人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為難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

閒謹奏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其頓首啟仲春漸暄伏惟相公尊體動止萬福某不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論議當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為愚而屢加奬擢及得罷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任者不足以報一作稱萬一故方欲勉彊不能以圖自三字一作以伸報效一作效而蒙相公不以為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責其所為一作報效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及臨職以來迨一作近作將半歲齷齪自守未知所措一作為非敢怠也誠有說也一作焉至於山川險易城寨屯防邊陲守備等事是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為少凡自河以北州軍縣寨一作州府軍縣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昷之等急於舉職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審更改過繁而涉一作失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所長戒其所短凡事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已得其十七八而又取一作求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以次第行之乃暇及於其它然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必當一作而必上聞者其類甚多而久之一作初則未敢干一作以煩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鑑昷之等前失不能盡信其說而必一無必字從之今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從之也凡河北大事富公經營之外其要不過五六其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為也自古邦一作凡不可爲者一其可為者四五耳雖皆有司之事然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

漢以來摘山煑海之利必歸公上而今天下諸路山澤悉已榷之無遺利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為重地而東負大海西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之吏皆不得取焉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歲為契丹所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人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丹砂之類無所不有至寶久伏於下而光氣苗礦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取故捨此惟有平地耳河北之地四方不乃千里而緣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衛德博濱滄通利大名之界東與赤歲歲河災民不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稅尚放一百萬石滄瀛深冀邢洺大名之界西與北鹹鹵大小鹽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一作入不多）其取者不過酒稅之入耳其入有數而用度無常也故雖研桑之心計捨山澤與平地不能為之此所謂不可為者一也（一本無此九字）及其用有不足不過上干朝廷乞銀絹而配（一作下殃）疲民號為變轉爾此近年之弊也（此六字一作所謂不可為者二也）然若能擇官吏以辦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謹良材精器械以助武備因貴賤通漕運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為之尚可使邊防粗足而京師省費用此冀（此三字一作尚足以）裨萬一而皆有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敢具其大綱列於別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所說不至大乖庶望少信而從之俾畢其所為若夫盡其所為而卒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其有以裨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不宣某頓首再拜

自劾乞罷轉運使

右臣檢會轉運司近為相度順安軍塘泊水口子與楊懷敏等所奏頗有異同議方未決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臣寮奏乞今後近塘泊州軍人戶地內蘆葦等並不

得採取及自順安軍以西漸近西山水難瀦聚今即不
往開治及乞今後摽占却人戶田土即將官地給還人
戶或估計價錢給付等第奉聖旨依奏仍令本路提刑
田京專切管勾者臣伏見國朝之制河北轉運使皆領
都大制置屯田使之名兼臣赴職之初被朝旨密授經
略之任以此見朝廷差選之際其任非輕於臣職分之
間所責尤重至於塘泊邊防利害之事皆其職也職隨
其守各將安歸豈有親蒙密授經略之旨身領都大制

置之名而煩朝廷別委他官專切管勾則臣之不才不
能任事不待彈劾可以自知況臣將及暮年絶無績効
考其常課已合黜幽又以不才失其本職且都大制置
豈是假人之虛名苟非其人自當易去豈可容不才之
人尸位移本職於他司使臣偷安實難自處伏望聖慈據
臣不才失職之狀降授一小郡差遣庶以警勸在位之
人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文忠集卷一百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奏事録

自治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已後其日追書者乃已前事忘其月日矣

論孫長卿為臺諫所劾事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總管拜集賢院學士為河東都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中書以長卿無敗事昨因朝廷起孫沔於致仕欲委以西事而長卿以歲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不已最後賈中丞二章六月十一日進呈上厲聲曰已行之事何可改易臣修奏曰臣等不為已行難改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彰陛下從諫之聖至於臣等能不遂非而服義改過不恡聖賢所難亦是臣等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為過當若曲從臺官之言使彼銜冤受黜於理豈安故難行也韓公曰自陛下親政已來臺諫所言施行者少外人之議謂致人主有拒諫之名者是臣等之過若其言有可行者臣等豈敢不行直以長卿無過難徇言者濫行黜罰耳上皆然之上又曰人言臺諫奪權臣修奏曰此則為陛下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專為言事若使默然却是失職苟以言事為奪權則臺諫無職可供矣

辨蔡襄異議

蔡侍郎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云有異議者指蔡公為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色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魯二公因為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也臣修亦啟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親見之乎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修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

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自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時有嫉臣者乃僞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諠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獨對語　八月十四日

是日昭文與西廳趙侍郎皆在告集賢私忌臣修獨對崇政殿進呈文字畢斂笏將退上有所問（所問不録）臣修因奏曰近聞臺諫累有文字彈奏臣不合專主濮王之議上荷陛下保全知此議非臣所得獨主臺諫文字既悉留中言者於是稍息上曰參政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時或與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今後宜少戒此臣修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上曰水災以來（是月三日）言事者多云不進賢臣修曰近年以來進賢之路太狹此誠當今之患臣每與韓琦等論議未合上曰何謂進賢路狹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臣修對曰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間外自提刑轉運內則省府之類選擢甚精時亦得人比於往年絶不同也然皆錢穀刑名强幹之吏此所謂用材也如臣所言進賢之路謂館職也上曰如何臣修曰朝廷用人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今學士舍人待制通謂之兩制）自三館選居兩制是則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謂太狹也上曰何謂三路臣修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已上及第者皆入館職第一人有及第纔十年而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者兩任近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已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今但令上簿候館閣闕人與試而館閣人員數無有闕時則上簿者

永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
是年勞老病之人也此臣所謂進賢之路太狹也後數
日上因中書奏事遂處分令擇人試館職

御藥陳承禮監造衮冕事 八月

先是三司奏造作諸物舊屬少府監文思院後苑作紫
雲樓下近年多別置局以內臣監作各爭占工匠乞一
切依舊歸于有司遂依奏既而少府監申造衮冕內批
令御藥院陳承禮監造中書覆奏上以南郊日近須內

臣庶可辦集韓曾二公奏以衝改近降指揮不若令承
禮就少府監作上意未決臣修奏曰此是陛下新降指
揮從來所患朝令夕改令若依前用承禮監作只是移
御藥院置局就少府監作耳如此何害集事上遂曰可

內降補僧官 九月十九日

先朝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時諫官御
史累有論列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職有闕命兩街
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闕中書已下兩街選
一人未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
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為不可韓曾二公極陳其事臣
修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為小事何繫利害但中
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衝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十撓
朝政此事何可啟其漸又奏曰宦女近習自前世常患
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
不從是初欲姑息而返成怨望不若絕之於漸此一小
事陛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為上親

信朝政可迴在陛下目前似一閒事外邊威勢不小矣
上遽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臣修又奏（一有曰字）事
既不行彼必有言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
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為得失而韓曾二公
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也

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手錄奏對語此前（一無前字）五
事得之林子中家文忠手錄皆密語筆札精楷蓋
欲傳示後令而子職不謹身沒未幾已流落於他

人家其曰追書者皆不見又未知其何在耶後三事亦子中録以相示云得之於史院曾布子宣題

又三事

三司使給事中蔡襄除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為皇子中外欣然無間言既即位以服藥故慈壽垂簾聽政嘗為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鄧王等悲傷涕泣宦官宮妾爭相煽惑而近臣亦有異議者可怪者一二知名人也因言執政數人不顧家族以定社稷之計而小人幾壞大事又云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床頭近日已於燒錢爐内焚之矣然莫知為誰也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嘗有論議尚莫知虚實既而上疾愈親政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請朝假上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公巳下共奏曰三司事無闕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修奏曰襄母年八十餘多病況其只是請朝假不赴起居耳日高後便却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未嘗不變色襄亦自云每見上必厲色詰責其職事其後諒祚攻劫涇原西邊日有事宜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選人韓公等初尚揮解上意不回因奏待其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上在慶寧巳聞蔡異議或云上入宮後親見奏牘尚在至是因蔡乞罷劄子韓公遂質於上上曰内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即巳聞之韓公曰事出曖昧若虚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搆害（一作陷字）善人人難立矣曾公曰京師從來善造謗議一人造虚而衆人傳之便以為實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為患修曰陛下以為此事果有果無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不能保其必無修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真偽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子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乃偽

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又如臣至和末丁母憂服闋初至闕下小人中有嫉忌臣者偽撰臣乞沙汰內官奏藁傳布中外家家有之內臣無不切齒只判銓得六日為內臣楊永德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仁宗保全未久知其無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真偽況此無迹狀陛下幸不致疑韓曾又各進說上曰數家各有骨肉意謂異議若行則執政被禍又曰造謗者因甚不及他人據此似聖意未解也仁宗既連失襄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踰時不能御殿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言者常以根本為急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故樞密副使包公拯令翰林學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人所知者不可勝數今樞密富相與昭文韓相亦屢進說雖余亦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意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怠嘉祐六年秋余自樞庭過東府忽見內降一封乃諫官司馬光言立皇子事既而知江州呂誨亦有疏論述昭文與集賢曾公及余晚議來日當將上相顧以為如何韓公曰若上稍有意即當力贊成之曾公與余偕曰此吾儕素所願也既而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讀畢未及有所啟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余自為校勘及在諫垣忝兩制迨此二十年每進對常極從容至此始聞仁宗自稱朕既而又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為可韓公惶恐對曰不惟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仁宗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惠大者可也遂啟曰其名謂何仁宗即道今上舊名曰名某今三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議乃定余等將下殿又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請陛下今夕更思之臣等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崇政殿因又啟之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遂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來日再奏既退遂議且判宗正事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自大將軍遙郡團練使除泰州防禦使來日將上仁宗大喜曰如此甚好二公

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在不疑仍
乞自內中批出臣等奉行仁宗曰此事豈可使婦人知
只中書行可也余等喜躍稱賀時六年十月也命既出
今上再三辭避有旨候服除取旨至七年二月一日服
除今上堅卧稱疾前後十餘讓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
之命始出則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
其知愈讓而愈進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庶幾肯受曾
公與余皆以為然及將上今上累讓表仁宗問如何韓
公未對余即前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
不次擢此子又判宗正則天下皆知陛下將立為皇太
子也今不若遂正其名命立為皇子緣防禦使判宗正
降詰勅御名得以堅卧不受若立為皇子只煩陛下命學
士作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即定矣不由御名受不受也仁
宗沈思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韓公力贊之仁
宗曰如此則須於明堂前速了當遂降詔書立為皇子
仍更令名自議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

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初擇日旁十字請仁宗點
之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仁宗親點今封在中書今
上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
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者相賀
嘉祐八年上元京師張燈如常歲歲常以十四日上晨
出遊幸諸宮寺賜從臣飲酒留連至暮而歸遂御宣德
門與從臣看燈酒五行而罷是歲自正初上覺體中不
佳十四日遂不晨出至晚略幸慈孝相國兩寺御端門
賜從臣酒三行止自是之後雖日視朝前後殿而寢若
不佳既而韓蟲兒事稍稍傳於外云去歲臘月上閒居
見一宮婢汲井有小龍纏其汲綆而出以問左右皆云
不見上獨見之以為異遂召宮婢視之乃宮正柳瑤真
之私身韓蟲兒也其後柳夫人宿直閤中明日下直遣
蟲兒取夜直坐墊上獨處閤中召而幸之遂有娠蟲兒
自云上已幸我取我臂上金鋌子一隻云爾當為我生
子以此為驗外人所傳如此而蟲兒於宮中亦自道云

上幸我有娠又言金鋹子上與黎伯使藏之矣黎伯者上所愛扶侍內臣黎永德也是月二十七八間春寒微雨上不御崇政殿祇坐延和見羣臣奏事而殿中熾爐火云聖體畏風寒蓋自上臨御四十年盛暑未嘗揮扇極寒未嘗御火至是始見御前設爐火也自是之後上益不豫至于大漸今上即位於柩前中外帖然無一言之異唯韓蟲兒事籍籍不已云大行嘗有遺腹子誕彌當在八九月也九月十七日余以服藥請一日假家居晚傳內出宮女三人送內侍省勘并召醫官產科十餘人坐婆三人入矣十九日入對內東門小殿簾前奏事將退太后呼黃門索韓蟲兒案示中書余等於簾前讀之見蟲兒具招虛偽事甚詳云自正月至今月水行未嘗止今方行也醫官坐婆軍令狀皆云去歲臘月黎永德奉使成都未還不在閤中而鋹子埋在柳夫人佛堂前閾下太后使人監蟲兒至埋所自掘之深尺餘得金鋹子一隻折為三段矣合之以比臂上者同秤之各重一兩半兩鋹重輕又同信為是矣因以金鋹俾余等傳看之太后言問蟲兒何為作此偽事云以免養嬤笞撻庶日得好食耳蓋自蟲兒言有娠太后遣宮人善護之日給緡錢二千以市可食物如此至其月滿無娠始加窮詰耳余等遂前奏曰蟲兒事外已暴聞今其偽迹盡露可以釋中外之疑然蟲兒當勿留庶外人必信也太后曰固當如是既而樞密院奏事簾前示之如前明日福寧上大行謚冊罷見入內都知任守忠於廷中云蟲兒決臀杖二十送承天寺充長髮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

宋 歐陽修 撰

濮議第一

臣某頓首死罪言臣聞事固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伯夷叔齊是已夫君臣之義父子之道至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絶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方武王之作也人皆以為君可伐濮議之興也人皆以為父可絶是大可怪駭者也盟津之會諸侯不召而至者蓋八百國是舉世之人皆以為君可伐矣彼夷齊者耶然孤竹之二嗣臣也以其至寡之力欲抗舉世之人而力不能勝言不見察二子以謂吾言廢則君臣之義廢而後世之亂無時而止也乃相與務為高絶之行以警世於是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下然世亦未之知也後五百餘年得孔子而稱其仁之至艱如此猶須五百年得聖人而後明然則濮園之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此臣不得不述其事以示後世也方濮議之興也儒學奮筆而論臺諫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是舉國之人皆以為父可絶矣世又無夷齊以抗之雖然賴天子聖明仁孝不惑群議據經酌禮置園立廟不絶父子之恩以為萬世法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渙然釋其疑蓋十八九一本作三四矣固不待夷齊餓死孔子復生而後明也然有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罔也蓋自漢以來議事者何嘗不立同異而濮園之議皆當世儒臣學士之賢者特以為人後之禮世俗廢久卒然不暇深究其精微而一議之失出於無情未足害其賢惟三數任言職之臣挾以他事發於憤恨厚誣朝廷而歸惡人主借為奇貨以買一作賣名而世之人不原其心迹不辨其誣罔翕然稱以為忠使先帝之志欝欝不明於後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與其事而

知其詳者故不得已而述焉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臣歐陽修撰進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奏狀具別卷有旨宜俟服除其議遂格音閣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其議狀具別卷中書以為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冊則當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為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子也未審制冊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其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其議狀具別卷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為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生所後皆稱父

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為法唯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其父為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録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一有謀字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其對劄子具別卷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一有有字言者一切留中上聖性聰睿英果燭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為姑息臺官所論濮園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寢而不行臺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并怒中書不為施行中書亦嘗奏云近日臺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為拒諫之主乞略與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

下若臺官所言可行當即盡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強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以上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一作言）上仍問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因（一有奏字）曰如此則未有是時雜端御史數人皆新被擢用銳於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更思職分故事多乖繆不可施行是時京師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無數而軍營尤甚上以軍士暴露聖心焦勞而兩府之臣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矣是時范純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事而第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一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十坐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當直兵士四人是於國家倉卒多事闕人之際虛破役兵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併興修未得其狂率踈繆如此故於中書聚議時臣修不覺笑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兩營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類此而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一無施字）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呂大防又言今後臺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其忽戾如此而怨怒之言（一作語）漸傳於士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戲而激（一作笑）之（一有者字）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御史臺為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為戲笑而臺官益快快慙憤遂為決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失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然是時手詔既已罷議皇伯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其他追崇禮數又未嘗議及朝廷於濮議未有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罷中書聚議時臣修不覺笑之而臺中

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一作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愧恥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為首議之人恣其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已有不平一有者字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與為表裏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義者不知聖人重絕人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後是大公之道但習見閭閻俚俗生父母以為當然遂以皇伯之議為是臺官既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因以言惑衆云朝廷背棄仁宗恩德崇奬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木主中外洶洶莫可曉諭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為姦邪太常博士孫固嘗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交章彈之由是有識之士皆鉗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

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瑩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乃是歲九月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禋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絶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意一作議是日韓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臣修在垂拱

殿門閤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為因請就
致齋處召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
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
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
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進呈詔草
以塋為園因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
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手詔具別卷初中
外之人為臺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仁宗正統
故人情洶洶及見手詔所行禮數止於如此皆以為朝
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建一作是皇伯之議者猶一作
稍以稱親為不然而吕誨等已納告勑杜門不出其勢
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為非益肆其誣罔言韓琦交結
中官蘇利涉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致降手書又專指臣
修為首議之人乞行誅戮以謝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
副本便與進奏官令傳布誨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對
見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數諭中書云誨等遇
人主無復君臣之禮然上聖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
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遣
中使還其告勑就家宣召既決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
外任蓋濮園之議自中書始初建一作啟請以至稱親立
廟上未嘗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已一付大臣
與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自是
中書執議上亦無所偏執及誨等累論久而不決者蓋
以上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詔罷議故稱伯稱考
一切置而不議爾非意有所偏執也上嘗諭韓琦等云
昔漢宣帝即位八年始議追尊皇考昨中書所議何太
速也以此見上意慎重不敢輕議耳豈欲過當追崇也
至於中書惟稱號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遵典故
耳其他追崇禮數皆未嘗議及者蓋皇伯皇考稱呼猶
未決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禮也其後所議止於
嘗議及也初誨等既決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
即園立廟而已如誨等廣引哀桓之事為厚誣者皆未

趙瞻者在數人中尤為庸下殊不識事體遂揚言於人云昨來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誇有德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嚮若朝廷於臺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輩遮羞亦不至決去由是言之朝廷於濮議豈有過舉逐臺官豈是上本意而誨等決去豈專為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所誣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等用心者但謂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為之譽果如誨等所料誨等既果以此得虛名而薦誨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揚君之惡而彰已善猶不可況誣君以惡而買一作賣虛名哉嗚呼使誨等心迹不露而誣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諭於後世臣等之罪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采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舉人臣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一至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濮議第二

戴明罷議之詔有權罷之文議者謂權罷者有待之言也蓋朝廷迫於皇太后不得已而罷故云權罷者欲俟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復議追崇耳朝廷之意果如是乎答曰此厚誣之一事也使朝廷果有此意手詔雖無權字他日別議追崇何施不可何必先露此意示人是時臺諫方吹毛求疵以指為朝廷過失若君臣果有此意亦當深謀密計豈肯明著詔令以資言者之口問者曰然則何故云權罷答曰事體自當如此爾追崇以彰聖君之孝而示天下也本無中罷之理今不得已而罷當為迤邐之辭故云權罷集議更令禮官徐求典禮者乃體當如此一有耳字此事人所易知而呂誨等欲恐迫人主故厚誣以有待之說也先帝每語及此事則不勝其憤仰天而歎曰天鑒在上豈有此心或問皇太后既已責

中書不當議稱皇考而手書復有稱皇稱后等事議者謂韓琦交結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請降手書其稱親稱皇稱后皆非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書非皇太后本意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韓琦使高居簡請降手書則又厚誣也何以明之若手書是韓琦所請既降出便合奉行豈敢却有沮難又請上別降手詔也以此而言但見韓琦沮止手書稱皇稱后二事不見琦請降手書也詔一作問者又曰然則出於上意乎答曰亦非也若出於上意亦一作則當先諭中書商議安得絶無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果有所主而中書雖欲不奉行猶須再三論列方可回聖意豈有韓琦一言上即從之略無難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問者又曰然則稱皇稱后是哀桓之事中書以為非而不奉行者也而呂誨表乃一作又云致主之謀不恥哀桓之亂制者何謂也答曰此所以為厚誣也且稱親置園寢及稱皇考皆是漢宣光武事呂誨等指以為哀桓之亂制乃是指鹿為馬

爾以此見其誣罔何所不至也據漢書師丹上疏云定陶恭皇謚號既已前定義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為是者故云不可復改爾昨國家於濮王固自不議稱皇就使稱皇亦是師丹所許者也問者曰若此則師丹當時與漢爭論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國號而止稱恭皇及欲立廟京師此二事是師丹所爭也蓋恭皇之號常繫於定陶則自是於諸侯國稱皇爾與漢不相干也若止稱恭皇而不繫以國則有進干漢統之漸又立廟京師則亂漢宗廟此師丹不得不爭也昨濮王既不稱皇而立廟止在濮園事無差僭而呂誨等動以師丹自比不知朝廷有何過舉誨等果爭論何事也問者曰誨等所論者稱親也稱親果是乎答曰稱親是矣此乃漢宣故事也謹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孫初丞相蔡義議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後魏相始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至哀帝時議毀漢廟不合禮經者於是毀悼皇考廟在京師者是時丞相平晏等

百餘人議曰親謚曰悼哉置奉邑皆應經義由是言之立廟京師則當毀稱親置奉邑則自合經義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親者父母之稱也問者曰京師廟既毀而又毀奉明園者何也答曰漢制宗室諸侯王皆有園悼皇考自合置園初名奉明園置奉邑三百家可矣其後增為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園為縣則僭天子之制矣故議毀之也今國家追崇濮王其禮數三而已稱親一也置園二也立廟三也稱親則漢儒所謂應經義者也置園則漢宗室諸侯王之制也立廟則一品家廟之制也如漢諸王廟當在本國今濮國一有為字虛名無立廟處故即園而立廟爾其依經合義可以為萬世法也問者曰漢儒既以稱親為應經義又以兩統貳父為非一有禮字者何謂也豈其議自相矛楯乎答曰兩議皆是不相矛楯也其初稱親而置邑也止在下國與漢朝不相干故不違經義也及其後立廟於京師與漢祖宗並立至元帝時議毀親盡之廟則悼皇考亦以親未盡不毀是時昭帝既以親未盡不毀悼皇考為世數此為一作謂字兩統貳父也元帝既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為廟相干豈有兩統貳父之說乎問者曰父有貳乎答曰者其議皆是也使悼皇考廟在奉明園而不與漢朝宗何止貳也父之別有五母之別有八皆見於經與禮而居繼父也不同居繼父者父死而母再適人子從而暫人為父而所生父者天性之親也反不得謂之父是可謂不知輕重者也問者曰父母之名果不可改乎對曰能深嫉為後者尊其父母莫如魏明帝也明帝之詔曰有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者大臣共誅之然則稱皇與后是其所禁而考妣之名雖明帝不能易也明帝之不能易是不可改也問者曰所生所後父之名徒見於禮文而今世未嘗用也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養子

為後者皆以一有其字所生父為伯叔父久矣一旦欲用古禮而違世異俗其能使衆論不譁乎答曰禮之廢失久矣始於閭閻鄙俚之人不知義禮者壞之而士族之家因相習見遂以成風然國家之典禮則具存也今士大夫我冠束帶立於朝廷號為儒學之臣為天子議禮乃欲不遵祖宗之典禮謂開寶通禮五服年月等書而徇閭閻鄙俚之褻事此非臣某之所敢知也使臣以此得罪臣固無慙而不悔也況所謂以養子所生為伯叔父者今但行於私家爾有司之議禮議律則未嘗不遵典禮也方禮官議以濮王為皇伯也是時王子融卒初故相王曾之無子也以其兄子融之子繹為後及子融之死也禮官議繹服所生父齊衰朞而心喪三年夫以子融為所生父是典禮也以濮王為伯是閭閻之所稱也兩議並發於一時而為臣下議則用典禮為天子議則用閭閻其任情顛倒有如此而人莫與之辨也問者曰或謂所生父之名出於喪服記止可為議服而言其他不可稱也果若是乎答曰律言所養父殺其所生父聽其子告者又豈因議服而言乎問者曰禮有明文一作禮存父名而世不用者何也答曰聖人以立後為公不畏人知故不諱不諱則其子必有所生父母也小人不知義禮以養子為私畏人知之故諱其自有父母欲一心以為我生之子故唯恐諱之不密也嘗試論之曰一本無此五字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經而不諱也而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之子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一有而字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一作其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

惟聖人則不然以為人道莫大於繼絶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公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此理之自然也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所生之親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諱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問者曰以濮王稱親則於仁宗之意如何答曰大哉仁宗皇帝之至聖至明也知立後為公不畏人知而不諱也故明詔天下曰是濮安懿王之子也然則濮安懿王者為所生父可知矣此仁宗所謂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者聖人之法也問者曰議者以謂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也此兩制議稱皇伯議狀之文也如是則恭愛可專施於一而不分施於二也使上之待濮王也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以行路之人待其所生也不亦過乎答曰行路之人遇其鄉閭之長者與有德者則必竦然有肅恭之容遇其交遊故舊久不相見者則必忻然有驩愛之語今遇其所生而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不如行路之人也忍為斯言者誰乎君子之為言也度可行於已然後可責於人今斯人也偶不為人後耳使其自度為人後而能以不恭不愛待其父母則能忍而為此言也問者曰為人後而不絶其所生之恩者施於臣民可矣施於國家而有宗廟社稷之重則將干乎正統奈何答曰濮園之稱親立廟今二歲矣而與宗廟朝廷了不相關也其於正統有何所干乎於此足以見言者之誣罔也復何疑乎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濮議第三

中書請議濮王典禮奏狀

韓琦等狀奏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酌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一本臣等四字却作願字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謚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兩制禮官議狀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

淺不達古今竊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中書進呈劄子

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者伏詳王珪等所奏未見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欲乞再下王珪等詳定聞奏

兩制禮官再議稱皇伯狀

臣等參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即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者臣等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按今文與五服年月敕並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來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伏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定議聞奏

奏慈壽宮劄子

二十三日中使韓和齎到皇太后實封劄子一封付中書為尚書省集議濮王典禮事中書檢勘自皇帝登極後應皇親尊屬並各追封加贈惟有濮王并夫人為是皇帝本生父母合下有司檢尋典禮并前代故事遂具

奏請尋奉聖旨候過諒闇別取旨近自皇帝釋服從吉遂再奏乞下兩制以上及太常禮院詳定尋據王珪等奏稱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中書為未見議定合稱何親再下詳議續據王珪等議稱皇伯中書檢詳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今文與五服年月敕並云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斬衰三年係義服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係正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是古今奏乞下尚書省集官再議只是令議合稱呼何親所有合行尊崇典禮未曾議及今來忽蒙皇太后降出指揮臣等竊恐是間諜之人故要衒惑聖聽離間兩宮將前代已行典禮隱而不言但進呈（一作呈字）皇伯無稽之說欲撓公議臣等各是先朝舊臣若於仁宗承繼大統有礙事體豈敢妄為自取衆人之罪況今來已奉皇帝手詔令權罷集議臣等若不具述前後理道慮皇太后不知始末兼外廷凡百公（一作博）府并百官理會竊恐有虧聖德兼臣等限以朝廷規制亦必不敢對見謹具奏聞謹奏

稱親手詔

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為議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謚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

牓朝堂手詔

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一有史字）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詔曰悼哉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尊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

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一作追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一作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衒惑衆聽以至封還告勑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録傳詆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牴牾繼以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撓權而恃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宜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牓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濮議第四

劄子一首　是歲十月撰　不曾進呈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中書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為形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干亂厚誣天人之言也

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哀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令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遇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為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

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遣
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
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
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
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
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
為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
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
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
稱史皇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
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
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
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
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為
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經義者惟

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
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
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
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
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
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
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姦邪之
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
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
之事以為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
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為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為然矣
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
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
指以為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
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户曉是非之禮不
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為人後者

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為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為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審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群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為之辨矣

為後或問上

或問為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也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絕者禮為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為朞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為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若於所後父為兄則以為伯父為弟則以為叔父

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為制一有為字降服乎此余所謂若絶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為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疎戚為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為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為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絶其天性絶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為降三年以為暮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絶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矣此俚巷之人一作人之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又一作乃字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為一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絶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為別也其必降者降殺爾親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

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也故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為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為服曰為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為所後者之真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絶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為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

後為兄者遂以為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為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為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為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為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齊衰期服雖降矣必為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為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為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為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絕於心也則今人之為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為後或問下

問者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為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為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為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為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絕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絕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為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為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為之節文爾有所

強焉不為也有所拂焉不為也況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為人後者必絶其所生之愛豈止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為我絶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其可以強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為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絶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絶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一有偽字絶之歟則是仁義者教人為偽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為偽惟降而不絶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為人後而不知仁不絶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為用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為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一有於字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漢魏五君篇

治平二年秋八月京師大雨水壞官私廬舍而民被壓溺者千餘人或謂是時方議濮王典禮議者以謂天災之應信乎曰議猶未決而天已降災殺人害物此厚誣天人之言也余已論之詳矣問者曰前世已驗之事如之何曰自漢以來由諸侯入繼大統之君多矣不可遍舉今略舉入繼大統之君追尊所生父母者二人不追尊父母者三人而試推以禍福之驗可以知之矣其追尊所生者二人曰漢宣帝也光武也宣帝初稱其父曰親置園邑而奉之漢儒以為應經義者也光武稱其父為皇考立廟南陽而祭之後世無非者是皆進不干大統退不絶本親最為得禮而宣帝為前漢中興之主光武為後漢世祖其德業隆盛天下富安享國長久此二

人者追尊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禍而降之以福生為明帝致享榮名為萬世所尊者也其不追崇所生者三人曰魏廢帝也高貴鄉公也常道鄉公也魏自明帝無子養齊王芳以為子乃下詔後世有入繼之主敢追尊父母者大臣共誅之故終魏之世謹遵其約然自明帝下詔後連三世皆以宗子入繼皆不敢追尊其父母其一曰齊王芳立十六年而被廢謂之廢帝其次曰高貴鄉公立七年為司馬文王所弒其次曰常道鄉公立七年為晉所篡魏遂以滅亡此三人者能不追尊其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福而降之以禍一被廢一被弒一被篡喪身亡國為萬世所悲者也彼漢魏五君者其享國盛衰長短雖自有歷數繫於天命不繫於其一作追尊所生與不追尊也然就以禍福推之追尊者未必不享福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禍也

晉問

或謂為人後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考於六經與古今典禮固無之矣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果無之乎曰有而不足法也蓋自漢以來由藩侯入繼大統其為人後合禮而得正之君皆無之也惟五代晉出帝嘗以其所生父為皇伯矣此何足道也彼出帝者立不以正非為後繼統之君也蓋其不當立而立必絕其所生則得立不絕則不得立故不得已而絕之也出帝父曰敬儒高祖之兄也敬儒早卒高祖憐出帝孤而養以為己子而高祖自有子五人高祖疾病以其子重睿託於大臣及高祖崩晉大臣皆約欲得長君故捨重睿而立出帝其義不當立惟欺天下以為高祖真子故得立則其勢豈敢復顧其所生父也哉其以為皇伯者不得已也蓋立不以正之君又不得已而至此其可為後世法哉嗚呼五代之際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先王之制度文章於是掃地矣蓋篡逆賊亂之始一作世也而晉氏尤甚自高祖與契丹為父子出帝以耶律德光則為祖以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其可以人理責乎是其可以

為世法乎出帝既立不旋踵而契丹滅晉遷其族于北荒幽之黃龍府舉族餓死永為夷狄之鬼其滅亡禍敗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議者謂漢哀桓亂世不足為法可矣若晉出帝者果可為法乎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崇文總目叙釋一卷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象象文言等參解卦文凡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衆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與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為注亦用卦一作象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別為三

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皆一作甚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有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法天地之縕則具存焉

書類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為百篇斷堯訖一作迄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于家楚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繆合二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是一作時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賾一作賾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一作於世

詩類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故一作詁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宮而毛以後出至平一作章帝時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變正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禮類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以為九服

上自天子至于一作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一作也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微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絶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為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説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二一作百家殊説豈不博哉自漢以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以覽焉

樂類

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失一作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氏一作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為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缺一闕作説於禮家書為五經流別為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飭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時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缺一闕作至於律呂鍾石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以來樂之沿革惟見史官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録今著其存者云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其一作於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一作捄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一作禮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説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為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

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是有偏傍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類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群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論有兩子張是

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

小學類

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極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故其學有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七字一作者三字或去其本

編年類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一作皆亂而史氏廢失策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為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為法未始不詳而明而後世猶或訛失二字一作失之故雖小學不可闕焉

正史類

昔孔子刪書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著為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

東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為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詳略抑由時君功德淳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採黃帝迄于漢武始成史記之一家由漢以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雖其文質不同要其治亂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編年類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一作皆亂而史氏廢失策

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為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二字一作時紀）下正人事自晉荀悦為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與正史並行云

實録類

實録起於唐世自高祖至于（一作於）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暇録而賈緯始作補録十或得其二三五代之際尤多故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一作事）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録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迹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雜史類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考其紀事為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異尋亦磨（一作靡）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隱則游談處士亦必各記其説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史記必上採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録以成其書則諸家之説可不備存乎

偽史類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彊矣而仲尼修春秋書荆以狄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僭亂而使後世知懼三代之弊也亂極于七雄並主漢之弊也亂極于三國魏晉之弊也亂極于永嘉以來隋唐之弊也亂極于五代（一又有五代字）之際天下分為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大宋受命王師四征其係纍負質請死不暇九服遂歸于有德歷考前世僭竊之邦雖（一有甚字）因時苟偷自彊一方然卒歸于（二字一作於）禍敗故録于（一作於）篇以為賊亂之戒云

職官類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而周之六官備矣然漢唐之興皆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足以致治興化由此而言設處士亦必各記其説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

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為制著于有司（一有馬字）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職恭位此虞舜（一有之字）所以端拱無為而化成天下可不重哉

儀注類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為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以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掌之凡為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其采章文物邦國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於（一作于）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録者皆附于（一作於）史官云

刑法類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然而執梃刃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家之説務原人情極其真偽必使有司不得銖寸輕重出入則其為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情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地理類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別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興畫為九畿而宅其中內建五等之封外撫四荒之表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並爭（二字一作兼并）并（一作爭）吞削奪秦漢以來郡國州縣（一作邦郡縣）廢興治亂割裂分屬更易不常至於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牒可以覽焉

氏族類

昔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黄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為諸侯者或以國為姓至於（一作于）公子公孫官邑譜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繫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來官邑譜族不自別而為姓又無賜族之禮至于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曲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歲時類

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之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翁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說其可遺哉

傳記類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行一作迹史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儒家類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閎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為法故自孟軻揚雄荀況一作卿之徒又駕其說扶而大一作本之歷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計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

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計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類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術一作治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為用則儒者病之一有云字

法家類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為無益然或狃細苛持刻深一作深刻不可不察者也

名家類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流別一作源流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為政之大本不可不正者也

墨家類

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一作尚）同此
墨家之所行也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輈以墨子
之術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疏故辭而闢之然其彊
本嗇用之說有足取焉

縱橫家類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交亂談說之士出於其間
各挾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適（一作遇）變當權事而制宜
有足取焉

雜家類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貫穿衆說無所
不通然亦有補於治理（一作道）不可廢焉（一作也）

農家類

農家者流衣食之本一作大原也四民之業其次曰農稷
播百穀勤勞天下功炳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國陳
王道未始不究一作論耕桑之勤漢興劭農勉人為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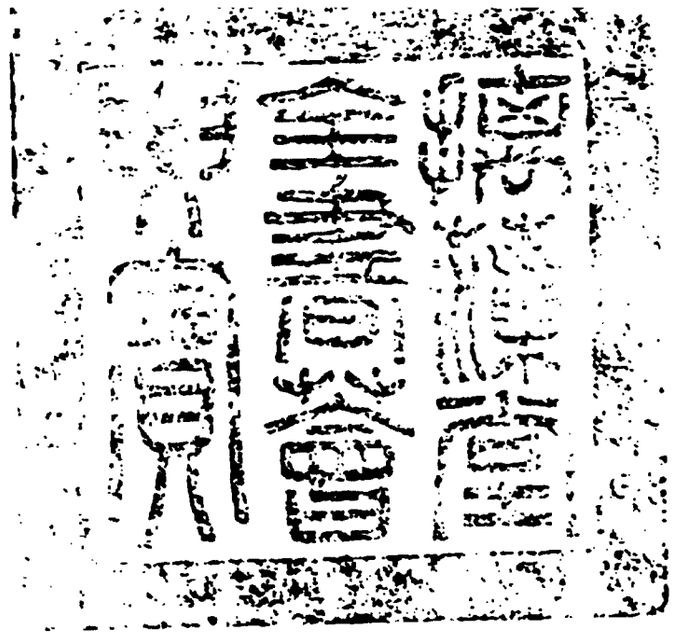
令令集其樹藝之說庶取法焉

小說類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于芻蕘是小說之不
可廢也古者懸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
徇于路採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取也今
特列而存之

兵家類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範
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之時
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狃變其術無窮自田齊始著
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序次其書武帝之世楊僕又
裾撫之謂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形勢陰陽技
巧析為四種繇是兵家之文既修列矣然而司馬之法
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法術大詳考今之
列非特四種又雜以卜筮刑政之說存諸篇云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舉人臣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于役志

嘉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戊子送希文飲于祥源之東園

壬辰安道貶筠州

甲午師魯貶郢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貺追之不克還過君謨家遂召移之公期道滋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于固子橋西與教寺余留宿明日道卿損之公期君貺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會飲晚乃歸余貶夷陵

己亥夜過邃卿家話別邃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滋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貺景純穆

之道滋飲婦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水激舟横于河幾敗家人驚走登岸而避遂泊亭下損之來奕棋飲酒暮乃歸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余與君貺奕已而君謨來景純穆之武平源叔仲輝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飲君謨景純穆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公期道滋復來子野還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擊方響穆之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乙巳晨與宿者別舟既行武平來追及至下鏁見之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庾廟
丙午在陳留
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郛右軍巡判官趙衮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于河亭余疾不飲客皆醉以歸
戊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艤

六月己酉次柳子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約泊靈壁鎮遊損之園會余有客住宿州參先發艤靈壁待余不至乃行晚次靈壁獨遊損之園舟失水道敗柂
辛亥次青陽
壬子至于泗州晚與國器小飲州廨中
癸丑始見春卿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
丁巳次洪澤與劉春卿同年黃孝恭相遇始識大理寺丞李惇裕洪澤巡檢顏懷玉者錢思公在洛時故吏遂與四人者夜飲五鼓罷明日會食畢解舟與飲者別春卿復相送以前晚入沙河乘月夜行嚮山陽與春卿聯句二鼓宿閘下黎明元均來遂至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于舟中安道魯飲于倉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雨與安道奕
庚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艤

城西門閉泛月以歸

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別與春卿奕于倉亭晚別春卿

壬戌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夜宿倉亭

癸亥夕與元均坐水次納涼已而大風雨震雹暴至

乙丑與隱甫及高繼隆焦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看雨

始見荷花

丙寅與元均隱甫飲于西倉

丁卯隱甫來會登倉北偃上亭納涼遲客至遂及元均

小飲舟中已而大風震雹遂宿舟中

戊辰余生日具酒為壽于舟中

己巳與元均泛舟北辰會隱甫小飲宿倉亭

庚午同年朱公綽來自京師

辛未子聰來自壽州夜飲倉亭留宿

壬申泛舟飲于北辰

癸酉隱甫來飲別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綽

晚移舟楚望亭陳從益來自京師見余於舟中始聞

君謨動靜秀才陳策來自京師夜見余於楚望亭作

常州書自泊西倉至于楚望凡十有七日

乙亥次寶應

丙子至于高郵

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

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邵伯

己卯至于揚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亭

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來宿觀風亭

辛巳與伯起飲遡渚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寺

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詔祠部員外郎蘇儀甫

壬午儀甫來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詔君玉伯起先

歸

癸未與許元小飲遡渚亭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

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

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

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盡朽漫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為絶筆嘆息久之

乙酉小飲秀才呂有家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余遂留宿

丙戌至于真州大熱無水

辛卯飲僧于資福寺移舟溶溶亭處士謝去華援琴待涼以入客舟

戊戌入客舟泊涇虛亭

庚子次江口

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

癸卯晨至江寧府

八月丙午猶在江寧

丁未小飲君績家

己酉小飲于水閣

庚戌次采石

辛亥阻風與侍禁陳宗顔飲

壬子過太平州夜乘風宿帶星口

癸丑過蕪湖繁昌宿慈母磯

甲寅乘風晝夜行

丙辰禱小姑山神至江州

丁巳在江州約陳侍禁遊廬山余病呼醫者不果往遂行次郭家洲

己未阻風郭家洲與澧陽縣令趙師道飲村市就村人市羊供膳不得余疾謀還江州召廬山僧以醫不果

簿郭公美

癸亥次新治禱江神得大魚

甲子至于磁湖

乙丑猶在磁湖自丁巳余體不佳至是小間

丙寅至于黃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于竹樓興國寺火約余明日為社飲不果夜登江澳次漆磁

戊辰次雙柳夾

己巳次白楊夾

庚午至于鄂州始與令狐修已相識

辛未遣人之黃陂召家兄大風雨不克渡江而還

壬申小飲修已家遂留宿明日家兄來見余於修已家

始中酒睡凡家

甲戌飲于兄家

乙亥飲令狐家夜過兄家會宿

九月丙子次沌口

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濤江神

戊寅次穿石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

己卯至岳州夷陵縣吏來接泊城外

庚辰假舟于邵曖

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荆江次李家洲

甲申次烏沙

乙酉次魯洑

丙戌次塔子口觀魚望五鵝鷺角望夫諸山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

戊子阻風

壬辰次公安渡

右于役志一卷雖非著述流傳至今則不可畧按夷陵抵京師三千六百里公與尹師魯書云臨行臺吏催苛百端始謀陸行以大暑又無馬乃沿汴絶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與此志合自公安後闕而不録既以十月二十六日到官則留荆約旬餘正庭參轉運時也

六月丁卯偃上亭偃字疑

七月甲申朽漫合是朽漫玄奘疑是玄奘

辛卯飲僧飲字疑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歸田録第一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録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

議者以爲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益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胷爲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

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一作罪大中使嗟歎而去眞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眞宗問曰一作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眞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皆用之

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慤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詣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爲群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墼一車爲報晁答曰得墼勝於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荊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爲自左掖去聲門入石方趑趄班且走且答曰秖爲大音柁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曰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

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為美謚以為因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遂曰劉簡尤得其實也

爲知已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一無此字門下客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爲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爲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況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爲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麗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一無此字慶歷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

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子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爲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皆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竇儀儀曰此僞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須用讀書人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

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以爲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爲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一作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諡爾明年又改曰慶歷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萊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迓於（一作迎）境上而收其童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一作公）爲得體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閤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稿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

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李文靖公（沆）爲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爲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

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改更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東帶穀

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具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作之人自戚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敵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之關南百

臘茶出一作戚於劍建草茶盛於雨淅雨淅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

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二字一作對曰無也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刼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之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幾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惟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雨府大臣日至寢閤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盂子素氈盖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純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純也然外人無知者惟雨府侍疾因一作因侍疾見之耳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鄉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一有三字輩二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上

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王元之任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一作遂作拒而不納益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詰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子遺遂一有又字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爲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爲宰相兼職又以學士爲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諡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士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於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爲特加一作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娓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號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一作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白（一有中山二字）劉子儀爲中丞始牓臺中令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雖端至今如此

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爲日十年也二公笑且閔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一（一作五）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一有也字）如此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

筋內捻頭一並而食（一有之字）此亦異於常（一無此字）人也

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筋卷之抽去其

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滌大桶於廳側窺（一作

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

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

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

憂憂底事花名含笑何人（一有之句二字）尤爲人所傳誦

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

山之哀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美實難調於衆口其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一有文字）云補仲

承雜端至今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勳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一無此字）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爲小人（一有之字）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傾俛行之於

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敘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恥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奔馳鍊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苻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

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以作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罍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歌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

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牓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數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鍾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二字一作所）作（一作為）樂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鍾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一有泳字）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亦）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灶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一有因字）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邓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

張亢觸牆成八字亦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為一作謂四六偶對最為精絶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驢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録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一作不得聞人以為幸也

楊大年每欲一作遇一作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棊

二字一作乃至語咲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録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一作性氣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鐘給銅一有於字鑄瀉務得古編鐘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云粤朕皇祖寶緜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書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一有而字側垂正與朴鐘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拚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有眩惑之疾

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一有不用二字
自太宗崇奬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一作自
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
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
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
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
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為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
至今治平三年十二十餘年十二牓五人已上未有一人
登兩府者亦可怪也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歸田録第二

真宗朝嵗嵗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嵗臨池久之而
御鈎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鷺驚鳳輦穿花去魚
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佶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尤有
色而寵佶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乘間以計殺其兄曰沒藏訛哞
者亦黠虜也因教佶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
哞遂以弑逆之罪誅佶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
甚幼訛哞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哞滅
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
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
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古賢智之君或
不能免況夷狄乎訛哞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已利而卒
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令世傳一有學士二字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遼為人明敏在遼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其國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遼人實謂之阿保謹未一作莫知孰是一有也字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令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録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

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輭俗一作劣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過此者

冠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秖召當直一員一作人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一作能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

他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一作傳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寞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一作君子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留臺也

官制一作稱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温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絶精一作精絶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纔一作覆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棊供奉號為國手通來數十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憨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蕳逭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棊為易解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絶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嗜之夫人梅昌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昌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卿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

其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為近禮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涖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羣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墾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為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禀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

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銙之制以賜羣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頭御仙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 庠 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京師食店賣酸饀者皆大出 一作書 牌牓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饀從舀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餕餡 音俊叨 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餺飥矣晉束晳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丸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丸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一 作集 公賢魯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 聚 副樞胡諫議 宿 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

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
一作本　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
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
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
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
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
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
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
潤筆獨一作猶無此一字無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脩唐
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脩唐書
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氏對
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為善對
一作苕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書局充脩書官尚冀書成嗥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

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薄其初脩唐書也嘗竊嘆曰吾今可謂猢猻入布袋

仁宗初立令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
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
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稟一作詰公皆以王為真
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一作肥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踈瘦如
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
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歷中為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
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罩之
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竇
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
而不喜脩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
瘦梅香竇臭也

竇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原
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一作謂四路皆
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令自於境

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樑一作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為天禧慶歷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

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一作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為押字也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一無此字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畫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一作頮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佗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秖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歷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梯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問寢閤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一作清或作晉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卻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歌名紅鶴皁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戩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惡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二字一作同押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

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一有經字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間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作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滄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為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慷余六人者慨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

交作筆吏疲於寫録僮史一作隸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絶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一作並習見已久恬然不復怪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温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

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一作訛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一作中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蓴俎間光彩灼爍一作的鑠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菜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

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槱檛置其中一作檛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皁莢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一作損至於薄荷醉貓死貓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璽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賴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于偶以金環於璽

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擣必先銼鏑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四字一作犀獨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四字一作以極薄紙裹置於一無此字懷中一有使字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

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嘗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鏁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鏁脚為鏁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一作悉皆苟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覘者惟壻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謬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一作所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巋然獨立而世一作俚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

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為聖毋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拔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打丁雅反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榻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當作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白青陽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録大抵以肇為法六字一作亦然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鳳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舉人臣龐守訓
謄錄監生臣秦在熹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八至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八

詩話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一作話也

文正公進求昌陵挽歌辭云莫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羣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於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五二字一作之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軿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鞏穀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

景罕或一作獲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一作寺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處喫一作飲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二字一作於此時貴不數魚鰕一有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為鍼鍥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憲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一作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忍亦稱此言誠可嘉河豚常出於春暮羣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一作筍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秖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閒遠古淡為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鑄趄之間筆力雄贍項刻而成遂為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淸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拳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大明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黏宮靴宮中才人承聖顏捧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憎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歷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淸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為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辨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為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

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為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仕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一作之）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過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一作既）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風月（一作日）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鬧裝妻者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一（一作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一作堪織能所）得幾何又其朝饑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

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語予曰詩家雖率一作主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餅搪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鑒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健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一作句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丈辭念精一作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咀嚼苦一作且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丈穆公未第時薄或作嘗遊一縣忘其縣名胡大監旦方隨二字一作喻胡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語轉亦渣腫轉睡漢爾呂聞之甚

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牓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肝藏熱而腎藏虛也）又有詠詩者云一無此六字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林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録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及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令人家亦有得其圖者

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劒器曹剛彈琵琶李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

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一作來）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厮短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柚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葉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一作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麤頓（一無此字異也）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對

月詩所謂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沈沈臥彩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弼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為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梁暖鳧繁荻添蓴菜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大年二字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老已白髮頭先白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

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一作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録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一作盡腸旅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緑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莫為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一作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篋詩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絶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忽然驚一

素一作青驟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一有其字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一作鬼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霓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説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説第記之或有遺亡四字一作必有知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沈厚端默群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辰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為人矣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諧謔

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乍去乍還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一作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一有一字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歟坐客皆為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絶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来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堋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見尤為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為宋来侯

筆說

宋 歐陽修 撰

老氏說

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為書比其餘諸子已為簡要也其於最見人情尤為精嚴非莊周慎到之倫可擬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富貴貧賤說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富貴易安而忠於難守貧賤難處而患於易奪居富貴而能守者周公也在貧賤而能久者顏回也然為顏回者易為周公者難也君子小人之用心常異趣於此見之小人莫不欲富貴而不知所以守是趣禍罪而惟恐不及也君子莫不安於貧賤為一無此字小人者不閔則笑是閔笑人之不捨

其所樂而趨於禍罪也其為大趣相反如此四字一作如此之反則其所為不得不事事異也故與小人共事者難於和同凡事不和同則不濟古之君子有用權以合正者為至難也若其一作有事君之忠主於誠信有欲濟其事顧不害其正亦有用權之助者此可以理得難以言傳孔子所以置而不論也推誠以接物有害其身者仁人不悔也所謂殺身以成仁然其所濟者遠矣非常情之可企至也

鐘莖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為鐘削木為莖以莖叩鐘則鏗然而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莖叩鐘則鳴是聲在銅乎乙曰以莖叩垣墻則不鳴叩鐘則鳴是聲在虛器之中甲曰以乎乙曰錢積實鐘一本則字有虛中是聲在虛器之中甲曰以木若泥為鐘則無聲果在虛器之中乎

馳不及舌說

俗云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也若較其理即俗諺為是然則泥古之士學者患之也

學書靜中至樂說

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伐性汨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夏日學書說

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銷晝暑者惟據按作字殊不為勞當其揮翰若飛手不能止雖驚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顧也古人流愛信有之矣字未至於工尚已如此使其樂之不厭未有不至於工者使其遂至於工可以樂而不厭不必取悅當時之人垂名於後世要於自適而已嘉祐七年正月九日補

學書自成家說

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六字一作自家成一體其模倣他人謂之

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僞余實見書之未博者廬陵歐陽脩嘉祐二年十一月冬至日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警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强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薛道衡王維詩說

空梁落燕泥未為絶警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泉下豈荒煬所趣止於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終非已有又何必區區於竊攘哉

峽州詩說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何堪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難評蓋如此也

辨甘菊說

本草所載菊花者世所謂甘菊俗又謂之家菊其苗澤美味甘香可食今市人所賣菊苗其味苦烈迺是野菊其實蒿艾之類强名為菊爾家菊性涼野菊性熱食者宜辨之余近來求得家菊植於西齋之前遂作詩云明年食菊知誰在自向欄邊種數叢余有思去之心久矣不覺發於斯

博物說

聽蛄是何棄物草木蟲魚詩家自為一學博物尤難然非學者本務以其多不專意所通者少苟有一焉遂以名世當漢晉武帝有東方朔張華皆博物

道無常名說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然則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達有無之至理適用捨之深機詰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迹見

物有常理者

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磁石引針蜘蛆甘帶松化虎魄

世人作肥字說

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視其為狀已可知其俗物字法中絶將五十年近日稍稍知以字書為貴而追迹前賢未有三數人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楊凝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艱危李建中清慎温雅愛其書者兼取其為人也豈有其實然後存之久耶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復見爾

轉筆在熟說

昨日王靖言轉筆誠是難事其如疑對以熟豈不為名理之言哉往時陳堯咨以射藝自高嘗射於家圃有一賣油里翁釋擔而看射多中陳問爾知射乎吾射精乎翁對曰無他能但手熟耳陳忿然曰汝何敢輕吾射翁曰不然以吾酌油可知也乃取一胡盧設於地上置一錢以杓酌油瀝錢眼中入胡盧錢不濕曰此無他亦熟耳陳笑而釋之

李戡筆說

余書惟用李戡筆雖諸葛高許頌皆不如意戡非金石安知其不先朝露以填溝壑然則遂當絶筆此理之不然也夫人性易習當使無所偏係乃為通理適得聖俞所和試筆詩尤為精當余嘗為原甫說聖俞壓韻不似和詩原甫大以為知言然此無它惟熟而已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為書用法同而為字異耶唐所謂歐虞褚陸疑至於顏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為之亦不為難矣嘉祐四年夏納涼於庭中學書盈紙以付發

峽州河中紙說

夷陵紙不甚精然最耐久余為縣令時有孫丈德者本三司人吏也嘗勸余多藏峽紙云其在省中見天下帳籍惟峽州不朽損信為然也今河中府紙惟供公家及館閣寫官書爾

誨學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為物有不變之常德雖不琢以為器而猶不害為玉也人之性因物則遷不學則捨君子而為小人可不念哉付奕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　宋　歐陽修　撰

試筆

南唐硯

其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嘗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為惠尋復為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琴唯石暉為佳蓋金蚌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耀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者為便介甫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耳是皆可咲

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為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否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耶一十字一作然自謂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窓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事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足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為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於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它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勤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

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生平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畜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皆有法楊子云斲木為棋刊革為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為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一無此字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秋霖不止丈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

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汲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一無此字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絶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牕一作齋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褊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時作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令之丈士未能有此句也詳載詩話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與詩話所載略同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閻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貧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嘆一作笑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

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慢花鳩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一有曰字或作云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望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歸田錄亦及此

温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凄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鳩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一作佚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

也詳載詩話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餘文字皆作一盡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二字一作自以為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文一作自學者變格為追一作追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識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甚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邊功國

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橋裴晉公緑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忽然曰昔為緑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一作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脩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付裴

廉耻說

廉恥君子之大節即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牽之耳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賁育者誠一作信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一有也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一無此字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為此論迨今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予之言久當凡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為樂之本而今自以為知樂者猶未能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盡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一有人字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帖

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衡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絶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一

近體樂府第一

樂語 長短句

聖節五方老人祝壽文

東方老人

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一有一字溜穿石而曾究初終一有五字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當守寅賓之宮東吾紀七十二君盡覩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貊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東海蓬萊第一仙遥瞻西北祝堯天願皇長似東君壽與物為春億萬年

西方老人

但某秦川故老華岳幽人詢仙掌之遺蹤感知始末戀蓮峰之絶頂不記歲時漱流玉乳之泉枕石雲陽之洞逍遥物外笑傲林間奉王母之蟠桃嘗延漢帝指老聃之仙李永佑唐基掌中五色之九世上千年之壽欣逢聖代來至塵寰當洪河澄九曲之時是甲觀誕一人之日祥麟遊於泰峙天馬来於大宛景星見而朱草生瑞露降而赤烏集既遇無為之化宜歌有道之君是以駕青牛而度函關指丹鳳而趨魏闕唯願慶源流遠齊河海以無窮曆筭緜長等乾坤而不老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華岳峰頭萬葉蓮開花今古世相傳願皇長似蓮峰久結實盤根不記年

中央老人

但某棲心嵩極振迹伊川年高而可等松椿氣粹而嘗琅芝术洞裏之煙霞不老壺中之日月偏長當聖主之盛時居天心之奥壤但見璿璣運而寒暑正土圭測而陰陽和冠帶被於百蠻玉帛來於萬國龍在治而麟在藪河出圖而洛出書民躋壽域之中俗樂春臺之上今則克眉誕秀舜目開祥遠離王屋之間來入帝畿之内仰瞻天表莫非嶽降之神上祝皇圖豈止山呼之歲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嵩高維嶽鎮中天王氣盤基降壽仙惟願吾皇等嵩嶽三靈齊祝一作壽萬斯年

南方老人

但某託迹炎洲游神衡嶽非海濱之野叟迺星極之老人當火德為治之朝是離明繼照之日里社鳴而聖人出泰階正而王道平百蠻向風重譯來貢屢覩豐年之上瑞故知百姓之懽心鼓腹而歌治世之音安以樂曲肱而枕化國之日舒以長斯可謂唐虞之民又豈止成康之俗今則流虹誕聖遶電開祥來趨北闕之前上祝南山之永雲翔霧集既羅仙籍之班地久天長以禱皇

家之祚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南極星中一老人南山為壽祝吾君願君永奏南薰曲
當使淳音萬國聞

北方老人

但某脩真北嶽常傾葵藿之心混俗幽都不避草茅之
迹潜神自得味道為娛易水歌風曾識荆軻於往歲燕
山勒石親逢竇憲於當年仙家之景物常春人世之光
陰易老華表之鶴未久還來蓮葉之龜於時屢見但處
積陰之境每輸就日之誠望干吕之青雲慶流虹於華

渚當萬域來王之際是千齡誕聖之初是以歷沙漠而
朝宗叩天閽而祝頌惟願慶基不朽永齊金石之堅寶
祚無疆更等山河之固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北嶽神仙九轉丹特來北闕獻君前願將北極齊君壽
萬國陶陶共戴天

會老堂致語 熙寧壬子趙康靖公自南京
防公於頴時吕正獻公為守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里
交情罕見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宿望
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俊遊白
首各詣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却尋鷄黍之期遠無憚
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方為東道之
主人遂令頼水之濵復見德星之聚里閭拭目覺陋巷
以生光風義聳聞為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贊清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
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觴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
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西湖念語

昔者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卧與
遇酒便留於道士況西湖之勝槩擅東頴之佳名雖美
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閑人並遊或
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暫聽安問屬官而屬
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詠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
於無人乃知偶來常勝於特來前言可信所有雖非于

已有其得已多因飜舊閑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採桑子

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處隨　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驚起沙禽掠岸飛

春深雨過西湖好百卉爭妍蝶亂蜂喧晴日催花暖欲然　蘭橈畫舸悠悠去疑是神仙返照波間水闊風高颺管絃

畫船載酒西湖好急管繁弦玉盞催傳穩泛平波任醉眠　行雲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鮮俯仰留連疑是湖中別有天

羣芳過後西湖好狼籍殘紅飛絮濛濛垂柳欄干盡日風　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

何人解賞西湖好佳景無時飛蓋相追貪向花間醉玉卮　誰知閑凭欄干處芳草斜暉水遠煙微一點滄洲白鷺飛

清明上巳西湖好滿目繁華爭道誰家綠柳朱輪走鈿車　遊人日暮相將去醒醉諠譁路轉堤斜直到城頭總是花

荷花開後西湖好載酒來時不用旌旗前後紅幢綠蓋隨　畫船撐入花深處香泛金卮煙雨微微一片笙歌醉裏歸

天容水色西湖好雲物俱鮮鷗鷺閑眠應慣尋常聽管弦　風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瓊田誰羨驂鸞人在舟中便是仙

殘霞夕照西湖好花塢蘋汀十頃波平野岸無人舟自橫　西南月上浮雲散軒檻涼生蓮芰香清水面風來酒面醒

平生為愛西湖好來擁朱輪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十春　歸來恰似遼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當年

舊主人

畫樓鐘動君休唱往事無蹤聚散忽忽今日歡娛幾客

同　去年綠鬢今年白不覺衰容明月清風把酒何人

憶謝公

十年一別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話衰翁但關樽前語笑

同　勸君滿酌君須醉盡日從容畫鷁牽風即去朝天

沃舜聰

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風清憂患凋零老去光陰速可

驚　鬢華雖改心無改試把金觥舊曲重聽猶似當年

醉裏聲

朝中措

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垂柳別來幾

度春風　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

少樽前看取衰翁

歸自謠

何處笛深夜夢回情脉脉竹風簷雨寒牕隔　離人幾

歲無消息今頭白不眠特地重相憶

春艷艷江上晚山三四點柳絲如剪花如染　香閨寂

寂門半掩愁眉斂泪珠滴破胭脂臉

寒水碧水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　蘆花千

里霜月白傷行色來朝便是隔山隔

長相思

蘋滿溪柳遶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時隴月低　煙霏

霏風淒淒重倚朱門聽馬嘶寒鷗相對飛

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鬆雲滿衣陽臺行雨回　巫山

高巫山低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別離低頭雙泪垂　長江

東長江西兩岸鴛鴦兩處飛相逢知幾時

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　玉如

肌柳如眉愛著鵝黃金縷衣啼粧更為誰

訴衷情　眉意

清晨簾幕卷輕霜呵手試梅粧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

遠山長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傷擬歌先斂欲笑還顰
最斷人腸

踏莎行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一作芳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
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　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
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雨霽風光春分天氣千花百卉爭明媚畫梁新燕一雙
雙玉籠鸚鵡愁孤睡

薛荔依牆莓苔滿地青樓幾處
歌聲麗蕩然舊事上心來無言斂皺眉山翠

望江南

江南蝶斜日一雙雙自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
香天賦與輕狂　微雨後簿翅膩煙光纔伴遊蜂來小
院又隨飛絮過東牆長是為花忙

減字木蘭花

留春不住燕老鶯慵無覓處說似殘春一老應無却少
人　風和月好辦得黃金須買笑愛惜芳時莫待無花
空折枝

傷懷離抱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意如何細似輕絲渺似
波　偏舟岸側楓葉荻花秋索索細想前歡須著人間
比夢問

樓臺向曉淡月低雲天氣好翠幕風微宛轉梁州入破
時　香生舞袂楚女腰肢天與細汗粉重勻酒後輕寒
不著人

畫堂雅宴一抹朱絃初入遍慢撚輕攏玉指纖纖嫩剥
葱　撥頭惚利怨月愁花無限意紅粉輕盈倚暖香檀
曲未成

歌檀斂袂繚繞雕梁塵暗起柔潤清圓百琲明珠一綫
穿　櫻唇玉齒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雲滿坐迷魂
酒半醺

生查子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到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泪滿春衫袖

含羞整翠鬟得意頻相顧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
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

瑞鷓鴣

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夢
坐來雖近遠如天　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無情也解
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兩翩翩

清商怨

關河愁思望處滿漸素秋向晚鴈過南雲行人同淚眼
雙鸞衾裯悔展夜又永枕孤人遠夢未成歸梅花閒
塞管

阮郎歸

東風臨水日銜山春來長是閑落花狼籍酒闌珊笙歌
醉夢間　春睡覺晚粧殘無人整翠鬟留連花景惜朱
顏黃昏獨倚欄

南園春早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
蝴蝶飛　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幙垂鞦韆慵困解羅
衣畫梁雙燕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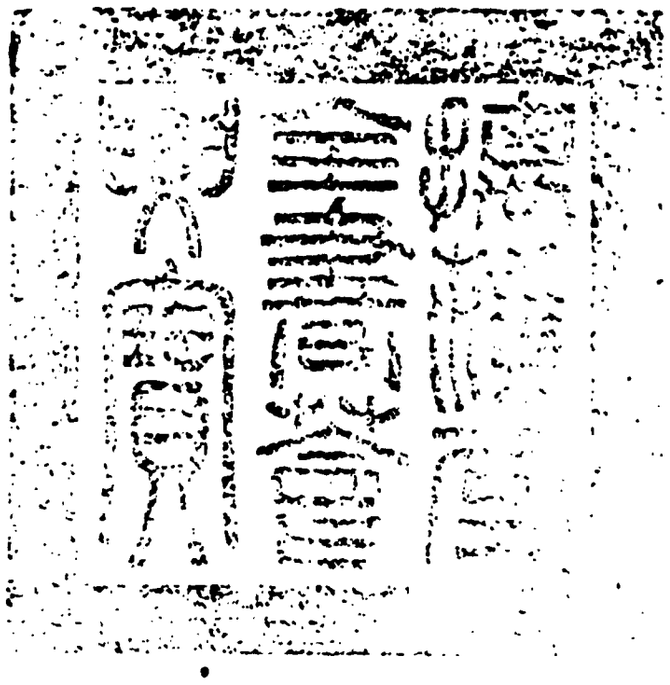
角聲吹斷隴梅枝孤窓月影低塞鴻無限欲驚飛城烏
休夜啼　尋斷夢掩深閨行人去路迷門前楊柳綠陰
齊何時聞馬嘶

劉郎何日是來時無心雲勝伊行雲猶解傍山扉郎行
去不歸　強勻畫又芳菲春深輕薄衣桃花無語伴相
思陰陰月上時

落花浮水樹臨池年前心眼期見來無事去還思而今
花又飛　淺螺黛淡臙脂閑粧取次宜隔簾風雨閉門
時此情風月知

謹案卷一百二十八第六頁後八行則道路辛苦刊本辛訛新據別本改

卷一百三十第二頁後五行若乃高下嚮背刊本背訛皆據珊瑚網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秦在亶

謄録監生臣王泰雲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二

近體樂府第二

宋　歐陽修　撰

長短句

蝶戀花　一名鳳棲梧　又名鵲踏枝

簾幕東風寒料峭雪裏香梅先報春來早紅蠟枝頭雙燕小金刀剪綵呈纖巧　旋暖金爐薰蕙藻酒入橫波困不禁煩惱繡被五更春睡好羅幃不覺紗窗曉

南鴈依稀回側陣雪霽牆陰迹覺蘭芽嫩中夜夢餘消息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懽酒困鑪香卷穗燈生暈　急景殘年侵臘盡未免縈方寸臘後花期知漸近東風已作寒梅信

膩雪初銷梅蘂綻梅雪相和喜鵲穿花轉睫起夕陽迷醉眼新愁長向東風亂　瘦覺玉肌羅帶緩紅杏梢頭二月春猶淺望極不來芳信斷音書縱有爭如見

海鷺雙來歸畫棟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半醉騰騰春睡重綠鬢堆枕香雲擁　翠被雙盤金縷鳳憶得前春

有箇人人共花裏黃鶯時一哢日斜驚起相思夢
面旋落花風蕩漾柳重煙深雪絮飛來往雨後輕寒猶
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悵　枕畔屏山圍碧浪翠被華燈
夜夜空相向寂寞起來寒繡幌月明正在梨花上
六曲欄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抱鈿箏移
玉柱穿簾海燕雙雙飛去　滿眼遊絲薰落絮紅杏開時
一處清明雨濃睡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
遥夜亭皐閑信步乍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
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　桃杏一作李依稀香暗度誰上
一作鞦韆笑裏輕輕語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沒箇安
排處
簾幙風輕雙語鶯午後醒來柳絮飛撩亂心事一春猶
未見紅英落盡青苔院　百尺朱樓閉倚遍薄雨濃雲
抵死遮人面羌管不須吹別怨無腸更為新聲斷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幙無重數玉勒雕鞍遊
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
無計留春住泪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
永日環隄乘綵舫煙草蕭疎恰似晴江上水浸碧天風
皺浪萎花荇夢隨雙槳　紅粉佳人翻麗唱驚起鴛鴦
兩兩飛相向且把金樽傾美釀休思往事成惆悵
越女採蓮秋水畔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照影摘花花
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　鸂鶒灘頭風浪晚霧重煙輕
不見來時伴隱隱歌聲歸棹遠離愁引着江南岸
水浸秋天風皺浪縹緲仙舟只似秋天上和露採蓮愁
特地成惆悵歸棹莫隨花蕩漾江頭有箇人相望
一餉看花却是啼粧樣　折得蓮莖絲未放蓮斷絲牽
梨葉初紅蟬韻歇銀漢風高玉管聲淒切枕簟乍涼銅
漏徹誰教社燕輕離別　草際蟲吟秋露結宿酒醒來
不記歸時節多少衷腸猶未說珠簾夜夜朦朧月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草色山光殘
照裏無人會得凭欄意　也擬疎狂圖一醉對酒當歌
強飲還無味衣帶漸寬都不悔況伊銷得人憔悴

簾下清歌簫外宴雖愛新聲不見如花面牙板數敲珠
一串梁塵暗落琉璃盞　桐樹花深孤鳳怨漸遏遥天
不放行雲散坐上少年聽未慣玉山將倒腸先斷
誰道閑情拋弃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
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　河畔青蕪堤上柳為問新愁
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翠苑紅芳晴滿目綺席流鶯上下長相逐紫陌閑隨金
轣轆馬蹄踏遍春郊緑　一覺年華春夢促往事悠悠
百種尋思足煙雨滿樓山斷續人閑倚遍欄干曲
小院深深門掩亞寂寞珠簾畫閣重重下欲近禁煙微
雨罷緑楊深處鞦韆掛　傅粉狂遊猶未捨不念芳時
眉黛無人畫薄倖未歸春去也杏花零落香紅謝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
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　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
陌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裏無尋處
欲過清明煙雨細小檻臨窓點點殘花墜梁燕語多驚
曉睡銀屏一半堆香被　新歲風光如舊歲所恨征輪
漸漸程迢遞縱有遠情難寫寄何妨解有相思泪
畫閣歸來春又晚燕子雙飛柳軟桃花淺細雨滿天風
滿院愁眉斂盡無人見　獨倚欄干心緒亂芳草芊綿
尚憶江南岸風月無情人暗換舊遊如夢空腸斷
嘗愛西湖春色早膩雪方銷已見桃開小頃刻光陰都
過了如今緑暗紅英少　且趁餘花謀一笑況有笙歌
艷態相縈繞老去風情應不到憑君剩把芳樽倒

漁家傲

一派潺湲流碧漲新亭四面山相向翠竹嶺頭明月上
迷俯仰月輪正在泉中漾　更待高秋天氣爽菊花香
裏開新釀酒美賓嘉真勝賞紅粉唱山深分外歌聲響
十月小春梅蘂綻紅爐畫閣新裝遍錦帳美人貪睡暖
羞起晚玉壺一夜氷漸滿　樓上四垂簾不卷天寒山
色偏宜遠風急鴈行吹字斷紅日短江天雪意雲撩亂
四紀才名天下重三朝搆厦為梁棟定冊功成身退勇

辭榮寵歸来白首笙歌擁　顧我薄才無可用君恩近
許歸田壠今日一觴難得共卿對捧官奴為我高歌送
暖日遲遲花裊裊人將紅粉爭花好花不能言惟解笑
金壺倒花開未老人年少　車馬九門来擾擾行人莫
羨長安道丹禁漏聲催曉鼓報催昏曉長安城裏人先老
紅粉牆頭花幾樹落花片片和驚絮牆外有樓花有主
尋花去隔牆遥見鞦韆侶　綠索紅旗雙絲柱行人只
得偷回顧腸斷樓南金鎖戶天欲暮流鶯飛到鞦韆處
妾本錢塘蘇小妹芙蓉花共門相對昨日為逢青傘蓋
慵不採今朝院覺凋零暁　愁倚畫樓無計奈亂紅飄
過秋塘外料得明年秋色在香可愛其如鏡裡花顏改
花底忽聞敲兩槳遂巡女伴来尋一作相訪　酒盞旋將荷
葉當蓮舟蕩時時盞裏生紅浪　花氣酒香清厭釀花
肥酒面紅相向醉倚緑陰眠一晌驚起望船頭閣在沙
灘上
葉有清風花有露葉籠花罩鴛鴦侶白錦頂絲紅錦羽
蓮女妬驚飛不許長相聚
上微微雨早是水寒無宿處須回步枉教雨裏分飛去
荷葉田田青照水孤舟挽在花陰底昨夜蕭蕭疎雨墜
愁不寐朝來又覺西風起
上香房翠蓮子與人長厮類無好意年年苦在中心裏
葉重如將青玉亞花輕疑是紅綃掛顏色清新香脫洒
堪長價壯舟怎得稱王者　雨筆露牋勻彩畫日爐風
炭薰蘭麝天與多情絲一把誰厮惹千條萬縷縈心下
粉蕊舟青描不得金針線線功難敵誰傍暗香輕採摘
風淅淅船頭觸散雙鸂鶒　夜雨染成天水碧朝陽借
出胭脂色欲落又開人共惜秋氣逼盤中已見新荷的
幽鷺謾來窺品格雙魚豈解傳消息緑柄嫩香頻採摘
心似織條條不斷誰牽役　珠泪暗和清露滴羅衣染
盡秋江色對面不言情脉煙水隔無人說似長相憶
楚國細腰元自瘦文君膩臉誰描就日夜鼓聲催箭漏
昏復晝紅顏豈得長如舊　醉折嫩房紅蕊嗅天絲不

斷清香透却傍小欄凝望久風滿袖西池月上人歸後

喜鵲填河仙浪淺雲軿早在星橋畔街皷黃昏霞尾暗

炎光飲金鈎側倒天西面 一別經年今始見新歡往

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貪眷戀良宵短人間不合催銀箭

乞巧樓頭雲幔卷浮花催洗嚴粧面花上蛛絲尋得遍

顰笑淺雙眸望月牽紅線 奕奕天河光不斷有人正

在長生殿暗付金釵清夜半千秋願年年此會長相見

別恨長長歡計短疎鐘促漏真堪怨此會此情都未半

星初轉鸞琴鳳樂忽忽卷 河皷無言西北眄香蛾有

恨東南遠脉脉橫波珠淚滿歸心亂離腸便逐星橋斷

九日歡遊何處好黃花萬蘂雕欄遶通體清香無俗調

天氣好煙滋露結功多少 日脚清寒高下照寶釘窓

綴圓斜小落葉西園風嫋嫋催秋老叢邊莫厭金樽倒

青女霜前催得綻金鈿亂散枝頭偏落帽臺高開雅宴

芳樽滿挼花吹在流霞面 桃李三春雖可羨鶺来蝶

去芳心亂爭似仙潭秋水岸香不斷年年自作茱萸伴

露裹嬌黃風擺翠人間晚秀非無意仙格淡粧天與麗

誰可比女真裝束真相似 筵上佳人牽翠袂纖纖玉

手挼新蘂美酒一杯花影膩邀客醉紅瓊共作熏熏媚

對酒當歌勞客勸惜花只惜年華晚寒艷冷香秋不管

情眷眷凭欄盡日愁無限 思抱芳期隨塞鴈悔無深

意傳雙燕悵望一枝難寄遠人不見樓頭望斷相思眼

玉樓春 題上林後亭名本蘭花令

風遲日媚煙光好綠樹依依芳意早年華容易即凋零

春色只宜長恨少 池塘隱隱驚雷曉柳眼未開梅萼

小樽前貪愛物華新不道物新人漸老

西亭飲散清歌闋花外遲遲宮漏發塗金燭引紫騮嘶

柳曲西頭歸路別 佳期只恐幽期闊容膽殷勤衣上

結翠屏魂夢莫相尋禁斷六街清夜月

春山歛黛低歌扇暫解吳鉤登俎宴畫樓鐘動已魂銷

何況馬嘶芳草岸 青門柳色隨人遠望欲斷時腸已

斷洛城春色待君來莫到落花飛似霰

樽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癡
此恨不關風與月　離歌且莫翻新闋一曲能教腸寸
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洛陽正值芳菲節穠艷清香相間發游絲有意苦相縈
垂柳無端爭贈別　杏花紅處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
歇今宵誰肯遠相隨惟有寂寥孤館月
殘春一夜狂風雨斷送紅飛花落樹人心花意待留春
春色無情容易去　高樓把酒愁獨語借問春歸何處
所暮雲空闊不知音惟有綠楊芳草路
常憶洛陽風景媚煙暖風和添酒味鶯啼宴席似留人
花出牆頭如有意　別來已隔千山翠望斷危樓斜日
墜關心只為牡丹紅一片春愁來夢裏
池塘水綠春微暖記得玉真初見面從頭歌韻響錚鏦
入破舞腰紅亂旋　玉鈎簾下香堦畔醉後不知紅日
晚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
兩翁相遇逢佳節正值柳綿飛似雪便須豪飲敵青春

莫對新花羞白髮　人生聚散如弦笛老去風情尤惜
別大家金盞倒垂蓮一任西樓低曉月
西湖南北煙波闊風裏絲簧聲韻咽舞餘裙帶綠雙垂
酒入香腮紅一抹　杯深不覺瑠璃滑貪看六么花十
八明朝車馬各西東惆悵畫橋風與月
燕鴻過後春歸去細算浮生千萬緒來如春夢幾多時
去似朝雲無覓處　聞琴解珮神仙侶挽斷羅衣留不
住勸君莫作獨醒人爛醉花間應有數
蝶飛芳草花飛路把酒已嗟春色暮當時枝上落殘花
今日水流何處去　樓前獨送鳴蟬樹憶把芳條吹暖
絮紅蓮綠芰亦芳菲不柰金風薦玉露
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書
水闊魚沉何處問　夜深風竹敲秋韻萬葉千聲皆是
恨故欹單枕夢中尋夢又不成燈又燼
葉下閒階鶯語近　美人才子傳芳信明月清風傷別

恨未知何處有知音常為此情留此恨

檀槽碎響金絲撥露濕潯陽江上月不知商婦為誰愁

一曲行人留夜發　畫堂花月新聲別紅蕖調長彈未

徹暗將深意祝膠絃唯願絃絃無斷絶

春蔥指甲輕攏撚五彩垂條雙袖卷雪香濃透紫檀槽

胡語急隨紅玉腕　當頭一曲情何限入破錚鏦金鳳

戰百分芳酒祝長春再拜斂容擡粉面

金花盞面紅煙透舞急香茵隨步皺青春才子有新詞

紅粉佳人重勸酒　也知自為傷春瘦歸騎休教銀燭

候擬將沉醉為清歡無奈醒來還感舊

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送目北枝梅蕚犯寒開

南浦波紋如酒緑　芳菲次第還相續不奈情多無處

足樽前百計得春歸莫為傷春歌黛蹙

黃金弄色輕於粉濯濯春條如水嫩為緣力薄未禁風

不奈多嬌長似困　腰柔乍怯人相近眉小未知春有

恨勸君着意惜芳菲莫待行人攀折盡

珠簾半下香銷印二月東風催柳信琵琶傍畔且尋思

鸚鵡前頭休借問　驚鴻過後生離恨紅日長時添酒

困未知心在阿誰邊滿眼泪珠言不盡

沉沉庭院鶯吟弄日暖煙和春氣重緑楊嬌眼為誰回

芳草深心空自動　倚欄無語傷離鳳一片風情無處

用尋思還有舊家心蝴蝶時時來役夢

去時梅萼初凝粉不覺小桃風力損梨花最晚又凋零

何事歸期無定準　欄干倚遍重來凭淚粉偷將紅袖

印蜘蛛喜鵲誤人多似此無憑安足信

酒美春濃花世界得意人人千萬態莫教辜負艷陽天

過了堆金何處買　已去少年無計奈且願芳心長恁

在閑愁一點上心來等得東風吹不解

湖邊柳外樓高處望斷雲山多少路欄干倚遍使人愁

又是天涯初日暮　輕無管繫狂無數水畔花飛風裏

絮等伊渾似薄情郎去便不來來便去

南園粉蝶能無數度翠穿紅來復去倡條治葉恣留連

飄蕩輕於花上絮　朱櫚夜夜風兼露宿粉樓香無定
所多情難却似無情贏得百花無限妬
江南三月春光老月落禽啼天未曉露和啼血染花紅
恨過千家煙樹杪　雲垂玉枕屏山小夢欲成時驚覺
了人心應不似伊心若解思歸歸合早
東風本是開花信及至花時風更緊吹開吹謝苦忽忽
春意到頭無處問　把酒臨風千萬恨欲掃殘紅猶未忍
忍夜來風雨轉離披滿眼淒涼愁不盡
陰陰樹色籠晴晝清淡園林春過後杏腮輕粉日催紅
池面綠羅風卷皺　佳人向晚新粧就圓膩歌喉珠欲溜
溜當筵莫放酒杯遲樂事良辰難入手
芙蓉闌暈燕支留著晚花開小宴畫船紅日晚風清
柳色溪光晴照暖　美人爭勸梨花盞舞困玉腰裙縷級
慢莫交銀燭促歸期已祝斜陽休更晚

漁家傲　續添

正月斗杓初轉勢金刀剪綵功夫異稱慶高堂歡幼稚
看柳意偏從東面春風至　十四新蟾圓尚未樓前乍
看紅燈試水散綠池泉細細魚欲戲園林已是花天氣
二月春耕昌杏密百花次第爭先出惟有海棠梨第一
深淺拂天生　紅粉真無匹　畫棟歸來巢未失雙雙款
語怜飛乙留客醉花迎曉日金盞溢却憂風雨飄零疾
三月清明天婉娩晴川祓禊歸来晚況是踏青来處遠
猶不倦鞦韆別閉深庭院　更值壯丹開欲遍酴釄壓
架清香散花底一樽誰解勸增眷戀東風回晚無情絆
四月園林春去後深深密幄陰初茂折得花枝猶在手
香滿袖葉間梅子青如豆　風雨時時添氣候成行新
筍霜筠厚題就送春詩幾首即對酒櫻桃色照銀盤溜
五月榴花妖艷烘綠楊帶雨垂垂重五色新絲纏角粽
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　正是浴蘭時節動菖蒲酒
美清尊共葉裹黃鸝時一哢猶髻髮等閑驚破紗窗夢
六月炎天時霎雨行雲涌出奇峰露沼上嫩蓮腰束素
風無露梁王宮闕無煩暑　畏日亭亭殘蕙炷傍簟乳

燕雙飛去碧盌敲氷傾玉處朝與暮故人風快涼輕度
七月新秋風露早渚蓮尚折庭梧老是處瓜華時節好
金樽倒人間綵縷爭祈巧　萬葉敲聲涼乍到百蟲啼
晚煙如掃箭漏初長天杳杳人語悄邨堪夜雨催清曉
八月秋高風歷亂衰蘭敗芷紅蓮岸皓月十分光正滿
清光畔年年常願瓊筵看　社近愁看歸去燕江天空
闊雲容漫宋玉當時情不淺成幽怨鄉關千里危腸斷
九月霜秋秋已盡烘林敗葉紅相映惟有東籬黃菊盛
遺金粉人家簇幔重陽近　曉日陰陰晴未定授衣時
節輕寒嫩新鴈一聲風又勁雲欲凝鴈來應有吾鄉信
十月小春梅蘂綻紅爐畫閣新裝遍鴛帳美人貪睡暖
梳洗嫩玉壺一夜輕澌滿　樓上四垂簾不卷天寒山
色偏宜遠風急鴈行吹字斷紅日晚江天雪意雲撩亂
十一月新陽排壽宴黃鐘應管添宮線獵獵寒威雲不
卷風頭轉時看雪霰吹人面　南至迎長知漏箭書雲
紀候氷生研腦近探春春尚遠閑庭院梅花落盡千千
片
十二月嚴凝天地閉莫嫌臺榭無花卉惟有酒能欺雪
意增豪氣直教耳熱笙歌沸　隴上雕鞍惟疑數騎獵
圍半合新霜裏霜重鼓聲寒不起千人指馬前一鴈寒
空墜

荊公嘗對客誦永叔小閑云五絲新絲纏角粽金盤
送生綃畫扇盤雙鳳曰三十年前見其全篇今才記
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
詞數問人求之不可得嗚呼荊公之沒二紀余自永
平幕名還過武陵始得於州將李君誼追恨荊公之
不獲見也誼太尉猶子也　閎其名

年中秋日金陵

政和丙申冬余還自京師過歙州太守滎梁許君頌
之席上見許君舉荊公所記三句且云此詞才情有
餘它人不能道也後十二年建炎戊申偶得此本於
長樂同官方君後四年辛亥紹興二月朔自尤溪避

盜宿龍爬以待二弟適無事謾錄於此 吏部員外郎
朱松喬年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近體樂府第三

長短句

南歌子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走來窓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　奏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閑妨了繡功夫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

御街行

天非華艷輕非霧來夜半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何處乳鷄酒燕落星沉月紈紈城頭鼓　參差漸辨西池樹朱閣斜歌户綠苔深徑少人行苔上屐痕無數遺香餘粉剩衾閑枕天把多情賦

桃源憶故人　一名虞美人影

梅梢弄粉香猶嫩欲寄江南春一作芳信別後寸腸縈一作愁損說與伊爭穩　小爐獨守寒灰燼忍泪低頭二字一作

無言畫盡眉上萬重新恨竟日無人問

鷓愁燕苦春歸去寂寂花飄紅雨碧草綠楊岐路況是長亭暮　少年行客情難訴泣對東風無語目斷兩三煙樹翠隔江淹浦

臨江仙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欄干倚處待得月華生　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橫

記得金鑾同唱第春風上國繁華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空負曲江花　聞說閬山通閬苑樓高不見君家孤城寒日等閑斜離愁難盡紅樹遠連霞

聖無憂

世路風波險十年一別須臾人生聚散長如此相見且懽娛　好酒能消光景春風不染髭鬚為公一醉花前倒紅袖莫來扶

浪淘沙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時攜手處遊遍芳叢　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花外倒金翹飲散無憀桑蔕日柳迷條此地年時曾一醉還是春朝　今日舉輕橈帆影飄飄風長亭回首短亭遥過盡長亭人更遠特地魂銷

五嶺麥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裡水晶丸可惜天教生處遠不近長安　往事憶開元妃子偏怜一從魂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

萬恨苦綿綿舊約前懽桃花溪畔柳陰間幾度日高春睡重繡戶深關　樓外夕陽閑獨自憑欄一重水隔一重山闊山高人不見有淚無言

今日北池遊漾漾輕舟波光瀲灩柳條柔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　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滿酌金甌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

定風波

把酒花前欲問他對花何怯（一作惜）醉顏酡春到幾人能
爛賞何況無情風雨等閑多　艷樹香叢都幾許朝暮
惜紅愁粉柰情何好是金船浮玉浪相向十分深送一
聲歌

把酒花前欲問伊忍嫌金盞負春時紅艷不能旬日看
宜筭須知開謝只相隨　蝶去蝶來猶解戀難見回頭
還是度年期莫候飲闌花已盡方信無人堪與補殘枝

把酒花前欲問公對花何事訴金鍾為問去年春甚處
虛度鶯聲撩亂一場空　今歲春來須愛惜難得須知
花面不長紅待得酒醒君不見千片不隨流水即隨風
把酒花前欲問君世間何計可留春縱使青春留得住
虛語無情花對有情人　任是好花須落去自古紅顏
能得幾時新暗想浮生何事好唯有清歌一曲倒金樽

過盡韶華（一作光）不可添小樓紅日下層簷春睡覺來情
緒惡寂寞楊花撩亂拂珠簾　早是閒愁依舊在無奈
那堪更被宿醒兼把酒送春惆悵甚長恁年年三月病

厭厭
對酒追歡莫負春春光歸去可饒人昨日紅芳今綠樹
已暮殘花飛絮兩紛紛　粉面麗妹歌窈窕清妙樽前
信任醉醺醺不是狂心貪燕樂自覺年來白髮滿頭新

蕃山溪

新正初破三五銀蟾滿纖手染香羅剪紅蓮滿城開遍
樓臺上下歌管咽春風駕香輪停寶馬只待金烏晚
帝城今夜羅綺誰為伴應卜紫姑神問歸期相思望斷
天涯情緒對酒且開顏春宵短春寒淺莫待金杯暖

浣溪沙

雲曳香綿彩柱高絳旗風颭出花梢一梭紅帶往來抛
束素美人羞不打却嫌裙慢褪纖腰日斜深院影空搖
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
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盞頻傳人生何處似樽前

湖上朱橋響畫輪溶溶春水浸春雲碧瑠璃滑淨無塵
當路遊絲縈醉客隔花啼鳥喚行人日斜歸去柰何
春
葉底青青杏子垂枝頭薄薄柳綿飛日高深院晚鶯啼
堪恨風流成薄倖斷無消息道歸期托腮無語翠眉
低
青杏園林煮酒香佳人初着薄羅裳柳絲搖曳燕飛忙
乍雨乍晴花自落閑愁閑悶畫偏長為誰消瘦損容
光
紅粉佳人白玉杯木蘭船穩棹歌催綠荷風裏笑聲來
細雨輕煙籠草樹斜橋曲水遶樓臺夕陽高處畫屏
開
翠袖嬌鬟舞石州兩行紅粉一時羞新聲難逐管絃愁
白髮主人年未老清時賢相望偏優一樽風月為公
留
燈燼垂花月似霜薄簾映月兩交光酒醺紅粉自生香
腸
十載相逢酒一巵故人纔見便開眉老來遊舊更同誰
浮世歌歡真易失宦途離合信難期樽前莫惜醉如
泥
御帶花
青春何處風光好帝里偏愛元夕萬里繒綵構一屏峰
嶺半空金碧寶藥銀釭耀絳幕龍虎騰擲沙堤遠雕輪

繡轂爭走五王宅　雍容熙熙作畫會樂府神姬海洞
仙客拽香搖翠稱執手行歌錦街天陌月淡寒輕漸向
曉漏聲寂寂當年少狂心未已不醉怎歸得
虞美人
爐香畫永龍煙白風動金鸞額畫屏寒掩小山川睡容
初起枕痕圓墜花鈿　樓高不及煙霄半望盡相思眼
艷陽剛愛挫愁人故生芳草碧連雲怨王孫
鶴沖天

梅謝粉柳拖金香滿舊園林養花天氣半晴陰花好却愁深　花無數愁無數花好却愁春去戴花持酒祝東風千萬莫匆匆

夜行船

憶昔西都憺縱自別後有誰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細尋思舊遊如夢　今日相逢情愈重愁聞唱畫樓鐘動白髮天涯逢此景倒金樽殢誰相送

滿眼東風飛絮催行色短亭春暮落花流水草連雲看是斷腸南浦　檀板未終人去去扁舟在綠楊深處手把金樽難為別更那聽亂鶯疎雨

洛陽春

紅紗未曉黃鸝語蔥爐銷蘭炷錦屏羅幕護春寒昨夜三更雨　綉簾閑倚吹輕絮斂眉山無緒看花拭淚向歸鴻問來處逢郎否

一叢花　此篇世傳張先子野詞

傷春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愁正恁牽絲亂更南陌飛絮濛濛歸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　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橋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新月簾櫳沉恨細思不如桃李還解嫁春風

雨中花

千古都門行路能使離歌聲苦送盡行人花殘春晚又道君東去　醉藉落花吹暖絮絮多少曲堤芳樹且攜手留連良辰美景留作相思處

千秋歲

數聲鶗鴂又報芳菲歇惜春更把殘紅折雨輕風色暴梅子青時節永豐柳無人盡日花飛雪　莫把絲絃撥怨極絃能說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終有千千結夜過也東窓未白殘燈滅

越溪春

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閭苑繁華地傍禁垣珠翠煙霞紅粉牆頭鞦韆影裡臨水人家　歸來晚駐香車銀箭透窓紗有時三點雨點雨霽朱門柳細風

斜沉屬不燒金鴨冷籠月照梨花

賀聖朝影

白雪梨花紅粉桃露華高垂楊慢舞綠絲絛草如袍
風過小池輕浪起似江皋千金莫惜買香醪且陶陶

洞天春

鶯啼綠樹聲早檻外殘紅未掃露點真珠遍芳草正簟
幃清曉　鞦韆宅院悄悄又是清明過了燕蝶輕狂柳
絲撩亂春心多少

憶漢月

紅艷幾枝輕裊新被東風開了倚煙啼露為誰嬌故惹
蝶怜蜂惱　多情遊賞處留戀向綠叢千繞酒闌歡罷
不成歸腸斷月斜春老

清平樂

雨晴煙晚綠水新池滿雙雙燕飛來垂柳院小閣畫簾高
捲　黃昏獨倚朱欄西南初月眉彎砌下落花風起羅
衣特地春寒

小庭春老碧砌紅萱草長憶小欄閑共遠攜手綠叢含
笑　別來音信全乖舊期前事堪猜門掩日斜人靜落
花愁點青苔

應天長

一彎初月臨鸞鏡雲髮鳳釵慵不整珠簾淨重樓迴惆
悵落月風不定　綠煙低柳徑何處轆轤金井昨夜更
闌酒醒春愁勝却病

石城山下桃花綻宿雨初晴雲未散南去棹北飛鴈水
闊山遥腸欲斷　倚樓情緒懶惆悵春心無限燕度蕙
葭風晚欲歸愁滿面

綠槐陰裡黃鶯語深院無人日正午繡簾垂金鳳舞寂
寞小屏香一炷　碧雲凝合處空役夢魂來去昨夜綠
窓風雨問君知也否

涼州令　東堂石榴

翠樹芳條颭的的裙腰初染佳人攜手弄芳菲綠陰紅
影共展雙紋簟插花照影窺鸞鑑只恐芳容減不堪零

落春晚青苔雨後深紅點
檻離離秋實弄輕霜嬌紅脈脈似見臙脂臉人非事往
眉空斂誰把佳期賸芳心只願長依舊春風更放明年
艷

南鄉子

翠容紅繁水國涼生未是寒雨打荷花珠不定輕翻冷
滴鴛鴦錦翅斑　盡日凭欄弄藥拈花子細看偷得裏
蹄新鑄樣無端藏在紅房艷粉間

雨後斜陽細細風來細細香風定波平花映水休藏照
出輕盈半面粧　路隔秋江蓮子深深隱翠房意在蓮
心無問處難忘泪裏紅腮不記行

鵲橋仙

月波清霽煙容明淡靈漢舊期還至鵲迎橋路接天津
映夾岸星榆點綴　雲屏未卷仙鷄催曉腸斷去年情
味多應天意不教長恁恐把歡娛容易

芳草渡

梧桐落蓼花秋煙初冷雨纔收蕭條風物正堪愁人去
後多少恨在心頭　燕鴻遠羌笛悠渺渺澄波一片山
如黛月如鉤笙歌散夢魂斷倚高樓

珠簾捲

珠簾捲暮雲愁垂楊暗鎖青樓煙雨濛濛如畫輕風吹
旋收　香斷錦屏新別人閑玉簟初秋多少舊懽新恨
書杳杳夢悠悠

更漏子

風帶寒枝正好蘭蕙無端先老情悄悄夢依依離人殊
未歸　褰羅幕凭朱閣不獨堪悲搖落月東出鴈南飛
誰家夜搗衣

摸魚兒

卷繡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小池閑立殘粧
淺向晚水紋如縠凝遠目恨人去寂寂鳳枕孤難宿倚
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露草兩兩長相逐　雙眉促
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況伊家年少多情未已

難拘束那堪更趁涼景追尋甚處垂楊曲佳期過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雲屏去時祝

少年遊

去年秋晚此園中攜手翫芳叢拈花嗅蕊惱煙撩霧拼醉倚西風　今年重對芳叢處追往事又成空敲遍欄干向人無語惆悵滿枝紅

肉紅圓樣淺心黃枝上巧粧如裝雨輕煙重無憀天氣啼破曉來粧　寒輕貼體風頭冷忍拋棄向秋光不會深心為誰惆悵回面恨斜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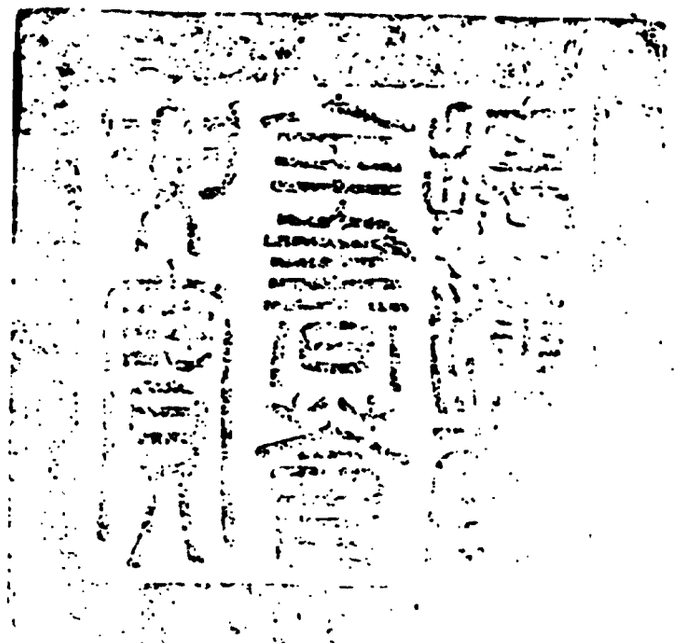
玉壺氷瑩獸爐灰人起繡簾開春叢一夜六花開盡不待剪刀催　洛陽城闕中天起高下遍樓臺絮亂風輕拂鞍霑袖歸路似章街

行香子

舞雪歌雲閑淡粧勻藍溪水染輕裙酒香醺臉粉色生春更雅談話好情性美精神　空江不斷淩波何處向越橋邊青柳朱門斷鍾殘角又送黃昏奈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

鷓鴣天

學畫宮眉細細長芙蓉出水鬬新粧只知一笑能傾國不信相看有斷腸　雙黃鵠兩鴛鴦迢迢雲水恨難忘早知今日長相憶不及從初莫作雙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王泰雲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百三十四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

集古録跋尾第一

宋 歐陽修 撰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粮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埳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岣嶁山鄜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来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

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轉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已粗

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為目録則吾未暇悉不可以闕而不備也裴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遂散

跋

跋

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傳

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為目録則吾未暇悉不可以闕而不備也裴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遂散

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
迹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為一十卷以附於跋
尾之後夫事必簡而不煩然後能傳於久遠今此千
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為無窮之計
也然必待集録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一作多而難於
盡傳哉故著其大畧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熙寧
二年二月記

右集古録序成於嘉祐末年其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
先後蓋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此公述千卷
不以世代為序之意也又云撮其大要別為録目因載
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考者以傳後學此公述録目跋
尾之意也至熙寧二年公之子叔弼記其後云公命槩
曰吾跋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若撮其大要別為
録目則吾未暇槩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畧自今觀之公
序明言別為録目而槩乃記公未暇之語世傳集古跋
十卷四百餘篇而槩乃謂二百九十六篇雖是時公尚
無恙後三年方蒐然續跋繞十餘耳不應多踰百篇得
非寫本誤以三百為二百或槩記在熙寧之前耶槩又
云為十卷附跋尾之後今録目自為一書乃二十卷不過
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歲月初無難者何未暇之有是皆
可疑姑以槩所記附公本序之後而自周秦至于五季
皆隨年代為之序庶幾時世先後秩然不紊間有書
撰出于一手其歲月相通則類而次之又于每卷之末
倘存當時卷帙之次第既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

古敦銘 毛伯敦 龔伯夔 伯庶父敦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
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
器物能讀古文一作之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安秦漢
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録古
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
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
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

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録最後得此銘當作録目序時但有伯冏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叙言自周穆王以来叙已刻石始得斯一作此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蓋厓曰龔伯尊冀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為何人也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如左 右真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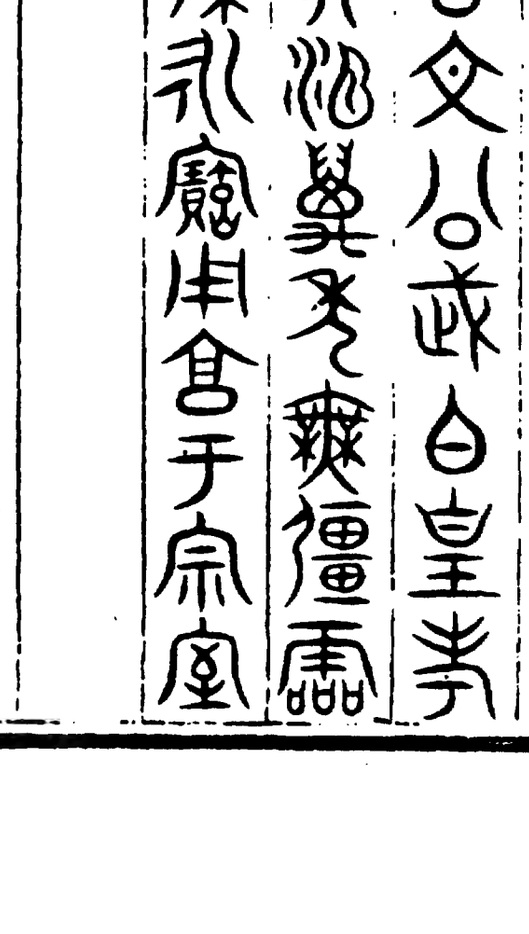
毛伯敦銘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内門立中廷佑祝郛王呼内史冊命郛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門立中廷佑祝郛王呼内史冊命郛王曰郛笘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疐京乃命錫汝赤芾黄𩩲旂用事郛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郛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郛其萬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薛尚功釋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門立中廷佑祝郛王呼内史冊命郛王曰郛笘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佳亂商乃命錫汝赤芾同𩩲黄𩩲旂用事郛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郛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郛其萬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釋文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郛王呼内史冊命郛王既命女作邑一字未詳五邑祝今余佳亂商乃命錫女赤芾同𩩲黄𩩲旂用事郛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郛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郛其萬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龔伯彝銘



釋文

龔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龔其熙萬

年無疆霝終霝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薛尚功釋云屢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膳龔屢其熙萬年無疆令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薛尚

伯庶父敦銘

及二月戊寅白庶父比王姑月義揚釐用

釋文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 薛尚

功釋月為周餘同上

韓城鼎銘

及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肺先姑君晉邦余弗敢學平 右真蹟

雞圖德宣邦命不彫朱學平

英驤入奏彰笑不秀躋豐年白

壽井冀甲嘉遣我錫鹵賚千兩

汤簋的人吉金用作厥皇考龔伯寶尊彝用

康嘼卲各百神用孝用享用祈眉壽永命

多福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伯庶父所寫如此

佳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佳惟司嗣享同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叚敢今作敢者籀文省妄寧空經鐘難明德宣邶鄘卽卹省隸作卹我酬用懵留厤辞辟娅疑即毋字鬱久光剔虔不豕疑逖字讀為墜諺諸卑臂我萬民亂遷我邛疑易字台師享字卑疑畢字讀為貫斬疑所字讀為眉經襄遰切君子晉姜用旛疑妥讀為綏字畐或胃字省賽千兩勿濿文矦顏令畢疑卑字古文旅作㫃今此㫃从水从吕从口从舟疑為旅字通用故諺疑為諸字用㚔為聲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故諺疑為諸易者篆文象蜥易形故泜疑為易而讀為錫為賜皆以聲假借也鹵从鹵古西字中象鹽形胃胃上象胃中穀形故圖胃二字畢者从田在甲下田今但用左古者尚右故畢疑為畢亦恐借為俾讀毋音冠象穿寶貨形貫字从之毋或即毋字今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為串穿之串而說文不載豈非毋字之省也故疑毋讀為貫慎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同者故不通从辶凡从辶彳之字多通用故諺疑為通　古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趨簡易故佳司空呂仁等字皆假借也鄭司農說周禮云古四方之字是也鹵古西字故饒疑為西覃字　秦鍾銘亦有此字子雲

嫡故娶疑讀為綏　从音徊石鼓文皆作𢓊古之旌旂悉載於車故疑鞮即旂字而从車借讀為祈近嘗有得敦藍田者二銘皆有用鞮萬壽之文故知然也

釁今幡為許刃而釁芑之釁音門用之為聲詩皃鷹在釁又省為𦥑易繫辭釁又讀如尾釁門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皀亦音香釁亦音門乃亦音仍它皆倣此也豈釁眉古亦同音歟秦鍾銘亦有釁耆字故釁疑為眉　為者母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臩為

旼字字書所無而於文埶空為厶蓋用冊省聲也它字不可識者猶十一二與其偏旁之異者若寺馬尒刃刅之類皆今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能彷彿以今揆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姑盡淺學以塞公命云爾

商雒鬥銘　真靖

右商雒鬥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雝公諴作障鬥用追享于皇且考用气龔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雝公不知為何人原甫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

古器銘鍾銘二　甗銘二　金器銘一　寶敦銘一　字疑非金

右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甗也寶鉌鍾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為鬲三足上為方甑中設銅箄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于祕閣余為校勘時常閱于祕閣下景祐中修大樂治工鉌銅

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即寶𣪘鐘也
余知大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
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
脩樂皆以朴鐘為非及得寶𣪘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
朴為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同前 綏和鐘 寶盂 寶敦

右古器銘四尚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為余讀之其一
曰綏和林鐘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者其
二曰寶盂其文完可讀曰伯玉般子作寶盂其萬斯年
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其三其四皆曰寶敦其銘文亦同
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寶敦散
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盖一敦而二銘余家集録所
藏古器銘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假
暨集録成書而南仲友直相繼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識
者而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直自余集録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直
日一有以字孟饗攝事太廟齋宮書 右真蹟

終南古敦銘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為鳳翔府判官得古器
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
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盖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
為敦爾 右集本

叔高父䜌簋銘

此盖銘

此腹銘

右䜌簋銘曰叔高父作䜌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享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
方内圓而小墳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
家作簋亦外方内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龜形

一有爾字與原甫所得真古篆不同也一有字君謨以謂禮家傳其説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繆也故并録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一有山字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别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一作山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為馬蹬山以其已字形類也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龕于州廨之壁聞者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 右真蹟

敦匜銘 周姜寶敦 張伯惠匜

右伯冏敦銘曰伯冏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斬萬壽尚書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於共和自共和至今蓋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託於金石而後傳其埋沈埋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石鼓今皆在而文字剥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為燥濕寒暑所變為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為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邪其後張伯匜銘曰張伯作姜匜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張伯不知何人也二銘皆得之原父也右集本

敦匜銘 伯冏敦 張仲匜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鎬

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購而藏之以余方集録古文乃模其銘刻以為遺故余家集古録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也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冏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匜其形制與今不同而極精巧敦匜皆有銘銘文皆同甚矣古之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其於一用器為慮猶如此則其操脩施設所以垂後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見詩書伯冏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来自共和以後年世乃詳蓋自共和元年逮今千有九百餘年而穆王又共和前五世可謂遠矣而斯器也始獲於吾二人其中間晦顯出入不可知以其無文字以志之也盖其出或非其時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謂幸矣不可以不傳故為之書且以為贈我之報歐陽脩記　右集

本

張仲器銘　集本

張中匕匕作寶匿匿匿

荆州所用米用狼戾大正音王王寘賓餘飤狼具召名斜斛飼張仲孝友盖周宣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甫藏其器予録其文盖仲必妙友飤狼飼具召名斜斛飼張仲畀受無疆福壽

薛尚功編閆犀款識有此釋文五十一字附見於此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傍左右或異盖古人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於藍田形制皆同有盖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復一作復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盖周宣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甫藏其器予録其文盖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盖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

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石鼓文

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一有至字宣王刻詩一有兩字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一有十鼓二字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一有磨滅二字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来博古

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嶧山石鼓遺近録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虚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盧陵歐陽某記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 右真蹟

秦度量銘

右秦度量銘二按顏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傍有鐫銘二其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帝本紀書丞相隗林當依此銘作隗狀遂録二銘載之家訓余之得此二銘也迺在祕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嘗遊長安買得一有此字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鋬不知為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考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兹二銘刻於器物者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版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並録之云嘉祐八年七月十日書 右真蹟

秦昭和鍾銘

右秦昭和鍾銘曰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為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於本紀云襄公始列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為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 右真蹟

秦祀巫咸神文 一作秦誓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横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横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為横也 右集本

之罘山秦篆遺文 集本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為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斤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邪

秦泰山刻石 一作書李斯篆後 集本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虫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二字一作小篆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已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十四字一作至已之所作則為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 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一作於其傍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一有此字詔僅在所一無二字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六字一作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一無此六字又有別本云一無此字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十一字一無此五字余友江鄰幾一作休復謫官於秦符嘗自至泰山頂

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二字一作其）四面皆（一有石字）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一有也字）然風雨所剥其存者纔此數十字（一無此十九字只作體復字鄰幾）爾

秦嶧山刻石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来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云是鉉所摸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摸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録別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摸本則見真僞之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右真蹟）

同前（一作泰二世詔）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録于（一作於）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録成書後八年得此于（一作於）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六日書（右真蹟）

前漢二器銘（林華宮行鐙一蓮勺宮博山爐）（歲月見本文）

劉原父帖

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云林華觀行鐙重一斤十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

右林華宮行鐙銘一蓮勺宮銅博山爐下槃銘一皆漢五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宮蓋秦漢離宮別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録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獲

每以為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為永興守長安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沒於荒基敗冢往往為耕夫牧豎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甫又雅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銘刻為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償其素願焉余所集録既博而為日滋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前漢谷口銅甬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云谷口銅甬容十其下滅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下滅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一有也字余所集録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鐙蓮勺博山鑪盤銘爾治平元年六月九日書 右真蹟

前漢鴈足鐙銘 此跋本與漢二器銘銅甬銘共為一卷

裴如晦帖

煜頃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無有王原叔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之乃好事者所為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集所闕西漢字耳煜守丹陽日蘇氏者出古物有銅鴈足鐙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黃龍元年所造其言榮宮二史間未始概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為集古録之一事會悲苦不果昨偶開篋見之謹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與此類不煜再拜

治平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後三年余出守亳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相次以歿而余獨歸然而存也熙寧壬子四月 右真蹟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
高祖初興改秦滛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
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
其下官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
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寖用丘
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
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
弘農太守袁逢脩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
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琴其大略如此所
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一有爾字則余之集録
不為無益矣一無此十字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
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
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親
自巡省暨夏殷周未之有改秦違其典壁遺鄗池二世
以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世克昌亡新滔
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光和二年有漢元舅
五侯之冑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
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
墻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縣令先讜以漸補治此其事
也又云功曹郭敏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勳其字畫頗完
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職方氏為識方氏其字畫分
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
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真蹟

同前

右漢樊毅脩華嶽廟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
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
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齋室逼
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讜圖議繕故二年
正月己卯興就刻茲碑號吏卒挾路據此碑乃即時所
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治平元年末伏日書右真蹟

後漢脩西嶽廟復民賦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脩西嶽廟復民賦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敦頓首死罪上尚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讀以漸繕治成就之又曰讀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藁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臣輒聽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敦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漢家制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錄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錄其首尾以傳臣敦者樊敦也 右集本

後漢北嶽碑 歲月見本文 集本

右漢北嶽碑文字殘滅尤甚莫詳其所載何事第其隱隱可見者曰光和四年以此知為漢碑爾其文斷續不可次序蓋多言珪幣牲酒黍稷豐穰等事似是禱賽之文其後有二人姓名偶可見云南陽冠軍馮巡字季祖甘陵夏方字伯陽其餘則莫可考矣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無極山神廟碑文字磨滅斷續然尋繹次序其可見者尚可成文云太常臣躬巫敏頓首上尚書謹按文書男子常山蓋高上黨范遷為元氏三公神山去年五月常山相巡詣山請雨山神即使高傳言白國縣即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常山相巡元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為無極山神索法食臣疑高遷言不實輒移本國今常山相巡書言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立石為體長二丈五尺所山周匝二十餘里其三公封龍靈山皆得法食乞令無極山比三山祠牲出王家以珪璧為信愚臣如巡言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臣躬愚戇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

可尚書令忠奏雒陽宮太常承書從事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尚書令忠下太常躰丞敏下常山相其奏章如此其後遂言造廟事而有有銘其文多不載按漢奏章首尾皆言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而此碑所載太常一有奏字章首尾不稱死罪而丞敏又不稱臣莫曉其制碑後又列常山官屬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令王翊字元輔云治平元年四月二日書右真蹟

後漢桐柏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桐柏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蓋南陽太守脩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是其姓又云尊神敬祀立廟桐柏春秋宗禜災異告變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一作宗太守奉祀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畧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望增廣壇場又云執玉以沈為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其大意止於如此其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守姓名爾然不著他事惟脩廟祀神爾桐柏淮瀆廟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敝阬君神祠碑光和四年

右漢敝阬君神祠碑在鄭縣慶歷中樞密直學士施君為陝西都轉運使為余模此本云碑文已磨滅初不可辨以麪填其刻稍尋其點畫命工鐫治之乃可讀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不完故斯碑歷歷可見也惟裴曄姓名為鄉人鑱去矣敝阬所以畜洩水患據碑文云自亡新以来廢之則前漢時已有之矣光和中曄為鄭縣令始脩復之事見水經及華州圖經敝阬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戍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皆莫曉其義施君名昌言今為涇原路安撫使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録跋尾第二

後漢堯母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母碑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遂以侯伯恢踐帝 下有闕 慶都僊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三代改易荒廢不脩漢受濡期興滅繼絕如堯為之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故廷尉 姓名磨滅不可識矣 深惟大漢堯之苗胄當脩堯祠追遠復舊前後奏上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太牢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 闕一字 若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其大槩也按皇覽云堯家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城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於此碑蓋亦葬城陽也而諸書俗本多為城陽獨此碑為成陽當以碑為正碑後列當時人名氏又云審晃字元讓管遵字君臺又云漢受濡期莫曉其義也 右集本

後漢堯祠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曰聖漢龍興纂堯之緒祠以上犧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場夷替屏攝 真蹟一作攝 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於堯祠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 一作可 讀也碑後有年月蓋熹平四年建也治平元年五月晦日書 右真蹟

後漢堯祠祈雨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祈雨碑首尾殘滅其僅可識者有云胶胘賢良廣祈多福虔虔夙夜又云常以四甲子日詔太常陳上古之禮舞先王之樂又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羣神仰瞻雲漢又曰嘉澍優霑利茂萬物又云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脩治大殿以此知為祈雨於堯祠也堯祠在漢濟陰郡孟府君者當是濟陰

郡太守也其餘隸字完者頗多亦往往成句但斷續不可次序爾 右集本

後漢老子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老子銘按桓帝本紀云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至十一月又遣中常侍管霸祠之而此碑云八月夢見老子而祠之世言碑銘蔡邕作今撿邕集無此文皆不可知也 右真蹟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

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即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尚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後漢脩孔子廟器碑一作表 歲月見本文

右漢一有朝字韓明府脩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二字一作歲在涒灘霜月之靈皇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涒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一有歲次二字丙申曰歲在涒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衰薄崔蔡之徒擅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與夫楊馬之言醇醲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霜月皇極是何等語韓明府者名勅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勅者豈自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為

名者頗多故以勑為名者少也治平元年二月晦日書
右真蹟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畧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録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含陰觸期稽度為赤制讖緯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狹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為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廿五日書
右真蹟

後漢碑陰題名 歲月未詳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為何人碑余家集録古文既多或失其所得之自然漢碑存於今者惟華嶽與孔子廟最多其陰往往列脩廟人姓名并記其所出錢數不過三百至五百今斯碑所題文字缺滅而中間有錢各五百四字則似是脩廟人所記其人可見者有濟陰定陶蔡鼒子盛山陽金鄉張詡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萇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而其餘人姓名邑里多不完又時時有故吏字不知為何人祠廟第以漢隸難得録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八日書
右真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為何碑之陰蓋余家集録既多而或失其所得之處又其文字磨滅莫可考究惟有錢各五百四字似是漢時脩廟人爾漢碑今在者惟華嶽與孔子廟中最多其碑陰題名者往往各書所出錢數不過三百五百也而此碑所列邑里姓名字完可見者尚十餘人然皆是濟陰山陽彭城汝南陳留人則疑為脩

孔子廟人也今列于後覽者可以察焉濟陰定陶蔡顥
子盛濟陰張翔季審陳留酸棗季真顯節山陽金鄉張
諺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基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
成武周鳳季節山陽昌邑田肩元尊濟陰成武史楞世
明彭城朱翔元舉 右真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二皆不知為何碑陰其人各記所出錢
數似是漢時脩廟人題名余家集録華嶽及孔子廟碑
多如此此亦疑是二廟中碑前碑殘滅尤甚第時有門
生濟南東郡等字而姓名無復完者後碑則有議曹功
曹騎吏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
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闕一字 陽侯長校禑侯長則是
縣吏之名其隸字不甚精又無事實可考姑録其名號
以俟知者爾 右集本

後漢張公廟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張公廟碑在黎陽而碑無題首又其文字殘滅不
可考究莫知為何碑第時時得其字之可識而僅成文
者曰惟和平元年正月丙寅和平桓帝年號以此知為
漢碑也又曰豐碑廟堂之前又曰於穆張公則又知為
張公廟碑矣又云國無災祲屢獲豐年作歌九章頌公
德芳其辭有云公與守相駕蜚魚往来倏忽遠熹娛祐
此兆民寧厥居其餘字畫尚完者甚多但不成文爾治
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是日奏事垂拱退召赴延和閣
謝契丹禮物遂歸休

後漢公昉碑 一作仙人磨君碑 歲月未詳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為公昉脩廟記
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
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
傳以為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啖瓜旁有真人一有居字
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
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
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来轉景即至

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為御史一作吏鼠齧被具君乃盡地為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脩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為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來一作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為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旱開宮寺祈雨五日中一日休務假書右真蹟

後漢析里橋郙閣頌歲月見本文

右漢析里橋郙閣頌建寧五年立云惟斯析里處漢之右溪源漂疾橫注于道涉秋霖漲稽滯商旅休謁往還常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溪既然郙閣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遭遇隤納人物俱墮一作隋沈沒洪淵酷烈為禍於是太守陽李君諱會宇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緩濟聞此為難其日久矣乃俾府掾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爾乃造又醳散關之嶓漾徙朝陽之平燧減西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績艾康萬里乃作頌曰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其云遭遇隤納又云醳散關之嶓漾徙朝陽之平燧刻畫適完非其訛繆而莫詳其義疑當時人語與今異又疑漢人用字簡畧假借不同爾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人關銘歲月未詳真蹟

右漢人關銘二其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其一曰雒陽

令王君闕二者皆不知為何人按漢書桓帝母孝崇匿皇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又按顏師古注地里志曰魚豢真蹟誤作卷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加隹師古謂光武以後始改為雒然則二八者皆後漢時人也又按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為之則賈君者蓋亦宦者也治平元年九月十五日書

後漢文翁石柱記 歲月見本文

右漢文翁石柱記云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脩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宮據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云按一無此字華陽國志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一無此字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為災堂及寺舍並皆焚燎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為周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興平四字一作當如華陽志為興平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為興平顏說是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云君諱宙字季將二字一作秀特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年六十一延熹四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一有于家二字其序官閥甚簡又或殘滅不完但見其舉孝廉為郎遷元城令遂為泰山都尉爾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宙人臣而引禹湯以為比在今人於文為不類蓋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右真蹟

後漢孔宙碑陰題名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為泰山都尉自有録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 右真蹟

後漢孔君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孔君碑其名字磨滅不可見而世次官閥粗可考云孔子十九代孫頼川君之元子也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遷太守君憂服竟拜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建寧四年十月卒其餘文字歷歷可讀以其斷絶處多文理難續故不復盡録然其終始畧可見矣惟其名字皆亡為可惜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後漢孔德讓碑 一作 歲月見本文 碣

右漢孔德讓碑蓋其名已磨滅但云字德讓者宣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仕歷郡諸曹史年二十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禄碑在今兖州孔子墓林中永興孝桓帝年號也 一有都尉者宙也五字 其人二字一作德讓 早卒無事蹟可考余集録所藏 一有獨闕二字 孔林中漢 一無此字 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治平元年閏正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後漢劉寬碑 中平二年

右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逯鄉 二字一作封 昭烈侯劉公碑公諱寬有兩碑皆在洛陽余家集録皆得之其一故吏李謙所 一作等 立而此碑門生殷包等所 一無此字 立其所書與李謙等 一作碑 所載不異惟漢隸難得當録 二字一作故録之 漢公卿 一有辛字 故吏門生各自立碑以伸感慕惟見於此今人家碑碣非其子孫則他人不為立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後漢太尉劉寬碑 同前

右漢太尉劉寬碑漢書有傳其官閥始卒與碑多同而

傳載遷官次序頗畧蓋史之所記善惡大事官次雖小畧不足為失惟其繆誤與闕其大節不可不正碑云大將軍以禮辟命拜侍御史遷梁令三府並用博士徵皆不就司隸校尉舉其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而傳但云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今據碑止四遷爾博士未嘗拜也碑於長史下遂云入登侍中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而拜尚書遷南陽太守拜太中大夫復拜侍中屯騎尉宗正光祿勳遂授太尉傳至太中大夫始云遷侍中其前自長史入登侍中史闕書也碑又云固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衛尉復作太尉而傳云以日食免當從傳為正而不書光祿大夫史闕也其餘皆同故不復録 右集本

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劉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

其裔孫湖一作胡城公奕以碑歲久缺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奕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一有各字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而一無此字不絶歟此古人所以為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脩飭喜自樹立競競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書 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 歲月未詳

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文字殘缺首尾不完其可見而僅成文者云聖漢龍興神祇降

社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衡一作于門
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章懿德又云大將軍辟舉
茂材除襄城令遷荆州刺史東萊涖郡太守又云司徒
太尉立朝正色恪勤竭忠其餘字存者多而不復成文
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真蹟

右漢楊震碑陰題名者一百九十人其餘磨滅不完者
又十餘人余家所録漢碑陰題名頗多或稱故吏門生
弟子或稱從事曹掾之類其人皆著州縣邑里名字甚
詳獨此碑所書簡畧直云河間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
類凡百九十人者皆然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
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漢隸世所難得幸
而在者多殘滅不完獨此碑刻畫完具而隸法尤精妙
甚可喜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後漢沛相楊君碑歲月見本文真蹟

右漢沛相楊君碑在閿鄉楊震墓側碑首尾不完失其
名字按後漢書震及中子秉子賜賜子彪皆有傳又
云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亮陽成亭侯又
云少子奉奉子數數子衆務亭侯又有彪之子脩楊氏
子孫載于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為何人也碑云孝
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犍為
府丞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才遷鉅陽侯相後拜
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六月癸丑
遘疾而卒其終始尚可見而惜其名字亡矣治平元年
六月十日書

後漢繁陽令楊君碑熹平中

右漢繁陽令楊君碑首尾不完文字磨滅可識者四百
三十字不可識者六十一字碑云君遭叔父大尉薨委
榮輕舉吏民攀轅守闕上書運穀萬斛助官賑貧以乞
君還又云一作君富波君之子按漢書楊震子牧為富波
相君迺牧子也叔父太尉者秉也出米乞令前史所無
惜其名字磨滅不可見矣嘉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右真

蹟

後漢高陽令楊君碑 歲月未詳

右漢高陽令楊著碑首尾不完而文字尚可識云司隸從事定潁侯相最後為善侯相善上一字磨滅不可見蓋其中間嘗為高陽令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不詳其義也按楊震碑高陽令著震孫也今碑在震墓側（一有字）

右 真蹟

後漢楊君碑陰題名 真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首尾不完今可見者四十餘人楊震子孫塋闕鄉者數世碑多殘缺此不知為何人碑陰其後有云右後公門生又云右沛（二字集本作後史）君門生沛君疑是沛相者自有碑而亡其名字矣後公亦不知為何人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同前 真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凡一百三十一人有稱故吏者故民者處士者故功曹史者故門下佐者類例不一似當時人各隨意書之而文字磨滅僅可讀其姓名皆俱完可識者八十三人其餘或在或亡蓋後漢楊震墓域中碑也楊氏墓在闕鄉有碑數片皆漢世所立余家集録得其四震及沛相繁陽高陽令碑并得碑陰題名然（一有字）得時參錯不知為何碑之陰也其名氏可見者當時皆無所稱述顧其人亦不足究考第以漢隸真蹟金石所傳者至今類多磨滅可惜故録之爾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後漢碑陰題名

右漢碑陰題名在闕鄉楊震墓側文字磨滅不復可考其僅可見者曰侯長汾陰趙遺子宣侯上滅一字又曰故督郵曹史縣功曹鄉部吏柏昱等人名鄉上又滅一字又曰西鄉亭長柏昱子政又曰鄉亭長翟國相如鄉上又滅一字又曰麟都亭長陰定安定谷口亭長方丈雅方上又滅一字東門亭長梁忠子孝四望亭長吳鴻子名麟武亭長常暠君宣其餘缺裂不完蓋楊氏子孫

當時皆塋閿鄉碑碣往往磨滅此不知為誰碑也治平五年五月廿日謝雨致齋于太社書 右真蹟

後漢楊公碑陰題名 真蹟

右漢楊公碑陰題名楊氏世塋閿鄉墓側皆有碑今其存者四余家集録皆得之乃太尉沛相高陽繁陽令也此碑陰者不知為何人碑文字殘缺其僅存者十五人又滅其一其在者十四人曰懷陵園令相蔣禧字武仲宜禄長蕭劉瑞字仲祐孝廉杼秋劉旭字子明太官曰丞譙曹臻字建國辭曹史鄲公孫銀字山根門下書佐史韓純字子敬豐畢珮字廣世鄲孟縱字河雒決曹書佐鄲公孫暘字元暘皆稱故吏又有故吏二無字贊陳俊字仲顯斬夏陽字儀公斬兒銀字伯玉杼秋劉順字子選沛周儀字帛民凡五人皆不著職一有但稱故吏四字而孟縱字河雒周儀字帛民文字皆完非訛謬而莫曉其義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後漢殘碑陰 歲月未詳

右漢殘碑陰前後二字一作木磨滅不知為何人碑其知為漢碑者蓋其隸字非漢人莫能為也其字僅可見者尚數十而姓名完者九人曰王伯鄉趙仲方賈元周王景陽賈元輔宗石處王仲宣馬安國王通國皆無官號邑里莫知為何人惟漢隸在者少為難得故録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後漢朔方太守碑陰 歲月見本大

右漢朔方太守碑陰題名一無此字云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察下滅一字除郎中大曲長大下又滅一字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明府見下又滅一字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永示来世之未一作末未下又滅一字諱出錢千千下又滅兩字者下行因紀姓名一無七字據此乃當時脩廟出錢人爾今其姓名往往可見云衙鄉三老時勤伯秋上官鳳季方録事史楊禹孟布衙主記椽楊綬子長門下功曹裴篤伯安倉曹椽任就子優又有集曹椽軍一作召假司

馬之類名字多不完其所出錢不過三百至五百蓋漢世物輕幣重今華嶽孔子廟碑陰所列亦皆如此其所立祠蓋不知為何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 右真蹟

後漢劉曜碑一有並陰二字 歲月未詳 真蹟

右漢劉曜碑在今鄆州界中文字磨滅僅有存者云諱曜字季尼年七十三其餘爵里官閥卒葬歲月皆不可見字為漢隸亦不甚工惟其銘云天臨大漢錫以明哲碑首題云漢故光祿勳東平無鹽劉府君之碑以此知為漢碑也治平元年四月一日書

後漢北海相景君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其碑首題云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其餘文字雖往往可讀而漫滅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閥皆不可考一作見其可見者云惟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為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傳子臨以無嗣絕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為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亦無顯者漢世物輕幣重今華嶽孔子廟碑陰所列亦皆如此其所立祠蓋不知為何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 右真蹟

後漢劉曜碑 歲月未詳 真蹟

右漢劉曜碑在今鄆州界中文字磨滅僅有存者云諱曜字季尼年七十三其餘爵里官閥卒葬歲月皆不可見字為漢隸亦不甚工惟其銘云天臨大漢錫以明哲班班可見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壽考功行卒葬莫可考也蓋漢隸今尤難得其磨滅之餘可惜爾 右集本

後漢景君石郭銘 歲月見本文

右景君石郭銘者余既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銘皆在任城不知一景君乎將任城景氏之族多耶文字磨滅不可考故附于此熙寧三年正月朔旦山齋記 右真蹟

後漢袁良碑 歲月見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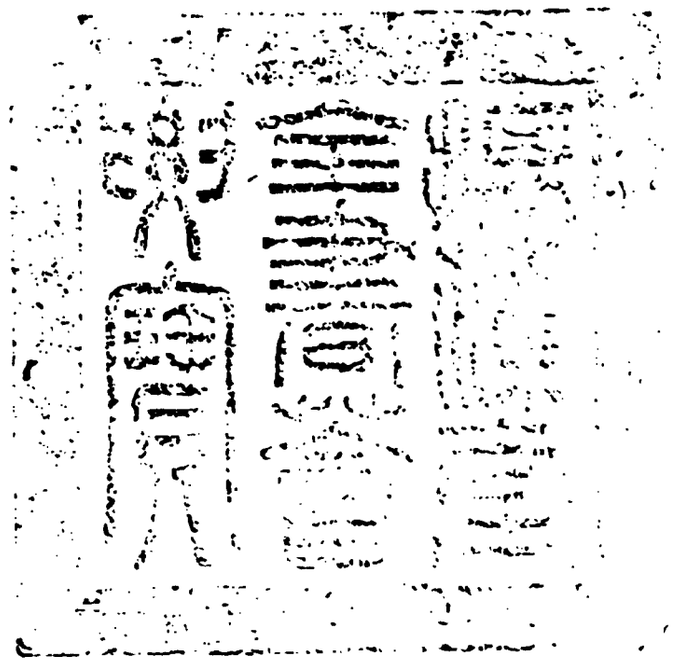
右漢袁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磨滅陳國扶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為封君周興虞閼父自此而滅又云

滿為陳侯至玄孫濤塗以字立姓曰袁自此又滅又云
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
宅扶樂蓋不知為何人也又云孝武征和三年曾孫斬
賊先勇拜黃門郎曾孫滅其名賊下亦一作又滅一字又
曰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薨子經嗣經薨子山嗣傳
國三世至王莽而絕君即山之曾孫也舉孝廉郎中謁
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討江賊張路等威震徐
方謝病歸家孝順初初下數字滅一作滅數字又云府舉君

拜議郎即符節令其後又云永建六年二月卒其碑首題
云漢故國三老袁君碑而碑文有使者持節安車又有
几杖之尊祖割之養君宴饗之之語以此知良嘗為三
老矣其餘磨滅雖時可讀而不能次第也又云帝御
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治平元年五月
二十九日夏至假書右漢張平子墓銘永和四年

後漢張平子墓銘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
衡傳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銘
有之四字一作今銘有此語則真子玉作也其刻石為二本一在
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
事因治縣署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迺斯銘也遂龕
于聽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一有半字亡矣其
在向城者今尚書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
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則亡矣三字一作其前半亡矣今以二本
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為二
本者不為無意矣據徐方回所記二十一字迺趙球所
得南陽石之亡者二十一字一作唐寶應中有徐方回者別得二十一字云是銘最後文起球所得南陽石之半亡者爾今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嘉祐八年歲
在癸卯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
篆書監生臣歸元培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録跋尾第三

後漢賈鳳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賈鳳碑云集本有君諱鳳三字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也集本無也漢安二年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又云試守故障長其文班班可見而卒葬年壽皆不載其後悉為五言韻語其略曰不悟集本作語奄忽終藏形而匿景集本作影耕夫釋耒耜桑女投鉤筥道阻而且長起坐淚如雨其文既非工故不悉録八字集本作文字工杜古今皆然惟漢録難得故録爾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右真蹟略曰一作云

後漢武班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班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班爾其首書云建元年太歲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識以漢書考之後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建初建光建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康建和建寧建安也以歷推之歲在丁亥乃章帝章和元年後六十一年桓帝即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為建和元年又歲在丁亥則此碑所缺一字當為和字 眞蹟無此六字 延建和元年也碑文缺滅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為可惜也故錄之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日書 右集本

後得別本模榻粗朗始辨其一二云武君諱班乃易去前本熙寧二年九月朔日記

後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 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文字磨滅其粗可見者云維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帝若曰其遣費亭侯之國其餘不可識也建和桓帝即位之元年也後三十七年獻帝中平元年騰養子操始為騎都尉 集本有領兵二字 擊黃巾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後漢司隸楊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司隸校尉楊厥碑云惟仆靈定位川澤攸同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城為元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禹允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于谷復循於是故司隸校尉楗為武陽楊厥字益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廢子由斯得其度經至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字稚紀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勤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大略如此其刻畫尚完可讀大抵述厥修復斜谷路爾但其用字簡省復多舛繆惟以仆為坤以余為斜漢人皆爾獨詆字未詳永平明帝建和桓帝年號也 右集本

後漢樊常侍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常侍碑云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君幼學治韓詩論語孝經歷中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永壽四年四 石本作二 月甲辰卒其先為中黃門後為小黃門又為小黃門右史蓋

漢官之制今不詳其次序也余少家漢東天聖四年舉進士赴尚書禮部道出湖陽一本作閒見此碑立道左下馬讀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後三十年始得而入集録蓋初不見録於出自予集録古文時人稍稍知為可貴自此古碑漸見收采也右集本

後漢郎中鄭固碑固一本作宣

右漢郎中鄭固碑文字磨滅其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其僅可見者云君諱固字伯堅孝友著於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授業於歐陽佳郡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又曰忠以衛上清以自修其餘殘缺不復成文又云延熹元年二月詣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漢隸刻石存於今者少惟余以集録之勤所得為獨多然類多殘缺一作滅不完蓋其難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餘尤為可惜也延熹元年二月之下一本云詣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翻辭年四十二遭命殞身而中閒又有遂適遲讓之語適當作循翻當作固疑漢人用字多假借又疑以疾翻辭謂疾已愈固若云以疾篤辭謂者詳之右集本

後漢田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田君碑今在沂州其名字皆已磨滅惟云其先出自帝舜之苗裔自完適齊因以為氏乃知為姓田爾又云周秦之際家於東平陽君總角修韓詩京氏易真蹟作易京氏究洞神變窮奥極微為五官掾功曹州從事辟太尉延熹二年辛亥詔書泰山瑯琊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惠公清撥煩整化者試守滿歲為真州言名時牧劉君知君宿操表上試守費自此以後殘缺不可次第而隱隱可見蓋無年壽卒葬月日不見其官故史辭咸等立石勒銘之語乃費縣令長德政去思碑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滕叔教碑　延熹三年

右漢滕叔教碑云名餚字叔教而史記不著其名而見於他書者亦皆曰叔教餚一作殽鉄而已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其名餚也此集本無此字碑世亦集本作所罕傳余以集録二

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然則世之未見此碑者猶不知為名饒也謂余集古為無益可乎集本無此九字

右真蹟

後漢王元賞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王元賞碑云君諱某字元賞御史君之孫茂才君之子也歷秦及漢有國有家宰相牧守踵武相襲又曰遭父喪以孝立稱土塔環堵兼業並受門徒兩集感於洙泗又云郡察孝廉郎中謁者宛陵丞封丘令母憂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命而終其文字磨滅隱隱可見者如此其名既亡又不序其姓惟其銘云於惟王君以此知其姓王爾右集本

後漢祝睦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祝睦碑云君諱睦字元其下遂缺滅不能成文惟其官壽年月可見云竇于王庭除北海長史潁川郾令辟司空府北軍中候拜大尚書尚書僕射遷常山相山陽太守年六十有八延熹七年八月丁巳卒睦有二碑皆在今南京虞城縣此碑不見世次而隱隱有云其先高辛爾其後碑則頗完故錄於次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

後漢祝睦後碑 延熹七年

右漢祝睦後碑其前碑不知所立人名氏兩碑所載官閥壽考年月悉同而此碑有立碑人名氏及睦世次云故吏王堂等竊聞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德又曰君兆自黎辛祝融苗胄鄭有祝躬君其胤也其餘文字亦完可讀二銘皆以三言為文而後銘尤完云穆我君邦之陽資五就閭道綱綱下滅一字表微準樞衡稽列宿覽四方德合乾道應皇領二郡曜重光化流洽絜盛昌性天約元用長頌聲作謠令香功烈著遺樾芳存艷榮淪弗忘其後二句磨滅難詳故錄其成文以見其雅質亦可佳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

右漢衡方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衡方碑云府君諱方字興祖其先伊尹在殷號稱

阿衡因而氏焉又曰州舉孝廉除郎中即丘侯相滕東令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又拜議郎北平大守遷潁川太守又曰拜步兵校尉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樹靈碑鎸茂伐祕將來此其始終之大略其餘歷歷可見而時亦磨滅以其文多不備錄也治平元年六月三日書

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 歲月見本文 真頃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云君諱表字元異其碑首題云漢故冀州從事張君碑而文為韻語叙其官閥不甚詳但云春秋六十四以建寧元年三月癸巳遘疾而終其辭有云仕郡為督郵鷹撮盧擊是以狗喻人集本有也字又有畔桓利正之語蓋漢人猶質不嫌取類於鷹犬畔桓疑是盤桓集本有漢時二字文字簡少假借爾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後漢竹邑侯相張壽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竹邑侯相張壽碑云君諱壽字仲吾其先晉大夫

張老盛德之裔孝友恭懿明允篤信博物多識猶一作略

涉傳記臨疑獨照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舉孝廉除郎中給事謁者遷竹邑侯相年八十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其大畧可見者如此其餘殘缺或在或亡亦班班可讀爾右集本

後漢金卿守長侯君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金卿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姬岐周文之後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胄宣多以功佐國漢之興也侯公約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謚曰安國君曾孫酺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為臨淮太守轉拜執法右刺奸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枝葉繁茂或家河淸或邑山濟君即上黨太守之弟郡請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金鄉長建寧二年四月癸酉卒年八十一碑文首尾皆完故得詳其世次其云上黨太守不見其名按漢書執法左右刺姦五威司命皆王莽官名侯霸列傳云霸莽時為隨令

遷執法刺姦而未嘗為五威司命後事光武代伏湛為大司徒封關內侯既薨光武下詔追封則鄉侯而此碑言封於陵侯未知孰是據碑言刺姦司命為光武時官蓋碑文之繆矣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慎令劉君墓碑 在今南京下邑 其名已磨滅 其字伯麟 少曜艱苦身服田畝舉孝廉除郎中辟從事司徒掾遷慎令卒年六十有二其銘曰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福謙受茲介福知命不延引輿旋歸忽然輕舉志激拔葵人皆有亡貴終譽兮歿而不朽垂名著兮余家漢碑嘗患其銘多缺滅而斯銘偶完故録之 右奥蹟

後漢北軍中候郭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北軍中候郭君碑其名字磨滅云元城君第四子也其先蓋周之冑緒枝葉雲布列於州郡自東郡衛國家於河內汲凡竹邑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相順弟臨沂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君為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都官從事三辟將軍府舉廉比陽長復辟司徒拜北軍中候年六十有六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其於兄竹邑侯相上一字缺滅不完疑是惠字其下又云順弟莫曉其義豈漢人謂兄弟為此語邪故闕其疑以俟知者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後漢司隸從事郭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司隸從事郭君碑云君諱究汲人也元城君之孫雒陽令之適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令長辟司隸從事部郡都官春秋二十八而卒中平元年歲在甲子三月而葬據北軍中候碑為元城君子而弟為雒陽令考其世次皆同前世碑碣但書子孫而不及兄弟惟郭氏碑載其兄弟甚詳蓋古人譜牒既完而於碑碣又詳如此可見其以世家為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也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右奥蹟

後漢魯峻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監營謁者之孫脩武令之子治魯詩顏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内太守丞辟司徒司空府舉高第御史東郡頓丘令遷九江太守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熹平元年卒門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謚曰忠惠父其餘文字亦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為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二者莫曉其義

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二日

後漢玄儒婁先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玄儒婁先生碑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祖太常博士父安貧守賤不可營集本作榮以禄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好學不厭不飭小行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沮溺之偶耕甘山林之杳謁又曰有朋自遠冕紳華華講習不倦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二月甲子不禄

後漢郭先生碑 眞蹟 歲月未詳

右漢郭先生碑云諱輔字輔成其先出於王季之中子為文王卿士食菜於虢後世謂之郭歷戰國秦漢子孫流分來居荆土先生其少也孝友而悦學其長也寛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邻高尚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以而為如及用鄉邻字與婁壽碑同蓋漢人如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又 集本

右不見書撰人名氏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其辭云先生諱輔字輔成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為文王卿士食采於虢至於武王錫命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之

時為晉所并歷戰國秦漢子孫派分來居荆土氏國立姓馬傳云聖賢之後必有達者先生應馬孝友而悦學其長也寛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鄰高尚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文字古質蓋漢之碑也其用鄉鄰字與漢婁壽碑同其曰寛舒如好施蓋以如字為而也春秋書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施於文章以如為而始見於此也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 熹平中

此君檢漢書無之今碑石缺不見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南人紀其所修瀧水即韓文公所謂昌樂瀧者是也至今以為利祠宇甚嚴云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 熹平中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按酈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擊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轅寄生善吹笛援為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周使君開此溪下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鸕鷀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面桂陽真水一有梨字漢二字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峻為瀧韓退之詩云南下昌樂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為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後本 熹平中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余初得前本恨其名遂磨滅後有國子監直講劉仲章者因出其碑而為余言前為樂昌令因道府君事云名憬問其何以見之云碑刻雖闕尚可識也乃以此碑并陰遺余蓋前本特模者不工爾又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是韓集不誤

也乃知古人傳疑而慎於更改者以此 右集本

後漢費府君碑 歲月未詳 集本

右漢梁相費府君碑其名字若云諱況字仲慮而況疑為泛慮疑為寬其官閥可見者為蕭令九年沛有蝗獨不入其界國以狀聞朝廷嘉諸拜梁相春秋八十卒其銘頗簡而文字粗完云彘彘顯祖厥德懿鑠播勳於前丕碩基業遺愛於民福流於後胙自此磨滅不可識者八字其卒章云功烈休矣來昆戮力而穆字為彘古文多然

後漢郎中王君碑 光和元年

右漢郎中王君碑文字磨滅不復成文而僅有存者其名字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王君之銘知君為漢人姓王氏而官為郎中爾蓋夫有形之物必有時而敝是以君子之道無弊而其垂世者與天地而無窮顏回高卧於陋巷而名與舜禹同榮是豈有託於物而後傳邪豈有為於事而後著耶故曰久而無弊者道隱而終顯者誠此君子之所貴也若漢王君者託有形之物欲垂無窮之名及其弊也金石何異乎瓦礫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 右真蹟

後漢太尉陳球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陳球碑云君諱球字伯真廣漢太守之元子也又云除郎中尚書符節郎慎陵園令換中東城門候遷繁陽令拜侍御史其後又云拜將作大匠其餘磨滅僅存按後漢書球傳云父豐廣漢太守陽嘉中球舉孝廉稍遷繁陽令太尉楊秉表球零陵太守後累拜司空光和元年遷太尉坐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與司徒劉郃等誅誅宦官曹節等不果下獄死球在零陵破賊胡蘭未盖有功威著南邦今碑破蘭盖事班班可讀與傳皆合惟不著誅宦官事至其卒時文字磨滅不可識惟云六十有二亦與傳合予所集録古文與史傳多異惟此碑所載與列傳同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 右真蹟

後漢敞神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敬仲碑者其姓名字皆不可見惟其初有敬仲二字尚可識故以寓其名爾孟疑其人姓田氏也大抵文字磨滅比其他漢碑尤甚字可識者頗多第不成文爾惟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又云司隸從事治書侍御史又云光和四年閏月庚申此數句粗可讀爾其餘字畫厘完者以漢隸令為難得錄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無名碑此與前跋大槩同

右漢無名碑文字磨滅其姓氏名字皆不可見其僅可見者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曾參閔損又曰奮乾剛之嚴威揚哮虎之武節又曰年六十三光和四年閏月庚申遭疾而卒其餘字畫尚完者多但不能成文爾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一作能適世之用惟其埋沒零落之餘尤以為可惜此好古之癖也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右真蹟

後漢豪長蔡君頌碑光和四年

右漢豪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故天章閣待制楊畋嘗為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為最佳畋自言平生惟學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畋言遽遣人之常山求得之遂入於錄

後漢唐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唐君碑其名已磨滅其字正南云集本作云潁川郾人也其先出自慶都感赤龍生堯王有天下苗胄枝分相土視居因氏唐焉君父孝廉郎中早卒君繼厥緒躬道好古敦書味詩守舞陽丞潁陽令察能治劇遷豫章其後遂復磨滅雖文字班班可見而不能得其次序其後又云掾君昌陽令吏民慕戀牽君車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是故從事郡掾刊石樹頌歌君之美據此蓋縣令去思碑爾其後又云光和六年二月壬午朔二十五日丙午則知唐君為後漢時人矣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右真蹟

後漢朱龜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朱龜碑云字伯靈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幽州下濊一字夷侵寇以君為御史中丞討伐其後磨滅又云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年六十四光和六年卒龜之事迹不見史傳其僅見於此碑者如此碑在今亳州界中云將事去官莫曉其語洽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後余守亳州徙碑置州學中

後漢小黃門譙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小黃門譙君碑云君諱敏字漢達年五十七中平二年卒其文不甚磨滅而官閥無所稱述惟云肅將王命守靜韜光以遠悔咎而已後漢宦者用事靈帝時尤盛敏卒之歲張讓等十二人封侯於斯之時能守靜遠悔是亦可佳然敏以一小黃門而立碑稱頌於此可見宦官之盛也洽平元年四月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熊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熊君碑云君諱喬字舉上滅一字其官閥不可詳考其僅可知者劉表時為綏民校尉後遷騎都尉建安二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一其云治歐羊尚書其字非訛闕而以陽為羊蓋古文字少故須假借至漢字已備而猶假用何哉後云太歲在甲申上滅一字以歷推之當是丙申又云碑師喬陵福造福上滅一字當是其姓其書顯字皆為顯按許慎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為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 右集本

後漢俞鄉侯季子碑 歲月未詳

右漢俞鄉侯季子碑云君諱熊字孟下闕一字廣陵海西人也厥祖大皇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子孫享之分源而流枝葉扶踈出王別胤受爵列土封侯載德君先武皇帝之玄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季子也由是而後文字缺滅其稍稍可讀者時得其一二云六籍五典如源如泉既練州郡卷舒委隨化流南城政猶北辰三祀有成來臻我邦仁恩如冬日威猛烈如夏日吏民愛若

慈父畏如神明其後又云採撫謠言作詩三章據碑文無卒葬年月而其辭若此似是德政碑按後漢書光武皇帝子曰廣陵思王荊荊子元壽等四人皆封鄉侯史略而不載其名俞鄉侯者不知為誰也思王荊之第幾子也天皇大帝之語自漢以來有矣右集本

後漢武榮碑 歲月未詳

右漢武榮碑云君諱榮字舍集本作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為州書佐郡曹史集本

作大學士薄督郵五官掾功曹年三十六南蔡府君察舉孝廉執金吾丞孝桓大憂屯守玄武闕加過害氣遺疾殞靈其餘文字殘缺不見其卒葬年月又不著氏族所出惟其碑首題云漢故執金吾武君之碑云治平元年五月六日書右真蹟

後漢泰君碑首 歲月未詳

漢碑今存者少此篆亦與今文小異勢力勁健可愛

蔡君謨題

右漢熹平中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或作磨非滅不可識獨其碑首題云漢故南陽太守泰君之碑泰君不知為何人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此君謨過南都所題乃皇祐三年也今一紀矣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又此集本與真蹟頗不同故兩存之

右漢泰君碑首題云漢故南陽太守泰君之碑泰君不知為何人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此君謨過南都所題乃皇祐三年也今一紀矣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後漢元節碑 歲月未詳

右漢元節碑文字磨滅不見其氏族其可見者纔數十字爾云君集本無此字諱立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其餘不復成文其銘云於穆從事疑其姓伊而為從事也碑無年月而知為漢人者以其隸體與他漢碑同爾治平元年五月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殘碑 歲月未詳 真蹟

右漢殘碑不知為何人所存者纔三十二字不復成文

惟云高字幼知其名高又云漢一有中字興復知為後漢時人而隸字在者甚完體質淳勁非漢人莫能為也故録之

後漢天禄辟邪字歲月未詳

右漢天禄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穰集本作襄鄧間見之道側迨今三十餘年矣其後集録古文思得此字屢求於人不能致尚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家於鄧為余模得之然字畫集本或作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按黨錮傳云資祖均自有傳今後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集本無此字寫宋為宗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當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邪史之失傳如此者多矣嘉祐八年臘日書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録跋尾第四

魏受禪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受禪碑世傳為梁鵠書而顛真卿又以為鍾繇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集本無此字按魏志是歲十一月癸丑朔辛巳冢宰奉皇帝璽綬禪于魏王集本有王字今是月丙午集本作寅漢帝使張惜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説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惜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大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益自十七日已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

二紀皆繆而獨此碑為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
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
稱令者當是十月行一字爾丙午張悟奉璽綬者辭讓
往返容集本作殆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為繆爾癸卯去癸
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為十一月此尤繆也禪代大事也
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
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晁公卿上尊號表黃初元年

晁公卿上尊號表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為梁鵠書今人或謂非
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
者可為之流涕也其鉅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
豈以後世為可欺與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為乎右真
蹟

魏鍾繇表 咸月見本文

右鍾繇法帖一字集本作表者曹公破關羽賀捷表也其後書
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集
賢校理孫思恭精於歷學余問孫君建安二十四年閏
在何月思恭為余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歷推之是歲
乙亥二歷皆閏十月而陳壽三國志所書時月雖為簡
略然以思恭言考之則合按魏志是歲冬十月軍還洛
陽其下遂書孫權請討關羽自効於吳志則書閏月權
討羽以魏吳二志參較是閏十月矣吳志又書十二月
權獲羽及其子平魏志明年正月乃書權傳羽首至洛
陽蓋二志相符乃權以閏十月方征羽至十二月獲之
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理可不疑然則鍾繇安得於閏
十月先賀捷也由是此表可疑為非真而今世盛行復
有兩本字大小不同小字差類繇書然不知其果是否
姑並存之以俟識者治平元年七月廿六日書右真蹟

又集本

右魏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因述曹仁徐
晃破關羽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
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於摩陂

而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役又古人牋啟不書年此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手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為仁所敗而走後為孫權兵斬於沮與此帖不同

魏劉熹學生冢碑 歲月未詳

右魏劉熹學生冢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余為乾德令時嘗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冢在草間傍有古碑傾側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為何人冢皆不能道而碑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錄古文思嚮所見穀城碑疑為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圖經云學生冢在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熹字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者葬于集本作於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缺而熹與生徒名字往往尚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魏時碑也熹穀城令也治平元年正月十日書 右真蹟

魏賈逵碑 歲月未詳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為絳邑長為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為將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貢集本作若要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因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集本有已字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為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獨逵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逵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逵與絳人德義集本有俱隆字碑不應略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集本無此二字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注魏書逵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為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魏鄧艾碑 歲月未詳

右鄧艾碑考其事蹟終始即魏集本無此字鄧艾碑也艾嘗為兗州刺史據碑云晉初嘗於兗州兵討叛羌艾降巫

者傳言授以用兵之法因以破羌滅人神之遂為艾立廟建碑紀其事艾於三國時為名將嘗有大功其姓名聞於世甚顯史與滅人皆不應誤而艾乂二名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慎於傳疑也余謂古人艾乂常通用漢書曰黎民艾安與懲艾創艾注皆讀為乂豈非鄧侯名乂音乂而書碑者從之歟後人讀史無音注乃且以為嵩艾之艾而訛繆遂不復正此理或然覽者詳之熙寧壬子正月晦日六一堂書右真蹟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 鳳皇九年四月

右谷朗者事吳為九真公守碑無書撰人名氏其序云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出自顓頊益為舜虞賜姓嬴氏至於扈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谷氏在吳不顯史傳無所見所謂豫章府君而下三世皆莫知其名字按秦本紀非子邑於秦而此與朗子永寧侯相碑皆為扈子莫詳其義也治平元年四月廿六日書右真蹟

吳國山碑 歲月見本文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刋石于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雲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祥瑞者可以鑒矣熙寧元年中元後一日書右真蹟

晉南鄉太守頌 泰始中

右南鄉太守司馬整集本作者南鄉太守頌南鄉太守者司馬整也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曰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為王謚曰穆整以魏咸熙二年為南鄉太守是歲晉武受禪改元泰始泰始三年徙整南陽而南鄉人為整建此碑晉書地理志當魏末荊州分屬三國而南鄉南陽皆屬魏後晉武改南鄉為順陽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即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陰城當魏晉時為南鄉屬縣也余貶乾德縣令時得此碑今二紀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

六日書 右真跡

晉南鄉太守碑 泰始四年

右南鄉太守碑不著書撰人名氏題曰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府君紀德頌碑云君諱整字孔修太宰安平王之孫太尉義陽王之子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第三子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為王謚曰穆整以太始三年自南鄉太守徙南陽而南鄉人共立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即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按晉志不列南鄉郡據此碑所載縣令名氏有武陵築陽丹水陰城順陽析六縣此蓋南鄉郡所治也晉志但云南鄉魏時屬荊州武帝平吳改為順陽郡而不著順陽治所與廢屬縣之名而獨此碑可見也又整傳但云整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薨贈冠軍將軍亦不言其為宣威將軍南鄉南陽二郡守皆其所漏略也 右集本

南鄉太守碑陰集本

右南鄉太守將吏三百五十人分為二卷其磨滅者猶有二十餘人人皆有邑姓名字而無次序其名號有令有長有南閤祭酒門下督主簿部督郵監汀督郵部勸農五官掾文學掾營軍掾軍謀掾府門亭長主記史待事掾待事史部曲將部曲督又有賊曹功曹議曹戶曹金曹水曹科曹倉曹鎧曹左右兵曹曹皆有掾又有祭酒有史有書佐有脩行有從掾位有從史位有史有小史等魏晉之際太守官屬之制蓋如此他書或時見一二不能如此之備也

晉陸喈碑 歲月見本文

右晉陸喈碑喈為宣威內史建武元年卒碑以咸和七年立而碑後題云咸和七年歲在庚辰咸和成帝年號也成帝以泰寧三年八月即位是歲乙酉明年改元咸和據陸韋碑後題云泰寧三年歲在乙酉與今歷合則當時歷官不應至咸和而頓爾

差失然則庾辰時書碑者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晉蘭亭脩禊序 永和九年 集本

右蘭亭脩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葵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別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為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于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即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不復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

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范文度模本蘭亭序 附

余嘗集錄前世遺文數千篇因得悉覽諸賢筆蹟比不識書逆稍通其學然則人之於學其可不勉哉今老矣目昏手顫雖不能揮翰而開卷臨几便別精麤若范君所書在余集錄實為難得也竊幸覽之一作焉為之忘倦嘉祐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書 右真蹟

書雖列於六藝非如百工之藝也蓋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為誤矣滁山醉翁題 右真蹟

又

自唐末干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年之間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久而不振未能比蹤唐之一無此字人余每以為恨今乃獲見范君筆法信乎時不乏人而患知之不博不然有於中必形於外若范君者筆迹不傳於世而獨傳其家蓋其潛光晦德非止其書閟

又與前跋相類疑是稾本今兩存之

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聖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為恨今迺獲見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而患聞見之不博也然范君之筆法宜傳於世久閟於家蓋其潛光晦德非獨其書之閟也 右晉樂毅論 集本

晉樂毅論 永和四年

右晉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遂祕藏之漸為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為可惜也後有 集本有此二字甚妙二字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考其文理此本為是惜其不完也 右真蹟

晉王獻之法帖 歲月未詳 真蹟

右王獻之法帖予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面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 集本無此三字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咲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又

獻之帖蓋唐人所臨其筆法類顏魯公更俟識者辨之 右真蹟

晉賢法帖 真蹟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為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群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版遂布於人間後有尚書郎淄師旦者又擇其尤妙者別為卷第與劉氏本並

行至余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啟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勤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晉七賢帖

右晉七賢帖得之李不緒少卿真蹟無此二字家不緒多藏古書然不知此為真否七子書蹟世罕傳故錄之右集本歲月未詳

宋文帝神道碑 歲月見本文

右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而別無文辭惟以此為表識爾古人刻碑一作碑刻正當如此而後世鐫刻功德爵里世繫惟恐不詳然自後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鍾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家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此碑無文疑非宋世立蓋自漢以來碑文務載世德宋氏子孫未必能起然獨見復古簡質又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為佳未有偉然巨筆如此者益疑後世所書按宋書文帝為元兇邵所弒初謚曰景廟號中宗孝武立改謚曰文號太祖其墓曰長寧陵也右真蹟

宋宗慤母夫人墓誌 歲月見本文

右宗慤母夫人墓誌不著書撰人名氏有誌無銘其後云謹牒子孫男女次第名位婚嫁如左蓋一時之制也按慤本傳與此誌歷官終始不同本傳云宋孝武即位以慤為左衛將軍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使討竟陵王誕入為左衛將軍廢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卒此誌乃大明六年作誌云為右衛將軍監交廣二州湘州之始興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始遷豫州監五州軍事又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荊州大中正而傳皆略之也慤南陽涅陽人而此誌云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窆於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右集本

齊鎮國大銘像碑 天統三年 集本

右齊鎮國大銘像碑銘像文辭固無足取所以録之者
欲知愚民當夷狄亂華之際事佛尤篤爾其字畫頗異
雖為訛謬亦其傳習時有與今不同者其録之亦以此
也

南齊海陵王墓銘 歲月未詳

右南齊海陵王墓銘長兼中書侍郎謝朓撰海陵王昭
文者文惠太子次子也初明帝鷹既廢鬱林王昭業而
立昭文又廢為海陵王而殺之遂自立按謝朓傳朓當
海陵王時為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郎後遷尚書
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而據傳朓未嘗為中
書侍郎史之闕也按南齊書劉俊為長兼侍中後魏臨
淮王或為長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有此名蓋 集本有長兼者 三字
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之類也嘉祐八年九月
十七日書 右真跡

梁智藏法師碑 普通三年 真跡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
作叙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者姓顧氏
幾挹皆稱弟子哀世之奘遂至於斯余於集古録而不
忍遽棄者以其字畫 集本作書 粗可佳捨其所短取其所長
斯可矣嘉祐八年五月晦日書

陳張慧湛墓誌銘 貞觀二十三年

右陳張慧湛墓誌銘不著書撰人名氏陳隋之間字書
之法極於精妙而文章頹壞至於鄙俚豈其時俗獎薄
士遺其本而逐其末乎予家集録所見頗多自開皇仁
壽而後至唐高宗已前碑碣所刻往往不減歐虞而多
不著名氏如鉗耳君清德頌或有名而其人不顯如丁
道護之類不可勝數也慧湛陳人至唐太宗時始改葬
爾其銘刻字畫遒勁有法亂之忘勘惜乎不知為何人
書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 右真跡

陳浮屠智永書千字文 歲月未詳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傳此本為浮屠智永書考其字畫
時時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間疑其石有亡缺後人妄

補足之雖識者覽之可以自擇然終汨其真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既無所取而世復多有所佳者字爾故輒去其偽者不以文不足為嫌也蔡君謨今世知書者猶云未能盡去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又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官集本作觀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也　右真蹟

大代修華嶽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大代修華嶽廟碑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為太安故魏書興光二年而此碑云集本有興光二字無二年而此碑後六日始改元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弒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弒不得成君為一世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為帝立廟稱恭宗故以為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誤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謬多矣　右真蹟

又

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太安而此碑書二年三月甲午立蓋立碑後六日乃改元故碑猶得稱二年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弒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弒不得成君為一世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為帝立廟稱恭宗故以為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誤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謬多矣　右真蹟

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為帝立廟稱宗故以

後魏孝文北巡碑 歲月見本文

右魏孝文北巡碑云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北臨舊京又云涉西河出平陽斜順唐達指遊咸檡路通龍門遂紆雕軒按後魏本紀是歲正月乙巳北巡二月次太原至平城四月幸龍門以太牢祭夏禹遂幸長安汎渭浮河迺東歸與此碑所書皆合也碑無題首故依本紀為北巡碑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 右真蹟

後魏定鼎碑 歲月見本文

右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建在今懷州流俗謂之定鼎碑也景明魏宣武年號也碑云定鼎遷中之十年按魏孝文以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陽至此景明三年蓋十年矣

右集本

後魏石門銘 歲月見本文

右魏石門銘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褒斜遂開假節龍驤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羊祠開創舊路詔遣左校令賈三德共成其事起四年十月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其餘文字尚完而其大略如此石門在漢中所謂漢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時司隸校尉楊厥所開也厥自有碑述其事甚詳正始永平皆後魏宣武年號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右真蹟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 歲月見本文

右神龜造碑像記魏神龜三年立余所集録自隋以前碑誌皆未嘗輒棄者以其時集本有所取於其間也然患其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獨其集本無此字工妙惟後魏北齊差劣而又字法多異不知其何從而得之遂與諸家相庋亦意其夷狄昧於學問而所傳訛繆爾然録之以資廣覽也此碑字畫時時遒勁尤可佳也神龜孝明年號按魏書集本有神龜二字三年七月辛卯改元正光而此碑是月十五日立不知辛卯是其月何日也當俟治歷者推之嘉祐八年七月十一日書 右集本

東魏任城王造浮圖記 歲月見本文

右任城王造浮圖記不著其名云武定四年建武定東魏孝靜年號也按後魏書景穆皇帝子雲雲子澄集本有子冀二字相襲為任城王其後國絕不封其去孝靜時差遠不知武定四年王任城者為誰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東魏造石像記 歲月見本文

右東魏造石像記其碑云大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武定孝靜年號也今世所行歷譜惟龔頖運歷圖與今亳州宋退相紀年通譜為最詳而以頖所書推之武定七年歲當己巳與此碑合而武定止於八年是歲庚午東魏滅其事與東魏北齊書亦合而通譜以七年為戊辰八年為己巳又有九年為庚午而東魏滅按孝靜以後魏大統十六年滅是歲庚午則知宋公所記甲子不繆惟武定不當有九年而七年不得為戊辰此其失爾蓋孝靜始即位改元天平盡四年而五年正月改為元象今通譜天平止於三年以四年為元象蓋自元象以後遞差一年故以武定七年為戊辰也尚不見斯碑則運歷圖與通譜二家得失其何以決右集本有真蹟

魏九級塔像銘 歲月見本文

右魏九級塔像銘不見書撰人名氏蓋北齊時人所作也其年號見於文者三曰真君九年者後魏太武號也又曰武定四年者東魏孝靜號也又曰天保三年者北齊文宣號也按高洋以後周大統十六年受東魏禪是歲庚午改元天保三年壬申此碑云歲在諾灘是矣碑文淺陋蓋鄙俚之人所為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錄之以備廣覽集本有云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書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 歲月見本文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為聲偶頗奇怪而字畫亦佳往往有古法碑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綦連公以天保九年造浮圖天保齊文宣年號也北齊書有綦連猛而不為常山太守都督儀同等官不知此所謂綦連公者何人也嘉祐八年九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又

右常山義七級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文辭聲偶而甚悋書字頗有古法其碑首題云慕容儀同麴常山石氏諸邑義七級之碑其文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慕連公以天保九年為國敬造七級浮圖一區至天統中使持節都督仆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仆州刺史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頻陽縣開國子樂平縣開國男慕容樂及散騎常侍郎驃騎大將軍前給事黃門侍郎繕州大中正食新市縣幹新除常山太守麴顯貴與功曹石子和等增成之蓋北齊時碑也慕連公不見其名北齊有慕連猛不為常山太守不知此何人而慕容樂官燕刺史太守並封兩縣不可詳也食縣幹入官衙蓋當時之制亦不可詳也義者衆成之名猶若今謂義井之類也右集本

永樂十六角題 附出

右永樂十六角題名不著年月列名人甚多皆無顯者其可考究不知為何時碑其字畫頗怪而不精似是東魏北齊人所書十六角者庸俗所造佛塔其後又書云造十六角鎮國大浮圖則知為塔矣其謂之十六角只見此碑而後魏時又有常山義七級碑蓋當時俚俗語類皆如此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魯孔子廟碑 附出 興和三年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集本作傳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右真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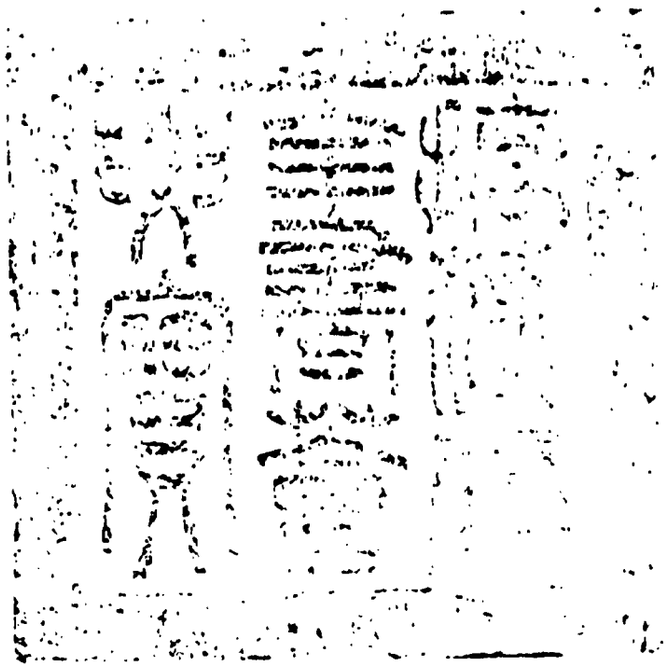
北齊石浮圖記 歲月見本文

右齊造石浮圖記云河清二年歲在癸未河清北齊高湛年號也碑文鄙俚而鐫刻訛謬時時字有完者筆畫清婉可喜故錄之又其前列題名甚多而名特奇惟如馮戩郎馮貴買之類皆莫曉其義若名野文伽耶者蓋出於浮圖爾自胡夷亂華以來中國人名如此者多矣最後有馮黑太者予謂太亦音達意隋末有劉黑闥吳

黑闥皆以此為名者太闥轉寫不同爾然隋去北齊不遠不知黑闥為何等語也 右集本

後周大像碑 大家三年

右周大像碑宇文氏之事迹無足采者惟其字畫不俗亦有取焉凱物以忘憂者惟奇變態真偽相雜使覽者自擇則可以忘倦焉故余於集古所錄者博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 右真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舉人臣王旭暘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録跋尾第五

隋老子廟碑　開皇二年

右老子廟碑隋薛道衡撰道衡文體卑弱然名重當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録之唐人姓字皆不俗亦可佳也　右真蹟

隋仝朱敞碑　開皇五年

右仝朱敞碑敞者榮從弟彦伯之子也按敞傳云字乾羅而此碑字天羅傳云為金州總管而碑又為徐州總管碑文雖殘缺然斑斑尚可讀其述徐州事頗多事為史家不取可也不書其官蓋缺繆也其字不同亦當以碑為是余於集録正前史之缺繆者多矣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　右真蹟

隋龍藏寺碑　開皇六年

君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氏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情開皇六年建在今鎮州碑云
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左威衛將軍上開府儀同
三司使持節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
儉奉勅勸奬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仙云世業重
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然北齊周隋諸史不見其父子
名氏不詳何人也 右集本

又 開皇六年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龍藏 集本無此二字 寺已廢此碑
今在常山府署之 集本無此二字 門書字頗佳第不見其人姓
名爾碑以隋開皇六年立後題 二字集本作而 張公禮猶稱齊
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齊遂滅後四年隋
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蓋 集本有已字 十年矣 集本有不知二字
公禮尚稱齊官 集本無此字 何也嘉祐八年九月廿九日書

右真蹟

隋太平寺碑 開皇元年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

奬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
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衆勝之
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羣賢奮力雖闢芟除至於元和
然後蕪穢蕩乎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
矣此碑在隋尤為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為然
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奬以為文章止此
為佳矣文辭既爾無取而浮圖吾儕所貶 集本作鄙 所以
録於此者第不忍棄其君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右真蹟

隋李康清德頌 開皇十一年

右李康清德頌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為聲偶而字畫奇
古可愛康隴西狄道人也其碑首題云大隋冠軍將軍
大中帥都督恒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予在
河北時遣人於廢九門縣城中得此碑字多訛闕其後
題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西二月癸丑朔十二日
甲子建年上有二字訛闕不可識按隋書開皇十一年

歲在辛亥其二字乃開皇也大將軍在酉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 右集本

隋梁洋德政碑 開皇十一年

右隋梁洋德政碑在今蔡州新息隋開皇十一年行參軍事 四字集本作參軍 裴玉與州人為息州刺史梁洋建寶塔表德政碑按隋書志後周於新息州置州至大業中州廢也 右真蹟

隋韓擒虎碑 開皇十五年

右韓擒虎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以隋高祖為今上乃隋人所撰碑文屢言虎字獨於名下去之若避唐諱此不可知也今以碑文考隋書列傳其家世官勳大略多同惟其在齊為河長防主大都督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等官史氏皆不書蓋其闕也又據碑羅王事甚怪而碑無之使其實有碑不宜 集本作應 不書以此見史家之妄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右真蹟

隋陳茂碑 開皇十八年

右陳茂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隋書列傳載茂事尤多闕繆傳云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寮佐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後數載卒而碑歷敘為高祖寮佐時官傳雖不書可也其自為黃門侍郎後又為行軍元帥長孫覽司馬又為蜀王府長史太僕卿判黃門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等官史氏皆不書蓋其闕也又據碑茂為蜀王長史而傳為益州總管司馬碑為太僕卿而傳云太府皆史家之繆也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闕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右真蹟

隋蒙州普光寺碑 仁壽元年

右蒙州普光寺碑蒙州者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應劭曰育水出弘農廬氏南入於沔故後人於育加水為淯陽西魏置蒙州隋仁壽中改為淯州又為淯陽郡唐為縣屬金州碑仁壽元年建猶曰蒙州既而遂改淯州矣

碑無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遒美既之亡（集本作忘）佟蓋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與國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為自大業已後率更與虞世南書始盛既接於唐遂大顯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為多一不為少者正謂此也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書右真跡

隋丁道護啟法寺碑仁壽二年

此書無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令鈐耳君清德之頌大業六年建字畫有非歐虞之學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其碑首題云大隋恒山郡九門縣不能至也碑云君名文徹華陰朝邑人也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為君長因以地為姓曾祖靜仕魏為馮翊大守祖朗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荊安寧鄧四州總管別駕安陸龍門二郡守而前史皆不載碑在今廢九門縣中余為河北轉運使時求得之右集本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大業十三年

右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為隋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老勁疑公之書也西林道場者

僞趙將竺氏捨俗出家名曇現始居於此晉太和二年光禄卿陶範始為現弟子慧永造寺而號西林按兩京記隋嘗更名佛寺為道場此碑大業十三年建也顏魯公寓題碑陰百餘字尤奇偉今附于碑後右集本

又

右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在隋為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世或以為公自書公時年尚少又字法與公書不同不知何人書也按集本有韋述二字兩京記隋改佛寺為道場此碑大業中建故謂之道場也右真蹟

唐孔子廟堂碑 武德九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為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二字集本作矣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録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集本作建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書右真蹟

千文後虞世南書 歲月未詳

右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爾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耶集本即作也熙寧辛亥續右真蹟

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 武德六年

右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德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迹文辭皆無取獨録其書爾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迺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為驚絶宜非其餘習乎

唐幽州昭仁寺碑 貞觀三年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為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

祭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集本作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録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呂州普濟寺碑 貞觀二年許敬宗撰

右呂州普濟寺碑呂州者霍邑也唐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元年乃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曰呂州太宗十七年遂廢也右集本

唐衛國公李靖碑 顯慶三年當載于後同是許敬宗撰附此

右李靖碑許敬宗撰唐初承陳隋文章衰弊之時作者務以浮巧為工故多失其事實不若史傳為詳惟其官封頗備史云為撫慰使而碑云安撫使其義無異而後世命官多襲古號蓋靖時未當有撫慰使也由是言之不可不正又靖為刑部尚書時以本官行太子左衛率其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蓋太宗以功臣為世襲刺史後雖不行皆史宜書集本有而不書者閒也六字其餘略之可也故聊志之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右真蹟

唐頴師古等慈寺碑 貞觀二年

右等慈寺碑頴師古撰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實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為陣亡士薦福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之弊猶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為可喜耶蓋自古文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余於集本有其字本紀其字識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隋郎茂碑 貞觀五年

右隋郎茂碑李百藥撰其弟顗亦有碑在今鎮府北大墓林中余為都轉運使時得之隋書列傳言茂卒於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為正 右集本

又

碑在大墓林中余為都運使時得之殆今蓋二十年矣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御延和放進士許將等及第明日歌泊假閒閱遂書隋書列傳言茂卒於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為正焉 右集頃

唐郎顗碑 貞觀五年

右唐郎顗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顗父名基字世業而李百藥書顗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顗兄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避諱而於書世次 四字集本作百藥書顗父 守而不名不詳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 集本有頗事唐為大理卿隋唐之時修定律令蓋法史也一十九字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書 右真跡

唐郎顗碑陰題名 歲月未詳

右郎顗碑陰題名柱國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國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九人為一卷柱國府長史司馬掾屬各一人諮議記室司倉司功司戶司兵司鎧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參軍事五人行參軍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國官國令大農各一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衛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廟長學官各一人食官廐牧各四人典府長一人典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顗以貞觀四年卒此蓋唐制也 右集本

唐九成宮醴泉銘 貞觀六年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大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 右集本

唐歐陽率更臨帖 歲月未詳同是率更書附此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迥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雖海外夷狄皆知為貴而後裔

所宜勉旃庶幾不殞其美也 右真蹟

唐岑文本三龕記 貞觀十五年

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山壁間鑿石為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為長孫皇后造也 右集本

唐孟法師碑 貞觀十六年

右孟法師碑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法師名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少而好道誓志不嫁隋文帝居之京師至德官至唐太宗十二年卒年九十七 右集本

唐皇甫忠碑 貞觀十四年

右皇甫忠碑著作佐郎李儼撰忠為泰州龍門令歲滿縣民前左勳衛裴公隱等一千三百人申省請留八座報云公等請來遲晚縣令已替訖好人堪用縣國共須豈一縣士庶獨懷悕 或作恢 惜所請不允忠以唐太宗時為令當時臺省文字如此可愛泰州者義寧元年以河中之汾陰龍門署治汾陰武德二年徙治龍門太宗十七年州廢今碑後列縣人姓名有錄事鄉長鄉老里正縣博士助教佐史等今之縣吏惟錄事里正其名在爾 右集本

唐辨法師碑 顯慶三年當載于後同是李儼撰附此

右辨法師碑李儼撰薛純陀書純陀唐太宗時人 其本有也 字其書有筆法其遒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為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集錄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纔此而已知其所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湮沉泯滅非余偶錄得之則遂不見於世矣迺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勝數哉可勝嘆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 右真蹟

唐孔穎達碑 貞觀二十二年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磨滅然尚可讀今以其可

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頡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勅其脩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以冲遠為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錄所得以正其訛舛者亦不為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

集本無此六字 治平元年端午日書 右真蹟

唐薛稷書 貞觀永徽之間

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褒家所藏薛稷書君謨以為不類信矣凡世人於事不可一槩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褒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為物尤難識其精麤真僞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昔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為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 右集本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永徽元年類有意書

高朕之名於義不安頗疑有意得於古碑之訛缺爾存之以俟博學者 右集本

唐徐王元禮碑 咸亨三年

右徐王元禮碑崔行功撰趙仙客書元禮唐高祖子也以碑考傳年壽官閥悉同而碑云使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又云贈太尉使持節大都督冀相具瞻德 缺 魏博等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云為徐州都督又云贈冀州大都督傳既簡略又都無法而碑之所書亦失也蓋刺史非一州之號碑云特節徐譙泗三州諸軍而傳獨為徐一州刺史此其失也當如前史持節秦涼二州刺史乃為一州刺史而兼督八州軍 集本有州字 事爾都者有所兼總之名也此特小

故而余區區辯之者前史失之久矣又國朝自削方鎮之權而節度使都督無復兼州而舊名不除是節度都督自施於已此不可不正其失也治平甲辰中元日書
右真蹟

唐龍興宮碧落碑 咸亨元年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為碧落碑據李璹之以為陳惟玉書李漢以為黃公誤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集本無此字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鴿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訓誼誤謹為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誤而無諶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年集本有立碑二字後十八年祐八年十月四日書集本有文字
右真蹟

唐智乘寺碑 咸亨四年

右智乘寺禪院集本有碑字者唐鄭惠王所作也惠王名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有子十人列于碑後而第五子樂陵公閼其名按唐書宗室世繫表集本作譜樂陵公名球不知集本有碑字何為獨閼也今唐書元表以嗣王敬為琳樂平公珪為樂安公新平公遂為遂三者皆史家之失當以碑為正世繫譜牒歲久傳寫失尤難考正而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故集古所錄於前人世次是正頗多

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吳廣碑 總章二年

右吳廣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廣字黑閭唐初與程知節秦叔寶等俱從太宗征伐後與殺建成有功至高宗時為洪州都督以卒然唐書不見其名氏惟會要列陪葬昭陵人有洪州刺史吳黑闥亦不知其名廣也其名字事蹟幸見於後世者以有斯碑也碑字稍磨滅世亦罕見獨余集錄得之遂以傳者以其筆

畫之工也故余嘗為蔡君謨言書雖學者之餘事而有助於金石之傳者以此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 上元三年

右九門縣西浮圖碑唐應詔西科舉董行思文清河傳德節書題云九門縣合鄉城人等為國建浮圖之碑浮圖在智矩寺中寺今亦廢碑上元三年建按唐有兩上元此碑云歲在丙子乃高宗上元三年也肅宗上元三年歲在壬寅爾 右集本

唐陶雲德政碑 永淳三年

右唐申州錄事張義感撰雲字夫舉河南伊闕人也高宗時為恒州刺史碑永淳三年立于為河北轉運使至真定府見碑仆在府門外半埋地中命工掘出立于廡下字為行書筆蹟遒麗而不著書者姓名惜哉 右真蹟

隋汎愛寺碑 大業五年 訛寘此

李伯藥 集本作樂下同 字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疑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署鬱然覽之可以忘倦

治平丙午孟饗攝事齋宮書南譙醉翁六一居士 右真蹟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

集古録跋尾第六　宋　歐陽修　撰

唐八都壇實録　歲月見本文

右八都壇實録撰人名元質不見其姓又不著書人名氏其字畫亦可愛碑首題云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實録其文云都望八山之始壇也此地名山封龍之類有八因壇立廟遂為號焉封龍山在今鎮州其八七山不見其名又云漢光和中有碑而今亡此碑垂拱三年立　右集本

唐魏載墓誌銘　歲月見本文

右魏載墓誌銘其序云祖徵謚曰文正父叔玉光禄卿載以弘文生對策高甲授太常寺奉禮郎以疾謝職尋調懷州司兵參軍屬惟集本作維下同揚詭道不戢斯焚讒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嶺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謂惟楊詭道者乃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誅武后不克也時敬業以前盩厔尉魏思温為軍師集本作帥所謂讒及宗姻者疑敬業敗載坐思温竄死嶺南耳今據新唐書宰相世繫表鄭公諸房都無思温及載而叔玉但著一子膺為祕書丞豈載以官卑貶死無後而歿不見耶載死不幸而家譜不録史官不書八字集本作家譜史官不録非事載斯誌而誌録於余其遂泯滅於無聞乎治平元年四月廿三日書　右真蹟

唐乙速孤神慶碑　載初元年

右乙速孤神慶碑弘文館學士当神客撰神慶唐初仕三衛高宗時為太子右虞候副率以卒乙速孤氏在唐無顯人惟以其姓見於當時者神慶一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隨魏南徙而已其叙神慶世次又多闕繆而此碑所載頗詳云其先王氏太原人有關文代祖顯為後魏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遂為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隋益州都督父晟唐驃騎將軍乙速孤氏世無可稱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

詳惟見於此碑者可以補姓纂之略以備考求故特録之 右集本

唐薛仁貴碑 天寶二年

右薛仁貴碑苗神客撰云公諱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也唐書列傳云仁貴絳州龍門人又不云名禮余家集録薛氏碑尤多據仁貴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貴爾仁貴為唐名將當時甚顯著往往見於他書未嘗有云薛禮者仁貴本田家子奮身行陣其僅知姓名爾其曰名禮字仁貴者疑後世文士或其子孫為增之也列傳又載仁貴降九姓事云軍中為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仁貴卒於永淳中碑以天寶中建不載漢關之歌不應遺略疑時未有此歌 五字集本作當時無此歌 亦為後人所增爾治平元年端午日書 右真蹟

唐尹氏闕文 歲月見本文

右尹氏闕文在襄州題云唐孝子尹仁恕闕萬歲通天二年旌表萬歲通天則天之年號也可謂昏亂之世矣然尹氏猶見旌表孔子以謂忠信可行於蠻貊信矣孝弟見尊於昏亂也 右集本

唐尹孝子旌表文 歲月闕

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 右集本

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 貞觀五年 誤雕 在此

右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髣髴蓋孝弟之為名人之所甚慕而旌表非為一世勸也故特録之者惜其將遂不見於後世也其文辭筆畫亦自可佳然不專取乎此也 右集本

唐渭南令李君碑 聖歷元年

右鴻州渭南縣令李君清德碑馬言南撰按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慶山鴻門渭南高陵櫟陽置鴻州大足二年廢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同前

右渭南令李君碑其首題云大周鴻州渭南縣掾新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渭南慶山鴻門高陵以置鴻州大足二年州廢矣右集本

唐流杯亭侍宴詩歲月見本文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湯留宴群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汝水壞亭碑遂沉廢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為嶠之文仲容之書絶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為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為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賢者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右真蹟

同前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汝州溫湯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中汝水壞其碑亭碑亦沉沒貞元中陸長源為刺史以為嶠序仲容書絶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為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為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賢者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右集本

唐司刑寺大脚跡勅長安二年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揚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為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為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載斯民家福者如彼有佛

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韓覃幽林思武后時

右幽林思廬山林薮人韓覃撰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集本作以梅聖俞楊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楊子聰俱深尹師魯王幾道楊子聰俱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楊子聰已死其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尒感物追往不勝二字集本作可為愴然六月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景龍三年

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宜其工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尒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嘆今人之廢學也右真蹟

唐韋維善政論先天元年

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為坊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為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如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為論贊爾右集本

唐令長新戒開元中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集本作至太平世徒以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為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襄其六舞陽

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華陽頌天寶九年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絶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絶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右真本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開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為余言邕之所書此為最佳也右真蹟

唐李邕嵩嶽寺碑開元二十七年

右嵩嶽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閒居寺仁壽二年改為嵩嶽寺也右集本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開元十五年

右端州石室記唐李邕撰不著書人名氏考其筆蹟似張庭珪書疑庭珪所書也右集本

唐獨孤府君碑歲月闕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為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

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終始 右集本

同前 歲月闕

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為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所得蓋二面也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數數有之而此尤佳也 右真蹟

唐裴大智碑 開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録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集本有馬字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右真蹟

唐張嘉正碑 開元二十六年

右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集本有按字李絳論事集言吐突承璀欲於安國寺為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為不可憲宗遽命以牛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鄰又三字集本作文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昔所為不同各從其便爾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已上六碑類李邕所撰不以歲月為序

唐郭知運碑銘 開元十年

右郭知運碑銘蘇頲撰其書知運子四人皆有次第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張說亦為集本有郭字知運撰碑其書知運子與頲集本有此碑二字正同而唐書知運傳書其子二人而無英奇英協英彥但云二子英傑英又而已十八字集本作英傑英又而無英奇英協英彥而蘇張三碑又無英奇英又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一本作官闕略而或有之英又嘗為西川節度集本有使字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失書知運子與頲集本有碑二字 右真蹟

公作銘在郭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也姑志集本作誌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唐御史臺精舍記　開元十一年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為疑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絶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袁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説救護得免後為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説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為惡又為虚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為可知也故録之於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　右真蹟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　開元十四年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迹余無所取所録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褚而遒麗可喜然不知為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既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録之博慈所書碑祇得此爾尤為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　右真蹟

唐景陽井銘　開元二十一年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為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其十一二叔寶事前集本無此字史書之其詳不必見於此然録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嘆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右真蹟

唐華嶽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三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集本有十字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

人集本有録為十卷四字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揖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途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丙午集本有歲作子是歲天子集本有躬字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二字集本作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集本作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録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嘆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眞蹟

唐石臺道德經歲月見本文

右老子道德經唐玄宗注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脩官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右集本

唐群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唐玄宗諸子三十人其一是為肅宗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右群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唐玄宗諸子三十人其一是為肅宗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唐書列傳所載二十二人以注經列名於此者十八人按集本有明皇既書道德經七字道士尹愔奏請懷州依京樣摹勒石臺乃開元二十五年也皇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廢二十六年始立忠王璵為皇太子二十七年始更名紹則當書注時不得有皇太子紹也信王瑝義王玼豐王珙陳王珪涼王璬汴王璲皆以二十一年封當書注時皆年尚幼集本有疑字未能書而集本作又令經注字皆一體疑非諸王所書而後人追寫其名爾舊唐書以信王瑝為瑾濟王環為璟壽王瑁為璹瑁瑾集本有別字見於武惠妃碑為瑁與此同當為瑁也集本無也字有不疑而三字則環瑾二名未知孰是也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書

唐陝州盧奐廳事讚開元二十四年

右盧奐廳事讚唐玄宗撰并書奐為陝州刺史玄宗行幸過陝州書其廳壁而刻之 右集本

唐鶺鴒頌 歲月闕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鶺鴒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 右集本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 歲月闕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鶺鴒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 右集本

唐張光庭碑 歲月見本文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資格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遒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本無此字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二字集本作筆畫著

唐安公美政頌 開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

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常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集本作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集本有楷書手三字陳游瓌等書皆有蓋集本有唐之二字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為爾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邱繆師愈之類蓋集本有又字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為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右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文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集本有林訥撰三字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顯德凡為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爾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為奇也識者當為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郎官石記歲月闕

右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此字真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名列于次而此本止其序爾右集本

唐開元聖像碑天寶元年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温書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天寶而溢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驕超然遂欲追其儔於雲表其夢寐恍忽集本作惚云有見焉者雖是非真偽難明於香鷁亦其注心於物精神會通集本作通會者志苟至焉無不獲也唐書著集本作紀玄宗事至於神仙道家頗集本作類不詳悉而此碑所集本無此字載夢真容事最備故特錄之以見其集本作當時君臣吁俞相與言語者止於如集本無此字此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

唐大照禪師碑歲月見本文真蹟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僎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分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右集本

唐舞陽侯祠堂碑 歲月見本文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篆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脩禊會廟文及書篆皆可愛也右集本

唐崔潭龜詩 天寶五年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經藏讚崔潭龜詩與三代彝器銘何異右真蹟

唐興唐寺石經藏讚開元中

右興唐寺石經藏讚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時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為苑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讚故尤寶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閱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強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蔡有鄰廬舍那珉像碑 開元十六年

右廬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川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為最而有鄰特為難得慶歷中今昭文韓集本作相公在定州為余得此本余所集錄自非衆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右真蹟

唐植柏頌 天寶元年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頗多蔡有鄰李潮僅有存者或作亦皆後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右集本

唐美原夫子廟碑 天寶八年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品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

何縣岳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集本有定字去耶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羲獻父子為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集本有則字皆不為法其藝誠為精絶然謂必為法則初何所據所謂集本無此二字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岳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博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右真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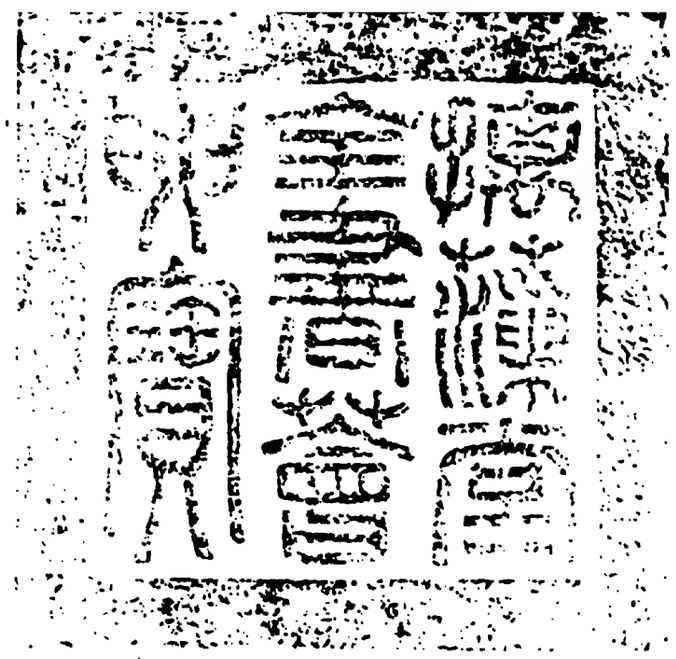
唐鄭預注多心經 天寶元年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氏疑預自書蓋開元天寶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擣練石韓公井記洛祠志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三記而注尤精勁蓋他處未嘗有故録之而不忍棄矧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録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録之意覽者可以察也

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翫此以忘暑因書 右真蹟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

謹案卷一百三十八第一頁前七行亦可佳也刊本佳訛准令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官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舉人臣王旭暘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錄跋尾第七

唐開元金籙齋頌　天寶九年　衛包書　撰

右開元金籙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為古文實為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為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右集本

唐龍興七祖堂頌　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為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為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　右真蹟

唐明禪師碑　天寶十年　鄭雲之撰徐浩書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夏致齋東閣書　右真蹟

唐徐浩玄隱塔銘　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為惑於邪說者八字集本作之疑余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右真蹟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　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右集本

唐畫贊碑陰　歲月見本文

右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真卿始別書之右集本

唐顏魯公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靖居寺題名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為刑部尚書宰相元載所惡貶峽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敘云貶峽州司馬遷吉州蓋真卿未嘗至峽遂貶吉州集本無此四字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右真蹟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　大歷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說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矣右 集本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 歲月闕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益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戲此記遒峻緊結尤為 集本無此字 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為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右真蹟

唐中興頌 大歷六年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益四十年前舊本最為真爾 右真蹟

唐干祿字樣 大歷九年

右干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 右集本

唐干祿字樣模本 歲月見本文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為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益公筆法為世

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
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為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
漢公模本而大歷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
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為寶豈問其完不
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
失真也右集本

又

右顏魯公千祿字書乃大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
訛缺蓋由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為學
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為衣食
業者惜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為工人為衣食
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歷真本以不完遂不
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
為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壽聖節宴歸書右真蹟

唐歐陽琟碑大歷十年

右歐陽琟碑顏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
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琟碑
又得鄭真義歐陽諶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
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
精於史傳因為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為定本然獨琟
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
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為南兗州而以
連州為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
為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
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
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
雖不異然當從眾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益其繆爾其
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諶銘皆云脩約之子而顏公
獨以為紇子其所失者四也琟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
益諶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今率更未遠真義所誌

宜得其實琱卒大歷中唐室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
繫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
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可不補右真蹟

唐杜濟神道碑大歷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
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
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
傳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
其真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集本有其字文第
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右真蹟

唐杜濟墓誌銘大歷十二年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為也益世頗以為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右真蹟

唐顏真卿射堂記大歷十二年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於石者余家
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祿字書之類
今已殘闕每為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
相公筆法精妙為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
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為
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右集本

唐張敬因碑大歷十四年

右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
慶歷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

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為七
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
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奇甚可惜也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廬陵歐陽修書

唐顏勤禮神道碑大歷十四年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序顏温二家之盛云

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愍楚彦博同直内史省遊秦
彦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
臨弟大有字彦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彦名彦
者字大不應如此益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
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顔師古云名籀
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
字余於中書見顔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
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啓事府主
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制思魯制云内史令臣瑀
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彦將行不應内
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
彝彦將皆當為名師古制有尚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
右僕射申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
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
書字也則玄齡士廉亦皆當為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
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為名

也然余家集錄有申文獻公墜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
撰云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為其家作
記必不繆悞則士廉又當為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
安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顔師古字籀以高儉瑩
兆記為名則喬籀果為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脩人
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興德如德彝又云德
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
甚訛舛殘缺尚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
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慎之至也

右集本

唐顔氏家廟碑 建中元年

右顔氏家廟碑顔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薛
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群從官爵甚詳右集本

唐顔魯公書殘碑 歲月闕

右顔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顔允南碑也家廟碑云
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肅宗

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頍頴頴好為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頍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為允南可知不疑惟書頴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為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

右真蹟

又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

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 歲月闕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為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為無窮計也益亦有趣好所樂爾

其在湖州所書為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真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沈磨滅之餘尤為可惜者也

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 歲月闕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 集本無此十三字 其集本有後字 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

右真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 歲月闕

右顏真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為一卷顏帖為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為人

右真蹟

唐顏魯公法帖 虞世南帖附 歲月闕

數月今又墜乏實甲憂煎益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予亡方王子野家子野出於相家而清苦甚於寒士嘗模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為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愛在智永千字文後今附於此右集本

唐元次山銘 歲月闕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二字集本作陳隋之弊既久而集本有其字後韓柳之徒出益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集本作之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十二字集本作雖少雄健而意氣不俗亦可謂特立之士哉右真蹟

唐呂諲表 上元二年

右呂諲表元結撰顧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荊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為是集錄實不為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書者顧戒奢也余得此碑三十年矣服日因偶題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窪鐏銘 永泰二年

右窪鐏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為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恥於無聞然不如是集本有人字之汲汲也右真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永泰二年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集本無此九字君子之欲著於不朽者有諸其内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卧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為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集本有者字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峿臺銘大歷二年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邪右真蹟

唐張中丞傳歲月闕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集本無此二字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為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踈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右真蹟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乾元二年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為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右集本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乾元二年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蹟也右集本

唐縉雲孔子廟記上元二年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璡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

師顏子配其像為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為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益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右集本

唐裴虬怡亭銘 永泰元年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為吳王散花灘亭裴鷗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八分書刻於島石 四十六字集本作怡亭銘李陽冰篆裴虬撰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人謂其地為吳王散花灘銘刻於島石 常為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鷗集本以鷗字作亭裴公作不知何人亂代宗時為諫議大夫有寵代宗亂為道州刺史韓愈退之 集本作為字 為其子復墓志云亂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東閣書 右真蹟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大歷六年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歷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庶子泉昔為流谿今為山僧填為平地起屋于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 集本無此二字 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 右真蹟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歲月闕

右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僊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益縕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為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 集本作後 世者矣顧其道何如 集本作如何 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 右真蹟

唐裴公紀德碣銘 歲月見本文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儆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為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弊儆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巳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儆為明州刺史至大歷十四年移湖州則儆密相繼為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歷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粗定文人著辭以為大康理亦可通是歲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隅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并著之左集本

又

右裴公紀德碣王密撰裴公名儆代宗時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至乾元二年而海隅小寇結亂甌越當出兵之衝民物殘弊儆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然大歷十四年移湖州則儆密相繼為刺史宜在代宗時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歷八年廣州哥舒晃作亂此所謂海隅小寇者也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歟以事考驗理宜如此又不知密意為如何也姑志其語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唐玄靜先生碑大歷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絶其為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必待知者 右真蹟

唐龍興寺四絶碑首 大歷八年

右四絶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為四絶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 右集本

唐滑州新驛記 大歷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為吾寶之不知作者為誰然賈舩嘗為李騰序説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舩為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書 右真蹟

唐王師乾神道碑 大歷十三年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為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以此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為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絶不行於世惟予集錄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纔三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 右真蹟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錄跋尾第八

唐徐方回西墉記寶應 刱 年

右西墉記唐徐方回撰方回云寶應中為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於廳之西墉按今西鄂石本未向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半石之末也今又亡矣惜哉 右集本

唐禹廟碑大歷三年　段季展書

崔巨文傳於今者絶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 右真蹟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大歷四年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懷恩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幼女也懷恩既反引羌渾奴剌為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歷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為 集本有崇徽二字 公主又嫁回紇即此 集本有公主二字 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僧懷素法帖大歷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業至終老而 集本此字無 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大歷十四年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歷中蕭定又刊於石

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

右集本

又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搨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貞元中鄭播又為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

右真蹟

唐竇叔蒙海濤誌 大歷中

右海濤誌竇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二曰濤歷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曰春秋仲月漲濤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於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皆云未嘗見也

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尚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為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弊而州縣吏緣以為姦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為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度為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官遂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為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結復銷不可畜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力而擅其利與夫鑿泉

煮海不相為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為決可信義方大歷時為榷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獨為傳記正訛繆亦可為朝廷決疑議也 右集本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 代宗時

右唐魏博節度使鴈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裴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丘絳撰按唐書列傳承嗣十一子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繟而緒次當第七此二碑皆以緒為第六子而無綰自緒而下有繪純紛繟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繆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 右真蹟

唐李愿碑 大歷四年

右李愿碑李紓撰新唐書列傳云愿十餘子江涵溉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紓載愿子見於碑者寔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溉左驍衛兵曹瀛硤石丞沆洪州別駕澥洛陽尉渭司農主簿汶又云公之薨也彭從玄宗南狩次公而歿深授任他郡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三子涵與華陰驍衛而又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於虜刃硤石而下與衆孫之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紓所記愿子盡於是矣未嘗有源也紓但言衆孫孩亦不云有未名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言源為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為汶也又據碑方愿歿於賊也彭深沆澥渭汶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此當以碑為正紓當代宗時為愿作碑自云與愿有通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愿事不繆也 右集本

唐甘棠館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於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沈碑漢水謂

萬世之後谷或為陵庶幾復出以見於世其為慮深矣
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
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
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為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
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
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貞元二年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敘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破

墨姓處木討沙陁處密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微
時所歷集本作立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略不書也然唐書
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戎厥薛延陁別部名
號余於五代史為李克用求沙陁種類卒不見其本末
而參謂處密為沙陁不知其何所據也按陳翊子儀家
傳亦云討沙陁處墨十二姓與參所書頗同唐書轉蜜
為密當以碑為正右真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貞元十二年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翊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翊之所
書亦為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為
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者
五人據翊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世者蓋五
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
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
稱於後世者亦不為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
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
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
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右
真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貞元十三年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云置齋郎六人唐自高宗
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
碑刻偶見其一二爾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中書東閣

雨中書 右真蹟

唐神女廟詩貞元十四年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等作余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蟇碚水覽其江山巉絕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一有遂為佳玩字 右集本

唐馬寔墓誌銘貞元十四年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錄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 右集本

又

詹之文為韓退之所稱遂傳於世然其不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祇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 右真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貞元二十年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為浮圖總悟作也石洪為處士而名重當集本作一時者以常為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為不少矣洪終始無佗可稱於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而洪之所為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歎籍湜輩叛已而不絕之也豈諸子駁雜不能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獨集本有字區區誨誘思援而出於所溺歟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群臣祈禱余祈於太社既歸而雨遂止某謹記 右真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和六年同是石洪撰附此

唐賀蘭夫人墓誌貞元七年

右見綳本拾遺

名齋望 右集本 五字

唐陸文學傳咸通十五年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益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著書自其始也

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嘗置一甕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

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 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嶼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嶼書曼卿多得顏柳筆法其書與嶼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嶼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嶼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

右真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 貞元中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其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益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為佳翫爾其小失不足較也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 集本有記龍潭遇雷事六字

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於石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

右真蹟

唐田弘正家廟碑 元和八年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為進士時所有最為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

正時人共傳號為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有余家二字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集本作初未必誤多今字集本有以碑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為正九字為校雖者妄改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慎也

印本云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云銜訓嗣事今碑文云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

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為降以命書今碑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今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蓋當慎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蛻蛻蜕蜕蜕小異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益傳模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為涉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二十五字集本作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為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作兮秋鶴與飛

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 長慶元年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二字集本作韓集今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為正然時時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為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為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為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唐胡良公碑 長慶三年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珣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為最精者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為正茲不復紀碑云珣子逞迺迺遹述遷造而集本無迺他流俗所傳本集本有又字有云遇或為迺者皆非集本有也字當以碑為正治平九年七月晦日書 右真蹟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作其求之博益久而後獲其以易集本無此字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益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還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益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為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唐高閒草書 歲月未詳

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唐武侯碑陰記 開成二年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劒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僚屬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為一卷唐諸方鎮以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聞場屋者

莫不為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為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度柳公綽楊嗣復皆相繼去為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右真蹟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元和二年

右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於後而感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為重胤所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右真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歲月見本文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陂黃陂最大溉田千頃始作於隋記云至貞元辛未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三年建喜之文辭嘗為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右

集本

又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之所見止此一篇爾右真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元和三年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為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為韓柳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毀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與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為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右真蹟

唐南嶽彌陁和尚碑元和五年

右南嶽彌陁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益世俗不

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右集本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大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為韻語既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為注以解之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為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脩

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為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益目此石為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宮碑則於理何稽也

右集本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元和四年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遹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集本作十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遹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集本有亦工八分四字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為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本無此字集錄求集本無此字之勤且博厪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郤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右真蹟

唐陽公舊隱碣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煇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為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為人所知者可勝道哉

右真蹟

唐于夐神道碑元和中

右于夐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夐之為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碑云

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集本作夐）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夐每非之夐于頓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夐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夐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昭懿公主碑（元和中）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鎛書公主代宗女也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集本作壻）以公主之因以為名爾後世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為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別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集本無此五字）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光進碑（元和中）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弼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為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右集本）

謹案卷一百四十第十二頁前二行二子頰頰好為五言詩刊本二頰字並訛頰據書畫譜改第十九頁後二行彼以遁俗為高刊本彼訛被據書畫譜改

卷一百四十一第十九頁前五行則自為注以解之刊本注訛法據書畫譜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録貢生臣張眡京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二

集古錄跋尾第九

宋 歐陽修 撰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長慶三年

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鴈呼元和之除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長慶三年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集本作云張說卒召為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集本此字無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為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為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日書右真蹟

唐田布碑長慶四年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益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集本有猶字有幸不幸焉集本有馬字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媪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為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右真蹟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長慶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為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右集本

唐崔能神道碑長慶三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集本作古今官制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尚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為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集本有作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集本作計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寶歷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為德裕為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為伍而又於老躬集本作聃下同聃戒孔子去其驕氣多慾而孔子歎其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

道集本無此字猶龍之語著於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為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開成五年

已下三篇同是李衛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為叙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開成五年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事益勇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者誠哉是言也熙寧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會昌五年

贊皇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歟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暉工小篆此豈其筆耶右見綿本拾遺

唐辨石鍾山記大和元年

右辨石鍾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益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簡為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為常事抑學者猶

有師法而後世偷薄漸趣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絶歟今
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為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
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為貴也至於荒林敗塚
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
往令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
為劣而亦不為俗態皆忘憂之佳玩也 右 真蹟

唐法華寺詩 大和八年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大和
甲寅歲遊寺刻詩於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
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 右 集本

唐薛苹唱和詩 大和中

右薛苹唱和詩其間馮宿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
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 集本有而宿尤有詩名六字 然詩皆不及
苹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耶 右 真蹟

唐僧靈澈詩 元和四年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
相傳以為俚諺慶歷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
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為靈澈詩也
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唱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
侍郎佶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為嶺南節度使 右
集本

唐李藏用碑 大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於一
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爾故
存之以俟識者 右 真蹟

唐玄度十體書 歲月未詳

右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
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
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 右 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 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
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

鐫刻亦有工拙集本無此十八字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鋩皆在至集本有於字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為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為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又已下七篇同是柳誠懸書或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為叙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其經云石已七矣常意必有藏於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鐫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遽錄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右真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開成四年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右見綿本

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開成五年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甚閎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右集本

唐李聽神道碑開成五年柳公權書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為唐名將其勳業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當著其大節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宜然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武將軍史不宜略而不書者益闕也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會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為可喜爾熙寧三年季夏既望書右真蹟

唐高重碑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為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

廿五日書 右真蹟

唐康約言碑 大中七年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為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官者之職集本有也字 約言在大和開成間嘗為鴻臚禮賓使又為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為使於其間約言又為宣徽北院副使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復東林寺碑 大中十一年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中初黯為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遒麗可愛而世罕有之 右集本

唐王質神道碑 開成四年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字華卿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

唐會昌投龍文 會昌五年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為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為與庸夫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 右真蹟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 大中八年

右陳果仁告身并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四月隋禦衛

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即以稜為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為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為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錄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為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為隋大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弒沈法興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為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為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閥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見屠戮當以宅疏為是德宣文辭中毒以死而宅疏言不足錄獨採其世次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真偽而少益於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錄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右集本

唐圭峯禪師碑大中九年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大中十年

余得劉茝修兗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勅乃知平章事非署勅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為勅惟告身之制僅存焉右集本

唐閿遷新社記歲月見本文

右閿遷新社記唐濮陽宁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月闕西公命遷社于州坤或作城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於此記益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藴州刺史為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闕西公者楊發也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

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錄此記以著之 右真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 咸通二年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為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綯父子為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為文喜以語簡為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益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 右集本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 歲月未詳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絪書懷暉者吾不知為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為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

中碑李德裕薦舉以獲用及德裕貶詆之甚力以此為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寃者皆復其位以此為能其為毀譽難信益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為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為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慕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 右真蹟

唐于僧翰尊勝經 咸通五年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道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為流俗所貴故聊著 集本作述之庶知博採之不遺爾 右真蹟

唐張將軍新廟記 龍紀元年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爾彥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略存其筆蹟也 右集本同是

唐王重榮德政碑 中和四年 唐彥謙書附此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末

唐梁公儒碑 天祐中

右梁公儒碑于廣撰王說書公儒者世為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鎔時為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唐故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唐之末年內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借置於此見之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集本有之字時而今見於此豈方鎮之職朝廷因而用之耶將方鎮之盛亦僭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花林宴別記歲月未詳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訢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土崩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右集本

唐陽武復縣記貞元十九年

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衢文祇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右真蹟

唐崔敬嗣碑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為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為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三字集本作觀其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為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右真蹟

唐潤州陁羅尼經幢歲月未詳

右陁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奐之書字畫頗為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右集本

唐夔州都督府記會昌五年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埋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嘆息于斯也如具靈該繆師愈今人尚不知其姓名況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右見綿本拾遺

唐鄭權碑寶歷二年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

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右見綿本拾遺

唐玉藥詩 沈傳師李德裕唱和歲月未詳

惠泉在今荊門軍余貶夷陵道荊門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錄之逮今卷益三十年矣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歲月未詳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為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八字集本作楊公者懷也其所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為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集本無也字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放生池碑 天寶十年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三　宋歐陽修撰

集古錄跋尾第十

瘞鶴銘　歲月未詳　瘞鶴銘黃庭遷教經雖傳自晉而公疑唐人所書故附此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秖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右集本

又

右在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秖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銘其所作也右真蹟

黃庭經　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一篇晉永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為黃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生之書也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內景而謂此一篇為外景又分為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蓋內景者乃此一篇之義疏爾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為繁雜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世人不識其真多以內景三十六章為本經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為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繆妄爾右真蹟

又

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曰黃庭內景而謂此一篇者為外景又有分為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行又別有中景者皆非也所謂內景者乃此經之義疏爾中景一篇尤為繁雜蓋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永和中刻石文字時

亦脫繆然比今世俗所傳頗為精也 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別本一作刻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之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 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於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 右集本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 集本有爾字 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麤不同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益今士大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 右真蹟

小字道德經 開元二十七年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為明皇書而知非者以其 集本有首字 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 右真蹟

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益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為可翫何必窮較其真偽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傳寫失真不害為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益以

資博覽云右集本

小字法帖 此下皆跋法帖益模本也故類於唐人臨帖之後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於家為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為類散入集錄諸袂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僖皆以小字為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為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偽尤為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又

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為十餘卷以入集目聊為一時之翫爾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 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益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集本無此字有羲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此十八家者益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 右真蹟

雜法帖六

嚮於薛十三處得法帖一部闕其第一久而始獲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耿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三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

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錄一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可涯嘉祐壬寅大雩攝事致齋閒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失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于中書東閣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為歸穎銷日之樂也蓋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厭爾然內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與著城郭何異宜為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亥清心堂書 右見綿本拾遺二十三卷

懷州孔子廟記 後魏太和中誤寘於此

右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非佳獨其字畫多異故特錄之以備博覽 右見綿本拾遺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官衙直典然云米一作來不同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二卷

浮槎寺八紀詩

右浮槎寺八紀詩者自云鴈門釋僧皎字廣明作集本無此字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資博覽浮槎山在今廬州慎縣其上有泉其味與無錫惠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嘉祐中李留後端愿守廬州以其水遺余因為之記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怪前世遺而不錄及得僧皎紀浮槎八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冢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為僊冢

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為余言其山無名上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為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是非也右真蹟

又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為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又曰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字與此篆正同然不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右集本

謝仙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宮柱上倒書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真宮為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于石慶歷中衡山女子號何僊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為僊也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僊者靈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於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僊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僊姑為真僊矣近見衡州奏云僊姑死矣都無神異客有自衡來者云僊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媪也鄉時蘇州有一丐者卧道中相傳云是得僊者也自天聖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尚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為沈卧僊云卧而飲食不漏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卧而不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為神既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喜為之稱說者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世人以為僊者如此故并載之右集本

張龍公碑乾寧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頡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為宣城令夫人閑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為龍亦可謂怪矣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為神也 右集本

又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為神也 右真蹟

周伯著碑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益宮部春夫開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滅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為何人其僅可見者云渤海君玄孫季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畫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為未必同也 右集本

裴夫人誌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洒固多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皆後得故續附于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青州山齋書 右見綿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

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傳之爾 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 李西臺詩附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戎及聖宋興天下復歸於治益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集本攷已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絶故並錄于此 右真蹟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錯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為學者所宗益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為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偽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為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益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 二字集本作所聞 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 右真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 紫陽石磬銘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偽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為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

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 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 右見綿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説文字源

右小字説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際為湘陰公從事十二字）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集本作為）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為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絶令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此四字）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　右真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閒覽因題　右真蹟

太清石（集本作西）闕題名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皆（集本作悉）已入余集古録矣乃知余之集録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無二字未有今（集本此字）續録于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　右真蹟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　右見綿本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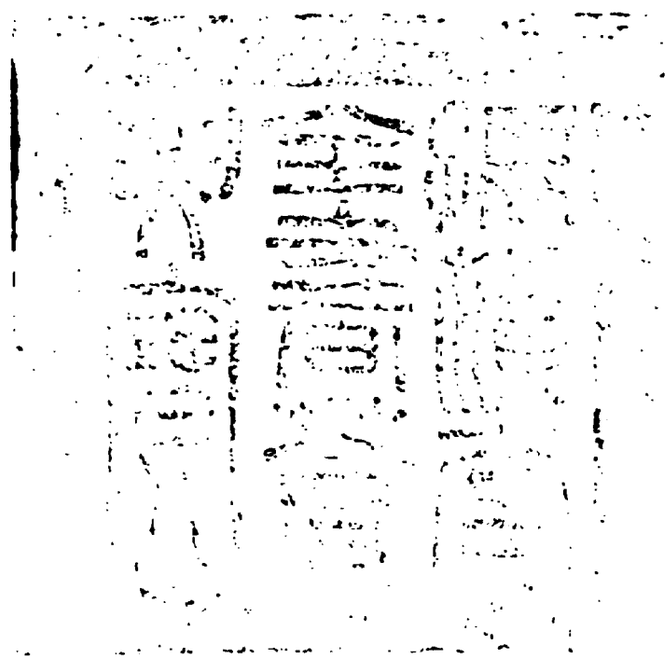
賽陽山文　太和九年誤寘于此

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弈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已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已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骸憊矣尚此勉強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悰其盛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彜呂縉叔劉仲更與

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為知制誥亦以
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
書之熙寧四年二月十五日病告中書右見綿
本拾遺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三

謹案卷一百四十二第四頁前五行右平泉韋木
記刊本泉訛原據書畫譜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臣　王杰　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陳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四

宋　歐陽脩　撰

書簡第一

與韓忠獻王　雅圭　慶歷二年

脩頓首再拜啟仲秋漸涼伏惟觀察太尉尊候動止萬福脩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脩記以問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蚤以一作千視聽是以書牘之禮曠絕一作逾年然而千里之外威譽之聲日至京師如在耳目可以見作鎮方面懾動羌戎撫循之間優有餘裕此脩不勝西首企望拳拳之誠私自為慰者也伏念脩材薄力弱不堪世用徒能少一無此字以文字之樂為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為儒學之士莫知形容幸今剪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耀德茲也為時惟侯凱歌東來函馘獻廟執筆吮墨作為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懦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手啟咨問伏惟脩賜鑒察謹啟八月日太子中允集賢

校理歐陽脩啟上

又　慶歷五年

某頓首啟冬序極寒不審資政諫議尊候動止何若昨者偶趨府下過煩主禮自到郡踰月尚稽候問豈勝惓悚某孤拙多累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地僻事簡飲食之物奉親頗便終日尸祿未知論報之方用此不遑爾瞻望盛府數程之近時得通訊下執謹因請絹人行附此以道萬一新歲甫邇伏乞為國自重下情禱詠之至

又　同前

某頓首啟近因州吏詣府請絹曾拜狀急足至時辱手書為誨伏審履此凝寒台候萬福豈勝慰忭之誠某此藏拙幸今歲淮甸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為盜而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祿端居未能報國此為愧爾瞻望旌棨惟願為國自重以副禱頌

又　慶歷六年

某再拜啟山州窮絕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為教場時集州兵弓手閱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閒亦與郡官宴集於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寵示芍藥十種豈勝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遨遊（今春寒食見州人靚裝盛服但於城上巡行便為春遊）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刻愧刻

又　同前

某頓首啟季冬極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某幸守僻陋咫尺大府常闕脩問左右然幸尸祿奉親職事日益簡少養拙自便遂成習性但時自警而已冬深少雪氣候已春和伏惟為國自重以副瞻頌之誠

又　同前

某啟近急足還嘗略拜問歲暮晴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本州寇推官欲造棨戟云舊出門下此人涖官廉善謹守其職亦可自了恐不見多年要知本官行止謹此

拜聞

又　慶歷八年

某頓首仲春下旬到郡頒職疎簡之性久習安閒當此孔道動須勉彊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遺政謹守而已其餘廨舍城池數世之利無復增脩完小小斯不敢廢壞爾今年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豐雨損其半民間極不易猶賴盜賊不作伏恐要知凝凝之才已難開展又值罷絕回易諸事裁損日憂不濟此尤苦爾南北遼遠音信難頻輒此忉忉以煩視聽懇悚懇悚

又　皇祐元年

某頓首啟自去春初到維揚嘗因蔡中孚人行奉狀自後區區不覺踰歲即日春暄不審尊候動止何似某昨以目疾為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趨官所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幸遵遺矩莫敢有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美爾大明井曰瓊花曰雙亭汝陰西湖天下勝絶養愚自便誠得其宜然尸祿苟安何以報國感愧感愧邊防之事動繫安危伏惟經略之餘為國自重

又　皇祐二年

某頓首啟冬寒伏惟台候萬福修前在潁曾一拜狀尋以移守南都苦於當道頗闕修問徒切瞻思專使枉道手書為賜佩服感慰何可勝言北俗蒙惠邊防有條宜歸大用以及天下不勝禱望之至謹奉狀叙謝

又　皇祐二年

脩啟辱示諭邊備有倫此已得之傳者久矣閲古事蹟尤見大君子之用心動必有益於人也盛製記文並孔子廟嶽廟等記並於杜公處竊覽已獲秘傳然私怪明公見遺獨不見寄謂於庸鄙有所惜者何邪見索亂道敢不勉彊苟得附方尺之木於梁棟間寫名諸公之後為幸多矣所恨文字汙公好屋爾前在潁承示碑文甚多愧荷之懇已嘗附狀今者人至又惠宋公碑二本事

蹟辭翰可令人相慕張迪碑並八關齋記此之所有聊答厚賜某皇恐

又 同前

某啟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請誠不為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世矣而今又以文章筆札垂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因思窮邊武

俗耳目乍此炤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為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親疾以故久不脩問謹因人還附此為謝伏惟幸察

又 皇祐三年

某頓首啟自夏迄今以老母卧疾營求醫藥加以京東盜賊縱橫朝廷督責甚急公私多故遂闕拜狀中間伏承陞職留任亦以無由馳賀但深悚仄而已專人至辱書為賜具審為朝自重日膺多福邊鄙已熟恩信兵民已安衣食當還廟堂以副公議此非小子之私祝真切真切富公移蔡亦便親而請也恐却以親疾難於移動未嘗求徐然此歲滿得徙亦其幸也某再拜

又 皇祐四年

某叩頭泣血罪逆哀苦無所告訴特蒙台念遠賜誨言雖在哀迷實知感咽昨大禍倉卒不知所歸遽來居潁苟存殘喘承賜恤問敢此勉述其諸孤苦不能具道秋

序已冷伏冀順時為國自重哀誠所望

又 至和元年

某啟伏蒙寵示閱古堂碑三本豈勝榮幸公之德業當施本朝耀青史而刻金石淹留邊郡閒暇之餘尚足以為一方故事煥赫塞上竊顧小子亦得列於衆作之間既足為榮亦可愧也感悚感悚范公人之云亡天下歎息昨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然極難為文也伏恐要知

又同前

某啟近范純仁寺丞見過得覩所製奏議集序豈勝榮幸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亦勸善之道也某亦為其子迫令作神道碑不獲辭然惟范公道大材閎非拙辭所能述富公墓刻直筆不隱所紀已詳而羣賢各有撰述實難措手於其間近自服除雖勉牽課百不述一今遠馳以干視聽惟公於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於盡瘁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諭教之此繫國家天下公議故敢以請死罪死罪

又同前

某啟昨日居憂服除便得名乃敢離潁至都見日便乞蒲同朝旨俾留遂領銓筦尋以引人事遽出同州入辭之際恩旨又留且領殘書既而遂被茲命孤拙多艱無所補報屢招論議常黷上聽寵禄難忝若何為效恐終碌碌以為知己之羞久不拜狀出處多滯故敢畧序范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但候橋川檢得希文奏議實在

賊界恐知之某又上

又同前

脩啟昨自服除召還闕出處不定皆由蹇拙使然諒惟悉察自忝此職嘗於遞附啟為謝某衰病鬚鬢悉白兩目昏花豈復更有榮進之望而天下責望過重恨無所為進不能補益朝廷退不能一作得決去恐碌碌遂為庸人以貽知己之羞爾夙夜愧懼不知何以見教願聞誨勤之言真切真切

師魯及其凡子漸皆以今年十二月葬某昨為他作墓誌事有不備知公為作表甚詳使其不泯於後大幸大幸范公表已依所教改正只是大順時撿得希文當初奏議是在賊地中伏恐要知

又嘉祐元年

某頓首啟秋暑尚繁不審三司尚書尊體動止何似伏覩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夔稷一作契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興至治以副具瞻而天災水旱

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旰食之憂下有以救饑寒之急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聞命之日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修言不足信於人才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能引去徒與衆人同其喜慰伏計大旆即日在塗伏惟為國自重謹奉啟
咨候不宣脩頓首再拜

又 嘉祐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四十四 十一

恭頓首啟自明公進用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效萬一裨補之而久無一言甚可責也今竊見國子監直講梅堯臣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善宜不待其言固已知之久矣其人窮困於時亦不待其言而可知也中外士大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出公之門一美事也公之薦梅一美事也朝廷得此舉亦美事也某故言之雖公而不敢洩公賜擇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故言之雖公而不敢洩公賜擇
馬惶恐惶恐

又 嘉祐治平間

某頓首啟數日不奉餘論伏承台候微傷風冷喜已康和秋暑尚有殘歊更冀時加精攝無由咨候賓次謹勒此馳啟上問過旬休必獲瞻奉茲不盡區區

又 治平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四十四 十二

某頓首啟不奉顏色忽已經旬霜寒伏惟台候動履清福竊承表啟累上聖意決不少疑量斯勢也似非辯說可入莫且當勉屈高誼兼副中外人情否某衰病最宜先去者尚此遲疑矧公繫國體重豈可輕議昔人數好事難必成皆此類也旦夕瞻近姑此以道愚見幸高明裁察也惶恐惶恐

又 治平元年

某啟晚來大承台候萬福屢簡誨俾探先令公真贊前

世文人喜為聖賢記述蓋欲自託以垂名矧盛德清芬備載史牒但恐衰病久廢筆硯不能稱道萬一當試勉彊以應嘉命值夜草草

又 同前

某啟承教俾作魏國令公真贊屢日抒思不勝艱詘蓋以鉅德難名非委曲莫究萬一而滯於簡拙遂至窘窮實辱嘉命惟負慚恐勉自録呈

又 治平訣年

某啟某以私門薄祐少苦終鮮惟存二姪又喪其一哀晚感痛情實難勝仰煩台慈特賜慰卹豈任哀感之至酷暑復盛伏承台候萬福來日參假當奉言侍謹且附此叙謝

又 治平訣年

某頓首啟不獲瞻奉忽復數日秋暑伏承台候萬福某以餘毒所攻頸頰間又為腫核第以不入咽喉比前所苦差輕旦夕欲且勉出重煩台念特賜存問不勝感愧

區區謹奉此叙謝

又 治平訣年

某啟不獲瞻見等閒數日餘暑尚繁不審台候動履何似竊承有外訃之戚方此炎熾伏冀節損悲悼為朝自愛無由馳謁門屏謹奉此陳慰

又 治平訣年

某啟至日不獲展慶不勝馳情伏惟履長納吉為國耆老永副中外之具瞻某所苦悉已平蓋得節假中飽於將理尚煩憂恤手筆存問其為感激併留面叙人還粗布萬一

又 治平訣年

某啟日夕風凜伏喜台候萬福重辱手誨仰認意愛之深某所以欲速出者蓋家居不遑安爾謹當更與醫工審議昨亦有一劄乞更寬數日皆寂然所以尤難安處或因方便特為略言及宣勝大幸承諭曾見與叔平簡

又 治平四年

某啟不侍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清福杜門俟命已上三表便值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于左右忽辱惠一作誨翰感慰兼深某去就之際不惟果於自決而相知者皆勉以必去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必不殊也此來賴君相之明為之辨別皎然明白中外無所疑惑矣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必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始終蒙德不淺矣區區所欲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又 治平四年

某啟早暮遂涼伏承台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記為貺俾得拭目辭翰之雄粲然如見衆製高下映發之麗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榮幸晝錦書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為慚而又以得託名於後為幸也衆篇一時盛事往往佳作咸得珍藏豈勝感愧昨夕偶數客坐中不時布謝惶恐惶恐謹奉此咨

啟

又 嘉祐八年誤寘此

某頓首啟板橋忽遽攀違忽復旬浹氣節遂爾寒凝伏惟台候萬福龍旌即路幸此晴明然而跋履之勞事務叢委籥計倍煩神用更乞為朝自重以副傾依下情區區

又 治平四年

某啟冬序始寒不審台候動止何似竊承懇請之堅遂解機政處大位居成功古人之所難公保榮名被殊寵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譽自止過於周公遠矣然而朝廷慮則元老遂去私自計則孤危失恃此不能不惘然爾其他區區非筆墨所可既惶恐惶恐

又 同前

某啟自承遂解政機出鎮便郡尋奉拙記計已通呈遽審殊命優禮悉已懇辭又當馳賀也某藏拙於此幸亦優閒而衰病侵攻略無寧日歸心愈切然素計亦猶有

緒也竊計大旆非晚啟行無由瞻望寒中伏冀為國自重區區不宣

又 熙寧元年

某啟東州難得酒村郡醞不堪為信惟羔羊新得法造又以傷生不能多作然謂一無此字其味尚可少薦樽俎輕瀆台嚴惶恐惶恐

又 熙寧二年

某頓首嚮嘗以扯惡應命深愧唐突乃蒙不鄙以之刻石得子履鉅筆錯之佳處因公勝迹託附之傳其為榮幸多矣感惕感惕某近秋冬以來目病尤苦遂不復近筆硯小詩亦不曾作心志蕭條但思歸爾永謝臟腹多不調更乞節慎飲食酒能少戒尤佳某一向不飲遂不復思無由少侍談席區區不布萬一

又 熙寧二年

某啟專使至獲捧台翰伏承經寒動止萬福下情欣慰某以病目艱於執筆稍闕拜問其為傾嚮之勤則未始少怠也某幸東州歲豐事簡居己踰年已再削乞壽陽益陳蔡勢難乞惟壽近頗亦便於歸計爾益遠旌棨新春伏惟為國保重

又 熙寧三年

某頓首啟近昨過郢瞻望留都纔三四驛因假急足拜問粗布區區不謂遠顧專介直走淮濱誨諭勤勤仰認意愛撫審秋寒台候動止萬福下情豈勝感慰脩過頗少留以足疾為苦不久勉之官守情悰索然素志未遂其餘鄙冗莫道萬一惟乞為國自重以慰具瞻

又 同前

某啟某去秋留潁月餘嘗因急足還府附狀自爾勉力病軀祇赴官所忽忽遂見窮臘即日凝凜伏惟鎮撫之餘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上恩察其實為病瘁得蔡如請土俗淳厚本自閒僻日生新事條目固繁然上下官吏畏罰趨賞不患不及而老病昏然不復敢措意於其間若郡縣平日常事則絕為稀少足以養拙偷安侯日

而去爾甚幸甚幸荷公見愛之深欲知其如此爾歲暮雪寒伏乞為國加愛

又同前

某啟立朝雖久忝冒實多而未有卓然可稱於人者蒙公愛念贈以嘉篇語重文雄過形褒惜何以克當但祕藏榮感而已扯句唐突大匠出於勉彊慚恐慚恐某自至蔡遂不曾作詩老年力盡兼亦憂畏頗多冀靜默以安退藏爾

又熙寧四年

某啟近嘗奉記粗布區區竊計已投几格專使忽至特枉親翰伏承經寒鎮撫之餘台候動履萬福豈勝感慰之極某衰病如昨年老憂畏旦暮未去間俛默苟偷如前書所述爾忽忽又見新春惟乞為國愛重以副中外瞻倚之望

又同前

某啟辱貺齋醞尤為醇美第小邦鮮嘉客老病少歡意不得如侍台席時豪飲之量爾可歎可歎近以序傳拜呈塵浼聽覽益嚮在潁因欲遂留而當權者猜忌脚以自解爾進退之間其難如此可懼也千萬保重以慰勤企

又同前

某頓首再拜近急足還府奉狀粗布謝懇新正令節限以官守無由一厠賀賓之列元勳柱石神明所相百福來臻春氣尚寒伏惟為朝愛重上副眷倚下情祝頌之至

又同前

某啟昨承寵示歸榮等五篇刻石伴遂拭目豈勝榮幸唐世勳德鉅公為不少而雄文逸翰兼美獨擅孰能臻於斯也某以朽病之餘事事衰退然猶不量力不覺勉彊者竊冀附託以為榮爾見索拙惡不能藏默謹以錄呈慚罪慚罪某又上

又同前

某啟向嘗輒以拙詩塵浼台聽尋蒙特賜寵和不惟以慰寂寥而雄文大句固已警動人之耳目屬閒居杜門難偶信便遂稽布謝豈勝感幸愧恐之至也因王郎中詣府的便少道萬一

與富文忠公 彥國 天聖明道間

某頓首白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為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一作累邀聖俞語謂書者雖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為厚薄然既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歃降擅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為俗累羣之不能

勉強嚮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為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饑渴故不能不忉忉也秋暑差盛千萬自愛

又 嘉祐元年

某啟暑雨不審台候何似有蜀人蘇洵者文學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見而無所求然洵遠人以謂某能取信於公者求為先容既不可却亦不忍欺輒以冒聞可否進退則在公命也

又 嘉祐七年

某啟慰疏已具如別春候暄冷不常不審孝履何似伏惟以時順變徇禮節哀上副人主之眷懷下為士民自重某自承乏東府忽已半歲碌碌無稱厚顏俯仰尚思一有論報而去然勉強庸拙不知所為苟終止若斯顧亦安能遲久不待彈劾當自為計也未知尚有可教否無由瞻近豈勝下懷時事多端伊洛過客相踵必有能

道其大概者其他委細亦非筆墨可殫也謹因遣人萬不布一某又拜

又嘉祐八年

某頃首啟近馳賀懇少布私誠伏承大旆已及近郊道路盛暑竊審台候萬福實慰區區瞻跂之勤朝廷新有大故時事多艱舊德元臣與國同體馳騎奔走不惟出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為法庶時濟物愚智所同有望於馬首之來也餘如前書所述也旦夕當得瞻見顏色第因張師遠行不可無書謹奉手啟咨問

又同前

某啟忽承手誨以屢辭新命未得請俾有所開陳敢不如教然愚竊以公自元宰還首西樞懇請而從則恩典未見其過但公以避災為意思欲深自退抑此與上待元老之意本不相為謀也亦竊見初一劄自後更不降出上亦未嘗語及豈非事已決定無可商量邪若德音有所詢當具道如所教也秋涼喜承台候萬福謹奉此不宣

又治平二年

某啟餘暑未祛伏承台候動履清福人至辱賜簡豈勝感服自公在告為常制所拘不得時伸候見固以為恨今者大旆當西不一造門下竊意不近人情蕪料諸公意必同此所以雖承誨勤未敢聞命也皇恐皇恐人還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二

與晏元獻公　同叔　慶歷七年

某啟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動止萬福前恩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為報且承臨鎮之餘日有林湖閒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為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道之士也其為人外柔而內剛一作內剛而外柔新以進士及第為榮陽主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一有也字直以卑賤不能自達欲一趨門仞而已伏惟幸賜察焉不備某再拜

又　皇祐六年

某叩首孟春猶寒伏惟留守相公大學士動止萬福某罪逆不孝不自死滅猶存喘息自齒人曹近者輒以哀誠具之號疏台慈軫惻憐念孤窮亟遣府兵賜以慰答有以見厚德載物無所不容求舊拾遺雖弊不棄捧讀感涕不知自已內惟孤賤受賜有年豈獨茲時乃爾忸忸蓋以感激臨紙發於其誠而不能止也留務清閒伏惟上為邦家精調寢膳下情區區謹因人還附以叙謝某再拜

與杜正獻公　世昌　慶歷五年

某頓首啟仲夏毒熱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蒙國厚恩任責尤重殆此暮歲曠無所聞不惟上辜陶鈞實亦慚愧知已瞻望門館豈勝區區然自東藩下車已累月而尚稽修問左右之禮蓋其進不能為朝廷辨邪正而使讒言勝於公議退亦何所述其私焉用此彷徨非懈怠也伏以大臣出處自繫時事惟望為國自重以享多福某情不任禱頌懇切之至謹奉啟起居伏惟幸察

又　慶歷八年

某啟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閣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蒙恩自滁徙揚揚古名都嘗多鉅公臨治憲為進士時從

故胥公自南還舟次郡下遊里市中但見郡人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某時尚未登公之門然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以為君子為政使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又不知使已他日為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為政於此以償夙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為徒有志爾相公道德材業著于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小生之幸遂以及之聊陳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恐悚拜見末由伏惟為國自重

又皇祐元年

某啟孟秋猶熱伏惟致政相公閣下尊體動止萬福昨者某以目疾為苦自揚州來頴至此經時闕於奉狀益以目疾一作目病無悰私門多故然其企望門館何日而忘頃自去冬子美之逝賢人不幸天下所哀伏計台慈倍深痛悼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鬢鬚皆白眼目昏暗慈母垂老羸病厭厭身世若斯國恩未報每以自念慨然興嗟知遇至深敢茲瑣碎惶恐惶恐秋暑未退霖雨為災伏惟順時倍加保重某情所望不任區區謹奉啟起居

又同前

某頓首啟季冬極寒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幸得守官近郡當時欲奔走候問起居而自秋以來老母臥病郡既僻小絕無醫藥逮冬至之後方得漸安由此踰月曠闕書啟之禮最爾小子蒙德有年瞻望門墻何日而已伏願順時自重以迎遐福以隆壽考某情不勝區區謹奉啟起居

又皇祐四年

某啟前月初專於郡中借人拜問不謂至今不達必以大水為阻急足至伏喜秋來台候萬福得贊善書承頗多故亦云微恙今必已平康諒煩台慮也寵示寄君謨唱和詩并梅書豈勝珍荷梅君困窮晚遇真知不為否也某此苟活但葬事未有涯大事惟此固難容易自秋來忽患腰脚醫者云脾元冷氣下攻遂勉從教誨食肉

古人三年不食鹽酪誠有悃也不孝不孝延陵葬子孔子猶往觀之益君子於哀樂喜怒必有可觀以為人法也今世士人居喪不及處多風俗久弊恬不為怪心常患之不意自犯名教然存身亦以奉後此蒙寵誨之意也荷見憂愛至深不覺言多死罪死罪某上

與曾宣靖公　明仲　慶歷五年

某啟山郡僻寂習閒成懶凡於人事幾廢絶前者送起居院文字人回特沐手誨違別茲久伏承德履甚休可勝慰浣某居此雖僻陋然奉親尸祿優幸至多愚拙之心本貪報國招仇取禍勢自當然然裨補未有一分而緣某之故事起多端有損無益可為媿歎今而冒寵名飽食自便何以為顏也末期良會冬冷保重

與呂正獻公　晦叔　皇祐二年

某啟別後人還兩辱書暑中喜承寢味多福某十三日受命與孫公易地此月下旬當行効官不憚宣力苟為公家何所不可若區區應接人事以避往來之謗秖恐違其天性難久處也西湖宛然再來之計不難圖而與賢者共樂知其不可得也秋涼惟萬保重

又　熙寧缺年

某啟某以衰病之質幸此優閒中性易習遂成懶惰嚮審召還禁林固與士大夫同其慶抃而久闕馳誠恃知之厚必不罪其踈慢也辱書重增感愧末涯瞻邇漸寒為國自重

又　熙寧三年

某啟養拙東州久自藏縮加之病苦廢事遂闕拜問比者得請淮西道出治下方俟及疆奉狀行次南郡一作都遽辱賜教其為感愧何可勝言仍審坐鎮之餘動履多福某衰晚之年蒙上信其實病不以避事為責而從其所欲恩出萬幸何感如之餘不復云皆留面布

又　熙寧五年

某啟晴陰不常不審動履何似前日四望一賞羣芳之盛已而遂雨古人謂四樂難並信矣十三日欲枉軒騎

顧訪葢以草堂僅成幸一光飾之爾謹此咨布餘留面叙

又 同前

某啟昨晚辱教答承齒疾尚未平若苦不敢勸酒莫可略枉顧否葢欲少接清論不主於酒食物亦令減滋味也矧茲疾某亦嘗苦每蒙寬假也更此咨啟

與程文簡公 天球 皇祐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四十五 七

某啟哀誠迫塞不敢時通記問蒙存録過厚荷知有素不當煩述也賤累往來鎮下特承差人送至及勞賜稠重祇以愧感佳釀拜惠甚頻增靦增靦衰病咫尺未由號一作就見依戀依戀

又 至和元年

某頓首啟依戀之懇略布具前大暑中特煩眷接累日連夕不見勘色私懷感著非一二所可陳舟行病酒累日不解府人屢還皆不能奉啟纔過長平遂苦大熱叱及都下俗狀益勞瞻想清宴其可再得餘當續具咨目

茲少叙依依不悉

又 至和二年

蒙頒寄佳醞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暮年矣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為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忽忽殊所不暇秋涼必償素願得次詩榜之末亦大幸矣

又 同前

某啟昨得請淮西方作書乞舟謀出府下冀得一奉言色私懷喜幸何可勝言而改職未謝思旨復留孤拙無庸於時何報進退遑遽莫知所為重以屢煩朝聽未敢輕有所陳靦顏周行碌碌而已荷公愛顧非比他人出處之節不敢自默時事日新未知如何區區非紙墨所布也秋熱惟乞以時為國自重

又 同前

某啟忽忽久踈奉問近以被命出疆初緣持送御容須

一學士同列五人皆以曽往遂不敢辭繼以虜中凶訃義益難免然冒風霜衣皮毛附火食麪皆於目疾有損亦無如之何比者當馳問示諭柳湖嘉致誠願有所述以姓名附見為榮北行馬上當得抒思偶祕書歸省顧治行計隨分牽率鄙懷不能盡萬一

又至和元年

某頃首伏承台誨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豈勝愧恐某才識卑近豈足以鋪列世德之清芬然蒙顧有年義不得辭其如大懼不稱所使以辱執事是用進退惕然餘當詣節下受教舟船荷德無已

又同前

某啟辱賜問並録到贈告屢煩台聽悚仄可知所要碑文今已牽課衰病無悰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愧汗而已某自病起益疲不能復舊豈遂衰邪録録處此思去未果但思明公柳湖春色不得陪後騎為恨爾大用猶稽時事多端思見舊德物論如此非諛也未間撙俎

又同前

某叩首急足自徐還辱書承以七月首塗大旆遂西即日秋暑伏惟台候萬福昨日范公宅得書以埋銘見託哀苦中無心緒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豈易稱述至於辨誣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怨仇側目如此下筆抑又艱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奬最深遘此哀迷別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當勉力為之更

須諸公共力商確須要穩當承公許作行狀甚善便將請謚議官文書有司據以為議大是一重公據請早揮筆秖見行狀亦當牽率為之也入對少留應當西邁殘暑千萬保攝時乞惠問以慰孤窮

與蘇丞相 子容 同前

某啟哀窮苟活奄及仲秋孤苦之心何以自處昨急足還府嘗奉號疏必達秋涼寢味如何昨聞入京今必歸府某此幸幼賤如常相見未涯嚮寒保愛因人奉此不次某再拜推官即學士執事 八月五日狀

昨大禍倉卒離南都來不記料錢券歷何在後來須繳納省中不知省中曾催否是王仲文手分託與問之

又同前

某啟近急脚子還嘗奉訊專人至辱書審秋寒以來體況佳福修苟自存活諸況前書具之此不繁述贓利極荷掛意前者為料錢歷子承封送王仲文等狀蓋當時作書誤寫本為添支歷爾更說與問看記得當時離南都時似繳納了恐未曾繳時須要見歸着也此中尋來並不見故也更為王渭州織紗如何亦告因書批及見解牓喜賢弟被薦歲杪多愛某再拜贓田絲十二兩有公文却送還府

又皇祐五年

某啟近累累辱書承夏熱幕中清勝某居此以來事緒累次書內應悉但卜葬心欲速了而事未有涯絕無人相助又無弟姪可使者茫然中心未知所措吾弟替期應亦不遠公租極小事煩挂意悚悚苟圖存活所須至鮮然有不得已處也窮居尼坐病目眊然無以度日又為一妹喪夫惇然無依居處相遠力未相及添此一重煩惱爾人還作書回謝事多未能子細思渴思渴

又疑

某啟晴色可佳必遂出城之行泥濘竊惟勞頓清明之約幸率唐公見過喫一椀不托爾餘無可以為禮也專此不宣

又疑

某啟雨晴便苦客多牽強攀和盛篇已不能如韻實愧於詩老也早來承見問所聞再三疑感不審何事彼有所傳幸以為示也為客在門前守定寫簡不成悉之

又疑

某啟拙詩趁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早來許行香後見過何為復轂所欲示者何事來日能見顧否行香後乘涼枉駕作一盂飯奉待却有絶品茶數種可試若所說事不妨時幸就近約介甫同來為幸惟以方上號請告不敢聚飲爾其他並無害批示某再拜

又 治平四年

某啟近嘗奉狀忽足還並遞中併捧惠問所以慰誨存恤之甚厚兼審經暑動履多福乃誠瞻嚮欣感可量汴流駛激承使舟即日東下得與民吏奔走道左豈勝馳情謹先奉此攀迎伏惟幸察不宣

又 同前

某啟某以孤拙蒙上恩憐予之一州俾養衰朽又得在使部遂依公庇頓安危心豈勝天幸某至此已數月幸歲豐盜息民事亦稀蝗蝻不多隨時撲滅承齋舲下汴首及弊封當得親受約束面布懇誠謹因迎迓人行姑此上問尊候不宣

余皇祐庚寅歲為南都從事會樂安公來守留司以余乃昔所舉送進士待遇特厚府中之務皆以見屬嘗謂余曰愛君至誠喜得共事故事事奉諉必不憚煩也又嘗親書余考牒曰才可適時識能慮遠珪璋粹美是為邦國之珍文學純深當備朝廷之用又其所遺書簡往往指事詰難盡其底處余亦荷其知照於論議間纖悉無隱前後諸帖雖祕藏之或為親識攜去者多矣今聞公薨謝感舊愴懷不能已已因索巾褚尚得數十帋命工裝背庶幾藏於久遠爾熙寧五年十月廿五日東陽郡思堂丹揚蘇頌子容題

予在樂安幕府二年日接論議聞所未聞府事之外

則章奏書疏悉以見託至於私家細故亦多詢其何如故其簡札丁寧委曲雖至親亦不過如此自公之薨予每與親舊語言未嘗不及之抑其風尚之可懷故彌久而不能忘也蘇頌子容題

與王文公 介甫 嘉祐 缺年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為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春寒奉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其自新春來目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為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又 嘉祐 三年

某啟近託揚州附書必達自拜別無日不瞻企秋氣稍涼伏惟尊候萬福毘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然及侍親為道之樂日益無涯矣某快快於此素志都違諸公特以外議為畏勉相留古之君子去就乃若是也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因其行謹附此咨起居

又 嘉祐 元年

近得揚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尚未得見因信幸乞為示此地在廣陵為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賢弟平甫秀才不及別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感多感

與韓獻肅公 子華 嘉祐 六年

某啟多日思致問近見發遣使臣來請公用物呼渠欲附書待之終不至遂以稽滯不審秋涼所履何似某碌碌無所稱遂為朋友之羞第以體難輕發當更小忍慚爾君謨自南歸瞞然一翁但喜其病渴且止遂當安也仲儀頑健如故惟不能屢相見交游索漠子華豈當久外何時來歸未聞因風時杜數字猶足以慰衰病之懷竊冒寵榮不知為樂但覺其勞與負愧爾茶三二種託賢弟致達勿罪少遲州早寒惟為時自愛 公儀云謝

禮闈唱和已失二梅可歎可歎

與韓門下 持國 至和二年

承已受命未克馳賀益以治行徙居日併韋率也陰雨體況佳否小詩幸同作以送介甫因出見過思仰思仰

某再拜 十三日 何時可入史院幸先示諭為望

與吳正獻公 沖卿 嘉祐六年

某啟奉別忽見新歲辱書承經寒動履休勝某以孤拙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衰病心在江湖久矣此友親所共亮之也茲者遽叨誤選實出意外任責已重而無素蘊不敗何待見愛深者但可弔也不然何以教之惶恐惶恐新春保愛以副瞻祝某再拜

又 嘉祐八年

某啟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和併深慰戀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按部過都當遂瞻見亦承曾有章奏必難遂高懷莫且勉就否某自春涉夏以小兒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為情緒蕭索無復前日惟握手一笑庶幾尚慰衰殘豈勝企望也未間盛暑為時自重人還草率為謝不宣

又 同前

某啟公私多故稍闕致問自因山赴役事非素料每見奏削足知勞慮也亦承邇來頗有倫緒諒非精敏不能濟也某以衰朽謬膺器使當此多艱未知何以免於罪戾也即此衰病之餘與兒婦輩各安恐知

又 治平四年

某啟違遠台席忽復更時秋暑尚熾不審動履何似某向以孤危之迹當羣論洶湧之時獨賴至公逼以清議保全至此恩德可量赴職以來日享安逸茲為受賜不淺矣乃情傾嚮豈勝區區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又 熙寧四年

某啟感激之誠已具前幅某十七日受命行裝素具適值久雨積水為阻三五日始遂東歸某此來恩數出於望外然猶有私門合乞恩澤上煩朝廷幸乞留念 一作意

益他門不敢言恃以親契惶恐惶恐某又上

又治平元年

某啟多故稍闕致問辱書感愧新正竊承動履休福晉春各安某與兒婦等幸如宜第苦殘哀齒牙搖脫飲食艱難殊無情況爾京西忽已踰年承見諭謹當誌在下懷也過年賓客書題塗集日益區區修報草率不以為罪春和惟以時慎愛

又熙寧五年

某頓首啟某田野之人自宜屏縮而況機政方繁猶蒙曲記其生日貺之厚禮仰佩眷意之篤感懼交並某以哀病退藏人事或不能勉力交親必賜容恕謹此以代布謝之萬一

又熙寧五年

竊承懇章屢上而中外瞻矚方切恐未能遽遂高懷也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見訪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絕稀始知風月屬閒人也呵呵有會老堂三篇方刻石續納兒

子在宅叩聒感愧感愧

與吳正肅公　長文　嘉祐二年

某啟前日齋所却成叨聒累日宿齋不易承手教存問雨勢不減去年弊居上漏下浸壓溺是憂更三數日如此當須奔避皇皇不知何適為可居京師其況如此奈何奈何承惠奇物遠來更要新如何可得也呵呵感著感著人還謹此不宣

又同前

某再拜累日不瞻奉渴仰可勝酷暑中承氣體清適某自初旬內膏肓熱赴宿為暑毒所傷絕然飲不得加以腹疾時時作遂在告數日前下牓子欲見以虛贏未任遂復中止更三五日當出承手教存問感慰感慰謹此奉謝

又同前

某啟在告累日不獲瞻見尤所企渴辱教承餘寒體氣清佳哀病極不自勝左臂疼痛繫衣揩笏皆不得懇告

諸公幾乎乞骸也何暇復顧外論如何哉承見諭感仰乍出事叢草草不悉

又 嘉祐四年

某啟承奉祠瘝宿喜體候清休某參假方三日左眼臉上生一瘡疼痛牽連右目不可忍旦夕未止又須在告屢廢職事豈得安穩諸公不諒未肯令罷奈何奈何承惠佳篇甚釋病思和得納上目痛甚書不得勿訝

又 同前

某病中聞得解府事如釋籠縛交朋聞之應亦為愚喜也請外又須更作一節般挈上下重以為勞數日卜居稍定遂得從公游矣拙詩取笑

又 此帖乃是嘉祐三年二月誤寘於此

某啟一兩日不奉見伏惟體候清佳孫明復春秋文字知在彼傳録欲告借一兩冊或彼中已寫了者若或未寫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筆吏閒坐必不久滯某遂赴班荆忽忽五七日不相見謹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啟昨日聖俞處見一篇又辱寵示其鋒益易當也然自此極有工夫却歸人道上也呵呵云百司者尚未見報來不知的否某已有祕閣唐書便更無兼局亦情願臉瘡未愈未得奉見區區不悉

又 同前

某啟昨日奉見偶忘咨聞為親戚喬考本避嫌當易局乞早與施行況武平郎君例甚近幸冀留念前時亂道數篇必已寵和專令咨請望付人也忙不詳悉

又 同前

某啟在告久不瞻顏采頓涼伏計德履康裕某病體得涼漸愈思欲朝參以奉言晏而假故須初三日方可出昨見新制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審官舉行磨勘朝士卿卿皆為不便某亦思之有數節未便益為害甚廣然不知長文曾留意否始初莫與建議否欲有所陳未敢先此咨問幸思而見教

又　嘉祐六年

某啟自大祠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動履清勝前約臨行少留會話終不克遂至今為恨東土雨雪不慾年豐俗阜為郡之樂想亦無涯某哀病日增勉強碌碌無毫分以塞咎責奈何奈何前日賞花釣魚獲侍清宴自景祐三年逮今二十六年獲見盛事獨恨長丈不在爾鬻暑政暇惟以時自愛因風惠問以慰瞻渴

又　治平二年

某啟以公私多故久不奉疏秋暑伏承孝履支福賢郎來因得聞動靜粗慰瞻企然而倚廬遠去城邑飲食非便亦永臟腑不調諒出蔬食所致某向居憂於頴每每因食素生疾遂且食肉然服除半歲猶未平復此在典禮亦當從權前時傳侍講還朝尤病甚有羸色久之方復公奉侍慈顏尤當勉彊間食少葷味以養助真氣交舊奉祝惟此為切餘不煩言也亦知室居稍亦完緝嚮寒更冀節哀慎護以副瞻祝

又　治平元年

某自春末家中疫疾深夏甫定遽此水災驚奔不暇僅有餘生入今年來兩目昏甚屯滯百端直以京師饑疫復此水患上心憂勞正當竭力未敢請外其如無所裨補其責愈深奈何奈何賜茶數餅表信然亦不宜多飲也

又　熙寧元年

某啟暑伏已深不審台候動履何似脩赴職已旬餘幸歲豐盜賊衰息地僻人事稀簡蹇拙之迹臨禍獲全荷德已多而又假以寬閒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受賜亦不淺矣昨過頴尾益十五六年不到矣而風氣之變物產益佳巨蠣鮮鰕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富故亳雖名郡而歸思不可遏也固不待巢成而斂翼矣公方上副聖君眷委之重下為善人良士所賴惟為國自重以副區區不宣某再拜

與蘇丞相子容　皇祐缺年　己下缺

誠如所諭甚善早來所聞是生開者河道云太淺却高

如西面三尺已來更請子細看過或果如此即更須那
工開令深峻方可行水仍云大抵近東河底漸高恐流
水不快千萬且與掛意某兩日拖病來日方可到城外
恐知之某白子容足下

又 至和元年

某自去秋扶護南歸水陸往還四千餘里幸無風水之
恐得遂安祔哀苦中獨力粗如私願其如水往陸還奔
馳勞苦故自春多病僅有餘生中間承改秩名試帖職
未遑為賀亦以哀苦杜門少見人便故也即日供職奉
親外氣體休佳某六月當勉從人事未知所向何方相
見未可期企仰企仰因人不惜垂問此外珍重某又問
哀苦中承示啟事相知何必更如是未禪除稽於復
謝諒可情恕也

又 嘉祐七年

某啟中間辱書承為政外體履安和近又沐惠問適以
合官大禮前後事叢不時致謝第深感愧也頻城佳郡

某啟中間辱書承為政外體履安和近又沐惠問適以
合官大禮前後事叢不時致謝第深感愧也頻城佳郡
足以優賢然當舒發遠大則難久留也未間湖園亦少
資清興某哀病碌碌厚顏已多有名即得引去矣未果
談款初寒以時慎愛不宣某再拜知郡子容學士足下

十一月一日

與杜正獻公 慶歷訣年 見英辭類纂

某頓首啟仲秋漸涼伏惟致政相公尊體起居萬福前
者所遣人還伏蒙寵賜書答因得備問起居之節進退
之宜私心喜幸何可勝道淮南歲旱飛蝗羣下來自淮
泗至秋暑毒不解不審治汴如何更望順時倍保尊重

又 慶歷訣年 見英辭類纂

某頓首山僻少便闕於脩問伏惟台候萬福進士曾鞏
者好古為文知道理不類鄉閭少年舉子所為近年文
稍興疑後進中如此人者不過一二閣下志樂天下之
英材如鞏者進於門下宜不遺之恐未知其實故敢以
告伏惟矜察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卷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三

與趙康靖公 叔平 至和三年

某啟辱教並高郵二書不勝感刻足以仰見仁人之心惻物垂憫之深也方欲專馳人去請時暑重煩揮翰來旦併伸面謝人還姑此

又 至和三年七月

某啟累日阻拜見不審尊候何似某為水所淹倉皇中一至於此人馬隨多少借般家來唐書局又為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欲却且還舊居白日屋下夜間上梯子露宿人生之窮事區區實亦可責也某昨衰病屢陳蒙恩許解府事雖

又 嘉祐四年

某頓首啟初夏已熱不審動止何似郭去京師不為遠而叔平在外宜日走訊問候與居而動輒逾時雖云人

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憊得以少休豈勝感幸卜居城南粗亦自便自在府中數月以几案之勞凭損左臂積氣留滯疼痛不可忍命醫理之迄今未愈天府孰不為之獨哀病者如此爾東平風物甚佳為政之暇想多清趣更冀為朝自重以俟嚴召遞中謹奉此有懇如別幅

焦千之秀才久相從篤行之士也昨來科場偶不曾入其人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妻子寄食婦家遑遑無所之往時聞鄆學可居所資差厚可以託食而焦君以郡守貴倨難以屈迹今遇賢主人思欲往託竊計高明必亦聞此但恐鄆學難居今已有人爾若見今無人則焦君不止自託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資為政之一端也更在高明詳擇可否倘有寵報決其去就也謹於遞中布此懇

又同前

某啟久不奉狀乃以今夏暑毒非常歲之比壯者皆苦不堪況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在告數十日近方入趨而疾又作動輒伏枕情緒無悰深思外補以遂初心而唐書不久終篇用是更少盤桓侍祠既畢當即決去形容心志皆難勉強矣焦秀才事荷挂念方走淮南欲挈家而其婦翁作省判遂被留連勢不能去然渠感愧非一也某久欲作書屬病今猶居告自叔平凡去後子華作憲遂鮮歡

又同前

某啟近嘗奉狀秋雨早寒不審尊候何似昨辱書言郡封不安勞慮醫藥數日前聞果不起伏惟哀悼之懷何以堪處無由陳慰徒用瞻仰叔平素喜浮圖之說死生之際固已深達茲顧未能頓至無念諒用此可以少寬哀苦之情爾交游無以為言聊以此塞悲奈何奈何更希為國自重也謹於遞中附此

又嘉祐五年

某頓首啟伏承榮被制書入司天憲中外欣愜以謂肅

政綱以重朝廷於茲有望焉至於朋舊又喜來歸獨不得親款宴言以為恨爾竊計旌旆已及郊畿無由瞻迎溽暑惟為國自重

又　熙寧二年

某再拜自承榮遂挂冠之請日欲馳賀而病悴無堪事多稽廢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即日隆暑伏惟台候動止康福竊惟宴閒之樂大愜雅懷回視塵瑣必深閔歎也某衰病日增尚此遷延為愧不淺然亦不晚必能勉追高躅也瞻見未涯惟冀順時加重

又　熙寧三年

某衰病退藏人事曠廢理無足怪然亦不承問不勝傾馳屢得君貺書及見唱和新篇粗審動靜喜承台候萬福嚮以衰病期一作思得一小郡養拙三二年間乃出於乘興不敢坐邀然又思頴之請決在此春若得自乘一鹿車造門求見亦未為晚未間春暖惟冀以時衛重

又　熙寧四年

某啟自退居杜門人事幾絕養成踈慵稍闊拜問塗中忽辱書頓慰岑寂兼審經寒尊候萬福某衰病如昨目足尤苦殊不少損茲亦老年常態爾間居之樂無待於外而自足處多惟朋舊相從為難得自安道得請南臺竊思二公物外得朋之樂不勝羨慕所承寵諭春首命駕見訪此自山陰訪戴之後數百年間未有此盛事一日公能發於乘興遂振高風使衰病翁因得附託無名後世以繼前賢其幸其榮可勝道哉在公勉強而成之爾餘具別紙

與馮章靖公當世　嘉祐三年

某頓首區區久闕致問中間辱書為感何已冬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衰病期一作思得一小郡養拙三二年間謀一歸老之地此願未獲遽被責以吏事精力耗竭何止強勉不出歲末春初當有江西之行矣薛親幹敏河東風土民間事緒可以詢問得佐幕府甚幸甚幸某為目病為梗臨紙草率惟冀鎮撫外以時為國自重

又 嘉祐四年

某啟自承移鎮合肥嘗一得奉狀其後區區更闕附問不審酷暑以來尊候何似廬在淮南為劇郡竊惟下車布治之初當火煩條教既而可樂之趣則有多於他邦也伏惟視政之暇為時自重佇俟來歸以慰士大夫朋友之望

又 嘉祐五年

某啟伏自移鎮肥上嘗一奉書忽已踰歲續雖乏馳問然瞻企之勤則未嘗懈也即日春寒不審尊候何似某以衰病無堪自解秩天府於今一暮正以唐史殘編為累今幸成書不久進御遂當南去世事老來益有可厭者矣自當世治肥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得書某亦以地僻少有來使得詢動止朝廷公議與交親私望皆願還歸未間向暖惟冀為國自重

又 同前

某啟昨自罷煩劇卜居城南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未遂決去正以唐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時事爾廬去京師不遠計可備聞難於紙筆具道也當世據名藩優游文史自足為樂其餘一付公議但朝多賢士而獨在外與相知之私立欲公來歸之速爾甚衰病俱攻去心甚速諸公察其實然而未肯決然放去奈何奈何原父雖歸子華作憲朋友益蕭索當世尚壯及時讀書行樂此外稍隙時當得數奉問大熱更冀自重

又 同前

某啟自承移鎮金陵遂踈奉問經暑竊惟體履多福江山之勝實足以資清興而賢者久居於外豈朝廷之意哉朋友區區之私又可知也某衰病迫於歸計唐史奏御遽陳危懇而未蒙聽允進無所補退不獲志負愧周行不知所措一作處相見益無涯惟為時自愛以副瞻望

又 同前

某啟自成書請外所陳哀切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而三公過為顧慮曲以見留在意實厚於計則非便也柰

何柰何本欲為郡下客少淹主人復未可得然使火遷延終當必償夙志也濟叔窮居得當世在鎮必以慰意不久當應稍起此公議久所鬱鬱也前承惠碑多佳者甚濟編録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廳梁陳碑及蔣山題名甚多境内所有幸為博采以為惠實寡陋之益也病暑草率

又同前

某啟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藏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厥嗜尤篤而俗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患僅得二三固已為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為喜幸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于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為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否有命殆非人力能致邪雖然敢不竭力屬諭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郵中附此候渠行別當奉狀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啟衰病碌碌無所稱徒負愧耻區區強顏人事廢曠久闕致問但深瞻企昨承進寵經筵而尚留居外未定以慰士大夫之望實非交游之私論也辱惠書承經暑涉秋動履清安江山英勝聊助公餘之興未嚴召問希為國自重

與王副樞 景臻 嘉祐五年

某啟自承軒騎歸止屬以多故未克祗謁暄和竊審氣體清安適辱簡誨兼示鄭州書等偶在院中定題不時為答深所感愧謹馳此為謝幸加恕察不宣某再拜景臻舍人閣下八日

與王懿敏公仲儀 嘉祐二年

某啟數日之間併承寄惠蠲粟雖不得書亦喜尊候萬福某居此如魚鳥之池籠歲律忽已遒盡衰病日復侵攻交游多在外塊然處此情緒可知今日得蔡大書言久病近方就安人生聚散憂患百端相見何時況開年

決求南去遂益為胡越也惟以時自重臨紙區區

又嘉祐二年

某啟捐不附問新春尚寒不審尊體何似歲月不覺又添一歲目日益昏聽日益重其情悰則又可知嚮者公辭錢事知已息就令不息徒喧噪人耳何足恤也邊州無事誠為可樂然俗吏亦不能也近來班著蕭條羣賢在外皆當召歸而議者不及衰病思去又亦未得守常不變其弊乃爾其他時事不能悉具惟過年益區區但

時與韓三吳太相從爾燈夕却在李端愨家為會諸君皆奉思也數數附回州人書皆不親付常意不達今偶此人取書適在家湖柑閑寄數十箇去到彼得三四不損尚可表意若遂無可入口亦無如之何也不罪不罪因人幸時惠問

又嘉祐二年

某啟昨日自貢院出得所寄書伏承春暄氣體清福兼知深樂北土之善為郤處處皆佳況此帥府雄盛邊鄙無事固足以優游也某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靜緣累舉科場極弊既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權貴人家與浮薄子弟多為一作在京師易為搖動一旦喧然初不能遏然所得頗當實材既而稍稍遂定去冬求洪井未得便差主文今既喧噪漸息遂復理前請期於必得也中年衰病尤甚自出試院痛不能飲人生聚散安能區區於此進無所補退又不能自遂荏苒歲月有甚了期其他非筆墨可述惟為國自重因人時枉問以慰無憀

又嘉祐三年

某啟自承有益都之命必謂來朝當得相見不意遂爾西行實增悒悒又聞闕遠却於沿路盤桓深欲奉狀以莫知旌旆所止不審即日春寒尊候如何計以仲春至鎮在路亦不久留成都風物非老者所宜仲儀雖為同甲然心意壯銳諒可為樂難以病夫忖度也諸賢在外者為復來歸獨公遠去相見何時某非久於此者然素志未遂心往形留因指使來辭得附書新春為國自重

又　嘉祐四年

某啟自去歲秋冬以來益多病加以目疾復左臂舉動不得三削請洪諸公畏物議不敢放去意謂寧俾爾不便而無為我累柰何然且告他秖解府事必可得不過月十日且得作閒人爾少緩湯火煎熬有無限鄙懷不能具述薛婆老亦多病於錦繡無用秖是兒婦輩或恐有所要臨時奉煩爾土宜歸日惟好且當正如寬厚之說也呵呵酒絕喫不得聞仲儀日飲十數杯既健羨又不能奉信蜀中碑文雖古碑斷缺僅有字者皆打取來如今秖見此等物粗有心爾餘皆不入眼也遞中續得來書京師自立春泥雪至今凍屍橫路遂罷放燈經節不敢過諸人皆云寂寞恐知恐知踈拙無佳物表意不怪不怪

又　同前

某啟昨在府中區區不時奉問理不為怪自罷去益忽忽度日不能為一事公私俱廢此所以日夢南宇視居此如桎梏之思脫也自仲儀到蜀未嘗承問但時見宅中子弟問動靜云起居甚安異方下車必煩條教計今人情習安粗可以為樂矣因書幸示某昨在府几案之勞氣血極滯左臂疼痛強不能舉罷居城南粗得安養迄今病目尚未復差厭苦人事實不能支秖候夏秋唐書了成褫却梅二遂決南去未間時得奉問夏熱為國自重

又　同前

某啟區區多故久不附問不審尊體何似自春中曾一奉狀尋於遞中見答昨見公謹云得仲儀書怪某久無信蓋亦未嘗得仲儀書也但聞蜀人與自西歸者言善政日新兩川蒙賜聞之竊喜大用之有期也某益多病目昏手顫脚膝行履艱難衆疾並攻唐書已了秖候寫了進本遂決南昌之請自此可圖一作璽處矣京師事體亦迫促動有嫌忌無復縱適歲暮索然殊鮮歡意惟希公外多愛因暇時作數字以慰瞻企

又　嘉祐五年

某啟久不奉狀亦久不辱書惟見諸賢姪得聞動靜前日郵中忽承惠問喜涉夏秋體履休勝深以為慰也某自罷府又一歲有餘方得唐書了當遽申前請懇乞江西前後累削辭極危苦而二三公若不聞近年眼目尤昏又却送在經筵事與心違無一是處未知何日遂得釋然一償素志於江湖之上然後歸老汝陰爾昨蒙詔諭俾請假既以地遠暫歸不能辦事又一請假後難更請郡以此不敢但更少盤桓會當有時得歸爾承見問所以略道一二終日區區不曾勾當得公私一事人事殆廢以此不時作書應不為怪嚮寒為國自重

又　嘉祐六年

某啟近嘗於遞中拜問辱書承春寒動履佳安兼蒙遠惠佳篇衰病之人豈敢萌心至於自顧惟知憂畏而衆論寶可多懼獨見愛之深至於歌詠感愧感愧數十日來茫然未知所為答問後遂如此其何以免於罪戾老退之心不敢望有所立以布名譽但學恩當報爾仲儀何以見教寶臣雖不久當發其如遠甚計須夏方得到關鄙懷千萬不能具述惟期握手為一笑爾臧作少暇當勉強為答次因書略道區區餘寒為國自重

又　同前

某啟自春以來私門多故遂闕致問兼承歸騎已東但日冀相見也碌碌於此忽忽焉半歲思去之心雖切而未有以發近外處相知多見問以求罷太速不知何以傳此豈中外人情已欲其去耶不相見數年人事百變前夕清卿之室已與擇之共牢而食士夫聞之莫不竊歎富貴浮名何可久恃至於妻子亦不能保然盛衰之理固常如此奚足為之悲也君謨已歸瞻然一翁病勢自到京來損減前日與余廣州在幹齋閒會坐中相顧歷道諫院中語笑但奉思爾衰病索然百事俱懶惟故人相見庶幾有少清況爾瞻近匪遐跋屨之勞更宜避暑慎攝

又同前

某啟人至辱惠以佳篇宣勝珍誦益見治煩餘暇猶能及此弊齋有菊數叢去歲自開便邀諸公比過重陽凡作數會今秋無復一賞軒裳外物為累於人細較其得失何用區區自仲儀與數公自外歸甚思少奉從容殊未有暇今有會亦不放曠可歎可歎值夜且奉此為謝

又同前

某啟區區不得數奉言宴可勝瞻勤昨日以疾病發動請告家居不知賢郎寵過今日見二公言請許此實仲儀附就秉鈞者當以為慚爾然佳郎不遠且少盤桓聊為偃息也某衰病漸不能支更見楊樂道長往同甲勾落太半矣深思一作璽處未有去端爾客多偷隙作此簡鄙懷欲述者多不覺忉忉

又同前

某啟近以口齒淹延遂作孽兩頰俱腫飲食言語皆不能呼咽醫工並來未有纖効聞仲儀有蜀中真山豆根乞一二兩病苦加以餓損蔫然疲臥不暇及他不罪不罪

又嘉祐七年

某啟少別忽已更月秋氣漸清竊惟動履勝常受暑方初宜少煩條教吏民既已蒙惠則湖上清曠浩然放懷可以遺外世俗區區可憎之態至於憂悲煩惱亦自以理遣之某竊位於此不能明辨是非默默苟且負抱愧恥何可勝言獨於朋友之間常懷區區之願如此而已謹奉啟咨問

又同前

某啟自別日欲致問而公私多故賢郎訪及得聞動靜則云甚安昨日公謹相過迺云近少違和豈非追感悲戚使然耶此事實難遽遣其如無可奈何當推以至理不得不少自寬釋也竊計即日悉已平愈如常不勝瞻想之誠也某至今猶為風毒所苦情緒蕭然不知名宦何處為好合宮禮近日益聾忙不勝勉強也其他區區

臨別亦嘗少道秖得如公西湖之樂一二歲比謀成歸計遂為田畝之人矣難信之言不敢為疎者道也相見未期但增引領因風杜門以慰勤企

又　治平元年

某啟公私忽忽久闕奉狀益以哀病交攻心力疲耗而憂責無涯日苟一日是以百事皆廢於因循然亦久不承惠問但屢見賢姪賢郎得聞動靜新歲晴和不審尊體何似湖園清曠春物嚮榮然尚在遐音必未欲會聚其如間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傾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問略亦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怪也嚮暖千萬加愛

又　同前

某啟久不蒙惠問方積瞻思指使來忽辱書可勝欣慰兼審靜鎮安閒放懷取適自非嚮用全福何由及此固健羨之久矣某疲病不支憂責無際自匪獲罪譴困廢不能薄展微効捨是三者未有偷安之計自齒牙浮動飲食艱難切於身者惟此一事既已如此其他復何所得然則勉強於茲顧何戀也因仲儀有見憫之言乃略及此經春潤澤稍足相去不遠必同和暖更希為時自重

與王懿恪公　君貺　至和二年

某啟日思奉問別後人事益多端倪但見邸報知已禮上秋冷道塗貴眷各安某幸如常昨受命使北初欲辭免益以目疾畏風寒兼多著綿毳衣服不得其如受勑之日北人訃音已至由此更不敢辭因改為賀使行期頗緩正在嚴凝與君貺行時無異也家中少人照管且移高橋去薛家稍近然公期管勾往來須及百餘日但得回來耳靜便是幸也　呵呵　自大旆西行羣議遂息請無過慮也佳時美景臨觴之樂不可涯得失外物可置而勿問其餘達識以道消息故不待言也

又　嘉祐元年

某啟急足至辱書狀承履茲新正台候萬福少慰翹企

之素也某尸竊於此思逃罪戾未知其所年齒日增心意日耗歸洛之興何可遏承示許以卜鄰亦一時盛事但須公功業成爾否泰常理亦難猶久豈止交親之願也陽侯鼎和惟冀以時自愛

又 嘉祐四年

某啟太祝來得詢動靜甚詳尋又辱惠書承經寒尊候萬福門內諸貴愛康安深流瞻想居秦久議者皆謂當還不然遷鎮近甸應在朝夕浮議多端惟靜安可以銷弭修唐史已寫進本然卷秩多須數月方了南去有期心欲飛動過年哀病益侵見諭辯欲加收録此子庸駑詎可出明公門下不奈何為誤聽但與家人大咍爾徐當議未晚賢郎在都下殊乏抵迎悚愧悚愧悚愧漸暖為時自重

因賢郎行謹布區區

又 嘉祐五年

某啟近因急足還府略布謝懇即日春寒仰惟鎮撫外台侯萬福某尚此遷延又見春花益盛第以目病眩晃不勝飲酒鮮悰爾不審大府花時如何憶曩在彼不甚盛也前承問及石研今且致三枚續當更求佳者咫尺瞻企惟以時自重

又 嘉祐六年

某以哀病碌碌無稱莫塞咎責徒自為勞區區久不奉記屢見家人得書承夫人尊侯微有違和兼知來名夏醫方欲馳問太祝遽至得聞子細喜已漸安兼見過客言花時名園數有家會聞之益用為慰某自過年兒女多病小女子患目殆今未較日頗憂煎前日太清賞花省自入館惟景祐之會以選人獨不與殆今二十五年始遇茲盛事是日兼承見寄絕品雖有已凋者然所存不勝其麗見之病目開豁勉強飲數酌以當佳惠閒恐知也見太祝言來擇壻茲事難於倉卒宜精慎也多日欲作書適聞有專人立草此其他諸懇俟太祝歸時致

狀

又 同前

某頓首近於遞中嘗獻拙句急足遽至承賜手書燕惠新笋併增感愧竊審春和體況清福普明寺卅年前亂道宜為削去以藏醜拙迺蒙刊著何以堪之春旱差遠京洛饑民亮煩賑卹計亦不廢行春也某忽忽少貶真蹟如此寫第未能遂去餘無可言爾薛司勳過府下事有可詢當得其詳惟以時為朝自重不宣某手啟上留守尚書學士清明日京醞二罷聊表意但患人力難致偶薛君有卒擔之爾

又同前

某頓首啟自薛司勳行後更闕奉狀見家人得十四姨夫人書竊知近苦牙痛道家脩養先於固下不宜有此病然此患中年以後人皆有之患者醫方亦多難得效某數年來頗以為苦用藥多殊未有驗近於張唐公處得一方他言親用有效然亦未曾合今粗錄呈可試用也春旱甚闊遠以貽上心焦勞之慮近躬禱太一遂獲嘉澤河洛間應已霑足民歲當有望不審邇日為政外尊體何如更希慎攝因附藥方遽中謹此咨問

又同前

某啟謝懇已具如右秋寒台候萬福某哀病忝冒以寵為憂自省蹇拙局嘗敢萌此望人亦昌嘗期此然事出意外猶竊叨據君貺材望德業三十餘年一日歸副具瞻以快士大夫之願老朽之人當在汝陰田畝與農夫野叟相賀人事固常如此所示排擯曾何之恤矧洛政善譽初無間言也恐知之以新忝命人事紛紛致謝稽晚惶恐惶恐

又同前

某啟自叨竊非望嘗於郵中致謝懇即日冬候遂爾凝寒仰惟動履清福某勉強衰病才薄寵益損必隨之親朋見愛何以為敎有望有望見家人言十四姨夫人昨夕違和喜已平愈公期由此專去省候鄙懷區區因話自重

一可詢問凡諸委瑣不復煩言歲晚慘慄惟以時為國

又　治平元年

某啟嚮白遭國卹公私事緒既多而哀病之年憂哀並集餘生朽質殆弗能支顧於人事曠闕交覩宜以相寬自春不常拜問然昆弟多在京師薛九與二夫人書信時時獲聞動止即日秋暑猶盛不審寢味如何朝家方恃羣賢共此康濟邊寄雖重難恐淹留未候見間惟以時為國保重

又　治平二年

某啟專人至辱手書承履此春和台候萬福某哀病旺然思一藏拙之地未能遂心日夕勉強不勝其勞其餘幸悉如常永示諭請親尚未見奏削安道特地以親為辭必留滯旌車然辭官亦當俟報爾適以私家少故牽忙作書不周謹惟為朝自重以副區區

又　治平三年

某啟近併捧遞中專人所惠三書竊承經暑台候萬福貴眷康寧粗慰瞻企諭以請洛之意甚詳自公留滯於外士大夫之論鬱然而當職者負慚與責久矣今茲所請在理何疑諸公諒不煩丁寧某又可知也有欲知者私門所便備問及爾亦已盡諭但奏削尚未至爾某瘝病薾然昨屢乞懇以經此詆辱於國體非便第顧勢未得遽去以此強顏成何情況事有所激實如來諭其諸多端匪遠可以面叙本末餘當續報惟酷暑為時自愛與執政　熙寧三年

某再拜啟仲夏炎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官守一作守官居外具瞻之地非時不敢通問令迫以懇悃不能自默某哀病累年中外具察不待煩言自去冬漸難勉強遂有壽陽之請而朝恩未許間以接奉春陽攻注眼目服藥過度渴淋復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假亦兩曾奏知不期於病告中忽蒙此恩選事出意外莫不驚憂竊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別無大過遂以為可委爾其如東州祇是尋常一大郡無兵馬無邊事又幸豐熟其如老病諸事曠廢處自知極多而過往不察其詳反以廢

職為少事此其可笑者也并晉一路外鄰二敵使某不
病亦不敢當況厄悴不能策勵已具劄子細陳乞免此
誤恩敢望台造察其誠實其餘區區常談難信之語更
不復云惟早賜允俞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宣

書簡第四

與余襄公 安道 慶歷元年

某頓首再拜啟為別五六歲未嘗一日不企而南望然
某攜老幼浮水奔陸風波霧毒周行萬三四千里侍母
幸無恙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益長血
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而無稱邪安道又不幸丁家艱
窮居極一有處字起居安否不通於朋友況欲施於他邪嗚
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久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解積
歲區區之思廣文曾生文識可駭云嘗學於君子略能
道動靜因其行聊書此為問

與王文恪公 樂道 慶歷八年

某啟至節方欲拜狀遽辱惠問感愧感愧新陽納慶奮
發賢縕以澤斯民不勝祝願也某近以上熱太盛有見
教云水火未濟當行內視之術行未逾月雙眼注痛如

割不惟書字艱難遇物亦不能正視但恐由此遂為廢人所憂者少撰次文字未了爾恃相知敢布深寒保重

又皇祐初

某頓首啟昨日州吏行嘗奉訊徐君來具道相見甚慰所懷某此幸郡小事稀苟見惡者稍息心此亦安然矣自到此公私未嘗發尺牘惟有書來即答餘外惟自藏於密但時有一二文字此事吾徒斷不得爾進取不可於大禍患當避自餘愛惡豈能周卹也到此極無事所恨漸老益懶惰空過日月不曾成頭段著得些文字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許所闕書亦未能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足下幕中苟有著述無惜寄示李習之文字序附上冬冷保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啟區區久不附問人至辱書具承動靜康和姑以為慰某衰病處此數月不為住計遇事在目前者遣之以自免過其他如在郵傳也自期以半歲求解復尋江西前請比可得亦須來春矣此外毀譽都不曾問十年不曾燈下看一字書自入府來夜夜燈下閱數十紙目疾大作一月之內已在告如此安能久於此乎承書果亦以此見憂眼稍開得纔兩日猶在告中惜目力又不可不自書草率保愛

又熙寧元年

某啟自承大祐臨許更闕拜問蓋以衰病無悰人事多廢恃賴相知不以書信疏散為意爾人至惠教益荷勤眷兼審經秋尊候康寧并增感慰氣節嚮寒未召用間惟冀為時自愛以副區區

又同前

某啟病目艱於書字忽尺闕奉狀蒲支使者過府下云得請見顏色尚覺清瘦辱書承手足遂已輕安其慰可量公之功在朝廷不淺所蘊未施萬一賴田謩置之為他日計亦無害累嘗具此獻說爾某以決計止在來春亮可奉為徐求也人事日新閒處尚有所聞然益覺靜

勝爾日夕欲奉狀續當馳啟玆不具悉餘乞慎藥食以
自輔也

又同前

某拜啟近急足自府回辱書承此初涼動履清福甚慰
勤企無審中間小疾為苦喜已平和仁政清簡歲豐民
樂亮足願神某衰病難名凡老患或耳或目不過一二
諸老之疾併在一身所以歸心不得不速也蒙惠藥方
益荷意愛已依方合和也咫尺未涯瞻歎惟時自愛

又熙寧三年

某啟某以閒僻養成懶慢久闕拜問專人辱書感慰曷
已某此幸藏拙極遂優安其如衰病侵凌加以私門煩
惱無復情悰亮由福過災生致此爾所以量分知止切
於思歸也咫尺莫奉宴言歲暮隆寒伏冀為時自重

與滕待制子京慶歷五年

某頓首自夷陵之貶獲見於江寧逮今十年而執事謫
守湖濵某亦再逐淮上音塵靡接會遇無期則人事之
多端勞生之自困可為歎息何所勝言急步忽來惠音
見及伏承求卹民瘼宣布詔條去宿弊以便人興無窮
之長利非獨見哲人明達之量不以進退為心而竊喜

遠方凋瘵之民獲被愷悌之化示及新堤之作俾之紀一作記次其事蒼粤荒蕪文思衰落既無曩昔少壯之心氣而有患禍難測之憂虞是以言澁意窘不足盡載君子規模闊達之志而無以稱岳人所欲稱揚歌頌之勤勉强不能以副來意媿悚媿悚秋序方杪洞庭早寒嚴召未間千萬自重

與章伯鎮 慶歷五年

某頓首山郡僻絶不與人通每辱誨問何勝感愧某材薄寵過得禍甚輕獲此優安至為天幸伯鎮尚淹江郡忽已逾年大亨有時先以小抑亦通否之理然也惟冀自愛以副瞻禱

又 慶歷六年

某頓首州幹至蒙問以書承此新春福履休裕詩文新作金石交奏某處窮僻不接先生長者之論久矣忽然得之開發鄙滯況得見其人接其道其樂宜如何哉此志未諧惟用瞻企保重保重

又 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郡辱誨以書承臨郡之暇寢味休適可勝瞻慰也示及傳記三本文偉意嚴記詳語簡而賞罰善惡勸戒丁寧述作之功正為此爾欽服欽服某幸閑僻甚可尋繹然獨懶於撰述爾嘉話未卜冬冷千萬保重偃虹隄記滕侯牽强不意敢煩餘暇特與揮翰荒惡之文假飾傳久感媿感媿

又 皇祐元年

某昨以目病為梗求賴自便養慵藏拙深得其宜泛舟長淮翛然其樂急足遠至辱書為別且承春暄寢味多福相去益遠瞻望徒勞千萬保重

又 同前

某自聞子美之亡使人無復生意友朋淪落殆盡存者不老即病不然困於世路愁人愁人就中子美尤甚哀哉祭文讀之重增其悲爾盛作俟至西湖方快吟味淮陽若區區到彼必少祛俗慮尚可勉强以攀作者惠茗

正為所少之物多荷多荷自病來絕不飲酒尤為無聊
正藉此物以增清興爾

與王郎中 道損 慶歷八年

某啟向在河朔嘗辱書為誨人事多故未暇復問尋而
又聞子野之訃值某遷郡淮南扶挈老幼凡再登舟再
出陸始至弊邑用此亦未暇與交游相弔子野之賢難
得此天下公議共惜之若相知之難二字一作與相得則某私
恨亦有萬萬不窮之意苦事苦事自古賢者無不死惟
令名不朽則為永存矣凡朋友為子野痛惜者惟可以
此一事自寬而已范公誌文詳悉而實錄甚善甚善新
歲伊甫一作始千萬保重以慰瞻詠

又 嘉祐三年

某啟專人至辱書承經寒為政外福履清康實慰瞻企
某衰病不支遽蒙以煩冗驅策不敢固辭其實非所能
亦非所樂又非所堪也居華已逾年當別有羙用承見
諭敢不如教某病目十年遽為几案所苦冬至後自當

請麾南去矣嚮寒保攝

又 嘉祐五年

某啟辱見諭碑文及拙詩續當遞中奉寄蓋以唐書甫
了初謂遂得休息而郤送本局寫印本一字之誤遂傳
四方以此須自校對其勞苦牽迫甚於書未成時由是
未遑及他事以屢失信於長者不避忉忉承首塗有日
旦夕當詣謁人還且此不能盡所懷

與杜大夫 慶歷八年

某再拜久不聞問經夏涉秋榮侍外體履多福近為澶
魏河決淮南例令勸誘人戶進納稍草淮人既貧而道
遠期促絕無應命者朝旨勸誘使人傳宣又令差定莫
知所從南京亦必須有指揮不知本府如何擘畫見勸
到人戶多少如何誘之孰是差定某才薄能劣受恩厚
甚聞朝廷以河事為急正當竭力補報然苦於事無益
而為國欽怨於淮人則重為可罪也為遠方不知事體
急走此奉咨或有勸誘之術願乞餘矩稍濟其急忙中

不子細秋涼保重

又 皇祐四年

某啟閒居之人久不奉問得遞中書承榮侍多福又知有悼嬰之戚斯事無可奈何惟當自寬上慰慈顏也臨政之始勞慮想多前曾託姚教授奉問實錄蓋自居憂日苦閒坐無由度景又近日有一閒人頗能裁諒彼視事開決却少暇時以此欲於閒中銷日也不訝不訝及聞近有悲戚則猶不可以閒事干聒深悔前言之容易也悚惕悚惕方欲奉疏偶姚教授介來聊述此冬深保重

與張職方 皇祐二年

某啟相聚逾年別來豈勝思戀道塗無阻行已及陳時得雨舟中不熱自過界溝地土卑薄桑柘蕭條始知頴真樂土益令人眷眷爾小兒輩望見萬壽塔尚指以為墓頭聞其語不覺愴然爾過陳恐難附書秋暑多愛

又 皇祐三年

某啟自承遷秩嘗辱惠書迫以多故尋踈奉問近得康一作唐下同屯田信方知已授蘄春旦居頴上即日寒凜寢味多福某自至此以親疾厥厥無暇外事欲求一僻地以便侍養而遠處不可迎侍側近又多為清要所居不敢陳乞區區於此無復情悰非復湖上之時也未涯相見千萬自重因康屯田人回附此相次專馳狀也

又 皇祐六年

某啟久不聞問人至得書為慰不已六月一日從吉得郡必南正值大熱應須秋初方可離頴簟真病與懶者所宜珍荷珍荷丁太博却有書一封幸為致達斯人文章君子不幸遭此在憂患中難得信問往來早為達一作送之也縣境有好碑試為訪之別後所收必多也閒中無物為信慚悚慚悚

與劉學士 混字子正 皇祐四年

某叩頭言罪逆餘生護喪假道乃勞台旆枉顧孤窮感愧之誠何以云諭限茲凶斬無由詣見斯又重以為恨

也乍遠為邦自重謹附手疏叙謝

又 同前

某啟哀苦中幸得相見辱眷甚厚行計所迫不勝依戀嗣沐手誨併深感怍乍遠珍重行次草草為謝

與知縣寺丞 皇祐五年

某啟自相別後至王回秀才來始一得所惠書承居京師無恙某哀苦如昨近擇得葬地在頴西四十里土厚水深略依山水向背其餘陰陽家説皆莫能一一如法也卜用今秋恐知恐知示及杜漳州有事令人感涕不已與之同甲内顧身世可為凜凜此人有材能而氣儁宜其與監司違戾然怒者秖能言其率意行事是保無他過矣某閒居無人又不知其所止無處附書信恐知其家屬所居因信切言及千萬千萬徐謝高科令必已決俟見春牓附書也因見伸意某以妻母病家人兒子輩入京相看因得附此不悉已暄多愛不次某再拜

與臨池院主 皇祐五年

某啟小姪入還曾附問通來暑毒安和某今謀奉太君神柩南歸將遂相見因小姪先行奉此不次某書白 七月十六日

與吳給事 名中復 皇祐末

小師等各安建茶二角表信

某啟罪逆餘生遠屏郊外特承顧訪感咽何勝仍沐寵惠雄編俾遂榮覽雖在哀迷亦知開警如嘉州淸井之作有以見仁言之利博而非文字之空言也欽孰 一作仰

材譽固已有日粗窺高躁益用歎服限以衣制不能謁謝聊叙此不次某再拜仲庶太博執事 二月二十八日

又 嘉祐三年

某啟思奉淸論不可得徒用企想夏熱承體氣佳裕某此者忽有君命殊出意外不惟才非所長加以他慮不淺昨已懇辭庶可得免如其不獲恐難堅避辱命誌文鄙拙豈足當之第以欣慕忠義樂於紀次因得附名於石末遂不敢辭爾惶悚惶悚鄙懷區區不能具道某頓首諫院舍人執事

又同前

某啟新令雖許往還尚以職事牽冗未皇祗謁計寒凜體氣清康前承要墓碣久稽應命近因病目在告始得牽強衰朽無意思僅能成文不足以發揚令德慙恐慙恐昏眩不能多書謹此

與李留後公謹　至和元年

某啟昨自居艱服除久俟外補既而召見尋乞蒲同出處舍皇諒聞於外也前日入拜恩旨復留孤生多難鬢髮蕭然心形兩衰豈有榮進之望但區區未能即去爾承坐鎮餘閒甚有清趣然想非久外留當被嚴召老朽或未出都尚得一相見則為幸矣瞻仰瞻仰

又嘉祐二年

某啟嚮以僑寄僧坊公私多故忽忽為別豈勝馳情使至惠書竊承下車經寒動履清福粗慰瞻仰某一守經愚儒爾豈堪適時之用加以衰病勉强實難過禋慶得遂一麾為幸矣公謹為郡誠可樂然賢者遠外於今之時勢必難久目疾得靜安息慮當益清明某昏花日甚書字如隔雲霧亦冀一閒處將養爾深寒惟望為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啟自旌旆之南數於他書中承見問中間寄惠八功德水又辱手書及今者人至又辱書感慰何已兼審經寒為政外體履清康某自過年如陡一作頓添十數歲人但覺心意衰耗世味都無可樂百事强勉而已請外決在今春惟不知相見何時爾鄙懷千萬莫能具述惟以時為國自愛瞻仰瞻仰

又嘉祐三年

某再拜近因人還嘗得附狀茲者寄水人至又辱書審春寒體況清康兼惠清泉亟飲甚甘實如不疑所品物固有處於幽晦而發於賢哲者茲鄙夫欣慕樂於紀述也適值館伴契丹人使旦夕到關頗區區須事畢當馳上也人還謹奉此

又同前

某啟自春氣候不常伏惟攝理清康前承惠浮槎山水俾之作記又於遞中辱書久不為報蓋牽強拙記未成爾某中年多病文思衰落所記非工殊不堪應命文辭已如此不欲更自繆書亮不為罪然得子履一揮尤幸蓋不敢煩公謹真翰也皇恐

又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辱書一有惠字承此初暑尊候萬福浮槎拙記託賢弟附去多日疑其未至間此急足發來也初深欲自書屢試書數本皆自嫌不過意遂已前書具道必可亮也向時竊見議科場奏甚佳然欲必行其言尤難也論外計刻剝此非守道守官君子孰肯奮然發憤前賴人已受此賜矣若使常人用心皆如君子生民豈有弊病天下豈有不治哉鄆州還闕方一相見京師久雨近方晴乾不審江淮如何向熱以時自重人還謹此不宣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啟自附浮槎拙記去後捧遞中所惠書尋以修報茲者人至又辱賜教某昨承恩俾侍經席輒以近歲員多濫選官以人輕遂至學士例為無職用此為説得以懇辭聖恩矜察特許寢停甚幸也承示啟更不修答也感愧感愧甚苦風眩甚劇若遂不止當成大疾作書未竟已數眩轉屢停筆瞑目鄙懷區區不可盡惟為國慎愛自重

又同前

某啟承誨示至於勤勤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豈減惠山之品久居京師絶難得佳山水頓食此如飲甘醴所患遠難多致不得猷飲爾此山前世粗有名然皆因僧居以為勝今所記者特水爾故不及其他也張又新水記與陸羽不同考於二家之書可見矣今更錄往時所作大明井記奉呈庶可知其詳也因人入都小餅時為致一兩器千里致水恐涉好奇之弊然若不勞煩則亦

無害更裁之

與向觀察嘉祐五年

某啟中間辱書承經暑德履清佳深浣遐想足下留遊河朔忽已數年保塞邊要朝廷寄任之重行第嘉績別膺峻用某衰病無堪待罪西府深愧碌碌秋涼珍愛

又至和元年冬

某啟伏自使旆之西及此兩辱書承祁寒為政外體履清福深慰企渴某居此區區近又領三班坐曹牽冗久闕拜狀仍思舊同局言笑之樂不可復得也請外開春決可去未知款奉何日新正以時自愛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百四十七 十八>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五

與劉侍讀原父 嘉祐二年

某啟專介辱書承此嚴寒為政外尊體休裕實慰企想某以衰病當此煩冗已三請江西要在正初必可得艤舟亭次寓目平山奉賢主人清論豈不豁然哉伏冀為時自愛

又 嘉祐四年

某啟愚家所藏集古錄嘗得故許子春為余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為一書謂可傳久余深以其言為然昨在汝陰居閒遂為集古錄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與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其後來京師遂不復作適因尋檢少書籍發篋得其故本謹以奉呈庶知所謂黑鬼者雖老鈍之人媚着然亦不為無益也家無他本幸看畢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見付某再拜

又

某啟區區久踈謁奉辱誨承示千文甚佳多感多感或云此是李靖字唐人集為千文不知如何也

又 嘉祐二年

某啟前承示以蜀素俾寫孝經一章書之墨不能染尋將家所有者試之亦然遽命工匠治之終不堪用豈其未得其法耶幸令善工精治之使受墨可書當為汗以惡書也糾察題名不罪以聞事貽耳皇恐皇恐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啟暖甚果復作陰嘉節豈遂為雨耶建寧物論益喧當制之人必被收理後日之遊且不欲往幸為致意人事之難乃爾烏絲欄依前書不染墨今納還當以澄心紙試書一章塞命也金櫻煎謹送郤乞真牛膝一二束為聖俞處所得不多爾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啟時色可愛不廢佳節之會謂當得同一笑而原父獨不往人事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絶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俟看了馳上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啟昨日辱寵和惡詩豈勝感服屬上馬赴西園不時為答前偶拜聞家居未必不佳此語復何所疑蓋為泥濘中遠赴官會未必若家居清淨然而郊外少車馬雖雨無泥甚不為勞而物色晴妍深可愛雖病夫亦動念又思家居未必佳也昨日頗歡飲酒差多今日病適方睡起謹此咨報

又 嘉祐四年

某啟昨日奉見後遂之北李園池見木陰葱翠節物已移而原父獨不在但終席奉思加以風沙益可憎爾輒此奉報前承要介甫詩謹以咨呈其一二篇不當傳者特為剪去之矣恐知

又同前

某啟數日不奉見餘暑頗甚伏惟起居佳勝昨日羣牧特會以熱中飲冷過多偶為腹疾蕪以少幹故遂且在告秖三兩日當即出參特煩問念感愧曷已乾燥非常何時可飲未嘗如此寥落也人還謹啟為謝

又同前

某啟承出城勞頓晚來喜佳裕拙疾特辱問念感愧曷已自夜來益注洩今旦黃爾然遂召張康診云熱中傷冷當和陰陽偏用熱藥所以難効遂以黃連乾薑之類為散服之近午差定亦戲家人云近日人脆事須過防昨日得聖俞簡云小小傷冷然用徐青乃俚巷庸工爾此公多艱滯更當慎攝令須馳問之也精神稍復承見問不覺書多聊代面話

又同前

某啟特辱問念感愧曷已某腹疾猶未平衰年已覺難支以不敢常食遂且在告熱藥不敢多服惟晨起一服

爾蓋自家常服者已頓無效蕒新功爾承教當節之也亦聞梅二不安方欲致問

又嘉祐五年

某啟辱問以嬰兒未安勞神然當更審慎藥食有張萬回太保者其術又精第難呼爾不憚慇勤召之也某今日不入正為凌晨稍涼為江氏作誌幸語其家勿相煎茲事安敢奉誤旦夕當得以方牽強不能悉

又同前

某啟承見諭某為之翰家遣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兩日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更為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葉東齋雖狹若心無事可以坐致清涼健羨華事十六日定力當奉見併得敘盡所聞也人還謹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啟煩然炎燎中方不知所以逃生忽辱寵示佳作強起疾讀其為清快難以言傳然賦無屬和之理但當卧

誦以代飲氷咀雪爾某兩日為伯庸趣了誌文蓋其塞
日實近恐悞他事然其為苦不可勝言閑思宜為劉父
所誚然自此當絶筆雖不能如俚俗斷指刺環邀於鬼
神以自誓然當痛自懲艾茲時之勞也方執筆得少風
稍清故能忉忉不宣某再拜

又 嘉祐五年

某啟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率
而縛於文字遂為他時故事茲敢不勉也然西齋素患
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無恰好
也

又 同前

某啟自原甫既西雖不為官制所拘朋遊亦自寂寞況
遂當憂責履畏塗其為情況可知偶思春物將動故都
多佳致為樂豈復可涯汨沒聲利惟溺惑者不勝其勞
而但見其樂粗有識知無以衰病此事難為他人道獨
不知原甫諒之否因風幸數垂問以慰瞻企

又嘉祐六年

某啟自春首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顧無補於
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惟思春物爛然
故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專有之猶恐猒飫所見不以
難得為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稀相見蓋
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鎮一嘗辱問遂絶惠音不
知何嫌遽爾見疎也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偶因連日假
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此亦可見其為貶真蹟用此貶字也

其他俗事可憎不復多道但布瞻企之勤爾氣候猶未
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為國自愛某祇拜 初望西物
甚衆令寸紙一字不可得況南山竹萌之類耶至於新
詩醉墨並棄前約無乃太甚乎

又與前帖相類疑是稾本今兩存之

某啟自春以來苦兒女輩疾病憂煎百端遂闕馳問然
亦怪久不承惠音不審何嫌遽見斥外始望西州之物
甚衆令一言寸紙猶不可得況於其他乎某老拙無堪

自顧恐終無所為以補萬一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將奈何春物爛發故都遺蹟不可勝覽但恐猒飲朝夕不以難得為可惜須知有羨而不可得者爾賢弟亦稀相見盖不能得如往日與諸賢忘形取適爾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幸連日假故略得少布區區然公方享清閑之樂不宜無暇於故人也其他俗事薄惡可不挂耳惟向暖多愛以慰傾企　得子華書言西去當於陜雍留連果能如此否手指拘攣又添左手兩目僅辨物其餘可知

又同前

某頓首啟近寬卹王職方行嘗得附狀然亦久不承惠問春候猶寒不審動履何似但深瞻詠前日崇政賜進士第見賢郎在高等伏惟喜慰某已衰病三四小子未有能獲薦於有司者見之尤所羨慕賢郎程文甚工為都人傳誦及第等雖高而人猶以為未稱然少年微抑於此未必不為遠大之本也謹專致此為賀不宣某再

拜原父安撫侍讀閣下三月十一日

又同前

某啟久不奉狀盖欲俟賢郎歸而不可得者爾賢弟亦稀然亦未嘗辱書不審經暑動履何如但西州人士之來者日載政聲盈於都下使嫉善之言不勝公議聊俾下交快釋其餘存之遠大竊計高明必不校於屑屑也餘復何言盛熱為時自重謹因賢郎歸奉此咨問不宣某再拜六月二十一日謹狀

又同前

某區區於此忽復半歲思有所為則方以妄作紛紜為戒循安常理又顧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哀其不逮實有望於公為多也至於常檢拘攣野率之性尤以為苦然勢難輕動甫及年歲得去為幸也蔡君謨自南歸皤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齋自去冬逮今遂不復啟其他可知也故都多登臨之勝新詩醉墨時以為惠以忘俗惡之態於理似未為害不知何避而何嫌

鄙懷千萬居常思欲鉅細布之臨紙則復茫然惟慎愛護

又同前

某承見教以用快大過此誠中其病然平日所常患衆君子多以為言者也若任責至重未知所為此有望於公者初未蒙賜也至於簡事為實為政之大要此西人所以蒙惠也若曰外名迹自古聖賢所難莊生之名卓然見於後世若使無迹後世學者何從而師法之盖莊生之名以彼周孔之名以此皆不能出名迹之外者第不當汲汲以求之爾不相見久聊此當握手一笑不罪不罪前日餞聖從與景仁介甫清坐終日奉思之外惟以鮮歡相顧屢歎而已恐知其近況故輒及之公來歸未期惟時得數字猶足以為慰豈以無事為煩邪

又同前

某啟薛金部自西來辱惠以書承經寒體履清安慰得詳問動止併以為慰今歲京師寒甚衰病之軀尤所不堪承諭閒閤無為豈亦苦於寒耶春物將動竊思登臨之樂何有窮涯因人時枉問宜道一二偶薛人還聊奉此不宣某再拜十一月二十日

又嘉祐七年

某啟春氣暄和伏惟鎮撫之餘履況清適某以衰殘勉强有勞無益公職曠廢私事不修不獨於書記為闕也緬懷故都風物之佳當此陽春暢發之盛臨觴覽勝宜不為歉盖以賢人在外公議難安一日來歸遂不復得爾此外惟以時為國自愛謹奉狀不宣某手狀上二月十二日

又同前

某啟自過年便欲奉狀只俟薛司勳歸薛既以事滯留遂成稽殆但時見賢弟詢問動靜以慰懷爾薛君留此屢相見粗悉疲病區區所為及其耳目所得歸必能具道更不煩言惟的便無佳物表信盖西州所闕惟南味得春多壞不堪寄遠當俟新茶馳獻爾春旱極闊知陝

西尤甚奈何奈何保重保重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啟賈常行嘗附狀辱書承經暑動履康和無蒙惠以韓城鼎銘及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為奇物某集錄前古遺文往往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來莫不皆有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為恨今遽獲斯銘遂大償其素願其為感幸自宜如何屬患膝瘡家居絕客無人為識古文故弟於郵中粗報已受二銘之賜篆畫當徐訪博識尋繹續得附致其餘區區萬不述一大熱慎護以副瞻勤清水安能久滯耶實負愧也

又同前

某啟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無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問廼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為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為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為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啟近嘗兩奉狀專人至辱書竊審經寒體履安和無沐寄惠蘇梨新筍豈勝珍荷自去冬以來親舊私信一皆謝絕獨思公有所惠理可無嫌又聞近申貢餘之禁則應少費宅庫如此屢寄益無疑也節中人事紛紛使還為謝不謹不宣某再拜原甫經略侍讀執事 十一月一日

與蔡忠惠公君謨

某啟屢惠櫻寧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誠為難得然比他人尚少其二幽齋隙寂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斯雖多無厭也煩聒計不為嫌矣諸留面叙

又嘉祐八年八月

某啟前夕承惠紅絲硯誠發墨若謂勝端石則恐過論然其製作甚精真為几格間佳物也昨日以有文書不敢致簡為謝李歿還又承惠水清泉香餅數十枚聊報

厚貺吾儕日以此等物為事更老應當澹死租庸遂更作一程無由頻面聊當一笑歐陽修頓首白三司給事二十九日謹狀

又　治平二年二月

某啟遂爾大暄不審氣體何似承已對謝應已漸治裝無由詣前日劇瞻企荔枝圖已令崔慤傳寫自是一段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篋令又於柬退中得此數十本勃李駁送上因出過門為幸不宣某頓首君謨端明侍郎二十六日

與范忠文公　景仁　治平四年

某啟專人辱書伏承春暄體候清福某蒙恩許解重任得亳便私其為優幸不可勝述其他諠詼中外所聞大略祇如此故不待煩言惟繫舟府下一見主人而過粗釋瞻思之懇為足矣人還姑此布謝

與常待制　夷甫　嘉祐治平間

某啟相別之久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少忘於心不審即日體候何似向蒙寵示盛文一編究味意趣殊發蒙陋珍翫秘藏未曾暫釋續更有新作苟賜不鄙無外開示至幸至幸深冬為道自愛

又

某相別累年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一日而忘於心不審即日體履何似某碌碌於此國恩未報而哀病日侵進無少補於時退未得幅巾閭巷以從有道君子豈勝區區深寒為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

又

某前日承枉顧少接餘論殊不從容朝夕人事稍閒當獲款奉未間略布區區茶少許聊助待賓輕浼皇恐

又　同前

某啟鄉在頼區區僅得一二聞餘論雖未厭于心而仁人之言獲益已多矣自藏拙于此習成懶慢遂踈奉問亮須幅巾閭巷杖屨往還始償夙素傾嚮之心爾未間以時為道自重因負棄人行謹奉手狀

又熙寧元年

某啟少便久踈致問經寒仰惟德履多福某哀病如昨已再請壽陽旦夕有命西歸漸謀休息必得幅巾衡巷以從長者之遊償其素願然後已也未間惟為道自愛

又同前

某啟到官忽忽已復窮冬老病踈慵闕於致問雪後清冽體況想佳某幸居僻事簡足以養拙歸心雖切尚少盤桓欵悟未期深寒加愛

又熙寧二年

某啟近小史許充行奉狀粗布區區窮臘陰雪忽復新春竊惟養道燕居動履清福某此忽忽已數月開春遂尋前請竊謂理盡而無嫌至於幅巾閭巷以從先生長者之遊此實無窮難得之樂爾未間保重以副瞻勤因家兵還謹奉啟

又同前

某啟守官東州僻在海涘久踈致問徒積傾馳氣候已寒不審燕居動履何如某勉強衰病還延榮祿又將及期歲物豐盛盜訟稀簡粗足偷安冬春之交得遂西首獲覲長者之遊不勝至樂未間為道愛重

又熙寧三年

某啟多病踈懶稍闕致問近兒子自潁還云嘗侍杖屨喜承經暑寢興萬福燕審尚以足疾未副召命朝廷禮賢之意甚篤而士大夫延首之望益勤然君子出處有道足以鎮止奔競敦厚時俗其功利亦多矣某尚未得請未遂相從閭巷之間然亦不過一兩月之頃爾時暑為道愛重

又同前

某啟霜氣清泠不審燕居動履何似竊承朝旨尚復敦迫出處之際遂為世法必有以果於自信者某累牘懇至而上恩未俞素願雖稽終當如志瞻仰盛德惟日增勞嚮寒珍重

與沈待制邈字子山 慶歷三年

某啟素日不奉問苦暑非常歲之比少壯者自不能當衰病之人不問可知馬辱教承體氣清安甚慰俗以立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之勢猶當更猖狂爾然世言春寒秋熱老健為此三者終是不久長之物也介甫詩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又 慶歷四年

某頓首啟自承拜命欣喜無量而不時馳問者誠以奔走塞下吏事叢委遲鈍不能迎解非敢有懈幸諒幸諒

已三日猶須弁一作併旬方得拜見他悉面賦也冬寒千萬保育

與王龍圖 益柔字勝之 嘉祐元年

某啟中間辱書承冬凜外體氣清康深慰瞻渴益州張侍郎不久當至衰病區區猶須更旬浹始遂休息因欲請補江西爾前蒙示諭京東事備悉早出暮歸臨紙忙迫無暇及他惟新陽自愛前削殊不聞有議論奈何奈何

又 嘉祐二年

某啟急足至辱書承此初暑體氣清和差慰瞻想所云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之勢猶當更猖狂爾然世言春寒秋熱老健為此三者終是不久長之物也介甫詩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又 嘉祐二年

某啟急足至辱書承此初暑體氣清和差慰瞻想所云少朋儔宴處為樂此乃在處皆然何獨濟也京師固多相識然人事區區病患憂煎亦無暇於從容料得常態秖如此也求移能少安之為善會要深欲續送上為付一書吏裝褫遂取不得京師吏人禎慢不言可知勿怪勿怪為兒子久病羸弱非常人還且此為謝

又 嘉祐 欽年

某啟專介辱書承涉夏秋體氣清適暑雨為孽古所未聞救災卹患事匪一端某言不足為人信才不足為時用徒耗廩祿每自咄嗟而已承見諭實當今之實患也其如言之不見信何他非相見莫盡所懷稍寒惟當以時保嗇

又 嘉祐二年

某啟人至辱書承尚留究寒凝喜體況清佳杜公清節

篤行每恨文字不稱不意勝之見愛如此近亦有一二家作誌裴少監家當自寄去明復當歸葺于故里亦可就得之原叔誌續當錄去會要為此中書吏稽遲又且送五册去不憚頻來取也新詩因人乞數篇亂道亦當錄呈深寒公外加愛人還草草

又 嘉祐五年

某再拜昨日已入省且喜尊候勝常脚瘡遂愈此正是治內之時亦猶寇賊過後講修武備雖非先見亦所以禦後來之患也吾儕相戒言難取信蓋各自須有少病痛爾呵呵然非此無以獻忠幸深思也無由相見聊奉此咨問大熱遂如此衰病不能支入夏便患口齒昨日食數大杏今日腮頰腫痛針刺出血不能常食若此是將奈何奈何

又 嘉祐八年

某啟前日辱訪別但多愧荷以昭陵虞主未還在禮不當飲酒無由會話少時益以為恨承已登舟節氣遂爾寒凝惟希加愛為禱集古錄序鄙文無足采第君謨筆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薄酒四器聊助待賓不罪輕浼皇恐皇恐

又 治平二年

某啟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書感慰無審經寒動履清勝京東物俗比二浙殊絕必稍為便然久淹於外此在位者之責而朋友敬善之罪其何敢逃某竊位于此已六七年白首碌碌初無補報而罪責無量謗咎獨歸自春首已來得淋渴疾癯瘠昏耗僅不自支他人視之若不堪處況以殘骸勉强情緒可知久不通問因書輒敢自道勝之知我必見哀憐深寒事外惟冀以時自愛

又

某啟辱示二詩誦讀數四意趣深遠所謂朋友講習之益正當佩服何謂迂邪然謂賢而能書為不幸又似過之正宜謂不幸與工同其垂名可也因所示乃知平日論議猶有形迹愚拙所短固多幸當賜教可也苟有未

然却當相難正如此然後為友益矣姑話及此不罪忉忉

又　熙寧四年

某承見諭詩義晚年迫以多病不能精意苟欲成其素志僅且了却頗多疎謬若得一經商榷何幸如之閒居少人力俟錄一二拜呈但慮方居禁職無暇及此也某目足為苦秋深尤劇尚賴休閒足以安養餘生之幸

與宋龍圖　敏求字次道

某啟漸暄竊承體履安和旬休日略邀杜顧家飡冀接清話少時必不以容易見罪悚悚

又

某啟伏承遽有子婦之戚莫遑奉慰豈勝馳情暑欝方熾更冀為國自重少節悲悼區區瞻祝謹奉手啟咨問

與梅龍圖　摯字公儀　嘉祐二年

某啟累日瞻渴不審尊體何似唱和詩編次得成三卷共一百七十三首亦有三兩首不齊整者且刪去其存者皆子細看來衆作極精可以傳也盛哉盛哉然其中亦有一時乘興之作或未盡善處各白諸公修換也內刑部竹詩欲告公儀更修改令簡少為幸緣五篇各不長故也拙序續呈乞改抹來日拜見

與石舍人　揚休字昌言

某頓首啟自到公私冗迫未得一詣門守乃辱雅意先以顧臨猶未克敘謝其為感愧何以勝顏手翰見貽副之古刻無限珍佩人還遽此餘當面盡

與祖龍學　無擇字擇之　嘉祐四年

某啟自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欵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遂成鄙句黯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作亦

聊紀一時之事謹以附遞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瞻違實深為恨暑熱道路不審尊候如何惟冀以時自愛

與沈內翰 文通 治平元年

某啟辱書承祁寒動履清休少慰瞻企餘杭德政民俗方期歸厚而遽此嚴召然去思遺惠亦足以在人亮須春水方可還朝會見尚遥更冀為時珍嗇

答李內翰 疑

某皇恐頓首再拜啟孟冬漸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進奏院遞角今日到州伏蒙十八日所賜手書審奉聖恩暫臨近服雖朝廷重違勤請不得已而驟關左右資訪之助其如凋弊之俗為幸何多某以門下生為幕中吏私願以釋不勝榮輝惟慮車馬未餘已被堅留暫此郡齋即膺召命使下吏愚民徒有企躍依詑之心而不得終蒙大惠爾伏承涓日有期限以職守 一無此十七字 不獲躬詣界首候迎卑情瞻望激切之至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六

與梅聖俞 明道元年

某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弟至辱寄書并前所寄二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頻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覩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盃東都興造日有須求倉卒供辦未嘗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嵩事一勝爾然而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之青林翠壑今為槁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回憶當時之事未一歲間再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顧足下若萬千里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三令反俱遊而聖俞獨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後未嘗作詩前枉製未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事故略不論知與師魯相見少酒為歡值無酒寄去奈何漸寒千萬自愛不宣某白

又 明道元年

某啟藥簡再至兩承示諭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然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君子不知其鴛下叅已致之交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純雅沉實之名終不可得而乃特以輕儁裁之是知善譽者不能美無鹽美子之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典刑而仲尼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尚未能立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美惡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諸君當世名流為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以輕逸名我復自苦求方以美稱借之益重某之不可也削之益便某再拜七老

又 同前

某啟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某常仰希儁游所

望正在規益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内思平日脱冠散髮傲卧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而然爾諸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今若以才辯不窘為逸又不足以當之也師魯之辯亦仲尼孟子之功也子聰之俊詩所謂譽髦之士乎公愷之慧亦大雅之明哲幾道之循有顏子之侔夫之晦子野之默得易之君子晦明語默之道聖俞之懿是尤為全德之稱矣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

又 明道元年

某啟承惠詩并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渝不能釋手緣文尋意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觴詠它腸盪此欲寫未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自遇推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淫不及而文雅過之也公操諸君詩未至今當以盛作遍呈因督之爾

又 明道二年

某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來自河橋喜聆動靜歲暮慘慄履況清佳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已發薦章聖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共榮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為康樂詩助誰與敵哉某自奉别以來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則舌本强也初六日有少吏事至彭婆約子聰應之宿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同爾逕彦國行聊寓此草草

又 同前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販傘船至又得書并鮑魚及問傘容知動靜備詳甚慰甚慰僕來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别時每相見惟道無邪年來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思臨清又不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祇爾大可歎也足下素善南

方今居之樂否比得書甚略不能究所懷詴久不作詩亦疑清興頓損也京師侍親窘衣食欲飲酒錢不可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漸在此每相見欲酤酒飲亦不可得校勘者非好官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余既與世疎濶人所能為皆不能正賴閒曠以自適若爾奚所適哉販傘者回來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誰邪臨紙徘徊不免忉忉

又 景祐五年

某頓首啟去歲西陵曾拜狀今春暈移此邑得子聰書知已在京尋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伏惟慶慰聖俞久滯州縣今而泰矣下交欣慰何可勝言修昨在夷陵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縣有江山之勝雖在天涯聊可自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士軍牧虜曹此況不言可知也所幸老幼無病恙而已不知聖俞美任何處囚拘之迹相見未涯思渴思渴自拜別將五歲矣友益日疎俗狀日增篇詠之興略無清思聖俞新作

雖京師多事不惜錄示以開昏鈍而慰相思故人之惠莫越於此也至禱至禱賢弟云亡必深痛悲前得謝丈書已知之不勝歎悼也因人行速聊拜此冬寒希保愛不宣某頓首 有亂道一兩首在謝丈處為無人寫錄得也聖俞略與臧否之某有少吏事告謝丈望聖俞與咨啟之略語伊法官少為庇隱某自作令每日區區不敢似西都時放縱此來事亦得正但為上官見怒曲有駮議然亦終無可駮縱有亦非大罰其如危辱之跡不欲使有小過也或聖俞問得謝丈一言乞批數字送與附書人也千萬千萬某又上

又 寶元二年

某頓首啟前者見邸報有襄城之命乃知當與謝公偕行然竊料舊尹當徙蜀聖俞即留領縣事襄城居孔道音信自此可日置 疑是以慢然未能作書及縣走接太守還得手書乃知前至南陽南邑其間一驛爾某當請見直以公新下車方布條教伸威信門生故人未

宜往累於其間須其旬浹少定爾又恐聖俞莫能久留或畧命駕見過此大幸也為別五六歲貶徙三年水陸走一萬二千里乃於此處得見故人所以不避百餘里勞君子而坐邀也顒俟顒俟相見旦夕爾他不復道

又同前

某啟承九月一日就道雖為遲留然清風白牛久雨泥淖尤須大晴然後不阻某自鮮官觸事不快至今幾五十日未能脫去豈其屯蹇未極邪所幸親老漸安更三五日可以卜行南陽之居依賢主人實佳事但恨聖俞不在爾昨夏中雖喜會於清風然猶未盡區區之懷今茲寓居方欲悉屏他事為聖俞極數日之歡而前後參差若相避然又見聖俞書中言有事欲相見以不克為恨者益令人怏怏爾到官必有日南陽人便無惜寄音

一作意相及秋寒自愛

又同前

某頓首前遣公幹馳信迎候蓋初約然亦頗疑酷暑如此非乘興之時人還得書果爾及急足至又沐榮問承暑中起居無恙甚慰甚慰前累求新作今者書尾有自厭之說豈可疾淫哇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唱和必多欲一讀以祛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說日夕浸見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來盡呵呵講席所說何書因信乞示及晝寢之樂當輸閑者聖俞不得獨擅也謝氏詩昨忌附去今又却尋不見候見納去矣旱熱可畏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啟谷正來得所示書及見與謝家書甚詳云買洪氏莊與卜葬市屋業皆其所急者也又云減俸為助此時聖俞患於力弱不能厚報知己而然爾恐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損爾聖俞若此月減三五千如失萬錢謝氏族大資多得之未覺甚助謝家亦自有書必言幸思之也洪氏莊極佳爾不須聖俞蚤囊橐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可以自辦爾望聖俞力為幹之某行必為

帶錢去葬地已就此營卜及市屋業差有緒然此不可
倉卒爾他細故盡諭谷正可詢之鄧氏醵賻已止皆如
雅意某年盡必到襄城祭文挽辭極佳冬冷保重

又 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啟自八月一日至京師及今已兩辱詩并
在東都凡三辱詩皆未還答非惟恃聖俞不以書之疏
數為親疎又以將遣專人而多事未能便遣故也前知
為水災所苦此常事不足置胸中親老求官南方此理
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從軍常事何
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黨耶直以見召
掌牋奏遂不去矣文雅處家事方於薛氏求一屋為貯
之勿慮也某於此幸老幼無恙但尤貧不可住京師非
久亦却求外補日 一作旦夕相識多忙不暇作詩足下必
不憚見寄閑吟者皆錄示千萬冬冷保重

又 同前

某頓首啟前謝監簿行附書問差遣書去後兩日知審

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稅不勝喜慰然不即走書專報者
意謂勑下自當知及弓手至得書尚云云始怪何處稽
留至今未到然今必至矣不爾當為督也俟春入京尤
便但不知何處少留某自還館日夕忽忽筆研非答書
簡寓門刺未嘗視昨夕子履偶來會宿聯句數十韻奉
寄且以為謔又有前奉答長句併錄附去可笑可笑歲
陽以來風日慘然土霧雜下氣候不常萬萬自重

又 慶歷四年

某頓首累辱書為慰何已然久不致問者勞逸不同於
理宜然諒不為罪經城楊宰來備詢動止永久困輦下
何時可赴任所示盛編云已了甚於饑渴也此人田望
一信容專令人去取 使令致來恐廢費 銘文不煩見督不久納
上秖為須索要好者恐未盡爾呵呵昨在真定有詩七
八首今錄去班門弄斧可笑可笑然相別久無以為娛
爾前有水谷詩見祁公云子美祕不令人見畏時譏謗
吾徒廓然以文義為交豈避此輩子美豪邁何乃如此

世塗萬態善惡由己所謂禍福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畏避怎生過日月也其他非面不盡近書見教審聽敢不佩服咫尺更有所聞不惜一一示及有酒少人致去奈何奈何夏熱千萬保重

又慶歷六年

某頓首貶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詩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千字文等豈勝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秖候子美詩來已招子美自來書而刻之遊山六詩等即欲更立一石不惜早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為言不知稱意否其他事谷正在此數日備見所為可知居此之況不煩述也閉户飽韲之句怎生諱得呵呵相次奉和見寄詩別拜狀次春暖千萬保重

又慶歷七年

某又啟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峰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為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泉名幽谷）已作一紀未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萬千萬

又慶歷七年

某頓首谷僕來捧書得詢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遊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為可勝慰也其此愈久愈樂不獨為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邦為政暮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示及飲酒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挂口亦不關心固無淺深可示人也某母老多病而身纔過四十頓爾心闌出處（然自作主人後從己便）承

君子大節有所未果不敢効俗夫妄言爾春暄千萬保重

又 慶歷六年

某頓首啟自谷正去後更不曾上狀蓋以經夏大暑秋來或聞移南京或云來與刁氏成親一向因循遂成踈懶然中間却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詩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即日必已還許冬冷尊候萬福某居此久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即飲射酒味甲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病今歲夏秋已來安樂飲食充悅省自洛陽別後始有今日之樂詩頗多不能一一錄去未相見間惟葆保愛多時欲作書無便令託提刑趙學士謹附此不宣

又 慶歷初

某啟為親老久疾乍進乍退醫工不可用日夕憂迫不知所為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庶亦傲然請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親疾如此無醫人下藥為人子何以為心京師相知少不敢託他告吾兄與問當看有不繫官醫人或秀才處士之類善醫者得一人垂報待差人賫書帛去請他幸為博訪之聖俞聞此必挂意更不奉禱也如有所得亦速遣此人回其他不暇忉忉

又

某啟近君謨學士行曾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命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為聖俞嗟惋獨某不然未知高明自以為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為輕重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辱為意則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衮之貴也老兄應能自達不忉忉也已寒保愛

又 皇祐五年

某啟見謝亶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挠懷然書中不言難以為信聖俞居京師宜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少安之某哀告苦殊無生理閒中靜思處世有好處惟當職者

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當難得遂止為佳已熱慎疾寬中為禱

又皇祐五年

某啟徐先輩人至辱書果承有小嬰之念時暑益當自寬爾某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閒便思一得故人為會某不可往聖俞不可來奈何奈何惟當一讀新篇若會面而聖俞惜不寄又將奈何奈何陳碑不可增矣斯人不曉文義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出米價路等意若果有當書何故而略切丁寧喻之此輩不向道亦終不知近併作書

賜茶賜醫常事爾謝此不一一某再拜四月十九日

前面官銜中已有贈官亦然散侍郎作相不足為榮但問人如何爾若材堪則自胥靡亦作相如不堪則乃是俛俾但如是向道無妨

又同前

某啟謀葬事未得恐遂後時日極撓悶蓋以術者太精自家又全不會祇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非效俗流求吉地圖官國山高也夏侍中父葬於虜契丹必不與你擇官國山地葬也閒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失音可救曾記得一方祇用新好槐花尋常市中買來染物者於新瓦上慢火炒令熟置慷袖中隨行隨坐卧譬如閑送一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病愈新篇幸多為寄此

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失音腳氣皆是下虛吾徒老矣省此甚酌甚酌某此居哀獨宿然以憂惱亦自多病恐知

又皇祐五年

某頓首聖俞博士兄徐無黨人回奉狀陰雪不止體氣若何某為近得君貺家書報薛家夫人不安老妻日夕憂撓尊年久患誠亦可憂但薛宅書來止云無大段疾苦奉煩吾兄因見公期為與問一的信因便相報吾兄

書家人不見略要知其增減又為妻子要去歸省其母亦欲過中祥遣他去貴先知彼中遠近爾某自要知謝氏有人還幸批數字逼節哀苦中立偶人行草此

又 皇祐五年

某啟近謝秀才人行嘗奉狀日來起居清勝某哀苦如昨私門日益多事又為妻母近病須令家人一往省之前嘗奉託詢問久候來報也近為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絕者尚得數百篇後世視之為如何人也朋友之間可以為慰爾某益衰病庶事不耐煩惟常守書冊危坐爾聖俞數許新詩不見寄似近日頗以為難何也因兒子輩行奉此春暄保重

又 同前

某啟寄惠鴨脚子甚奇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名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彊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為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秖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勤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一作書蹟真可貴重也今後秖看他人書亦可為樂不能生受得也數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遂一握手可勝為慰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為希深喜也胥太祝且為伸意某卜塋地尚未買得相次決定當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又 皇祐五年

某啟前日謝氏人還辱書承尊候已復康佳新正必倍清勝某孤苦如昨為有二小姪一在象州久不得信一在袁州欲乞渠來賴以辦塋令劄其官位姓名託與問一消息恐難得便但却因謝氏人見示可也吾兄清一作情懷不樂俗事某寡相識煩聒甚悚甚悚

又 皇祐五年

某啟忽忽度日無生意衙前行魯奉狀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為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塋地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為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為作序李厚編次為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勘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　嘉祐三年

某啟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為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　嘉祐二年

某啟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為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塋地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為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為作序李厚編次為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勘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　嘉祐三年

某啟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為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　嘉祐二年

某啟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為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塋地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為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為作序李厚編次為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勘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　嘉祐三年

某啟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為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　嘉祐二年

某啟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為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塋地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為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為作序李厚編次為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勘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　嘉祐三年

某啟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為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　嘉祐二年

某啟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為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塋地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為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為作序李厚編次為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勘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　嘉祐三年

某啟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為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　嘉祐二年

某啟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不承

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為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塋地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為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為作序李厚編次為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勘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　嘉祐三年

某啟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為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　嘉祐二年

某啟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為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塋地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為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為作序李厚編次為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勘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　嘉祐三年

某啟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為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　嘉祐二年

某啟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不承

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為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塋地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為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為作序李厚編次為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勘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　嘉祐三年

某啟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為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　嘉祐二年

某啟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不承

子稍安爾人還謹此

又　嘉祐二年

某啟經節伏惟以時納祜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飲十數杯遂醉歸家却與諸薛飲承見過仍留剌何乃煩老兄如此既醒不遑無以自處也節下外處送酒頗多往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為壽昨秖送王樂道及吾兄爾愚性踈簡人事不能周然意之所至實發於誠心蒙惠簡云有所答則非也恐不知鄙懷故畧自陳述二十二日欲同子履和叔閒話少時先白恐他有所適也

又　同前

某啟陰雨累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達頭魚者素未嘗聞其名盖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不足助盤飧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　同前

頓覺體虛幸連日不朝免得請告更三兩日不知可出未承問念感愧亦審中酒吾輩年高不獨他事至於飲酒亦不能如故時也更希慎愛

又　嘉祐二年

某啟谷正來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敏妙至此也早來得筆絶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此豈常有耶然久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暑中絶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毫尚可銷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　同前

某啟兩日不出方為杜公作銘承惠詩絶高恐不可繼且留欵曲試和待稍髣髴則將出雨久作奈何天災斯人豈惡之也其亦有以邪昨夜暫止頗緩奔走之計然遑遑何時得遂安居漸涼思奉言笑何可得人還姑此

又　同前

某啟自入夏閭巷相傳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初以勉强有事相役既歸遂倒臥以出汗頗多亦利動臟腑

為訛言今乃信然兩夜家人皆扉水并廼翁達旦不寐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數日不止遂復謀逃避之處住京況味其實如此奈何奈何方以為苦不意公家亦然且須少忍特承惠問存卹多感多感蔡君謨寄茶來否悶中喜見慰人還忉忉

又嘉祐四年

某啟適至書局承自釋奠處方歸困倦不敢坐邀忽辱惠教無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牽課然少寬數日為幸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已殊不列事迹或有記得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誌亦得一本尤幸也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再三去問蓋不避一時忉忉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達之

又嘉祐三年

某啟旦夕寒色尤盛衰病者殆不能勝矣不知吾兄尊候如何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無以韻難如何可和且秖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過節更看了示下印卷子何日了因出見過陰寒公事頗少甚閒恐知

又嘉祐三年

某啟累日不奉見不審體氣如何無以俗事無由奉詣理固當然聖俞遂以權門見薄無乃太僭也前承惠白兎詩偶尋不見欲別求一本無為諸君所作皆以常一作贍娥月宮為說頗願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庶幾高出羣類然非老筆不可亦聞有與如晦一篇甚佳皆乞取蘇大挽辭一首閒寫助一笑今日偶在家謹奉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啟前日承見過偶他客多不遂款曲快晴意體想佳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閒辭長說已是難工無以目所不見勉彊而成幸未寄去試為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程碑當便下手秖如唐書亦須了爾

又嘉祐二年

某啟雨不止情意沈欝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某以手指為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支豈天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悶中謹白

又嘉祐三年

某啟經節陰雨猶幸且晴不審尊候何似閒作歸田樂四首秖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亦一時盛事來日食後早訪及為望

又同前

某啟承寵惠二篇欽誦感愧思之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勾副末接續爾呵呵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厮攪不知吾輩用以為樂爾後日絕早過喫不托適簡誤云食後這回不是聽子誤也

又嘉祐四年

某啟自承在式告薦以假故多遂阻奉見秋氣稍涼喜承體候清安屢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為珍貺也然莫妨待客否恐彼闕當却分納一半也原甫高論少抑亦當不復較難來日朝中當面叙人還謹此為謝某再拜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孫赴鵬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百五十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七

與謝舍人　絳字希深　寶元元年

某頓首再拜兵部學士三丈久以多故少便不果拜狀春暄尊候萬福省牓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呂澄可過人邪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為才士奈何平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覩此何由不痛恨欲作一書與胥親及李舍人宋學士論理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何故見遺可駭可駭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日日與師魯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不宣

又　寶元二年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毒暑尤甚不審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涸賓館昨暑交作晏陰方與當

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屢煩長者其如乘餘閒奉罇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京洛之舊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修為窮人主人腰雖金魚而擯亦白矣其清與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感戀何勝西禪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始至弊邑私門老幼往往病暑正如所慮此所以眷眷門下而不候久留者也自鄧至汝陰道出田間由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而腳正在陋邦然鄧州界二字一作則莫及也豈騎立之神一作邪憎家鷄而愛野雉乎自還縣便苦一作繁俗事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叙謝伏惟幸察不宣從表姪歐陽修頓首再拜

與王待制　質字子野　慶歷三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學士子野兄春暄伏惟尊候萬福自去年閏月來東郡以就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益愚鄙爾在都下時于野兄舟行不克攀別其後送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奉憂不知其後復飲否子野善自攝猶能絕葷血甘淡薄況於酒邪一別頓爾南北闕於候問惟冀自重以慰區區不宣某頓首

與李賢良　覯字泰伯　嘉祐初

某啟冗事牽迫久疎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媿甚媿某來日有少事須出即今幸家居可以拂席奉俟軒盖顒企顒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某頓首賢良先生

與曾舍人　鞏字子固　慶歷六年

某啟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歲科場偶滯遐舉畜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也某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昏塞加之老退於舊學已為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因風不惜遠垂見教未良會間自重自重

又　治平四年夏

某啟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於

頗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弊廬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故而新稍增廣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暮年掛冠之約必不愆期也甚幸甚幸昨在頗無所營為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官未能免俗爾亳之佳處人所素稱者往往過實其餘不及陳頗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郵爾初亦不以為佳蓋自便其近頗爾至此便值酷暑未能多作書相知或有見問者幸略道此意惟慎夏自愛

與蘇編禮 洵字明允 嘉祐二年

某啟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卧病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及令者賢郎人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為慰足下文行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 治平間

某啟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事近方徧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損今別為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若已出爾謚錄卷秩既多恐欲借草本

又 治平三年

某啟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小爾昨日賢郎學士見過始知尚未康平旦夕來體中何似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 治平三年

某啟自以拙疾數日闕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遂平

愈孫兆藥多涼古方難用於今更且參以他醫為善也專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啟數日來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千萬精審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勤也亦不煩答簡或賢郎批數字可矣

與費縣蘇殿丞 皇祐 缺年

某啟特承書問無惠篆碑滁陽山泉誠為勝絶而率然

之作文鄙意近乃煩僊筆以傳於遠既喜斯亭之不朽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寧復宣陳專人還謹此敘謝舊用龍尾硯一枚鳳茶一斤聊表意

又

某啟前者辱見顧屬苦多事不得少伸欵曲比奉詞則承已歸縣矣但深怏怏也辱惠書竊審經春體氣清裕某衰病疲憊日自殭勉未知報効不敢言勞咫尺阻濶惟多愛

興澠池徐宰 無黨

某啟久不得書自聞省試日望一信人至忽得所示大慰鄙懷無喜春寒所履無恙程試賦詩極工矣策贍博而辯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為者止於如此耳其他有命然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際能至此其亦奮發於茲時乎計此書至已在高第故不子細不次修書白

又至和元年

某啟真陽相別忽以及茲日月不居大祥奄及攀號僻踊五內分崩不孝罪逆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不得書日與無逸弟想望忽捧來示承在道曾感疾喜今復常又知淮水淺澁雖深欲相見但恐阻滯遂失赴官之期若於事有妨則不若且就汴流西上如淮水可行與汴不爭遠近即茲來為善賢弟在此寂寞中相伴大幸某秋涼方卜離此南北未知何適五代史昨見曾子固議令却重頭改撰未有了期仍作注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未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須相見可論改服哀苦中忙迫偶奉接人行聊此

又至和二年

某啟專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示及誌文甚佳無逸弟又有煩惱可哀適值有人在此誌文當附去又知且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為政何必求來府中所云冬末當至京師暫來甚善一作喜無欲弟居監中時相見焦秀才亦在太學補監生恐知某碌碌於此士大夫

有所論當悉以見告庶助其不及實有望也未相見多愛

又同前

某啟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深慰所云進取之道能具達其如此夫復何患諭及富公言范文正公神道碑事當時在頻已共詳定如此為允述呂公事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為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怪也某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第不書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幸為一白富公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

又嘉祐元年

某啟縣人來得書承寒凝公外體氣無恙深慰深慰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論既各有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稍閒已有削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況非要任求之必可得也無欲弟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向多事少暇他亦疎及門恐知銓中新制破考之事稍緩若在本州無妨亦可已新年多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啟人至辱書承涖官進學無恙甚以為慰所寄文字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某此待罪誠碌碌然期必有為而自効士大夫見責者深是待我厚而愛之過爾敢不佩服冬寒自愛在致齋處草草

與焦殿丞千之皇祐五年

某啟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浣慰然聞不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快快若足下素所自待與某所

以奉待者豈在一得失之間但以科場文字不得專意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今足下三數年間且可棄去科場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講訓素所聞未舉者過此恐彼此難得工夫也足下為人明果以此思之亮可決然北首深恨閭居無人既不能專遣人去奉招當正初南歸亦不為久別計但仰首傾望也某於哀苦中奉思諸君子此又不可言已寒多愛

又 至和二年

陰雨泥甚不欲頻奉邀盖知請假甚艱也某恐不久出彊欲且奉託與照管三數小子某來日遂移過高橋宅中俟稍定疊便去般出學恐先要知仍請具此白胡先生知為妙至時恐要人般挈請示及待令去晚間可出即見過閒話某再拜

又 嘉祐元年

某啟知昨日已差試官庶事便當率稍涼體中佳否近晚或能見過閒話少時恐遂難得暇也粗細米各二斛鮮常事慙仄慙仄

又 同前

某啟以數日齋祠令早方歸知魯來取藥體中佳否見解牓張壽秀才已獲薦不知肯且來此過冬否秖恐他要冬課嫌小兒喧聒不然蒙益則多矣某今日在家隨早晚見過閑話少時

又 嘉祐元年

某啟今日見解牓尚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於懷此孟子之勇也適歸家偶早幸略見過閒話某頓首

又 同前

某啟數日大熱不審意思如何適令發至郡牧司云已却歸西岡不審何謂此中西位頗寬涼多南風甚可居至於飲食亦可取性固無形迹矣無時得閒話請更思之勿以為疑也謹此咨啟俟報某啟

又同前

某啟見兒子言尊候違和豈非患腹臟邪秋後慎生冷為佳以數日不相見甚思渴某一出忝假便有人事區區加以兩日復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且來書院取涼無形迹也前時奉白嚮有策題彼中收得者幸為錄示或秖撿得本子此中亦有人寫盖人事易因循也

又嘉祐元年

某數日不承問不審體中如何當漸平和但怪不見過故此奉問凡疾病不欲滯欝頗須消息有以散釋其效多於服藥若能出入幸相過要人馬來取至於藥物亦當商確乃盡其理謹此咨啟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啟稍寒想益佳裕數日人事忙迫非常前夕至學舍中見狼籍可憎所以未敢便請他張秀才更俟一二日大太祝歸略令灑掃無事有所備緣某多故不能躬視也兩日欲去報此意亦無暇作簡悉悉度日公私不濟一事此京師之態也某奉白

又嘉祐二年

某啟昨日以客多饑疲風眩發作卧不能起承示簡不及時答所言張先輩但怪其登第後絶不相過餘非所聞也亦欲旦夕召渠相見但以多事忽忽未暇爾今日知聞喜宴來日約其見過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啟有無相通盖為常理更不存形迹也船不必白省主自遣人問當亦可得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姚闢詩說請試看有長處僉出示及為無工夫細看故也

又嘉祐六年

承惠胡公銘茲人美德固樂為之紀述第以文字傳遠須少儲思盖尋常意思未及為人强作多不佳也自來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諭行期甚迫當且前之續可附致潤州諒不為晚也人還謹此白知小記不

安且慎調護大熱難將息也

又 同前

某啟自相別後方欲作書遽承不疑學士有來歸之命自後更欲附書則思舟行必已在道無處可附亦以不久相見不必為書也適得信喜來甚速且承酷熱中體氣清安其他皆可盡於相見也某為今夏病暑不可勝任又得喘疾遂且在告羔衰老之態自然如此也略留來人附此草草

又 嘉祐六年

某啟自相別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喜知動靜無家所履安和實以為慰某病衰如昨不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持為可責惟早自知止猶勝殭頹以貪寵利自計非不熟但恐未得如志遂為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南方宜多有聞見不惜垂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胡公墓表誤書陵州人當問其家為改正歲晚寒凜以時自愛因人惠問

又 嘉祐末

遽爾大熱病軀殊不可當數日不相見體中佳否知已授樂清果如何來日見過家殽幸早枉步乘午前稍涼庶幾可坐也無它容姚祕校劉真蹟至此止

又 治平缺年

某啟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吏事便為禮法所繩若居

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尚以為難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為易守也自臨縣治今將及暮諒深諳此態也某嘗再為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無知宦情未必不為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信乎不為吾儕得失也有名即去矣未相見間公餘慎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書白

與王王簿回字深甫

某啟嚮者深甫在京師則以俗冗不常得相見既去又不時為信問視其外豈非疎且慢哉然求諸中則不然也人至惠問承奉太夫人萬福下情瞻慰某哀病日增殊無世間意趣近買田潁上思幅巾與二三君往來田閭間其樂尚可終此餘年爾而其勢未能速去非為之不果猶須晚獲也深甫以謂如何賢弟昨西略見爾祁寒更乞自愛

又

某啟累日以聖節諸事區區未得祇候大熱不審體氣如何來日見過家飡庶得接清論少時幸早垂訪也專此咨啟不宣某再拜深甫先輩　常君未及作書續得馳問因見為伸意千萬千萬

又

某啟人至辱示借書並領昨日少奉清論開沃無限嗽良減否師魯文略讀一二篇令人感涕碑并集錄皆納去某又上

與姚編禮闢字子張　皇祐五年

某頓首閒居絕無人使又不欲頻煩郡中借人所以久不作書上杜公然哀苦中無限瞻依也因請見為多道哀懇希文得美謚雖無墓誌亦可況是富公作必不泯昧修亦續後為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喫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況更有纖毫譬如閒事亦常不欲人擬議況此乎然而不失為他紀述只是遲着十五箇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奸邪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自執道理也餘事不必云云脊碑子極奉煩多荷多荷因見杜賛善託問實錄不必封但只恁寄來此中程判官亦為伸謝將書來後信有書

去某再拜

又

某啟辱書承守道為學自如甚善見諭紹巖事止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久必見凡有諸中未有不形於外者惟當以久見吾子之誠爾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摘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効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人者多但當去其泰甚者爾更宜慎重如拙坊記一篇難破請更思之然遇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錄示

與王幾道　復　景祐元年

某頓首白幾道先輩足下段氏家人至蒙示書及詩并子聰聖俞書與詩後於東山處又見詩何其勤而周也聖俞得詩大喜自謂黨耽漸熾又得一豪者然微有饑態幾道未嘗為此詩落意便爾清遠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窮何不戒也呵呵間別後事自彭國去後患一腫疽二十餘日不能步履甚苦之時惟聖俞一來相問臨清之歡何可得耶師魯已有召不宜更俟嫁女幾道與彦國宜督以來走明日就試恐要知之惠詩未暇答以此也

答孔嗣宗　字伯紹河南人　皇祐元年

某啟辱書甚善尹君誌文前所辯釋詳矣某於師魯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忉忉於筆墨加察加察某再拜

又同前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為已任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

與尹材　慶歷八年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秖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

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篆蓋秖著尹師魯墓四字

與蔡交 皇祐五年

某啟人至辱書感慰何已且承春序履況清休范公襄事修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怠情禮都闕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道德之光見於誌謚為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所諭敢不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此文復何所讓但以禮制為重亦不遲年歲中貴萬全無他議也悉察悉察述夢後序更當勘尋史傳續報然亦當慎文正所慮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篇果如所料矣試期不遠佇奉賀加愛加愛某再拜

答魯舍人 巽字子固 熙寧四年續添

某自歸里舍以杜門罕接人事少便奉書中間嘗見運鹽王郎中得問動靜兼承傳誨近又聞曾少違和急足至辱書喜遂已康裕甚慰某秋冬來目足粗可勉強弟渴淋不少減老年哀病常理不足怪也餘在別紙

某白 見諭乞頼且止亦佳此時尤宜安靜為得理也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筆百枚表信不罪不罪

又同前

辱示為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閭閻俚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方群口諠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以要於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諭也某亦有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嘗出也閒居之人寫錄須相見可揚榷而論也自去年至蔡遂絶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作不足采惟續思頼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皆石本今納上自歸頼它文字亦絶筆不作恐知恐知 青州十餘篇亂道為說道上石彼近必見矣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一

書簡第八

與丁學士寶臣字元珍 皇祐四年

宋 歐陽修 撰

某啟自聞南方寇梗思欲附問凶禍閒居難求的便雖在哀殞翹想之心不可道也元珍學行夐深才當遠用遘一作罹此不幸古人多然在處之有道爾古之君子所以異於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也所恨某居此際不能奔走耳某哀病無復生理今秋欲扶護歸鄉恐趣葬期不及則且權厝鄉寺俟它年耳忽偶黃萃先輩過云賢兄在舒州因得附此草草不能盡鄙懷當續馳迅也秋熱寓中自愛某再拜

又嘉祐四年

元珍淹屈於交友游所宜出力既默無所為而至於書問亦不能時致其勤其為慙罪不待言矣某自蒙恩歸院雖稍清閒而忽忽度日公私無所益此處京師者汨

汩之常態也幸非甚愚頗知脫此而遠去然事有不得遂去者古人所謂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殆此類也今歲廷試得人之盛中外共慶況在佳壻此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今因胡推官行謹奉狀相次陸君行當別布懇

又 嘉祐四年

某向在府中困於煩冗久不奉狀徒用瞻思專人遽來特辱嘉問承涉夏已來體氣清福深所欣慰元珍才行並高而困蹇如此吾徒之責也某昨被煩使初不敢辭然几案之才素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筋力不支屢自陳乞蒙恩得解去實出天幸然請外之志尚未獲素心又以殘史終篇有期夏秋之交可決南去相見未涯千萬鄙懷臨紙不能悉布惟慎重自愛以順休復

答郭刑部 輔

某啟方欲因兒子行奉狀遽中忽辱書可量欣慰兼審春寒動履清勝承諭以嵩少之游豈勝跂羨此樂常為

山人處士得之衣冠仕宦比其汲汲得如其志不老則病矣雖有登臨之興勉強而為之已不勝其勞也若神完氣銳惟意所適如公之樂者百無一二人也如某者目固不能遠望足亦不任登高矣可歎可歎相見未涯鄉暖加愛

與朱職方 處約 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夏熱公外竊惟體履休勝陳詵寺丞佳士也曾在滁州同官今其南歸願拜識幸希留念也屬唐史終篇忙迫作書不謹備恕之方暑慎愛

與蔡省副

某頓首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教字承已登舟遂不復一得叙別可勝瞻戀短景日暮還家客已盈室寢食殆廢習以為常以此久不奉問慙罪慙罪汝陰君子久處疾少間當來歸未見惟寬中自愛審用藥餌不盡區區

與王發運 鬳宇 寶臣

某啓中春嘗辱惠問不審涉夏暑毒體氣如何某自出

貢院為羣士諠詬尋而入夏京師旱疫家人類染時氣區區中復有病患憂煎以此久不附狀寶臣治漕南方雖久淹於外然振綱革弊公私所賴者不細比於硃硃於此無所云補者所得多矣某再請洪井未得屢瀆所懷期於必得也未相見間惟為時自重謹於遞中奉此不宣某再拜

又 嘉祐二年

某啓衰病無悰難久於此加以私計日思南去未可得者無他近時內外制請便例不得從爾奈何奈何自之翰有事故人零落所存者幾更復何心追後生於紛華其將入貢院時之翰疾已甚比出遂不見遽失斯人為恨何勝與同年相知尤甚遂及之愁人愁人中間承惠金櫻煎近方開而服之其製一作煎得尤精多荷中年衰病太甚世情已去但猶藉藥力且扶旦夕爾遽中不子細某啓久別欣此瞻候陰寒道中尊候休勝河役動衆疲

與馬運判道 皇祐二年

民利害繫公處置之耳他俟握手不能具述因人走此不宣某再拜運判裹行執事十二月七日

答韓欽聖宗彥 嘉祐二年

某啓昨使舟行日不及攀別深以為恨人至辱書伏承署事以來當此祁寒體況清福實以為慰也外補之樂得之有素伏讀佳作益以起予無用之質衰病頑然造物者畏浮議以見縻奈何奈何歲晚以時自重人還謹奉此為謝不宣某再拜欽聖提刑學士十一月二日

辱寵惠佳篇欽誦不已旦夕和得遽中附上新甘奇味珍荷也珍荷也部頭事藝稍進得賢者齒問更增勉勵也呵呵劉守到必還使司當復清淡也嘗說襄陽山水

一經真賞果如鄙言否

答李學士 嘉祐八年

某啓自遭罹國邸哀摧殆無以生伏惟感慕攀號何以堪處伏承遠賜存慰豈勝感咽孤拙遭遇昔與安道皆奉清光今茲衰晚才薄責重未知死所何以論報向秋

更冀以時加愛

與王學士

其頓首京師區區自朝及夕無益於公私而思接賢者之論亦不時得近兩辱見顧皆不獲迎候豈勝為恨寒陰不審氣體何似旦夕當卜至門未間先此為謝冀有以亮之而已

又 熙寧三年 此帖又載第九卷却云與薛少卿

其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衙校過頗搆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為掛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己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答張學士 嘉祐缺年

其啓中間辱惠書未遑修答又辱惠書意愛勤勤重增感愧其以嘗患兩手中指攣搐為醫者俾服四生丸手指雖不搐而藥毒為孽攻注頤頷間結核咽喉腫塞盛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衰朽百病交攻難堪久處茲地漸欲謀為退縮得免罪戾以疾為名而去猶是幸人使騎巡歷何時一過都下少遂握手未間以時自愛仲儀喪子應滯行期許事猶煩餘暇沖卿恐猶未歸未及作書為懇

又 嘉祐缺年

其啓區區久不馳問豈勝瞻勤暑毒竊惟體履清福燕承權留務都邑孔道諒少勞神中間嘗辱惠問不時修報亦可知其冗率也慙感慙感其唐史終篇遂當復尋江西之請衰病無堪為歸老之謀爾未由握手莫罄鄙懷惟冀為時自愛以副企詠

又

其啓前日專詣舟次值不在略見賢郎比欲旦夕再祗候而大雨連綿無由出門兼恐已行忽辱手教乃知即今方行不獲面別惟以時自愛瞻企何已東南應亦有

所欲但倉卒不暇續當有信咨煩也蔣同年千萬為伸意近得書亦當作書也南郡近有書去矣人立待草草

又

某啓衰病無堪叨竊過分方深愧懼遽辱誨存無承惠寄佳篇豈勝珍誦湖園野趣近郡所無夢寐在焉何嘗忘也若得偶逃罪責歸老其間遂養慵拙何勝幸也歲晚寒凜欵言未期惟冀以時自重

答陸學士　經字子履　至和二年

某啓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勝其勞使者輩往凡七八獨疲劣者尤覺其苦也還家人事日益區區浮生何處得少休息承子履在洛甚安又知來鄭書碑咫尺莫得奉見獨見勝之備知動止辱書益用為慰漸暄珍愛人還謹此

又　熙寧四年

某啓久闕奉問忽枉以書奚勝感慰兼審經寒履況沖裕某衰病餘生得請歸老而遷官無職皆出特恩榮幸之愧無以為謝第久疾累年頓難減損然得此閒適足以安養又其幸也遂復田畝無期會見企仰而已千萬加愛

又　治平四年

某啓早來辱枉使車重增愧感過午遂熱承動履清和方苦昏乏忽被手教兼惠以藥并方尤荷意愛之厚第藥性差熱當漸漸服之也竊承代歸有期依依之意愚當與頼民同也餘留面布人還少奉此

與刁學士　給

某啓前日承寵訪秋暑計尊候康和以居處狹陋欲卜定力約數君奉同閒話一日既稍寬涼又佳水烹一兩盃茶幸告月初約一日恐為會處多故先次一作此洛啓

答連職方　庶字君錫　天聖中

某惶悚頓首上黨三哥良執少一作久別伏想體中佳好近者兄長行獲奉短札懇悃之素具之如昨泊任進來得三兄信伏知軒車猶未歸仙墅其自返黨閭邈然塊

處日以賤事相逼魚鱗左右至於筆硯之具視同長物而已前承寵示佳句久欲為答奈六情底滯不能叩課加之對雷門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効曹生游揚季布之名日得傳播於漢東士流之間諷誦傳寫者迨疑使中山兎悲而洛陽紙貴也今勉成一首以報來賜小生學非師授性且冥憃仰賴良交時賜教誘若不為索其病疵而姑効司馬生言好字則三哥顧我之厚薄可由斯而見矣崢嶸歲且晏平居寡徒想望故人能不愴恨時因北風幸無忘德音之惠其頓首

又 嘉祐五年

其啓近嘗屢惠問不審寒來體履如何京師區區幸時與元禮相見然衰病鮮悰無復壯年游從之樂也殘史已終篇南歸之思如欲飛爾君錫決然遂獲閒居之適應知此趣真老者之所便也況竊祿甚厚於國無補豈堪碌祿久此乎握手未期聊為君錫道此臧寒多愛

又 熙寧 缺年

其啓令姪過郡辱書粗慰積年思企之勤無得一詢起居康福外絶世欲內養天真宜其極方外之樂享眉壽於無涯其寵祿盈溢心志衰零尚此盤桓未償夙願然亦不出新春歸計可決第思場屋之遊四十年之舊零落之餘所存者幾而吾二人者邈焉各在一方未知握手之期用此不勝區區爾嵗律道盡寒色嚮深惟以時加愛

又 熙寧四年二月

其啓守蔡忽已半嵗老年百病交攻賴此閒僻偷安然猶經春在告人事曠廢咫尺相去關於馳問使至辱書既慙且感喜承尊候康裕某以衰殘未遂一丘之願勉強憂畏惟思高賢遠識早能超出塵累宜享福壽於無涯也企慕企慕相見未期初暄保愛

又 熙寧四年四月

其啓相去不遠惠然之顧出於乘興古賢佳事有望於故人但不敢坐邀爾某入新年陡更衰殘昨三月中欲

遂伸前請決計歸休封遞角次得關報陝兵為孽遠近驚懼朝廷方有西顧之憂遂且少止今已寧息作晚必期得請也若遂還頴則相去益遠至時或一就蔡枉顧可否千里命駕近世未聞亦是一時奇事有望有望亂道思頴詩一卷粗以見志閒中可資一噱

答連郎中　庠字元禮

某啓才薄力劣任非其稱初無報効徒自為勞人事都廢恃親舊見哀而不責小故湖外風土如何向承體中亦小不佳今喜清康君錫兄亦久不承問多事匆匆不曾作得一書懨悚懨悚惠柑甚佳遠地難致尤為珍感鳳團數餅聊表信而已歲律遽窮新春多愛

又

某啓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故人有佳兒女朋友所當共慶也兼辱簡字惠以熊白并蟠鮓等皆飲酒具獨患累日苦目昏未能近盃杓也朝暮乘閒道話

答丘寺丞

某頓首今日食後就寢方覺擁被臥讀太白集忽辱惠佳篇豈勝感愧當亦牽強為報恐滯使人且此為謝

答韓宗彦　嘉祐四年　本卷前有答韓欽聖二幅即宗彦也誤寘此

某啓專人辱書承此初暑體履清勝實慰瞻勤前在府中嘗辱惠問牽以俗冗不時布款昨以衰病屢自乞蒙恩俾解煩劇雖江西前請未獲素心而疲憊計不能久耐得休息亦不勝其幸方得復從諸公之遊而子華遽遷執憲然命出中外稱愜其既得閒閑適遂且盤桓過夏秋冬當遂前請相見未涯但聞風采行被嚴召未間暑熱以時自愛因人還謹此為謝

答黎宗孟　醇　熙寧二年

某啓近遣家兵至萬壽奉迎有書計達專人惠教乃承路中得疾問來人不能詳言即日必惟已獲痊安旅中有疾亮難久也辱諭尋醫細思皆小小外事不足動懷豈宜輕為去就許昌避疑介至亳又陳曹為梗今又復然足驗世人常態處處如此然則孰尋醫所至未必見容

但當寬度包之爾富丞相奉知必不淺已教他舉留再任莫且隱忍終之否其性自少容老年磨難多漸能忍事前後蒙見教者豈非欲其寬中以忍事耶却敢以此意奉規不怪不怪未敢奉邀必且徑還家也向暖加愛不宣其再拜

與裴如晦 煜 嘉祐五年

其啓酷暑阻奉見竊惟體氣佳和新事頗動人耳目惟靜處聽閙益覺其喧也聖俞賻助遂獲幾何苟有所得幸且勿送其家也望略批示或約相見為佳謹此咨啓其再拜如晦學士 廿四日

答杜植 嘉祐五年

其啓公私多故久闕馳誠然亦久不承問忽於遞中辱書喜慰無量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不相見數年問親舊零落所有無幾在者衰殘老病於理宜然其間不能量力決然早去而留連祿仕任過其分勉强碌碌迄無可稱以取責於一時而貽譏於後世則鄙人於數老叟中

又獨負此若寵利紛華不惟非素心所溺就令心有所好大抵晚年實能享者於身所得幾何由是言之得失不較可知自去夏迄今病恙交攻尤苦齒牙飲食艱難則向所謂於身所得者無復有爾可歎可歎不相見久因書及此聊當一笑爾聖俞家賴諸故人力得不失所潼州兒子輩更在教育他事應在雅懷有以處之不待言也新歲千萬加愛因風不惜惠問以慰瞻仰不宣其再拜

答陸伸

其啓人至辱示長書及古今雜文十軸其研窮六經之旨究切當世之務與其辨論文辭之際如決壅塞闢通衢以瀉浩渺之無窮御駑駿而馳騁然則吾子之所能與其所用心者不待相見而可知矣其衰病廢學多難於時常幸得空閒之處苟樂於自棄而吾子獨不棄之惠然見及何以當之欣慕感愧聊敘鄙懷茲為謝幸察其區區

與丁學士 見英辭類稿 己下續添

元珍屈處冗務士夫所歎清議尚存自當奮滯惟通塞有時少須之耳某碌碌於此為庸人出處之計前以屢陳矣

又

冗務誠非賢者所處然屈伸之際又非賢者不能安也凡在友舊莫不以此為慮而未知所以為之奈何自古賢達之士固嘗有所屈伸其所以處之者乃其平生所學者耳足下所存遠大故知必能及此敢道之

與蔡省副嘉祐元年 見名賢簡啟

某啓昨日無以為禮深用慙靦宿來動履想佳然中席遽起遂不可留變此新例他時東齋之魯敢不遵用故事也適得沖卿簡言原父已送詩云某殊未有一句欲借一拭目以發衰鈍三日欲去出城送沖卿能往否此不敢强問及之

又嘉祐缺年

某啓昨日知與沖卿賞月必有餘樂某亦邀同輩二三人淡坐不飲殊亦鮮歡但飲冷過多又病真不能追逐少年矣前時烏絲欄軋留欲書其後尚未有暇適因尋書別得少佳者且納上聊資揮灑童望之長言試為一閱疑後日方得奉見謹此咨布

與裴學士名煜字如晦嘉祐八年以秘閣校理知潤州 前有嘉祐五年一帖

某啓公私冗瑣人事多廢不獲奉問忽已逾時專人辱書承經寒氣體清安稍慰瞻想也某年齒日增心志日耗材薄任重憂責無涯故人在遠誰與教告誠未知稅駕之所也如晦代歸有期竊承私門多所憂撓顧知紛紛此世少無事人也惠甘誠為佳物然不飲已期年矣茶須嘗方敢致謝向春和更希慎愛專人還謹奉此不宣某頓首如晦學士足下二月三日

與趙學士名抃字元考 熙寧缺年

修啓頃蒙軒騎少留忽忽殆疎款奉然每親餘論獲益已多少別方爾傾馳辱書感愧旦夕亮且就道霜月向寒千萬愛攝不宣歐陽修奉啓太常學士執事八月晦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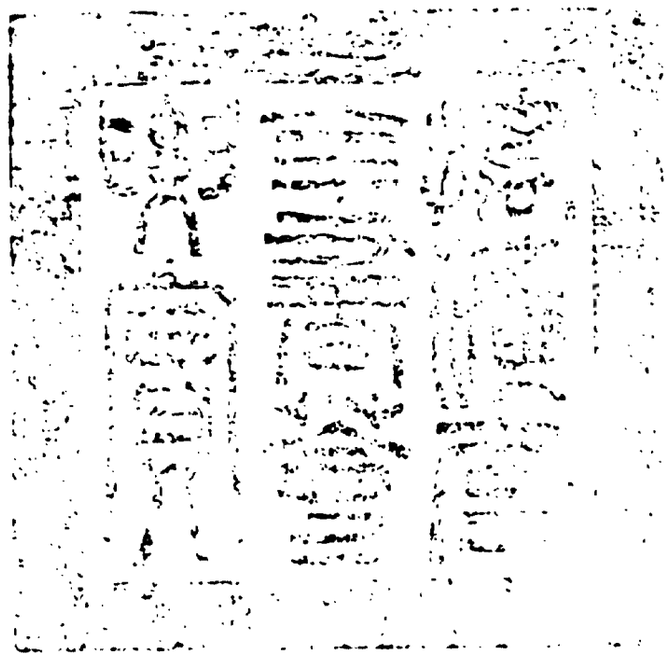
承示集古跋尾數事頓發蒙滯恨不早拜呈也

謹案卷一百五十一第一

深按憂字疑訛

第十五頁前三行病恙交攻刊本交訛友今改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滕起鵬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二

書簡第九

宋歐陽修撰

與薛少卿公期 景祐三年

首再啟東園一別自夏涉秋今倏冬矣泝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見家兄言出京時有公期書渴得一見要知別後事然數日尋之不見遂已某自南行所幸老幼皆無病恙風波不甚惡凡舟行人所懼處皆坦然而過今至此嚮吏陵江水極善亦不越三四日可到久聞好水土出粳米大魚梨栗甘橘茶筍而縣民一二千户絶無事罪人得此為至幸矣秖是沿路多故舊相識所至牽率又少便人作書入京公期始約今冬赴絳州必非久行矣每憶君謨家書在君貺處乃可達今因遣白頭奴入京謹附狀不宣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又 景祐四年

其頓首自公期東門之別忽已踰年南北之殊相去萬里音信踈絶於理固然昨至許州蒙訊問備審官下為況甚佳邇來諒惟自公之餘與閭內貴屬各保清休某居此為況皆如常親老幸甚安室中驟過僻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徒之所難亦鄙夫之幸也多荷多荷公期遊宦故鄉其樂可量思昔月中琴奕樽酒之會何可得耶某久處窮僻習成枯淡頓無曩時情悰惟覺病態漸侵爾弊性懶於作書區區思慕之心非有怠也惟仁者察之謹謗未解相見何由惟慎疾加愛因人至京頻示三兩字為禱其如方寸莫能盡也不宣

又 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公期九哥足下比者伏審五丈人丈母相繼傾亡聞訃交至不勝悼恫苦事伏惟罹此酷毒摧痛哀慕奈何奈何孝子之志在於不滅更望節哀就禮以全大孝是於親友為大願也自去秋質夫有事顒俟公期替歸不意遭此凶變知扶護且歸絳州未審何時可至京邑一別數歲某走萬餘里艱險備嘗公期又有此患人生若此可嗟可嗟八哥在京尚未有差遣亦欲求一住京所貴照管君貺與某亦時時到宅內外如常不慮中前君貺行曾有書佗為有起請不肯附去今同封呈前後累寫下書皆因循不附去得悚息悚息秋寒哭泣扶護千萬實節以副區區謹奉 此致慰

又 慶歷三年

某頓首啓自公期到京便欲拜見初期見訪尋以某欲入都遷延至此近以定日必行一夕小兒輒病遂阻行計然猶幸僅存其生至今尚未安所賴有可醫理行既無涯虛滯軒車久阻歸計懇惕料某不往公期便行也企渴企渴他具夫人書記累辱問小兒病無慘中未及奉書市樂甚煩挂意春暖各希保愛瞻祝瞻祝不宣

又 皇祐二年

某啓到此已將百日奉率如初以此久不奉問遞中并

人至兩辱書承寒來寢味多福霈恩進秩不敢為賀彼
此然也某此區區幸事漸少稍息肩奉告作鞍益為郡
人哂其太陋爾相次專人附銀去式樣一依官品可也
冗事乃煩長者惶恐惶恐餘具後信冬冷保重

又 嘉祐缺年

某啓累日不相見承在軍器庫中必甚勞神暄和體氣
喜佳裕玉冊官便當遣去有暇因出見過看漢碑今日
私忌家居恐知

又 嘉祐缺年

某啓昨日見妳子自宅中歸云公期猶患腰疼不審旦
夕來尊候如何今日欲於軍器庫中奉問又恐不入為
前日所見偷竊者驚家人欲於宅西添一鋪巡警不知
有例否夫人言公期宅前曾報添一鋪不知申報何處
施行略希批示因出閒過少話某再拜公期郎中 二日

又 嘉祐缺年

某啓昨夕承過顧經宿熱未解甚可苦也體中安和數
日有人將一馬來行亦快不見驚蹶不知毛骨如何云
要百千為定價直否試令牽呈昨夕忘却開說及幸告
批示革解九方專令咨請不罪不罪

又 嘉祐治平間

某啓昨日作書未及發忽得來介所惠書頓釋月餘憂
想之慊家人尤以為慰也所喜涉暑到官尊幼各安寧
仍知頗以郡事為意如此日月亦易銷遣某向在夷陵
乾德每以民事便為銷日之樂苟能如此殊無謫官之

意也某偶因用街市淋洗藥拔動風氣左脚疼痛數日
在告不意傳報特煩軫念感愧感愧感暑公外加愛家
人亦自有書此不多述不宣

又 嘉祐治平間

某啓近併捧三書具審至汝以來動靜甚慰企渴爾比
日窮惟公外體履清福貴眷各安和今夏京師大熱疾
疫尚未衰息頗聞許洛特盛幸喜汝獨無之雖然郡事
久不治下車之始不無勞心今必稍簡則漸可樂矣崔

庠案已斷邸報必見罪狀不若初聞之可駭然刑名亦重舉主多不免茲亦奈何淄州近不得書應是煩惱其今歲病暑飲氷水多目生黑花多在告舉家幼小幸安最後將書來人戒渠來取書輒私去故於遞中致此暑伏方盛慎愛不宣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多事怱怱等閒不奉狀遂復逾月茲者楊氏子來辱書承秋來公外動履清泰貴眷各安粗以為慰郡事以太守養疾甚煩裁處然臨以餘刃莫不為勞苦加之歲事豐成盜訟當漸稀簡也某以私門過夏向秋幸且安帖秖是孤危之迹勢漸難安羣口籍籍外亦應聞病目愈甚承惠藥方便當精意服之也連日從駕歸遂臥病兼亦筋力去不得也餘俟家人自有書殘暑更冀以時自愛以副瞻企

又治平二年

某啓近以雨水為患舉家驚奉所幸人物苦無傷損偶

居定力公私擾擾久不附問急足忽來惠書承秋來公外體履清福貴眷上下康安稍以為慰報國無狀致此天災皆由時政多闕上貽聖憂方共引咎遽承見教丁寧切至蒙愛之厚愧感銘藏而已知汝極豐郡政修舉盜訟遂稀應多閒暇之樂也某忽忽無悰病目如在昏霧中作書甚艱餘不遑及向寒保重因風時枉問

又同前

某啓新陽納慶伏承動履多福人至辱書感慰無量京師水後繼以陰雪甫近郊禮次開晴青城宿齋雲日澄和人情舒暢遂成大禮衰朽之質執事忘勞前此公私事叢久闕致問自是而後應且休息一晴鎮過無限浮議天幸天幸餘非筆墨可罄人還僅布一二深寒多愛

又治平三年

某啓自承受勅後日與家人望軒騎來歸何久而絕不聞問春夏之交氣候不常不審體況何似想與貴眷各安某此內外如常但自春來病渴淋不止在告多日乞

一近郡養疾已二劄竊料旦夕當至都門故專走兵迎候其他須面叙病中不悉

又 熙寧元年

某啓近法曹廳人回特惠書經節竊惟公外氣體安和某到官忽已兩月幸與諸幼如常但老病益衰民間興利趨公事日百端昏然並不能省若常時公事則絶簡過客亦稀苟禄偷安負愧而已公期臨郡已多時莫須別有差遣某以病苦難久尸居歸心有素何日遂如所願相見未涯窮冬盛寒惟加攝為祝

又 熙寧三年 此帖又載第八卷却云與王學士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衙校過頻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為挂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又 熙寧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承秋暑體候康適貴眷安寧甚慰甚慰某茲者告老得請恩典殊優出於萬幸頻蔡至近雖昌大熱信宿便至遂為閒人庶事皆如素計惟當營舍久而僅了族大費廣生事未成倫理頗亦勞心然措置稍定不復更令入耳則是人間無事人爾知幸知幸承冬中當替歸可遂相見豈勝欣願但恐未間別有美命也某此老幼幸如宜聞相去秖四程必時得書問往還殘暑公外多愛

又 同前

某啓迂吏過州辱書承經寒體況清裕貴眷各安甚慰勤企某與諸幼幸各如宜自還田舍已百餘日庶可稍成倫理粗免勞心始覺漸有閒中趣味然目足之疾初未少損益累年舊苦勢難頓減又迫於年齒愈老而益衰其如坐享厚俸飲食無為徼倖之愧感激而已承美替有朔冬末行舟淮頻當得一會面但恐未間別有美

命就移不然豈勝欣望也深寒未相見間多愛多愛

又熙寧五年

某啓自使舟過郡閒門庶事乏力又值雪寒難於舉動加之病齒妨飲遂不成主禮退居屏迹惟交親難相會每以為恨幸一相見又事多艱滯如此信乎人事如意難得也然尚得靜話數日爾人至辱手教承宿來尊候萬福知詰旦遂行向和惟多愛

又同前

某啓近辱書喜獲平安到京甚慰傾企乍至都下人事必多仍審已謁告歸絳州何其速也不亦少勞乎即日春暄竊惟氣體清適某自相別後令醫工脫去病齒遂免痛苦然至今尚未敢放口啖酒情悰索然但覺一歲衰如一歲爾集序已了秖候便了鐫刻一併納呈閒居難得人便附書比此書至京計已西去故令人齎轉附至絳故未及其他惟向暖保愛早還以副瞻思

與陳比部力嘉祐治平間

承有家訃賢妹有事竊惟悲痛老年親戚間不免時有煩惱人生常理只如此時暑千萬節哀寬中無由奉慰來日令兒子至寺中也五妹且省煩惱時熱圖安也某再拜作坊殿丞良親廿七日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承昨日寺中舉掛時熱惟希寬中又知啖食所傷更須慎護辱惠茶具甚精奇多荷藏之他時為閒居之用爾今則少暇也五妹喜安極熱未敢相邀歸家好將息某再拜作坊國博之右旬休日

又同前

某辱惠荅簡承臟腑已安和甚慰惠茶籠所作極精至石屏大是奇物可珍可珍但不得中間一片則不成罷千萬為早取之此物他處未嘗見石屏世故多有未有若此簡易而工妙也稍涼見過閒話甚再拜作坊虞部六娘兩日患臟腑今却安也果子自此更不令啖幸荷幸荷

又 同前

人至承惠簡喜酷暑中與貴眷各安數日大熱恰值謝官人事紛紛疲朽遂不克支若非昨夕一雨少解煩毒其將奈何頻勞問念多感多感其再拜佳娘近日頗肯忌口亦漸向安謝念及也

又 嘉祐治平間

多日不相見天氣斗暖喜與五妹各安和惠簡問及牙疼多感多感兩日稍可雖浮動醫者云取未得須俟根脫取之省力恐知恐知驢肉多荷多荷其再拜作坊虞部良親 廿二日 兩日却較喫得些物

又 同前

其所苦者齒牙熱痛兩日來漸較蓋稍節滋味等物遂可爾過承憂念五妹歸家安否後日祠事畢便歸當得相見人還專此為謝其再拜 只前時兩般藥自好方待久使也

其啓承惠蘇家藥多荷多荷亦嘗用之此但治咽喉爾

又 熙寧元年

其啓久不得信方深企想送劉司理兵士至辱書承公外體候安和四郎以下諸幼各安其慰但以亡妹忽已周祥舉家見書信至重增悲惱爾其此老幼幸亦如常久欲作書只為累表乞致政未允候見去住後發書奉報爾今又忽有青州之命已兩次辭免欲且乞守亳蓋去頗近便於歸計也未知如何也知吾親每每多不安遠宦中有此煩惱誠難為情更宜寬心求安為善也亡妹靈柩今冬先送歸晉最為上策向寒千萬保愛不宣其再拜知郡比部良親 九月八日

與馬著作 嘉祐中

牡丹記荔支譜久欲附呈以候刻跋尾數十字以是稽遲不怪不怪病目固不能書然君謨不肯為他人書而獨為其書此朋友間自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自書取笑取笑

又 治平四年

其啓近縣人還奉狀新歲布和善人君子自宜享福惟餘齡晚暮益以病衰相見未涯徒積傾向鄙抱區區前書粗布政餘加愛其手啓知縣著作足下十二月十九日寄惠花燭白蕈多荷多荷蕈豈非自種耶甚佳甚佳泉水未為爾必以氷凍賈致未得也

又 熙寧元年

其啓專人辱書并以泉水為貺豈勝珍荷兼審新春履味清安河夫之役尚煩神用然處置得宜公私俱濟則所利博矣亮不以為勞也其再乞壽旦夕必見可否未間難為期約也當續咨報尚寒慎愛不宣其手啓知縣著作足下十九日李集已領泉味皆佳然大祇東州水甘直須於鹹水地飲之然后為貴爾

又

其啓病悴之餘人事疎廢忽辱惠教方承臨莅齊城經暑公餘清適誨諭稠重開發蒙鄙感愧感愧悃悃尺未期會話欽渴欽渴其再拜 病目多書字不得不罪不罪

又 熙寧三年

淮西支郡蕭條何敢奉屈然吾儕以道為樂亦應不以閒要為計其至頼且少盤桓俟如蔡即當發前若遂所乞衰拙之幸多矣塗次餘未及詳

又 同前

最後一前甚懇意謂可以免并遂蔡何幸如之其餘區區未可卒布但不一會見尤為恨爾保愛保愛

又

其啓官守相望咫尺未親言話惠書勤眷無以嘉篇富麗之作老病無悰得以拭目頓增鄙思也欣感欣感高材尚滯一邑秋冷多愛其奉白著作足下

與顧直講 長道

其啓向傳例罷學職初聞可疑及辱書始駭果然又承有淮陽之命君子出處不違道而無媿則所居皆樂況淮陽近家之便乎亮不動浩然之氣也交年積雪極寒體況想佳計行李不久當東相去逾遠會見何時千萬

加愛

又治平四年

某啓向在京師會吾子來人事忽忽不能以從容接高論及至亳聞還直學館出處相失誠可悵仰近惟經寒體況清適某退守僻州甚為優幸而衰病侵凌心志昏耗諒難久竊榮寵也目疾為苦臨紙艱於執筆鄙懷莫罄新歲惟冀加愛

又熙寧元年

某啓董君來辱惠音竊承履況佳適感慰曷已學館誠岑寂然塵事不到足以專志經籍則其所得與其所樂豈不多哉某今春目疾愈甚東州民物可樂處多但自以衰病少悰爾董君到必為言也

又同前

某啓衰病人事多廢久不奉書遞中辱問承經寒體況清適學舍久淹然以道為樂必無倦也某兩目益昏難久勉強乞壽已再旦冀得請西歸近頼為便爾相見未涯鄙誠莫道

又熙寧二年

某以病昏廢學情禮亦多闕東州一任寄委勉強常憂曠敗請壽冀未退休閒苟安於藏縮爾久不聞道義之益與諸賢者迹日漸疎但欽渴而已

又熙寧三年

某啓近辱書承春寒為道外無恙甚慰企仰竊憶去秋將離青社曾一奉書未審得達否某衰病如昨幸得閒暇偷安但苦病目不能看書無以度日詩義未能精究第據所得聊且成書正恐眼目有妨不能卒業益前人如此者多也今果目視昏花若不草草了之幾成後悔所以未敢多示人者更欲與二三君講評其可否爾但未知相見何時也報筆特艱莫布萬一漸暖加嗇

又熙寧四年

某啓近辱書承涉暑講道外康和甚慰燕蒙以鳧繹先生有集為示某自少時常得傳誦數篇每恨不見全編

不意茲時頓飫饑渴藏家著録以傳後世榮感榮感其
以經春老病在告近已復尋在亳之請方治裝以俟命
區區未遑悉布惟毒熱加愛

又同前

其茲者得請歸老恩出萬幸惟所苦渴淋自春發作經
此暑毒尤甚蓋以累年之疾勢不易平然自此安閒冀
漸調養爾兩目昏甚艱於執卷顧難銷晷景又親朋之
會邈不可期恐遂不聞道義默默寢為庸人爾殘暑加
愛

又同前

其啓近小史一作吏許充行奉書方在道人自都來又辱
惠問豈勝感愧無承秋暑為況多佳其自蒙恩許其告
老榮幸感激之懇前書已粗布惟乍還里閈人事少勞
而舊苦日足之疾得秋增甚舊書編稟未經一二君商
榷今遂復田畝會見無期此為恨爾餘粗如宜幸不多
恤向冷惟加愛

與梁直講

其啓衰病退藏自宜屏迹忽辱惠問雅眷不忘其為感著
未易遽陳兼喜春和氣體清裕董直講來自學舍具道
羣居之詳今其還也亦備見郡齋之況燕譚之際涼可
及之病目愈眊然艱於執筆惟以時加愛

與直講都官熙寧元年

其啓自離亳更闕奉問春氣尚寒體履清勝其昨辭青
不獲勉策病軀東來而東州士俗深厚歲豐盜訟亦稀
甚為養拙之幸而獨苦衰朽老疾日增爾歸計遷延更
須年歲也學舍久淹匪朝必有美命未間珍愛其再拜
直講都官足下正月九日

與曾學士熙寧三年

其啓近因人還得附拙記存枉書尺其為愧荷可勝道
也兼審秋寒提按之暇動履清福其去蔡咫尺以病足
為梗少留於此忽復踰月匪晚向官所壽蔡相望時得
拜問旅寓中草率為謝

與王補之 熙寧三年

其啓近者行舟過界上特辱惠書喜承秋冷氣體安和以至郡道里差遥不敢曲邀車騎又失於上問全乏迎候豈勝愧恨其蒙恩得請郡僻事簡衰年疲病苟禄偷安甚為幸也款見未涯以時自愛

與謝景初 皇祐元年

其拜啓久不作書蓋由無便即日為政外奉親萬福其幸且安郡僻少事然漸老懶於為學惟喜睡爾足下為道方銳著述必多此急足回無惜為寄春寒保重

論徐嶠稱弟子帖

春首餘寒惟閣黎動止安穩弟子虚乏繆承榮寄蒙恩奬擢授以洛州一歲三遷自南徂北既近都邑忝窃彌深便即祇命未由預謁瞻望山門但增悽斷戰懼之情憮惶失據願珍重不宣弟子徐嶠和南

其啓承惠佳篇豈勝欽服昨日見顧遂當祇詣曾不為言其如清晏佳賓難復多得若曰春秋為義當得徐嶠可讀不知與何人帖也

與脩史學士 嘉祐三年

其啓辱教開發蒙滯實寡陋者之幸也早來寧王憲只為更名與郊王嗣直數人同須再出封國其它更有易名者偶不從封爾就中此卷錯處多然捨此更無也其白

又

其啓前日承惠服屬圖寡陋蒙益何勝感愧欲見當年修真宗實録人官職姓名差官及書成年月告與撿示不罪相煩八日其拜白晉叔學士

又

多日不奉見春暖康和中間承見惠臘雪散者或有更乞少許其再拜外題簡呈修史學士

右三篇見秀峰隱居法帖或云與呂夏卿呂字緺叔嘗同修唐史晉字疑省文

與人

辱留郡兩日偶客多不及款話惟望慎疾自愛俗子多是非難防勉强接納小疾不足過疑却恐過當服藥致生疾耳二者愚慮恃眷舊敢然悚惕惕惕公議難過亨復匪遥他不足道也區區其又拜

右不知與何人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二

書簡第十

與十四弟煥字大明

皇祐二年

其啟仕宦多故久不附書冬寒計與諸眷安和某為太君年老多病未能一歸鄉里親拜墳墓祖墳更望與照管餘託鄭齋郎致意此外保愛不宣某書上十四弟秀才閏月六日

又皇祐五年

宋 歐陽修 撰

其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罰上延太君以去年三月十七日有事攀號冤吁五内分崩不孝深蒼天罪逆深蒼天見在頴州持服昨者鄭齋郎自鄉中來得十四弟書知與骨肉奉親各安其為於頴州卜葬所以未及歸得只候服闋南歸相見書言回陂樹倒但勿令人斫伐為幸諸大小墳域且望更與掛意照管年歲間某歸相見餘不多言今因嗣立人回奉此不具

兄押書寄十四弟秀才四月七日　究墨宣筆表遠信

又同前

十四弟秀才前者嗣立人力回曾附書及筆墨等想得達邇来暑熱上下各安某今者扶護太君靈柩歸葬先遣嗣立歸凡有可幹事為嗣立少心力吾弟且與同共勾當相見不遠秋熱好將息不次某書白十四弟七月十五日

又同前

十四弟昨自扶護南歸得相見庶事頗相牽率自別計安諸姪亦計無恙某初十日已至家一行如常但憂墳塋惟託勤為照管諸已面諭更不言也此外教諸姪為學各令謹慎為佳時寒好將攝因人頻附書来言墳頭子細是切不具兄某書送十四弟

又皇祐六年是歲三月改至和元年

十四弟別後計與諸眷各安自離吉水後未曾得來書

中間景歸曾有書必達八郎近寄信來回陂門垣及水道並已改了不知是否因書言及今因寒食遣人力去上墳望與至少卿墳頭一轉為地遠只附錢去與買香紙酒等澆奠小叔西街小大郎諸骨肉並與伸意前曾附書更不寫書也更附錢五伯文與回陂墳頭張旺取伊一領狀封來仍指揮伊修蓋牆垣看鎖門戶千萬千萬如有事書中細與言來春暄各佳好將息不次兄押書送十四弟

又至和二年

書寄十四弟秀才久別計安樂吳榮來得書回陂墳所必與照管今因寒食令人力蕭及去上墳將錢伍百省請與買酒食去澆奠回陂墳并與廳當垣牆門戶錢一索與看墳張旺仍指揮伊廳當樹木及取領狀一紙來春暖好將息不具兄押書白十四弟秀才二月四日

題云書附吉州小市三院巷兄翰林學士知制誥史館修撰兼修唐書勾當三班院某今其玄孫名鈞龜嘗請鄉舉尚居北巷仍藏公之真蹟

外封

又 嘉祐元年

人力來得書知骨肉並安深慰深慰為今春使契丹寒食不曾遣得人往墳所吾弟並與到諸墳深感深感修見乞洪州亦只為先墳也未得間恐吾弟因出入且為照管兄押書送十四弟四月十五日

與十二姪 通理 皇祐四年任彖州司理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

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蒙榮顯致汝等並列官裳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安此為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又

承示近文稿如此作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上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騖者初官宜少安之

與十三姪奉職 皇祐五年

奉職自赴任不曾得書到官下想安樂汝孤寒曾受辛苦知道官職難得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慎行則保此寸祿而已十四郎今却令回此子自縣中來見其衣

裝單薄汝只親兄弟兩人今食祿廉事宜均給更且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些字從來失教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今遣人去知府舍人處求太君墓誌若此人將得來即更不言若未得來即汝因事至府中面告言吾令汝請文字且與請取求的便附來春寒好將息不具吾押送十三奉職正月十四日 十

四郎此中與綿襖子兩領并裹纏錢三索省只十七八程可到恐伊別亂破錢也

與大寺丞發　治平四年

王澤與書未行間孫宗古來得汝書知與幼小各安甚寬憂想惟真所傳神改了其善梅都官者必已畫了所是韓孟惟真既言自有本便可畫也須是四幞頭面髯鬚一般大小方好看且傳語催伊早畫了才到亳便去取也押付發　宅圖且勿與看　梅須亦帶接羅不然帶楮冠子但取好畫隱士幅巾亦好

又同前

吾二十五日離潁二十八日一行平安至亳初二日上事臨離潁時累有書去約汝於遞中發書令先至亳及至此兩日杳不得一字何故何故以此不無憂想不知爾來汝與諸幼各安樂否迎孫婆孫入夏來長進否婆孫瘡瘍較未不瘦否此吾日夕所念也今專遣急脚子去勾當將來山陵發引排祭一事汝宜用心速與問當早令回報蓋慮後時難辦也其餘事更三兩日黃清去別有書也此外夏熱汝與諸幼各好將息遞中頻發一書來不必須俟專人也五月二十九日至亳後第一書押付發　今令急脚子計會王昌及杜延禧問當進奏官及轉問北京定州進春官前次仁宗山陵發引時北京定州排祭用何儀式其祭前排列明器人物等用多少數目祭食味數贈作錢馬數目並令一一問取今體例來今別具畫一劄子汝速召王昌杜延禧令體問早令此急足回來要作準備如杜延禧短使即令王昌用心勾當不管悞事此急脚子回時買明黃羅一疋附來

又同前

初三日遣急脚子發到亳後第一書為問山陵致祭事書必已到此中兩日內却併得遞中來者兩書知汝與諸幼各安只是聞得婆孫患臟府後甚煩惱蓋孩兒三好兩惡已多時且須用心調理及知道妳子亂喫物道不得但向道候到亳州　你不得迎子何不與青黛丸喫此是汝小時服之得效者前時王澤附去者豆蔻丸亦是汝輩患臟府時得效者可與婆孫喫醫人藥中用

黃連甘草者與兒契此中日夕惟是憂煩二孫過夏不易且喜汝今夏一成安樂然更須慎食生冷吾自蔡河舟中大熱食生冷不節所以到頼渴淋復作頼肉誠不及京師乍從京師來誠不好及食之日久亦不覺酒則絶佳於舊日巨魚鮮美鰕蠏極多皆他郡所無以至水泉蔬菓皆絶好諸物皆賤閒居之樂莫此若也吾此只為一歲計不候宅成只候買得材料便決去躬親蓋造必更精潔也此郡閒僻未去間足以頤養孃瘦及食少心頭氣滿與其餘並如在京時汝可勿憂黃清李德今並遣回餘事當續附書此外憂熱汝曹各好將息稍無人便即於遞中附書千萬六月七日第二書付發押

王昌令買明黃羅一疋白生羅二疋已指揮與也要知要知　七郎得書知在京安樂且與頻照管　山陵致祭紙錢贈作馳馬等此中可造惟是祭前排立人物此中做不得須令王昌及早商量定令人家依數做下準備使用不可悞事也　箔場近日如何般墮并出買如何也向後可瞻折欠此事常宜用心　王昌處米麥絹錢索足未令並在何處收附所云趙祐請米又是何米後信子細說來出京時舊歷上未請物數令王昌録一本來仍開說後來已請見今未請　惟真處畫四本總了便與附來　黎直講并彭州劉比部書並早與附達見吳省副再三伸意續有書也近日羣議如何謝上表到後莫有云云否因的書中略說來不妨曾學士書汝去相看自送與

又同前

十八日王昌等到得汝書并寄來生日信物依數並領知汝與諸幼各安此中上下並如常汝可勿憂只是聞得迎孫患痢甚憂得王昌來時書中只言稍減次日送黃清急脚回書中並不言增減以此不能無憂才得婆孫稍安又却大姐患痢料得煎迫可知醫人須著照管且頻與錢但於房錢內取及他事少錢使但於房錢內隨多少取使不須先來問也只是分明上歷記數與隨

手印押夏陸二人或請一月米各與五石昨送香合來依常年例各與酒一瓶侯威亦與一瓶汝昨寄文字叱舊甚進可惜中止已得塗轍可以力進也吾此公事絶少渴已減但瘦少力及耳聽漸重然未甚妨事皆可勿憂此後恐人便漸少但過十日無人便發書即於遞中附一信來此外夏熱各好將息六月二十三日押付發

頲酒二瓶且可嘫毫酒更不及團茶新舊三餅紙請取一月九舅作捉箔場亦須照管排祭事已指揮王昌也只是祭文不知用不用速與問如用時覓一箇本子寄來蓋全不知體面也更是靈駕起時百官皆服初喪恐代拜要孝衣更早擘畫韓維龍圖昨因何出辭頲求襄何故不得而得汝問沖卿便知書中報來待發書往汝略要知爾謝上表到多時因何不傳若傳人言謂何及今諸事有何議論亦問沖卿便知子細報來此中如井底焦秘校所論如何且頻與見彼新自南來必載柴米來如無時速報來曾學士處國史送來

足也未或未足早取令足報來

又熙寧四年

昨晚令此防送兵士將書去今早果是送汝兵士回得汝書知到頲安樂頓解千萬憂想自此三五日因人或縣遞頻附一信來也他事若漸有次緒亦言來謝大伯花園與漕口莊帳曾問當未花園曰見如果可買亦緩為之莊難看勿憑說者切在子細也吾今日已在假餘事續書言去二月二十三日押所云州官來則復謁思之未便如倅幕縣宰須一先謁常禮不可闕也寫書了又思得此助役事方欲議行人户驚搔見說頲亦如此旦夕得安撫文移陝西軍賊撲滅已多其餘些小潰散更俟續報若一成定揲則過聖節可陳乞爾恐知恐知二哥一向不得書憂損吾却且視事蓋不請假亦自可下表在亳時如此也此中吳寺丞久不安似虛勞恐知恐知

又同前

近送配軍人行有書去必到尋而急足回得汝書知在
賴安樂甚慰甚慰數日無書去為等姚都官行然家中
上下安樂別無事可勿憂吾在告已十餘日二哥自京
有書來言自家求休退都下別無議論西事亦不如傳
聞別無警急但一二相愛者恐時方惡人求退懼有不
如意事爾若止如此苦無可鄙三五日欲遂入削爾恐
知恐知候入削了去報也韋保屋必已下手也如前所
說甚好只是郭天錫不可專委須自掛心韋保屋了汝
且謀歸要去時却去此中近故也州官盡曾看否且與
周旋續思賴詩何為却不刻石問得言來更數事別有
畫一向熱好將息頻附書歸三月五日押付大哥　襄
州酒二瓶不甚好但少勝賴爾少喫發風物酒亦少飲
千萬千萬科場尚遠勿甚勞也

又同前

初六日姚都官行令急足隨去附書并酒計昨日已到
也前日楊嬰入州得汝書并信物等並足知汝在彼安
樂甚慰此中內外並如常吾在假已十七八日表并劄
子寫下數日遷延未發今日待發凌晨忽聞邊事警急
又却未敢發然素計蹉跌身心躁撓無地自容蓋悔恨
者去就之計不能自決若去秋在賴便陳乞安有今日
之悔到蔡又直遲疑至今是自家做得今欲歸咎何人
然昨為黎教授云云遂陷惑至此初八日決已發表封
遞角次又得黎書切怪在假仍戒勿輕發遂又遲疑信
知是一寃家寃家邊事未有涯自家退計杳未有也汝
書言待蓋草堂并庵此不急之務不是汝去時議定且
只修房錢緊急因何又却及此吾此書到切更勿議蓋
也那取人工物料錢物等候韋保屋修了更修取此房
錢緊急處千萬千萬今此書只為言此一事切聽切聽
此外好將息頻附書歸三月十一日押付發　謝家園
子前書已言去莊帳子不要今却附去致莊之說且已
候汝歸細議也有說有說

又同前

劉宗去後防送人回得汝書知汝在彼安樂甚慰只是
知二十三日方卓立韋家屋子約須一月方了不知汝
甚時歸得本望聖節前到家爾兼漸向熱宜且歸也此
中上下並安可勿憂吾已出廳五六日本為西賊驚傳
今得諸處關報皆云招捉潰散無多也吾之進退自此
以後自決於心如事從容希恩禮悠悠之談相悞至此
也劉宗去時書中事甚詳此更不多言文論并詩頻作
甚好惟愈熟則工矣青州兩料職租不久來當盡送去
修房錢也恐知云遣郭天錫日望其來此外好將息三
月廿五日押送大哥　二哥此中亦久不得書可怪可
怪

又同前

前日兩步闕兵士防送行有書并掩子必到今日蔡州
大風微雨陡寒思汝數日前盡將綿衣寄歸不知彼中
陰晴與此同否憂汝驟寒都無綿衣吾與孃憂心不能
安今立走急足送綿衣去急足到立便令回或汝歸時
帶來亦得未歸先遣回亦得餘事前書已說也好將息
四月九日押送大哥

又同前

近兩步闕押賣藥人去有書續又專遣急足送綿衣去
有書計皆已到今日郭順來得汝書知在彼安樂甚解
憂想此中老幼各安可勿過憂蔡人今歲絶不疾疫但
寒暑不常昨初九日大風寒所以專令送綿衣去及問
郭順乃云九日頼州大熱方解憂心郭順云修造有次
第汝欲二十頭可歸然不知何故更令郭天錫先歸也
累書去問汝歸日皆不言孃甚怪然韋業了其餘小者
可委劉宗大者必下手未得也此中亦自有事要汝歸
面議此書到千萬且歸它事前書已詳餘好將息四月
十二日晚押送大哥　二哥十頭出京三五日到家恐
知恐知

又同前

前日吳延平來得汝書知安樂近郭天錫來後便遣兵

士作子等去望人到汝便離頼至今已八九日並無息
耗不免憂疑蓋頼蔡深夏不免人多不安故也此中内
外甚安吾十九日已入却致仕文字若近例一削便允
則旦暮間便有命尤要汝歸故更遣急足去如人到尚
未起來即速且歸韋業已了只是屋下生活可委劉宗
其餘前書已言候汝歸商量也所是準備吾歸頼之計
今更未暇汝但且歸此中旦夕專望路中好將息四月
廿六日午時押付發

與二寺丞奕 熙寧三年

自聞汝失意便遣郭順去接汝次日又遞中附書去方
憂悶次今日劉玉自京來得汝八日書稍知動靜若至
頼見了大哥便先歸則今應已在路得失常事命有遲
速汝必會得應不甚勞心却是旅中不如意漸熱難行
故未免憂想若此書到尚在頼則且先歸為孃切要見
汝蓋憂汝煩惱也汝切寬心求安如過亳州只約黎曹
二君南臺相見勿入城千萬千萬此外路中好將息此
急脚子如路中逢見便帶取回一路使喚二月二十六
日押付二哥奕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恕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文忠集本傳

年譜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本傳

文忠集本傳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泆浸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韓愈遺藁悶於世學者不復道修游隨得於廢書麓中讀而心慕焉晝停飡夜忘寐苦志探賾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留守錢惟演器其材不嬰以吏事修以故益得盡力於學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時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詆書責之謂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歷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

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勸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又上朋黨論其略以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貪者財貨當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修天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隱人視之如仇而愈奮勵不顧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内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虜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之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帝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帝從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杜衍等相繼罷去修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小人欲廣陷良善必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顓權蓋善人少過唯指以為黨則可一時盡逐今四人一旦罷去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

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又有詐為修奏乞汰內侍為姦利者其群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於是富弼韓琦復用慶歷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賀於朝修乞蔡州去帝復納劉敞趙抃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詆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狄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嘉祐元年水災修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普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大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宣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英宗未親政皇太后御簾大臣奏事間有未可修必力抗是非臺諫官至政事堂所論或矯異他執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請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詆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訂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

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三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六人爭論不已指修為主議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屢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譴修訪於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罷為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本以風節自持既數困汙衊纔纔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錢為王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

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不悔也為文天材自然豐約中度其學推韓愈孟軻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驚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奬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魯翌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録奉詔修廣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殆與史漢相上下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名言中子棐棐字叔弼廣覽强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修著鳴蟬賦侍於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時必能為此因書以遺之用廕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念父老不肯仕强之乃調陳州判官終不行修所為文須人代者多出其

手修甕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修自作也免喪始為審官主簿官制局檢詳官太常博士主客考功員外郎議者患選人員多請令二十五歲而試於銓又守選三年而後仕進士特奏名者予之官而不使調選柴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議本意也且所為議冗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他儒人老於場屋者也閔其無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霑祿而後歸今乃授之虛名是終窮之也遂得不變元祐初以集賢校理為著作郎判登聞鼓院復徙職方禮部員外郎知襄州魯布執政其婦兄魏泰恃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而請之吏具成牘至柴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邪柴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之潞州旋又罷去奪校理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蔡地

薄賦重轉運使又為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柴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為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年六十七　史臣曰由三代以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謁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乃復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修復起

閼百川之頹波導之東注斯文正傳追步前古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此兩人足以當之愈不極於用修用矣而不極其至然國朝文風彬彬至今修之功學士大夫相與尸而祝之可也

文忠集年譜

真宗景德四年丁未

是歲皇考崇國公觀為綿州軍事推官六月二十一日寅時公生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是歲崇公終於泰州軍事判官公叔父曄時任隨州推官因卜居馬公母夫人鄭氏年方二十九携公往依之遂家於隨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公書字稍長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為詩叔父後歷閬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仕至二千石終都官員外郎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是歲葬崇公于吉州吉水縣瀧岡其後至和元年析置永豐縣遂隸永豐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大中祥符六年癸丑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

公年十歲在隨家益貧借書抄誦州南大姓李氏子好學公多遊其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為詩賦下筆如成人都官曰奇童也他日必有重名

天禧元年丁巳

天禧二年戊午

天禧三年己未

天禧四年庚申

天禧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二月仁宗即位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

是歲公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其略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鬬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人已傳誦坐賦逸官韻黜

天聖二年甲子

天聖三年乙丑

天聖四年丙寅

公年二十自隨州薦名禮部

天聖五年丁卯

是春試禮部不中

天聖六年戊辰公年二十二

是歲公攜文謁胥學士偃於漢陽胥公大奇之留置門下冬攜公泛江如京師

天聖七年己巳公年二十三

是春公從胥在京師試國子監為第一補廣文館生

秋赴國學解試又第一

天聖八年庚午公年二十四

正月試禮部翰林學士晏公殊知貢舉公復為第一

三月御試崇政殿公甲科第十四名五月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

天聖九年辛未公年二十五

三月公至西京錢文僖公惟演為留守幕府多名士與尹洙師魯梅堯臣聖俞尤善日為古文歌詩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初胥公許以女妻公是歲親迎于東

武

明道元年壬申公年二十六

是春及秋兩遊嵩嶽秋蓋從通判謝絳奉御香告廟也禮畢同遊五人皆見峭壁大書神清之洞（詳見附錄後謝希深與梅聖俞書）公又嘗行縣視旱蝗

明道二年癸酉公年二十七

正月以吏事如京師因省叔父于漢東三月還洛夫人胥氏卒時生子未踰月九月莊獻劉后莊懿李后

祔葬定陵公至鞏縣陪祭十二月進階承奉郎

景祐元年甲戌公年二十八

三月西京秩滿歸襄城五月如京師會前留守王文康公曙入樞府薦名試學士院閏六月乙酉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三館秘閣所藏書多脱謬七月甲辰詔委官編定倣開元四部著為總目公預焉是歲再娶諫議大夫楊公大雅女

景祐二年乙亥公年二十九

是歲七月公同産妹之夫張龜正死於襄城謁告視之九月夫人楊氏卒

景祐三年丙子公年三十

是春赴滑州時范文正公起為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辛亥召還復充館閣校勘仍修崇文總目十月轉太子中允癸巳同修禮書

景祐四年丁丑公年三十一

三月謁告至許昌娶薛簡肅公奎女是夏叔父都官卒九月還夷陵十二月壬辰移光化軍乾德縣令

寶元元年戊寅十一月改元

三月赴乾德是歲胥夫人所生子天

寶元二年己卯公年三十三

二月知制誥謝希深絳出守鄧州梅聖俞將宰襄城與希深偕行五月公謁告往會留旬日而還六月甲申復舊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公自乾德奉母夫人待次於南陽冬暫如襄城

康定元年庚辰二月改元公年三十四

是春赴滑州時范文正公起為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辛亥召還復充館閣校勘仍修崇文總目十月轉太子中允癸巳同修禮書

慶歷元年辛巳公年三十五

是歲子發生

江奉母夫人赴貶所十月至夷陵

月戊戌降為峽州夷陵縣令公自京師沿汴絶淮泝

落職知饒州公切責司諫高若訥若訥以其書聞五

五月庚戌權同知太常禮院以見修崇文總目辭許之八月乙酉許州對公事回依舊供職十一月丙寅祀南郊攝太常博士引終獻十二月加騎都尉己丑

慶歷二年壬午公年三十六

正月丁巳考試別頭舉人三月丙辰御試進士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公擬進一首賜勅書奬諭四月丙子復差同知禮院契丹遣汎使求關南地宰相呂夷簡薦富弼報聘人皆危之公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五月復應詔上書極陳弊事八月請

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九月三朝典故成書以公嘗預編纂賜詔奬諭十一月南郊恩進階朝散大夫封新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慶歷五年乙酉公年三十九

是春真定帥田況移秦州公權府事者三月時二府名還癸巳轉太常丞知諫院四月至京九月戊辰賜緋衣銀魚己巳同詳定國朝奏臣名次丙戌同修三朝典故十月戊申擢同修起居注十二月己亥召試

觀望傳會上命戶部判官蘇安世入內供奉官王昭
明監勘得無他八月甲戌猶落龍圖閣直學士罷都
轉運按察使降知制誥知滁州十月甲戌至郡是歲
子奕生

慶歷六年丙戌公年四十

公在滁自號醉翁

慶歷七年丁亥公年四十一

十二月以南郊恩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
三百戶是歲子棐生

慶歷八年戊子公年四十二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二
月庚寅至郡

皇祐元年己丑公年四十三

正月丙午移知潁州二月丙子至郡樂西湖之勝將
卜居焉四月丙戌轉禮部郎中八月辛未復龍圖閣
直學士是歲子辯生

皇祐二年庚寅公年四十四

七月丙戌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己酉至府
十月己未明堂覃恩轉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是歲
約梅聖俞買田於潁

皇祐三年辛卯公年四十五

皇祐四年壬辰公年四十六

三月壬戌丁母夫人憂歸潁州四月起復舊官公固
辭八月許之

皇祐五年癸巳公年四十七

八月自潁州護母喪歸葬吉州之瀧岡胥楊二夫人
至和元年甲午三月改元公年四十八

五月服闋除舊官職赴闕六月癸巳朝京師乞郡不
許七月甲戌權判流內銓會小人詐為公奏請汰內
侍其徒怨怒以胡宗堯不當改官事中公戊子出知
同州判吏部南曹吳充為公辨明不報知諫院范鎮

一再極言而叅知政事劉沆方提舉修唐書亦乞留
公修書八月丙午沆拜相戊申詔公修唐書九月辛
酉遷翰林學士壬戌兼史館修撰又差勾當三班院
十月乙巳朝饗景靈宮天興殿攝侍中捧盤取水十
二月庚戌臘饗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廟攝太尉
行事

至和二年乙未公年四十九

三月同孫抃考試諸司寺監人吏六月己丑上書論
宰相陳執中己而乞外改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
撰出知蔡州侍御史趙抃知制誥劉敞上疏留公七
月戊午復領舊職八月辛丑假右諫議大夫充賀契
丹國母生辰使將送仁宗御容會遼主殂癸丑改
充賀登位國信使十二月庚戌宿遽界松山

嘉祐元年丙申 九月改元 公年五十

二月甲辰使還進北使語録閏三月丁亥判太常寺
兼禮儀事孟夏薦饗攝太尉行事五月癸未知通進

驛

嘉祐二年丁酉公年五十一

正月癸未權知禮部貢舉賜御書文儒二字乙巳磨
勘轉右諫議大夫三月癸卯為狄青發哀苑中攝太
常卿六月丙寅福康公主進封兗國公主七月壬午
命公攝禮部侍郎以印授冊使乙未兼判尚書禮部
九月己卯兼判秘閣秘書省十一月辛巳權判吏館
丙申權知審刑院候胡宿回依舊辛丑免十二月辛

亥權判三班院癸亥權奉安明德元德章穆三后御
容於啓聖院車駕行酌獻禮充禮儀使是月被差押
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于都亭驛
嘉祐三年戊戌公年五十二
正月壬午上幸興國寺及啓聖院朝謁太祖太宗神
御殿攝太常卿二月癸卯契丹遣使告其國母哀差
公館伴三月辛未兼侍讀學士以員多固辭不拜癸
未充宗正寺同修玉牒官甲午同陳旭考試在京百
司等人六月庚戌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嘉祐四年己亥公年五十三
二月戊辰免開封轉給事中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是月充御試進士詳定官賜御書善經二字四月丁
卯奏告今冬太廟親行祫饗之禮癸酉孟夏薦饗並
攝太尉行事丙子兼充羣牧使六月甲申刪定景祐
廣樂記九月丁酉奉勅祈晴相國寺十月壬申車駕
朝饗景靈宮癸酉祫饗太廟並攝侍中行事丁丑加
護軍食實封三百戶
嘉祐五年庚子公年五十四
四月丁卯孟夏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七月戊戌上
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庚子推賞轉禮部侍郎九月
丁亥兼翰林侍讀學士十月庚午下元節車駕朝拜
景靈宮天興殿朝謁真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侍
中十一月辛丑拜樞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甲寅同修樞密院時政記十二月被差押伴
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六年辛丑公年五十五
三月戊申侍上幸後苑賞花華景亭釣魚涵曦亭遂
宴太清樓閏八月辛丑轉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封
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公辭轉官許
之九月庚申同修中書時政記十二月丙戌臘享太
廟攝太尉行事

正月己酉朔大慶殿朝賀攝侍中承旨宣制三月乙卯祈雨南郊攝太尉行事辛酉提舉三館秘閣寫校書籍同譯經潤文四月壬午上嘉祐編勅七月庚戌差充明堂鹵簿使九月壬申文德殿奏請致齋攝侍中奏中嚴外辦已酉朝饗景靈宮庚戌朝饗太廟並攝司徒辛亥大饗明堂己未進階正奉大夫加柱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十二月丙申上幸龍圖天章閣名輔臣至待制三司副使以上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管軍觀三聖御書又幸寶文閣親飛白書分賜羣臣公得雙幅大書歲字下有御押加以御寶王珪夾題八字云嘉祐御札賜歐陽修仍於絹尾書翰林學士臣王珪奉聖旨題賜名又出御製觀書詩一首令羣臣屬和遂宴羣玉殿庚子再名近臣及三館臣僚赴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太宗真宗御集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公金花牋字復燕羣玉殿後數日公以狀進詩謝

按兩宴皆有賜書而實錄及范蜀公東齋記事止載丙申有賜當時王岐公親奉詔為序亦不及庚子再賜而實錄及序又不及館職預名惟東齋記事言之公記陸子履家藏飛白字明言羣玉殿所賜時子履任集賢校理與東齋記事合但不知是日公得何字其為金花牋則無疑然陳無己六一堂圖書詩乃云黃絹兩大字又何也韓忠獻公謝詩云鸞拂宮絹舞胡文恭公亦有謝御飛白扇子詩得非預坐者衆所賜或不同耶實錄二十三日丙申二十七日庚子而岐公序乃作戊申壬子不應差誤如此殆傳寫訛耳

是月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八年癸卯公年五十七

二月乙亥奉勅充沈貴妃冊禮使不及行禮四月壬申英宗即位甲戌奉勅書大行皇帝哀冊謚寶申申覃恩轉戶部侍郎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五百戶食

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乙酉奉勅纂
受命寶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五月戊辰為皇
帝祈福於南郊攝太尉行事七月戊申押伴契丹祭
弔人使御筵於都亭驛八月癸巳奉勅纂大行皇帝
謚寶其文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寶十月乙酉增
修太廟成命告七室十二月庚午伴押契丹賀正旦
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公年五十八
四月甲午奉勅祈雨社稷閏五月戊辰特轉吏部侍
郎八月辛丑奉勅祈晴太社十二月壬子差押伴契
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二年乙巳公年五十九
是春上表乞外不允四月辛丑景靈宮奉安仁宗御
容車駕行酌獻之禮攝侍中八月以大雨水再乞避
位不允九月辛酉提舉編纂太常禮書百卷成詔名
太常因革禮賜銀絹十一月庚午車駕朝饗景靈宮

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南郊攝司空行事進階光祿大
夫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戶
治平三年丙午公年六十
三月三日賜上巳宴時初頒明天歷適值丁巳是月
以言者指濮議為邪說力求去不允七月癸酉薦饗
太廟攝太尉行事十二月癸未奉勅纂皇帝尊號寶
其文曰體乾應歷文武廣孝皇帝之寶乙巳押伴契
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四年丁未公年六十一
正月丁巳神宗即位戊辰覃恩轉尚書左丞進階特
進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
德佐理功臣二月第三子棐登進士第是月御史彭
思永蔣之奇以飛語汙公上察其誣斥之公力求去
三月壬申除觀文殿學士轉刑部尚書知亳州改賜
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閏三月辛巳宣簽書駐泊
公事陛辭乞便道過頴少留許之五月甲辰至亳六

月戊申視事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公年六十二

是歲連上表乞致仕不允八月乙巳轉兵部尚書改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九月丙申至青十一月丁亥郊祀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是歲築第於潁

熙寧二年己酉公年六十三

三月內侍王延慶便道傳宣撫問仍賜香藥一銀合又遞賜新校定前漢書以公嘗預刊定也冬乞壽州便私記不允

熙寧三年庚戌公年六十四

四月壬申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公堅辭不受七月辛卯改知蔡州九月甲寅公在蔡累章告老六月甲子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七月歸潁八月將祀明堂詔赴闕陪位公上章乞免從之禮成賜衣帶器幣牲饔

熙寧五年壬子公年六十六

閏七月庚午公薨八月丁亥贈太子太師

熙寧七年八月謚文忠（謚議見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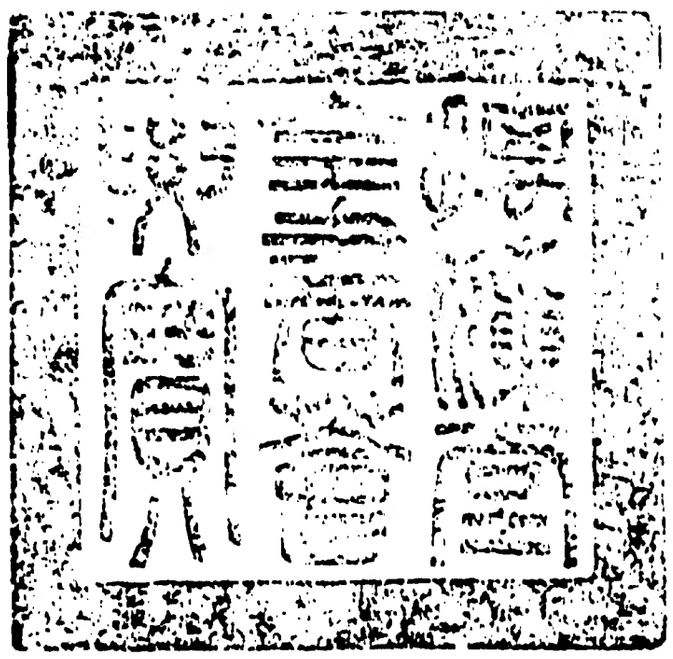
熙寧八月九月乙酉葬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

元豐三年十二月以子升朝遇大禮贈太尉

元豐八年十一月贈太師追封兗國公

紹聖三年五月追封兗國公

崇寧三年追封秦國公政和三年追封楚國公（皆以子棐遇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高毓英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忠

85

林人民出版社